

贤愚经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贤愚经卷第一

（一）梵天请法六事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摩竭国善胜道场。初始得佛，念诸众生，迷网邪倒，难可教化。“若我住世，于事无益，不如迁逝无余涅槃。”

尔时梵天，知佛所念，即从天下，前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长跪合掌劝请：“世尊！转于法轮，莫般涅槃。”佛答梵天：“众生之类，尘垢所弊，乐着世乐，无有慧心。若我住世，唐劳其功，如吾所念，唯灭为快。”尔时梵天，复更倾倒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！今日法海已满，法幢已立，润济开导，今正是时。又诸众生应可度者，亦甚众多，云何世尊，欲入涅槃？使此萌类，永失覆护。世尊往昔无数劫时，恒为众生采集法药，乃至一偈，以身妻子而用募求。云何不念便欲孤弃？”

“过去久远，于阎浮提有大国王，号修楼婆，领此世界八万四千诸小国邑，六万山川，八千亿聚落，王有二万夫人一万大臣。时妙色王，德力无比，覆育民物，丰乐无极。王心念曰：‘如我今者，唯以财宝资给一切，无有道教而安立之，此是我咎，何其苦哉？今当推求坚实法财普令得脱。’即时宣令阎浮提内：‘谁能有法与我说者，恣其所须，不敢违逆。’募出周遍，无有应者，时王忧愁酸切恳恻。毗沙门王见其如是，欲往试之，辄自变身化作夜叉，色貌青黑，眼赤如血，狗牙上出，头发悉竖，火从口出，来诣宫门，口自宣言：‘谁欲闻法？我

当为说。’王闻是语，喜不自胜，躬自出迎，前为作礼，敷施高座，请令就坐，即集群僚，前后围绕，欲得听闻。尔时夜叉复告王曰：‘学法事难，云何直尔欲得闻知？’王叉手曰：‘一切所须不敢有逆。’夜叉报曰：‘若以大王可爱妻子与我食者，乃与汝法。’尔时大王以所爱夫人及儿中胜者供养夜叉，夜叉得已，于高座上众会之中取而食之。尔时诸王百官群臣见王如是，啼哭懊恼，宛转在地，劝请大王令舍此事。王为法故，心坚不回。时夜叉鬼食妻子尽，为说一偈：

“‘一切行无常， 生者皆有苦，
 五阴空无相， 无有我我所。’

“说是偈已，王大欢喜，心无悔恨大如毛发，即便书写，遣使颁示阎浮提内，咸使诵习。时毗沙门王还复本形，赞言：‘善哉！甚奇甚特！夫人太子犹存如故。’尔时王者今佛身是。世尊昔日为法尚尔，云何今欲便舍众生早入涅槃而不救济？”

“又复，世尊！过去久远阿僧祇劫，于阎浮提作大国王，名虔阇尼婆梨，典领诸国八万四千聚落，二万夫人嫫女，一万大臣。王有慈悲，矜及一切，人民蒙赖，谷米丰贱，感佩王恩，犹视慈父。时王心念：‘我今最尊，位居豪首，人民于我各各安乐。虽复有是，未尽我心，今当推求妙宝法财以利益之。’思惟是已，遣臣宣令遍告一切：‘谁有妙法与我说者，当给所须，随其所欲。’时有婆罗门，名劳度差，来诣宫门，云我有法。王闻之喜，即出奉迎，前为作礼，敷好床褥，请令就座，王与左右合掌白言：‘唯愿大师！垂矜愚鄙，开阐妙法，令得闻知。’时劳度差复报王曰：‘我之智慧，追求遐方，积学不易，云何直

尔便欲得闻？’王复报曰：‘一切所须，悉见告敕，皆当供给。’劳度差曰：‘大王今日，能于身上剜燃千灯用供养者，乃与汝说。’王闻此语，倍用欢喜，即时遣人乘八万里象，告语一切阎浮提内：‘虔阇婆梨大国王者，却后七日，为于法故，当剜其身以燃千灯。’时诸小王、一切人民，闻此语已，各怀愁毒，悉来诣王，到作礼毕，共白之言：‘今此世界有命之类，依恃大王，如盲依导，孩儿仰母，王薨之后，当何所怙？若于身上剜千灯者，必不全济，云何为此一婆罗门，弃此世界一切众生？’是时宫中二万夫人、五百太子、一万大臣，合掌劝请，亦皆如是。时王报曰：‘汝等诸人慎勿却我无上道心，吾为是事誓求作佛，后成佛时，必先度汝。’是时众人见王意正，啼哭懊恼自投于地。王意不改，语婆罗门：‘今可剜身而燃千灯。’寻为剜之，各着脂炷。众会见已，绝而复稣，以身投地，如大山崩。王复白言：‘唯愿大师！垂哀矜采，先为说法，然后燃灯，我命倏断，不及闻法。’时劳度差，便唱法言：

“‘常者皆尽， 高者必堕，
 合会有离， 生者皆死。’”

“说是偈已，而便燃火。当此之时，王大欢喜，心无悔恨，自立誓愿：‘我今求法，为成佛道，后得佛时，当以智慧光明照悟众生结缚黑闇。’作是誓已，天地大动，乃至净居诸天宫殿动摇，咸各下视。见于菩萨作法供养，毁坏身体，不顾躯命，僉然俱下，侧塞虚空，啼哭之泪，犹如盛雨，又雨天华而以供养。时天帝释下至王前，种种赞叹，复问之曰：‘大王！今者苦痛极理，心中颇有悔恨事不？’王即言：‘无。’天帝释复白：‘今观王身，战掉不宁，自言无悔，谁当知之？’王复立誓：

‘若我从始乃至于今，心不悔者，身上众疮，即当平复。’作是语已，寻时平复。时彼王者今佛是也。世尊往昔苦毒求法，皆为众生；今者满足，云何舍弃欲入涅槃，永使一切失大法明？”

“又复，世尊！过去世中，于阎浮提作大国王，名毗楞竭梨，典领诸国八万四千聚落，二万夫人嫖女，五百太子，一万大臣，王有慈悲，视民如子。尔时大王心好正法，即时遣臣宣令一切：‘谁有经法为我说者，当随其意给足所需。’有婆罗门名劳度差，来诣宫门言：‘有大法，谁欲闻者，我当为说。’王闻此语，喜不自胜，躬出奉迎，接足为礼，问讯起居，将至大殿，敷施高座，请令就坐，合掌白言：‘唯愿大师！当为说法。’劳度差曰：‘我之所知，四方追学，劳苦积年，云何大王直尔欲闻？’王叉手曰：‘一切所需，幸垂敕及，于大师所不敢有惜。’寻报王言：‘若能于汝身上，斫千铁钉，乃与汝法。’王即可之：‘却后七日，当办斯事。’尔时大王，寻时遣人乘八万里象，遍告一切阎浮提内：‘毗楞竭梨大王，却后七日，当于身上斫千铁钉。’臣民闻之，悉来云集，白大王言：‘我等四远，承王恩德，各获安乐。唯愿大王！为我等故，莫于身上斫千铁钉。’尔时宫中，夫人嫖女、太子大臣，一切众会，咸皆同时，向王求哀：‘唯愿大王！以我等故，莫为一人便取命终，孤弃天下一切众生。’尔时国王报谢之曰：‘我于久远生死之中杀身无数，或为贪欲瞋恚愚痴，计其白骨高于须弥，斩首流血过于五江，啼哭之泪多于四海，如是种种，唐捐身命，未曾为法。吾今斫钉，以求佛道，后成佛时，当以智慧利剑，断除汝等结使之病，云何乃欲遮我道心？’尔时众会，默然无言。于时大王语婆罗门：‘唯愿大

师！垂恩先说，然后下钉，我命倥终，不及闻法。’时劳度差，便说偈言：

“‘一切皆无常， 生者皆有苦，
 诸法空无生， 实非我所有。’

“说是偈已，即于身上斫千铁钉。时诸小王群臣之众，一切大会，以身投地，如大山崩，宛转啼哭，不识诸方。是时天地六种震动，欲色诸天，怪其所以，僉然俱下，见于菩萨困苦为法伤坏其身，同时啼哭，泪如盛雨，又雨天花而以供养。时天帝释，来到王前，而问王言：‘大王！今者勇猛精进，不惮苦痛，为于法故，欲何所求？欲作帝释转轮王乎？为欲求作魔王梵王？’王答之曰：‘我之所为，不求三界受报之乐，所有功德，用求佛道。’天帝复言：‘王今坏身，乃如是苦，宁悔恨意耶？’王言：‘无也。’天帝复言：‘今观王身，不能自持，言无悔恨，以何为证？’王寻立誓：‘若我至诚，心无悔恨者，我今身体，还复如故。’作是语已，即时平复。天及人民欣勇无量。世尊今者法海已满，功德悉备，云何欲舍一切众生，疾入涅槃而不说法？”

“又复，世尊！过去久远无量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有大国王，名曰梵天王，有太子，字昙摩钳，好乐正法，遣使推求，四方周遍，了不能得。尔时太子，求法不获，愁闷懊恼。时天帝释知其至诚，化作婆罗门来诣宫门，言：‘我知法，谁欲闻者，吾当为说。’太子闻之，即出奉迎，接足为礼，将至大殿，敷好床座，请令就坐，合掌白言：‘唯愿大师！垂愍为说。’婆罗门言：‘学事甚难！追师积久，尔乃得之。云何直尔便欲得闻？理不可也。’太子复言：‘大师所须，愿见告

敕，身及妻子，一皆不惜。’婆罗门言：‘汝今若能作大火坑，令深十丈，满中炽火，自投于中以供养者，吾乃与法。’尔时太子，即如其言作大火坑。王及夫人，群臣嫔女，闻是语已，不能自宁，咸悉都集，诣太子宫，谏喻太子，晓婆罗门：‘唯愿慈愍，以我等故，勿令太子投于火坑，若其所须，国城妻子，及与我身，当为给使。’婆罗门言：‘吾不相逼，随太子意！能如是者，我为说法；不者不说。’观其志固，各自默然。尔时大王即遣使者，乘八万里象，宣告一切阎浮提内：‘昙摩钳太子，为于法故，却后七日，身投火坑。其欲见者，宜早来会。’时诸小王，四远士民，强弱相扶，悉皆云集，诣太子所，长跪合掌，异口同音，白太子言：‘我等诸臣，仰凭太子，犹如父母。今若投火，天下丧父，永无所怙。愿愍我曹，莫为一人孤弃一切。’尔时太子语众人言：‘我于久远生死之中丧身无数，人中为贪更相斩害，天上寿尽失欲忧苦，地狱之中，火烧汤煮、斧锯刀戟、灰河剑树，一日之中，丧身难计，痛彻心髓，不可具陈。饿鬼之中，百毒钻躯。畜生中苦，身供众口，负重食草，苦亦难数。空荷众苦，唐失身命，未曾善心为于法也。吾今以此臭秽之身，供养法故，汝等云何复欲却我无上道心？我舍此身，为求佛道，后成佛时，当施汝等五分法身。’众人默然。是时太子，立火坑上，白婆罗门：‘唯愿大师！为我说法，我命倥终，不及闻法。’时婆罗门，即便为说此偈：

“常行于慈心， 除去恚害想，
 大悲愍众生， 矜伤为雨泪，
 修行大喜心， 同己所得法，
 救护以道意， 乃应菩萨行。’

“说是偈已，便欲投火。尔时帝释并梵天王，各捉一手，而复难之：‘阎浮提内一切生类，赖太子恩，莫不得所。今投火坑，天下丧父，何为自没，孤弃一切？’尔时太子，报谢天王及诸臣民：‘何为遮我无上道心？’天及人众，即各默然。辄自并身，投于火坑。天地大动，虚空诸天，同时号哭，泪如盛雨。即时火坑变成花池，太子于中坐莲花台，诸天雨华乃至于膝。尔时梵天大王，今父王净饭是；尔时母者，今摩耶是；尔时太子昙摩钳者，今世尊是。世尊尔时如是求法，为教众生；今已成满，宜当润彼枯槁之类，云何便欲舍至涅槃不肯说法？”

“又复，世尊！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尔时波罗奈国，有五百仙士。时仙人师，名郁多罗，恒思正法，欲得修学四方推求，宣告一切：‘谁有正法，为我说者，随其所欲，悉当供给。’有婆罗门来应之言：‘吾有正法，谁欲闻者，我当为说。’时仙人师合掌白言：‘唯愿矜愍垂哀为说。’婆罗门言：‘学法事难！久苦乃获，汝今云何直尔欲闻？于理不可。汝若至诚欲得法者，当随我教。’仙人白言：‘大师所敕不敢违逆。’寻即语曰：‘汝今若能剥皮作纸，析骨为笔，血用和墨，写吾法者，乃与汝说。’是时郁多罗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敬如来教，即剥身皮，析取身骨，以血和墨，仰白之曰：‘今正是时，唯愿速说！’时婆罗门，便说此偈：

“常当摄身行，而不杀盗淫，
不两舌恶口，妄言及绮语，
心不贪诸欲，无瞋恚毒想，
舍离诸邪见，是为菩萨行。”

“说是偈已，即自书取，遣人宣写，阎浮提内一切人民，咸使诵读如说修行。世尊尔时如是求法，为于众生心无悔恨；今者云何欲舍一切，入于涅槃而不说法？”

“又复，世尊！过去久远阿僧祇劫，于阎浮提，作大国王，名曰尸毗，王所住城号提婆拔提，丰乐无极。时尸毗王主阎浮提八万四千诸小国土，六万山川，八千亿聚落，王有二万夫人嫫女、五百太子、一万大臣，行大慈悲，矜及一切。时天帝释，五德离身，其命将终，愁愤不乐。毗首羯摩见其如是，即前白言：‘何为慷慨而有愁色？’帝释报言：‘吾将终矣，死证已现，如今世间，佛法已灭，亦复无有诸大菩萨，我心不知何所归依？是以愁耳。’毗首羯摩白天帝言：‘今阎浮提有大国王，行菩萨道，名曰尸毗，志固精进，必成佛道。宜往投归，必能覆护，解救危厄。’天帝复白：‘若是菩萨，当先试之，为至诚不？汝化为鸽，我变作鹰，急追汝后，相逐诣彼大王坐所，便求拥护，以此试之，足知真伪。’毗首羯摩复答天帝：‘菩萨大人！不宜加苦，正应供养，不须以此难事逼也。’尔时帝释，便说偈言：

“我亦非恶心， 如真金应试，
 以此试菩萨， 知为至诚不？”

“说是偈已，毗首羯摩自化为鸽，帝释作鹰，急追鸽后，临欲捉食。时鸽惶怖，飞趣大王，入王腋下，归命于王。鹰寻后至，立于殿前，语大王言：‘今此鸽者，是我之食，来在王边，宜速还我，我饥甚急。’尸毗王言：‘吾本誓愿，当度一切，此来依我，终不与汝。’鹰复言曰：‘大王！今者云度一切，若断我食，命不得济。如我之类非一切

耶？’王时报言：‘若与余肉，汝能食不？’鹰即言曰：‘唯得新杀热肉，我乃食之。’王复念曰：‘今求新杀热肉者，害一救一，于理无益。’内自思惟：‘唯除我身，其余有命，皆自护惜。’即取利刀，自割股肉，持用与鹰，贸此鸽命。鹰报王曰：‘王为施主，等视一切，我虽小鸟，理无偏枉，若欲以肉贸此鸽者，宜称使停。’王敕左右：‘疾取称来。’以钩钩中，两头施盘，即时取鸽，安着一头，所割身肉，以着一头，割股肉尽，故轻于鸽。复割两臂两胁，身肉都尽，故不等鸽。尔时大王举身自起，欲上称盘，气力不接，失跨堕地，闷无所觉，良久乃稣，自责其心：‘我从久远，为汝所困，轮回三界，酸毒备尝，未曾为福。今是精进立行之时，非懈怠时也。’种种责已，自强起立，得上称盘，心中欢喜，自以为善。是时天地六种震动，诸天宫殿皆悉倾摇，乃至色界诸天同时来下，于虚空中见于菩萨行于难行，伤坏躯体，心期大法，不顾身命，各共啼哭，泪如盛雨，又雨天华而以供养。尔时帝释还复本形，住在王前，语大王曰：‘今作如是难及之行，欲求何等？汝今欲求转轮圣王帝释魔王？三界之中欲求何等？’菩萨答言：‘我所求者，不期三界尊荣之乐，所作福报欲求佛道。’天帝复言：‘汝今坏身，乃彻骨髓，宁有悔恨意耶？’王言：‘无也。’天帝复曰：‘虽言无悔，谁能知之？我观汝身，战掉不停，言气断绝，言无悔恨，以何为证？’王即立誓：‘我从始来乃至于今，无有悔恨大如毛发，我所求愿，必当果获。至诚不虚如我言者，令吾身体即当平复。’作誓已讫，身便平复，倍胜于前。天及世人，叹未曾有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尸毗王者今佛身是也。世尊往昔为于众生不顾身命，乃至如是；今者世尊法海已满法幢已立，法鼓已建，法炬已照，润益成立，今正得时，云何欲舍

一切众生，入于涅槃而不说法？”

尔时梵王，于如来前，合掌赞叹，说于如来先身求法，为于众生凡有千首。世尊尔时受梵王请，即便往诣波罗奈国鹿野苑中转于法轮，三宝因是乃现于世。时诸人天诸龙鬼神，八部之众，闻说是已，莫不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（二）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第二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乞食时到，着衣持钵，独将阿难，入城乞食。

时有一老母，唯有二男，偷盗无度，财主捕得，便将诣王，平法案律，其罪应死，即付旃陀罗，将至杀处。遥见世尊！母子三人，俱共向佛，叩头求哀：“唯愿天尊！垂济苦厄，救我子命。”诚心款笃，甚可怜愍。如来慈矜，即遣阿难，诣王请命。王闻佛教，即便放之，得脱此厄，感戴佛恩，欣踊无量。寻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合掌白言：“蒙佛慈恩，得济余命，唯愿天尊！慈愍我等，听在道次。”佛即可之，告曰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堕，身所著衣，变成袈裟，敬心内发，志信益固。佛为说法，诸垢永尽，得阿罗汉道，其母闻法，得阿那含。尔时阿难，目见此事，叹未曾有，赞说如来若干德行。又复皆嗟：“母子三人，宿有何庆，值遇世尊，得免重罪，获涅槃安？一身之中，特蒙利益，何其快哉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三人者，非但今日蒙我得活，乃往过去，亦蒙我恩

而得济活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中，济活三人，其事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久远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大国王，名曰摩诃罗檀囊，秦言大宝，典领小国，凡有五千。王有三子，其第一者，名摩诃富那宁，次名摩诃提婆，秦言大天，次名摩诃萨埵，此小子者，少小行慈，矜愍一切，犹如赤子。尔时大王，与诸群臣夫人太子，出外游观，时王疲懈，小住休息。其王三子，共游林间，见有一虎适乳二子，饥饿逼切，欲还食之。其王小子，语二兄曰：‘今此虎者，酸苦极理，羸瘦垂死，加复初乳，我观其志，欲自啖子。’二兄答言：‘如汝所云。’弟复问兄：‘此虎今者，当复何食？’二兄报曰：‘若得新杀热血肉者，乃可其意。’又复问曰：‘今颇有人，能办斯事救此生命，令得存不？’二兄答言：‘是为难事。’时王小子，内自思惟：‘我于久远生死之中，捐身无数，唐舍躯命，或为贪欲，或为瞋恚，或为愚痴，未曾为法。今遭福田，此身何在？’设计已定，复共前行。前行未远，白二兄言：‘兄等且去，我有私缘，比尔随后。’作是语已，疾从本径，至于虎所，投身虎前；饿虎口噤，不能得食。尔时太子，自取利木，刺身出血，虎得舐之，其口乃开，即啖身肉。二兄待之经久不还，寻迹推觅，忆其先心，必能至彼，喂于饿虎。追到岸边，见摩诃萨埵死在虎前，虎已食之，血肉涂漫，自扑堕地，气绝而死，经于久时，乃还稣活，啼哭宛转，迷愤闷绝，而复还稣。夫人眠睡梦有三鸽，共戏林野，鹰卒捉得其小者食，觉已惊怖，向王说之：‘我闻谚言：“鸽子孙者也。”今亡小鸽，我所爱儿，必有不祥。’即时遣人，四出求觅。未久之间，二儿已到，父母问言：‘我所爱子，今为所在？’二儿哽噎，

隔塞断绝，不能出声，经于久时，乃复出言：‘虎已食之。’父母闻此，蹙地闷绝而无所觉，良久乃稣，即与二儿夫人嫖女，驰奔至彼死尸之处。尔时饿虎食肉已尽，唯有骸骨狼藉在地。母扶其头，父捉其手，哀号闷绝，绝而复稣。如是经久时，摩诃萨埵命终之后，生兜率天，即自生念：‘我因何行，来受此报？’天眼彻视，遍观五趣，见前死尸，故在山间，父母悲悼，缠绵痛毒，怜其愚惑，啼泣过甚。‘或能于此丧失身命，我今当往谏喻彼意。’即从天下，住于空中，种种言辞，解谏父母。父母仰问：‘汝是何神？愿见告示。’天寻报曰：‘我是王子摩诃萨埵，我由舍身济虎饿乏，生兜率天。大王当知！有法归无，生必有终；恶堕地狱，为善生天。生死常涂，今者何独没于忧愁烦恼之海，不自觉悟勤修众善？’父母报言：‘汝行大慈，矜及一切，舍我取终；吾心念汝，荒塞寸绝，我苦难计。汝修大慈，那得如是？’于时天人，复以种种妙善偈句，报谢父母，父母于是小得惺悟，作七宝函盛骨着中，葬埋毕讫，于上起塔，天即化去。王及大众，还自归宫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大王，摩诃罗檀那者，岂异人乎？今我父王阅头檀是。时王夫人，我母摩诃摩耶是。尔时摩诃富那宁者，今弥勒是。第二太子摩诃提婆者，今婆修蜜多罗是。尔时太子摩诃萨埵，岂异人乎？我身是也。尔时虎母，今此老母是。尔时二子，今二人是。我于久远，济其急厄危顿之命，令得安全。吾今成佛，亦济彼厄，令其永离生死大苦。”尔时阿难、一切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二梵志受斋品第三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初夜有二天，来诣于佛所，天人身光，照耀祇桓，皆如金色。佛便随宜，演畅妙法；心意开悟，俱得道迹，头面礼佛，还归天上。

明日清朝，阿难白佛：“昨夜二天，来觐世尊，威相晒着，净光赫奕。昔种何德，获斯妙果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迦叶如来灭度之后，遗法垂末，有二婆罗门，受持八斋，其一人者，求愿生天；其第二人，求作国王。其第一人，还归其家，妇呼共食。夫答妇言：‘向受佛斋，过中不食。’妇复语曰：‘君是梵志，自有戒法，何缘乃受异道之斋？今若相违不共我饭，当以斯事语诸梵志，使驱摈汝不与会同。’闻此语已，深怀恐怖，便与其妇，非时而食。二人随寿长短，各取命终。愿作王者，持斋完具，得生王家。愿生天者，由破斋故，乃生龙中。时有一人，为王守园，日日奉送种种果蓏。此人后时，于泉水中，得一异棕，色香甚美，便作是念：‘我每出入，常为门监所见前却，当以与之。’如念即与。门监受已，复自思惟：‘我通事时，每为黄门之所挫缩，当以与之。’使用斯棕奉贡黄门。黄门纳竟转上夫人。夫人得棕，复用献王。王食此棕，甚觉甘美，便问夫人：‘从何处得？’夫人即时如实而对，展转相推，到于园监。王复召唤而问之曰：‘吾园之中有此美果，何不见奉，乃与他人？’园监于是，本末自陈。王复告言：‘自今已后，常送斯棕，莫令断绝。’园监启曰：‘此棕无种，从泉中得，敕使常送，无由可办。’王复告言：‘若不能得，当斩汝身。’园监还出，至彼园中，忧愁懊恼，举声大哭。时有一龙，闻其哭音，变身为入，来问之言：‘汝有何事，悲哭乃尔？’

是事园监具自宣说。龙还入水，以多美果，着金盘上，用与此人，因告之言：‘可持此果以奉汝王，并腾吾意。云吾及王，本是亲友，乃昔在世俱为梵志，共受八斋，各求所愿。汝戒完具，得为人王；吾戒不全，生于龙中。今欲奉修斋法，求舍此身，愿索八关斋法用遗于我，若其相违，吾覆汝国，用作大海。’园监于是，奉果于王，因复说龙所嘱之变。王闻此已，甚用不乐。所以者何？时世无佛，法又灭尽，八关斋文今不可得，若不称之，恐见危害。惟念此理，是故愁悒。王有大臣，最所敬重，王告臣曰：‘神龙从我求索斋法，仰卿得之，当用寄与。’大臣对言：‘今世无法，云何可得？’王又告曰：‘汝今不获，吾当杀卿。’大臣闻此，甚怀惆怅，往至自舍。此臣有父，年老耆旧，每从外来，和颜悦色，以慰父意。当于是时，父见其子面色改常，即便问之：‘何由乃尔？’于时大臣，便向其父委曲自说。其父答曰：‘吾家堂柱，每现光明，试破看之，倘有异物？’奉父言教，令他拖伐取而斩析，得经二卷，一是《十二因缘经》，二是《八关斋文》。大臣即持奉上于王。王得欢喜，不能自胜，便以此经，着金盘上，自送与龙。龙获此经，大用欣庆，使用好宝，赠遗于王；受持八斋，勤而奉行，命终之后，生于天宫。人王亦复修奉斋法，寿尽生天，共同一处。昨夜俱来，咨禀法化，应时寻得须陀洹果，永息三涂，游人天道，从是已往，毕得涅槃。”

佛说是时，一切众会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波罗捺人身贫供养品第四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是时国中有大长者，生一男儿，面首端政，既生数日，复能言语，问其父母：“世尊在不？”答曰：“故在。”复更问曰：“尊者舍利弗、阿难等，悉为在不？”答言：“悉在。”父母见子生便能言，谓其非人，深怪所以，便往问佛。佛言：“此儿有福，不足疑也。”父母欢喜，还归其家。儿又启曰：“唯愿二亲！为我请佛及比丘僧。”父母告曰：“请佛及僧，当须供具，非卒可办。”儿又启曰：“但扫洒堂舍，庄严床席，施三高座，百味饮食，当自然至。又我先身之母，今犹存在，居波罗捺国，为我唤之。”父母随语，使人乘象，驰奔召来，所以作三高座者，一为如来，二为本生母，三为今身母。佛与众僧，既入其舍，次第坐定，甘膳美味，自在丰足。佛为说法，父及二母、合家大小，闻法欢喜，尽得初果。此儿转长，便辞出家，精勤正业，获致罗汉。

阿难白佛：“此沙门者，宿种何德，生于豪贵，小而能言，又复学道，逮得神通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人前身，生波罗捺，为长者子。父亡没后，家业衰耗，渐致贫穷。虽值佛世，无以供养，念此不悦，情不自释，便舍豪姓，求为客作，终竟一岁，索金千两。豪姓问曰：‘卿欲娶妻耶？’答曰：‘不也。’豪姓又问：‘用金何为？’答曰：‘欲用饭佛及于圣僧。’豪姓告曰：‘若欲请佛，吾当与金并为经营会于我舍。’贫者唯诺，便设肴膳，请佛及僧。由此因缘，命终之后，生在长者家，今复请佛，闻法得道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往昔贫人者，今长者子沙门是也。”

佛说此时，一切众会，莫不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（五）海神难问船人品第五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此国有五百贾客，入海采宝，自共议言：“当求明人用作导师。”便请一五戒优婆塞，共入大海。

既到海中，海神变身，作一夜叉，形体丑恶，其色青黑，口出长牙，头上火燃，来牵其船，问估客曰：“世间可畏，有过我者无？”贤者对曰：“更有可畏，剧汝数倍。”海神复问：“何者是耶？”答曰：“世有愚人，作诸不善，杀生盗窃淫嫉无度，妄言两舌恶口绮语、贪欲瞋恚，没在邪见；死入地狱，受苦万端。狱卒阿傍，取诸罪人，种种治之，或以刀斫，或以车裂，分坏其身，作数千段。或复臼捣，或复磨之，刀山剑树，火车镬汤，寒水沸屎，一切备受。荷如此苦，经数千万岁，此之可畏，剧汝甚多。”海神放之，隐形而去。

船进数里，海神复更化作一人，形体瘠瘦，筋骨相连，复来牵船，问诸人曰：“世间羸瘦，有剧我者无？”贤者答言：“更有羸瘦甚剧于汝。”海神复问：“谁复剧耶？”贤者答曰：“有愚痴人，心性弊恶，慳贪嫉妒，不知布施，死堕饿鬼，身大如山，咽如针鼻，头发长乱，形体黑瘦，数千万岁，不识水谷。如是之形，复剧于汝。”海神放船，没而不现。

船行数里，海神复化更作一人，极为端政，复来牵船，问诸商客：“人之美妙，有与我等者无？”贤者答曰：“乃有胜汝百千万倍。”海神复问：“谁为胜者？”贤者答曰：“世有智人，奉行诸善，身口意业恒令清净，信敬三宝随时供养，其人命终，生于天上，形貌皎洁，端

政无双，殊胜于汝数千万倍。以汝方之，如瞎猕猴比彼妙女。”海神取水一掬，而问之曰：“掬中水多海水多耶？”贤者答曰：“掬中水多，非海水也。”海神重问：“汝今所说，为至诚不？”贤者答曰：“此言真谛，不虚妄也。何以明之？海水虽多，必有枯竭。劫欲尽时，两日并出，泉源池流，悉皆旱涸；三日出时，诸小河水，悉皆枯干；四日出时，诸大江海，悉皆枯竭；五日出时，大海稍减；六日出时，三分减二；七日出时，海水都尽，须弥崩坏，下至金刚地际皆悉焦燃。若复有人，能以信心，以一掬水，供养于佛，或用施僧，或奉父母，或丐贫穷，给与禽兽，此之功德，历劫不尽。以此言之，知海为少，掬水为多。”海神欢喜，即以珍宝，用赠贤者，兼寄妙宝施佛及僧。

时诸贾客，即与贤者，采宝已足，还归本国。是时贤者，五百贾客，咸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作礼毕已，各持宝物并海神所寄，奉佛及僧，悉皆长跪叉手白佛：“愿为弟子，禀受清化。”佛寻可之。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法衣在身。佛为说法，应适其情，即时开悟，诸欲都净，得阿罗汉。

时诸会者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（六）恒伽达品第六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精舍。是时国中有一辅相，其家大富，然无儿子。

时恒河边，有摩尼跋罗天祠，合土人民，皆悉敬奉。时此辅相，

往诣祠所，而祷之言：“我无子息，承闻天神，功德无量，救护群生，能与其愿，今故自归。若蒙所愿，愿赐一子，当以金银校饰天身，及以名香涂治神室；如其无验，当坏汝庙屎涂汝身。”天神闻已，自思惟言：“此人豪富，力势强盛，非是凡品，得为其子。我德鲜少，不能与愿。愿若不果，必见毁辱。”庙神便复往白摩尼跋罗。摩尼跋罗其力不办，自诣毗沙门王启白此事。毗沙门言：“亦非我力能使有子，当诣天帝从求斯愿。”毗沙门王即时上天启帝释曰：“我有一臣摩尼跋罗，近日见语云：‘王舍城有一辅相，从其求子，结立重誓，若愿得遂，倍加供养，所愿若违，当破我庙而毁辱之。’彼人豪凶，必能如是，幸望天王，令其有子。”帝释答曰：“斯事至难，当觅因缘。”

时有一天，五德离身，临命欲尽，帝释告曰：“卿命垂终，可愿生彼辅相之家？”天子答言：“意欲出家奉修正行，若生尊荣，离俗则难，欲在中流莫遂所志。”帝释复曰：“但往生彼，若欲学道，吾当相佐。”天子命终，降神受胎辅相之家。即生出外，形貌端政，即召相师，为其立字。相师问曰：“本于何处求得此儿？”辅相答言：“昔从恒河天神求之。”因为作字，为恒伽达。年渐长大，志在道法，便启父母，求索出家。父母告曰：“吾今富贵，产业弘广，唯汝一子，当嗣门户。遣吾存活，终不相听。”儿不从志深自惆怅，便欲舍身更求凡处，于中求出，必极易也。于是密去，自坠高岩；既堕在地，无所伤损。复至河边，投身水中；水还漂出，亦无所苦。复取毒药，而吞啖之；毒气不行，无由致死。复作是念：“当犯官法为王所杀。”值王夫人及诸嫔女，出宫到园池中洗浴，皆脱衣服，置林树间。时恒伽达密入林中，取其服饰抱持而出。门监见之，将往白阿闍世王。王闻此事，瞋恚隆盛，

便取弓箭，自手射之，而箭还反，正向王身；如是至三，不能使中。王怖投弓，问彼人言：“卿是天龙鬼神乎？”恒伽达言：“赐我一愿，乃敢自陈。”王曰：“当与。”恒伽达言：“我非是天，亦非龙鬼，是王舍国辅相之儿。我欲出家，父母不听，故欲自杀更生余处。投岩、赴河、饮毒不死，故犯王法，望得危命。王今加害，复不能伤，事情如是，何酷之甚！愿见顾愍听我为道。”王寻告曰：“听汝出家修学圣道。”因复将之，共到佛所，启白世尊，如向之事。于时如来，听为沙门，法衣在体，便成比丘。佛为说法，心意开畅，成罗汉道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

阿阇世王寻白佛言：“此恒伽达者，先世之时，种何善根，投山不死，堕水不溺，食毒无苦，箭射无伤，加遇圣尊得度生死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乃往过去无数世时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捺，其王名梵摩达，将诸宫人，林中游戏，诸嫖女辈，激声而歌。外有一人，高声和之，王闻其声，便生瞋妒，遣人捕来敕使杀之。时有大臣，从外边来，见此一人，而被囚执，便问左右：‘何缘乃尔？’其傍诸人，具列事状。臣曰：‘且停！待我见王。’大臣进入，启白王言：‘彼人之罪，不至深重，何以杀之？虽和其音，而不见形，既无交通奸淫之事，幸愿垂矜，丐其生命。’王不能违，赦不刑戮。其人得脱，奉事大臣，勤谨无替。如是承给，经历多年，便自思惟：‘淫欲伤人，利于刀剑，我今困厄，皆由欲故。’即语大臣：‘听我出家遵修道业。’大臣答曰：‘不敢相违，学若成道，还来相见。’即诣山泽，专思妙理，精神开悟，成辟支佛；还来城邑，造大臣家。大臣欢喜，请供养之，甘膳妙服，四

事无乏。时辟支佛，于虚空中，现神变化，身出水火，放大光明，大臣见之，欣然无量，便立誓愿：‘由吾恩故，命得全济，使我世世富贵长寿，殊胜奇特，数千万倍，令我智德相与共等。’”佛告王曰：“时彼大臣，救活一人，令得道者，今恒伽达是。由是因缘，所生之处，命不中天，今值我时，速致应真。”

佛说此已，诸在会者，信敬欢喜，顶受奉行。

（七）须阇提品第七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精舍。尔时世尊而与阿难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

时有老翁老母，两目既盲，贫穷孤苦，无住住处，止宿门下。唯有一子，年始七岁，常行乞丐以养父母，得好果菜，其美好者，供养父母，余残酸涩，臭秽恶者，便自食之。尔时阿难，见此小儿，虽为年小，恭敬孝顺，心怀爱念。佛乞食已，还到精舍。尔时世尊为诸大众演说经法，阿难于时长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“向与世尊，入城分卫，见一小儿，慈心孝顺，共盲父母，住城门下，东西乞丐所得之物，饭食菜果，其美好者，先以供养其老父母，破败臭秽极不好者，便自食之。日日如是，甚可爱敬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出家在家，慈心孝顺，供养父母，计其功德，殊胜难量。所以者何？我自忆念过去世时，慈心孝顺，供养父母，乃至身肉济活父母危急之厄。以是功德，上为天帝，下为圣主，乃至成佛三界特尊，皆由斯福。”

阿难白言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慈孝父母，不惜身命，能以身肉，济救父母危险之命，其事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谛听善念！我当说之。”

阿难：“唯然，当善听之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无量无数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有一大国，名特叉尸利。尔时有王，名曰提婆。时彼国王，有十太子，各领诸国，最小太子，字修婆罗提致，晋言善住，所领国土，人民观望，最为丰乐。时父王边，有一大臣，名曰罗睺，每怀凶逆，反杀大王。大王已死，摄正为王，即遣兵众，往诣诸国，杀诸太子。此最小者，鬼神所敬，时入园中，欲行观看。有一夜叉，从地而出，长跪白言：‘罗睺大臣，反杀父王，遣诸兵众，杀汝诸兄，今复遣人，欲来杀汝；王可思计避其祸难。’时王闻之，心崩惶怖，到于其夜，便思计校，而欲突去。时有一儿，字须阇提，晋言善生，至年七岁，端正聪黠，甚为可爱，其王爱念，出复来还，而抱此儿，悲泣叹息。其妇见王入出惶怖，即而问之：‘何以匆匆，如恐怖状？’其夫答曰：‘非卿所知。’妇复牵之，‘我今与汝，身命共并危险相随，莫见捐舍。今有何事，当以告示？’其王答言：‘我近入园，有夜叉鬼从地而出，长跪白我：“罗睺大臣，今兴恶逆，已杀父王，遣诸兵众，杀汝诸兄，今亦遣兵，当来杀王，宜可避之。”我闻是语，心怀恐怖，但恐兵众，如是来到，是故急疾，欲得去耳。’其妇长跪，即白王言：‘愿得随侍，莫见孤弃。’时王即便将妇抱儿，相将而去，欲至他国。时有二道，一道七日，一道十四日。初发惶遽，唯作七日粮调，规俟一人而已，既已出城，其心慌乱，乃涉十四日道。已经数日，粮食乏尽，饥饿迷荒，无余方计，怜爱其子，

欲杀其妇，而欲自济并用活儿。令妇在前担儿而行，于后拔刀欲杀其妇。时儿回顾，见父拔刀欲杀其母，儿便叉手，晓父王言：‘唯愿大王！宁杀我身，勿害我母。’殷勤谏父，救其母命，而语父言：‘莫绝杀我，稍割食之，可经数日。若断我命，肉便臭烂，不可经久。’于是父母，欲割儿肉，啼哭懊恼，而割食之。日日割食，其肉稍尽，唯有骨在，未至他国，饥荒遂甚，父复捉刀，于其节解，次第剥之，而得少肉。于是父母，临当弃去，儿自思惟：‘我命少在，唯愿父母，向所有肉，可以少许还用见施。’父母不违，即作三分，二分自食，余有一分，并残肌肉眼舌之等悉以施之。于是别去。儿便立愿：‘我今身肉，供养父母，持是功德，用求佛道，普济十方一切众生，使离众苦至涅槃乐。’发是愿时，三千世界六反震动，色欲诸天而皆愕然，不知何故宫殿动摇？即以天眼观于世间，而见菩萨以身之肉供养父母，愿成佛道，誓度众生，以是之故，天地大动。于是诸天，皆悉来下，侧塞虚空，悲泣堕泪，犹如盛雨。时天帝释来欲试之，化作乞儿，来从其乞，持手中肉，复用施之。即复化作师子虎狼，来欲啖之，其儿自念：‘此诸禽兽，欲食我者，我身余残骨肉髓脑，悉以施之。’心生欢喜，无有悔恨。尔时天帝，见其执志心不移转，还复释身，住其儿前，而语之曰：‘如汝慈孝，能以身肉供养父母；以是功德，用求何等？天帝魔王梵天王耶？’儿即答言：‘我不愿求三界快乐，持此功德，用求佛道，愿度一切无量众生。’天帝复言：‘汝能以身供养父母，得无悔恨于父母耶？’其儿答言：‘我今至诚，供养父母，无有悔恨大如毛发。’天帝复言：‘我今视汝，身肉已尽，言不悔恨，是事难信。’其儿答言：‘若无悔恨，我愿当成佛者，使我身体平复如故。’言誓已竟，身即平复。时天

帝释及余诸天，异口同音，赞言善哉！其儿父母及国中人，皆到儿所，叹未曾有。时彼国王，见其太子所作奇特，倍加恭敬，欢喜无量，将其父母及其太子，入宫供养，极为恭敬，哀此太子。时彼国王，躬将军马，共善住王及须阇提太子，还至本国，诛灭罗睺，立作本王，父子相继，其国丰乐，遂致太平。”佛语阿难：“尔时善住王者，今现我父白净王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诃摩耶是。尔时须阇提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”佛语阿难：“由过去世慈心孝顺，供养父母，以持身肉，济父母厄，缘是功德，天上人中，常生豪尊，受福无量，缘是功德，自致作佛。”

尔时众会，闻佛自说宿世本缘，尔时会者皆各悲叹，感佛奇特慈孝之行，其中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者，有住不退地者。一切众会，皆大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二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（八）波斯匿王女金刚品第八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波斯匿王最大夫人，名曰摩利，时生一女，字波阇罗，晋言金刚，其女面类极为丑恶，肌体粗涩犹如驼皮，头发粗强犹如马尾。王观此女，无一喜心，便敕宫内：“勤意守护，勿令外人得见之也。所以者何？此女虽丑形不似人，然是末利夫人所生，此虽丑恶，当密遣人而护养之。”

女年转大，任当嫁处。时王愁忧，无余方计，便告吏臣：“卿往推觅本是豪姓居士种者，今若贫乏无钱财者，便可将来。”吏即如教，即往推觅，得一贫穷豪姓之子。吏便唤之，将至王所。王得此人，共至屏处，具以情状，向彼人说：“我有一女，面状丑恶，欲觅嫁处，未有酬类。闻卿豪族，今者虽贫，当相供给，幸卿不逆，当纳受之。”时长者子，长跪白言：“当奉王敕，正使大王以狗见赐，我亦当受，何况大王遗体之女？今设见赐，奉命纳之。”王即以女，妻彼贫人，为起宫殿，舍宅门合，令有七重。王敕女夫：“自捉户钥，若欲出行，而自闭之。我女丑恶，世所未有，勿令外人睹见面状；常牢门户，幽闭在内。”王出财货，一切所须，供给女婿，使无乏短。王即拜授，以为大臣。

其人所有财宝饶益，与诸豪族共为宴会，月月为更。会同之时，夫妇俱诣，男女杂会，共相娱乐。诸人来会，悉皆将妇，唯彼大臣，恒常独诣。众人疑怪：“彼人妇者，傥能端政，晖赫曜绝？或能极丑，不可显现？是以彼人，故不将来。今当设计往观彼妇。”即各同心，密共相语，以酒劝之，令其醉卧，解取门钥，便令五人往至其家开其门户。当于尔时，彼女心恼，自责罪咎，而作是言：“我种何罪？为夫所憎，恒见幽闭，处在闇室，不睹日月及与众人。”复自念言：“今佛在世，润益众生，遭苦厄者，皆蒙过度。”即便至心遥礼世尊，“唯愿垂愍，到于我前，暂见教训。”其女精诚，敬心纯笃。佛知其志，即到其家，于其女前，地中踊出，现紺发相，令女见之；其女举头，见佛发相，倍加欢喜，欢喜情敬，敬心极深，其女头发，自然细软，如紺青色。佛复现面；女得见之，见已欢喜，面复端政，恶相粗皮，自然化灭。佛复现身，齐腰以上，金色晃昱，令女见之；女见佛身，益增欢

喜因欢喜故，恶相即灭，身体端严，犹如天女，奇妙盖世，无能及者。佛愍女故，尽现其身；其女谛察，目不曾眴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其女尽身，亦皆端政，相好非凡，世之希有，恶相悉灭，无有遗余。佛为说法，即尽诸恶，应时遽得须陀洹道。女已得道，佛便灭去。时彼五人，开户入内，见妇端政殊特少双，自相谓言：“我怪此人不将来往，其妇端政，乃至如是。”观睹已竟，还闭门户，持其户钥，还彼人所系着本带。其人醒悟，会罢至家，入门见妇，端政奇妙，容貌挺特，人中难有，见已欣然，问是何人？女答夫言：“我是汝妇。”夫问妇言：“汝前极丑，今者何缘端政乃尔？”其妇具以上事答夫：“我缘佛故，受如是身。”

妇复白夫：“我今意欲与王相见，汝当为我通其意故。”夫受其言，即往白王：“女郎今者，欲来相见。”王答女婿：“勿道此事，急当牢闭慎勿令出。”女夫答王：“何以乃尔？女郎今者，蒙佛神恩，已得端政，天女无异。”王闻是已，答女婿言：“审如是者，速往将来。”即时严车，迎女入宫，王见女身端政殊特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敕严驾，王及夫人、女并女夫，共至佛所。礼佛毕讫，却住一面，时波斯匿王，跪白佛言：“不审此女，宿殖何福，乃生豪贵富乐之家？复造何咎，受丑陋形，皮毛粗强，剧如畜生？唯愿世尊！当见开示。”

佛告大王：“夫人处世，端政丑陋，皆由宿行罪福之报。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时有大国，名波罗捺，时彼国中，有大长者，财富无量，举家恒共供养一辟支佛，身体粗恶形状丑陋，憔悴叵看。时彼长者，有一小女，日日见彼辟支佛来，恶心轻慢，可骂毁言：‘面貌丑陋，身皮粗恶，何其可憎？乃至如是。’时辟支佛，数至其家，受其供养，在

世经久，欲入涅槃，为其檀越，作种种变，飞腾虚空，身出水火，东踊西没，西踊东没，南踊北没，北踊南没，坐卧虚空，种种变现，咸使彼家睹见神足，即从空下，还至其家。长者见已，倍怀欢喜，其女即时悔过自责：‘唯愿尊者！当见原恕，我前恶心，罪衅过厚，幸不在怀，勿令有罪也。’时辟支佛听其忏悔。”佛告大王：“尔时女者今王女是。由其尔时恶不善心，毁谤贤圣辟支佛故，自造口过，于是以来，常受丑形。后见神变，自改悔故，还得端正，英才越群，无能及者。由供养辟支佛故，世世富贵，缘得解脱。如是大王！一切众生有形之类，应护身口，勿妄为非、轻呵于人。”

尔时王波斯匿，及诸群臣，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因果果报，皆生信敬，自感佛前，以是信心，有得初果，至四果者，有发无上平等意者，复有得住不退转者，咸怀渴仰，敬奉佛教，欢喜遵承，皆共奉行。

（九）金财因缘品第九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城中，有大长者，长者夫人生一男儿，名曰金财，其儿端政殊特，世之少双。是儿宿世，卷手而生，父母惊怪谓之不祥，即披儿两手，观其相好，见二金钱在儿两手，父母欢喜，即便收取；取已故处续复更生，寻更取之，复生如故，如是勤取金钱满藏，其儿手中，未曾有尽。儿年转大，即白父母，求索出家。父母不逆，即便听之。尔时金财，往至佛所，头面作礼，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！当见怜愍，

听我出家，得在道次。”佛告金财：“听汝出家。”蒙佛可已，于时金财，即剃须发，身着袈裟，便成沙弥。年已满足，任受大戒，即令众僧当受具足。临坛众僧，次第为礼，其作礼时，两手拍地，当手拍处，有二金钱，如是次第，一切为礼，随所礼处，皆有金钱。受戒已竟，精勤修习，得罗汉道。

阿难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此金财比丘，本造何福，自生已来，手把金钱？唯愿世尊！当见开示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汝当善思！我今说之。”

阿难对曰：“如是，诺当善听！”

佛言：“乃往过去九十一劫时，世有佛名毗婆尸，出现于世，政法教化，度脱众生，不可称数。佛与众僧，游行国界，时诸豪富长者子等，施設饭食，供养彼佛及弟子众。尔时有一贫人，乏于财货，常于野泽，取薪卖之，值时取薪卖得两钱，见佛及僧受王家请，欢喜敬心，即以两钱，施佛及僧；佛愍此人，即为受之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贫人，以此二钱，施佛及僧故，九十一劫，恒把金钱，财宝自恣，无有穷尽。尔时贫人者，金财比丘是也。正使其人未得道者，未来果报亦复无量。是故阿难！一切众生，皆应精勤布施为业。”

尔时阿难及众会者，闻佛所说，皆悉信解，有得须陀洹果者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复有得住不退地者。一切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国内，有豪富长者，生一男儿，面首端政。其儿生已，家内自然，天雨众华，积满舍内，即字此儿，名弗波提婆，晋言花天。儿年转大，往至佛所，见佛颜容相好无比，见已欢喜，心自思惟：“我生处世，得值圣尊，今当请佛及诸众僧。”即前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！及与众僧，明日屈意，临适鄙家，受少蔬食。”因见福庆佛知其根，即时受请。于时华天，还至其家。明日食时，佛与众僧往至其家，华天即化作宝床座，遍其舍内，整设严饰，佛及众僧即坐其座。华天欲须种种饮食，其人福德自然而办。佛与众僧食已摄钵，广为华天具说诸法，华天合家，得须陀洹。于时华天，即辞父母，求索出家，为佛弟子。父母听之。即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求作比丘禀受佛教。佛听入道，赞言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堕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，遵修佛教，逮得罗汉。

尔时阿难，见斯事已，往至佛所，长跪白言：“世尊！是华天比丘，本殖何福，而得如是自然天华，又能化作床座饮食？世尊！当为决散此疑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欲知善听！过去有佛，名毗婆尸，出现于世，度脱众生。时诸众僧，游行聚落，到诸豪族，皆悉供养。时有一人，贫无钱财，见僧欢喜，恨无供养，即于野泽，采众草华，用散众僧，至心敬礼，于是而去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贫人，散僧华者，今此华天比丘是也。由其过去用信敬心故，采华散僧至心求愿，九十一劫，所生之处，

身体端政，意有所须，欲得饮食床卧之具，寻时如念，自然而至；缘斯之福，自致得道。是故阿难！一切众生，莫轻小施以为无福，犹如华天，今悉自得。

尔时阿难，及诸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一）宝天因缘品第十一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有长者，生一男儿，当尔之时，天雨七宝，遍其家内，皆令积满。即召相师，占相此儿。相师睹已，见其奇相，答长者言：“儿相殊特。”长者闻已，心怀欢喜，即语相师：“当为立字。”相师问曰：“此儿生时，有何瑞应？”长者答曰：“此儿生时，天雨七宝，满我家内。”相师答曰：“是儿福德，当为立号为勒那提婆，晋言宝天。”儿年转大，才艺博通，闻佛神圣奇德少双，心怀渴仰，贪欲出家，即辞父母，往诣佛所，头面作礼，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！听我出家。”佛即听许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堕，法衣在身，佛为说法，即得罗汉。

阿难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此宝天比丘，本作何福，而当生时，天雨众宝，衣食自然，无有乏短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世时，有毗婆尸佛，出现于世，度脱众生，不可计数。尔时众僧，游行村落，时彼村中，有诸居士，共请众僧，种种供养。时有贫人，虽怀喜心，家无财宝供养之具，便以一把白石似珠，用散众僧，发大誓愿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贫人珠供养者，今此宝天比丘是也。由其过去用信敬心，持白石似珠散众僧故，乃至九十一劫，

受无量福，多饶财宝，衣食自然，无有乏短。缘于尔时有信敬心，今遭我世，得道果证。”

尔时众会，闻佛所说，自生信心，有得初果，乃至第四果者，复有发心住不退转。尔时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二）羸提波梨品第十二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林中止。尔时世尊，初始得道，度阿若憍陈如等，次度郁卑罗迦叶兄弟千人，度人渐广，蒙脱者众。于时罗阅祇人，欣戴无量，莫不赞叹：“如来出世，甚为奇特！众生之类，咸蒙度苦。”又复叹美憍陈如等，及郁毗罗众：“诸大德比丘，宿与如来有何因缘，法鼓初震，特先得闻，甘露法味，独先服尝？”

时诸比丘，闻诸人民之所称宣，即具以事，往白世尊。佛告之曰：“乃往过去，与此众辈，有大誓愿：‘若我道成，当先度之。’”

诸比丘闻已，复白佛言：“久共誓愿，其事云何？唯垂哀愍，愿为解说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谛听谛听！善思念之。乃往久远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捺，当时国王，名为迦梨。尔时国中，有一大仙士，名羸提波梨，与五百弟子，处于山林，修行忍辱。于时国王与诸群臣夫人嫫女，入山游观。王时疲懈，因卧休息。诸嫫女辈，舍王游行，观诸花林，见羸提波梨端坐思惟，敬心内生，即以众花而散其上，因坐其前，听所说法。王觉顾望，不见诸女，与四大臣，行共求之。见诸女辈坐仙人前，寻即问曰：‘汝于四空定，为

悉得未？’ 答言：‘ 未得。’ 又复问曰：‘ 四无量心，汝复得未？’ 答言：‘ 未得。’ 王又问曰：‘ 于四禅事，汝为得未？’ 犹答：‘ 未得。’ 王即怒曰：‘ 于尔所功德，皆言未有，汝是凡夫，独与诸女，在此屏处，云何可信？’ 又复问曰：‘ 汝常在此，为是何人？修设何事？’ 仙人答曰：‘ 修行忍辱。’ 王即拔剑，而语之言：‘ 若当忍辱，我欲试汝，知能忍不？’ 即割其两手而问仙人，犹言忍辱。复断其两脚，复问之言，故言忍辱。次截其耳鼻，颜色不变，犹称忍辱。尔时天地，六种震动。时仙人五百弟子，飞于虚空，而问师言：‘ 被如是苦，忍辱之心，不忘失耶？’ 其师答言：‘ 心未变易。’ 王乃惊愕，复更问言：‘ 汝云忍辱，以何为证？’ 仙人答曰：‘ 我若实忍，至诚不虚，血当为乳，身当还复。’ 其言已讫，血寻成乳，平完如故。王见忍证，倍怀恐怖，‘ 咄我无状！毁辱大仙，唯见垂哀受我忏悔。’ 仙人告曰：‘ 汝以女色，刀截我形，吾忍如地；我后成佛，先以慧刀，断汝三毒。’ 尔时山中，诸龙鬼神，见迦梨王枉忍辱仙人，各怀懊恼，兴大云雾，雷电霹雳，欲害彼王，及其眷属。时仙人仰语：‘ 若为我者，莫苦伤害。’ 时迦梨国王，忏悔之后，常请仙人，就宫供养。尔时有异梵志，徒众千人，见王敬待羸提波梨，甚怀妒忌，于其屏处，坐以尘土粪秽，而以盆之。尔时仙人，见其如是，即时立誓：‘ 我今修忍，为于群生，积行不休，后会成佛。若佛道成，先以法水，洗汝尘垢，除汝欲秽，永令清净。’ ” 佛告比丘：“ 欲知尔时羸提波梨者，则我身是。时王迦梨及四大臣，今憍陈如等五比丘是。时千梵志尘盆我者，今郁卑罗等千比丘是。我于尔时，缘彼忍辱誓当先度，是故道成，此等之众先得度苦。”

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叹未曾有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三）慈力王血施品第十三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洹中止。尔时尊者阿难，于中食后，林间坐禅，而自思惟：“如来兴世，甚为奇特，众生之类，皆蒙安乐。”又思惟：“憍陈如等五尊比丘，种何善本，依何因缘，法门初开，而先得入，法鼓始振，独先得闻，甘露法降，特先蒙润？”念是事已，从坐处起，往至佛所，具以所念，而用白佛。佛告之曰：“憍陈如等，先世于我，实有因缘。过去世时，我以身血，充其饥渴，令得安隐；是故今身，先得我法，用致解脱。”

贤者阿难，重白佛言：“过去以血济其饥乏，其事云何？愿具开示，并令众会咸得解了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过去久远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大国王，名弥佉罗拔罗，晋言慈力，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小国王，有二万夫人、一万大臣。王有慈悲，具四等心，恒愍一切，未曾懈厌，常以十善，教诲民庶，四方钦慕。王所化治，国土安乐，莫不庆赖。诸疫鬼辈，恒啖人血气，用自济活。尔时人民，摄身口意，敦从十善；众邪恶疫，不敢侵近，饥羸困乏，瘦悴无力。时五夜叉，来至王所，‘我等徒类，仰人血气，得全身命。由王教导，咸持十善，我等自是无复饮食，饥渴顿乏，求活无路。大王慈悲！岂不矜愍？’王闻是语，甚怀哀伤，即自放脉，刺身五处。时五夜叉，各自持器，来承血饮，饮血饱满，咸赖王恩，欣喜无量。王复告曰：‘汝若充足，念修十善，我今以身血，济汝饥渴，令得安隐；后成佛时，当以法身戒定慧血，除汝三毒诸欲饥渴，安置

涅槃安隐之处。’阿难！欲知尔时慈力王者，今我身是。五夜叉者，今憍陈如等五比丘是。我世世誓愿，许当先度，是故我初说法，闻便解脱。”

时尊者阿难，及诸众会，闻佛所说，咸增敬仰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四）降六师品第十四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竹园之中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。时泐沙王已得初果，信敬之心倍复隆厚，常设上妙四事所需，供养于佛及比丘僧，乐人同善，志兼劝导。

国有六师，富兰那等，先素出世，邪见倒说，诳惑民庶；迷冥之徒，信服邪教，众类广布，恶党遍满。时王有弟，敬奉六师，信惑邪倒，谓其有道，竭家之货，供给与之。佛日初出，慧流肇润，无心拔擢，没在重网，兄王泐沙，甚爱重之，殷勤方便，晓令奉佛，弟执邪理，不从王教，数数敕令请佛供养。弟白兄王：“我自有师，不能复往奉事瞿昙。然王有教理无有违，当设大会不限来众，若其自至，我当与食。”

许王之后办设供具，饶敷床座，事讫设会，遣人往唤，六师之徒，寻皆来集，坐于上位，怪佛及僧不自来至，即往白王：“王前数数敕请瞿昙，今为设会，日时欲至，如何不来？”王告弟言：“汝虽不能躬自往请，可遣一人白于时到。”王弟受教遣人白时，佛与大众来至会所，见诸六师先坐上座，佛与众僧次第而坐。佛以神足，令此六师合其徒类，忽在下行，六师情耻，各起移坐，坐定自见，还在其下。如是再三，移坐就上，犹自见身，乃在下末，更无力能，俯仰而坐。檀越行

水，至上座前，佛语施主：“先与汝师。”持水往师前，即举罍，罍口自闭，其水不下；还往佛前，从佛作次，尔乃水出，咸得洗手。洗手既竟，次当咒愿，檀越捉食，在上座前，佛语檀越：“本不为我，往汝师前，自令咒愿。”受教寻往，至六师所，六师口噤，不得出言，但各举手，遥指于佛，佛便咒愿，梵音声畅。咒愿既竟，次当行食，欲随上座，作次付之。佛又告言：“先与汝师。”即便持食，从六师付，食皆忽上，住虚空中，各当其上，取不可得；行食与佛并僧遍乞，食乃还下，各在其前。佛与众僧，一切食乞，澡漱还坐，次当说法，佛语檀越：“令汝师说。”寻请六师，六师复噤，但各同时，举手指佛。于是如来，广为众会，出柔软音，畅演法性，分别义理，应适众情。闻佛说法，咸得开解，洪沙王弟，得法眼净，其余众人，或得初果，至第三果，出家尽漏，发无上心，住不退地，随心所慕，悉得其愿，各乃识真，信敬三宝，薄贱六师，舍不承供。

于是六师，甚怀恼恚，各至闲静，求学奇术，天魔波旬，惧其情怯，不能宣布恶邪之毒，即下化作六师之形，于一人前，现五人术，飞行空中，身出水火，分身散体，百种现变。愚痴之徒，更相恃赖，忿前见辱亡失供养，六师悉集，各共议言：“我曹技能，不减瞿昙，缘前一辱，众心离散。比来众师，神术显变，今察奇妙，足任伏彼，当诣国王求决胜负。”作议已定，即诣王所，自说智能神化灵术，贪共沙门，讲格奇变，对试之后，可否自现。王笑之曰：“汝等何痴？佛德弘大，神足无碍，欲以萤火与日争光，牛迹之水与巨海比大，野干之微与师子掬猛，蚁蛭之堆与须弥等高；大小之形，昭然有别，迷惑高企，何愚之剧？”六师复言：“验事在后，大王未见我等殊变，是使偏心谓

望彼大，决试之后，巨细自定。”王又告曰：“欲试可试，但恐汝等自招毁辱，正使与佛搆神足者，当使我曹具睹异变。”六师言曰：“期后七日，愿王平治讲试之场。”六师去后，王即严驾，往至佛所，以事白佛：“六师纷纭，欲得讲术，以理呵语，其意不息。唯愿世尊！奋其神力，化伏邪恶，尔乃从善，因使我曹得睹其变。”佛告泐沙：“我自知时。”泐沙谓佛可共搆神，即敕臣吏，平治博处，安施床座，竖诸幢幡，庄严校珞，极令丽妙。其当会日，一切企望。

于时如来及与众僧，从王舍城，往毗舍离。毗舍离中，诸律昌辈，与诸人民，皆来奉迎。诸人后日，求佛不在，问实乃知，至毗舍离。六师之徒，兴张唱言：“久知瞿昙智术单浅，诸人犹豫，不信我言，克期搆术，自省不如靡然逃去，至毗舍离。”诸六师辈，贡高转盛，各共相率，当必追穷。时泐沙王，办设供具，满五百乘车，王与群臣十四亿众，各办粮食，悉随佛往，前后络绎，集毗舍离，六师复往白诸律昌：“听我曹等，与此瞿昙，搆试神力，谈讲实性，若见听者，期来七日。”时诸律昌，复往白佛：“六师群迷，自谓有道，求与如来共搆神力，唯愿世尊！垂神降伏。”佛又告曰：“佛自知时。”诸律昌辈，合率臣民，严治设办，如泐沙王比，悉皆企慕，望在明日。

佛与众僧，至拘睒弥。拘睒弥王，名曰优填，将诸群臣，亦来奉迎。毗舍离人，明晨问佛，云佛已往拘睒弥国。六师闻是高心遂盛，合徒聚众，规必穷逼。诸律昌辈，办致供具，五百车载，用俟供养，将领国人七亿之众，并泐沙王，集拘睒弥，观佛六师共搆神力，前后满道，络绎而至。六师既到，见优填王腾说事情如上之辞，沙门自省：“内无顾恃，空空逃避，不可要勒，须王克定令与我试。”优填白佛，

说六师辞：“世尊！宁可与搗之不？”佛复告言：“我自知时。”优填望佛在其国试，严治设办，如泐沙王比，皆到当会。

佛复舍去，与比丘僧，至越祇国。越祇国王屯真陀罗，将诸人民，来迎世尊。拘睒弥人明日乃问，云佛已去向於越祇。六师徒众，寻逐其后。时优填王与八亿众，并泐沙等诸国人民，悉共往诣，集越祇国。六师见王，广自陈说：“当令瞿昙与我共试。”屯真陀罗复往白佛，佛犹答言：“佛自知时。”王亦严办。会日垂至，佛与众僧，即向特叉尸利。

此国中王名因陀婆弥，与诸臣民，亦来奉迎。屯真陀罗与五亿人，泐沙王等诸王臣民，亦皆逐佛，向特叉尸利。六师已到，白因陀婆弥，极自诩张，高谈大语：“听与瞿昙搗试神力。”因陀婆弥复往白佛，佛故答言：“我自知时。”严办日到，佛复舍去，并与诸众僧，至婆罗捺。

波罗捺王名梵摩达，亦与人众，躬来迎佛。特叉尸利人民，明日乃知佛去。六师追逐，寻迹驰往。因陀婆弥与六亿众、泐沙王等，一切随逐。六师既到，如前白王。王如前辞，往白于佛，佛亦答言：“我自知时。”

严办日到，佛复舍去，与比丘僧，往迦毗罗卫国。迦毗罗卫诸释种辈，率诸大众，皆来迎佛。波罗捺人，明日乃知。六师徒众，续复驰逐。梵摩达王与八亿人，泐沙诸王六国人民，皆悉前后，随逐佛往。六师既到，向诸释种，纷纭自说：“广引术能，听与瞿昙，共决神力。”释种复往白佛，具宣其事，佛又告言：“我自知时。”严治设办，克日垂至，佛与众僧，往舍卫国。

舍卫国王名波斯匿，与诸臣民，皆来迎佛。释种明日乃知佛去。

六师率徒，从后追之。释种将领九亿人众，洪沙王等诸国人民，亘川满野，逐趣舍卫。六师等到，见波斯匿，具自陈说本末情事：“欲与瞿昙决搆神力，临期逃避，不可要勒。今与大众，逐至王国。大王！当使与我等决。”波斯匿王，亦用为笑，说佛殊变难可思议，云何以汝卑陋凡细，与大法王搆试力能？六师凶凶，言气遂高。波斯匿王，既往见佛白言：“六师殷勤乃尔，唯愿世尊！垂神化伏，普使一切别伪识真。”佛告王言：“我自知时。”波斯匿王，寻敕臣吏，平治场地，多积香花，敷设床座，竖诸幢幡，严办已讫，大众都集。

腊月一日，佛至试场，波斯匿王，是日设食，清晨躬手授佛杨枝，佛受嚼竟，掷残着地堕地便生，蓊郁而起，根茎踊出，高五百由旬，枝叶云布，周匝亦尔。渐复生华，大如车轮，遂复有果，大五斗瓶，根茎枝叶，纯是七宝若干种色，映灿丽妙，随色发光，掩蔽日月。食其果者，美逾甘露，香气四塞，闻者情悦；香风来吹，更相揜触，枝叶皆出和雅之音，畅演法要，闻者无厌。一切人民，睹兹树变，敬信之心，倍益纯厚。佛乃说法，应适其意，心皆开解，志求佛者、得果生天，数甚众多。

次第二日，优填王请佛。于时如来，化其两边，成两宝山，严显可观，众宝杂合，五色晖耀，光焰炜晬，若干种树，行列山上，华果茂盛，出微妙香。其一山顶，有成熟粳米，滑美百味，甘之附口，人民之类，自恣而食。其一山上，有柔软之草，肥[月*巽]甘美，以俟畜生，须者往啖，饱已情欢。一切众会，睹山显异，食已怀悦，仰慕遂深。佛更称适，为说妙法，各得开解，发无上心，得果生天，其数亦众。

到第三日，屯真陀罗，请佛供养，奉佛净水，俟以澡漱。佛吐水弃，化成宝池，周匝四边，各二百里，纯以七宝共相间杂，众色相照，光明焰奕。其池中水，八德具足，水底遍满七宝之沙，八种莲花，大如车轮，青黄赤白，红绿紫杂，香气芬馥，馨彻四远。随莲花色，各发光明，光明显照，晖曜天地。大会睹此宝池奇妙，欢喜称叹佛无量德。佛因观察，随众人心，方便说法，各令开解发无上心，得果生天，尽增福业，数多难计。

到第四日，因陀婆弥王请佛。佛于是日，令其宝池，四面自然，有八渠流，还相灌注，自然回转。水流有声，其声清妙，皆说诸法，五根五力、七觉八道、三明六通、六度四等、大慈大悲，劝发开导，说种种法，一切闻睹，心皆开解，发心求佛，得果生天，增积福慧，数甚众多。

次第五日，梵摩达王，请佛供养。佛于是日，口中放光，金色赫奕，遍大千土。光明所触，一切众生，三毒五阴，皆自然息，身心快乐，譬如比丘得第三禅。众会叹怪，志慕佛德。便为说法，各得开解，发大道心，得果生天，进福修慧，数甚众多。

第六日中，诸律昌辈，次复请佛。佛于是日，普令大会一切众生，心心相知，各各一人知一切心，所念善恶，志趣业行。咸自惊喜，钦美佛德。佛便为说若干妙法，皆得开解，誓求佛者，得果生天，数甚众多。

到第七日，释种请佛。佛于是日，化诸会者，悉令自见为转轮王，七宝千子，诸王臣民，肃恭承已，侍仰无减。各自惊怪，喜庆无量。佛便为说法，投适其意，亦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得果生天，甚难计数。

又第八日受帝释请，为佛作师子座，如来升座，帝释侍左，梵王侍右，众会一切，静然坐定。佛徐申臂，以手接座，欻有大声，如象鸣吼，应时即有五大神鬼，摧灭挽拽，六师高座，金刚密迹捉金刚杵，杵头出火，举拟六师，六师惊怖奔突而走，惭此重辱，投河而死。六师徒类，九亿人众，皆来归佛，求为弟子。佛言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法衣在身，皆成沙门。佛为说法，示其法要，漏尽结解，悉得罗汉。于是如来，从八万毛孔，皆放光明，遍满虚空，一一光头，有大莲花，一一华上，皆有化佛与诸大众，围绕说法。众会睹兹无上之化，信敬之心，倍益隆盛。佛即为说，随其所应，有发大心，得果生天，进福增善，数甚众多。

到第九日，梵王请佛。佛自化身高至梵天，威严高显，巍巍难极，放大光明，晖赫天地。一切仰瞻，皆闻其语，佛为种种显示法要，亦令多众发心求佛，得果生天，数亦难计。

到第十日，四天王请佛。尔时世尊！普令大众见佛色身，遍诸天中，从四天王，至色究竟，皆见佛身，放大光明，各为大众，说微妙法。咸遥仰视，了了见之，一切众会，甚增敬仰。佛为说法，随应其意，皆发大心，住不退地，得果生天，不可称计。

第十一日，须达请佛。佛于是日，于高座上，自隐其身，寂灭不现，但放光明，出柔软音，分别演畅诸法之要。在会之人，闻法解悟，有发大心，住不退者，得果生天，亦甚众多。

第十二日，质多居士请佛供养。佛于此日，入慈三昧，出金色光，遍照大千。光触众生，三毒心息，自然兴慈；等视众生，如父如母，如兄如弟，爱润之心，都无增减。然后为说若干妙法，亦发大心，住

不退地，得果生天，难可称量。

第十三日屯真陀罗王，次复请佛，施設供养。佛于是日，身升高座，放于脐光，分作两奇，离身七仞，头各有花，上有化佛，如佛无异，化佛脐中，复出光明，亦分两奇离身七仞，头有莲花，上有化佛，如是转遍大千国土。一切瞻睹，愕然惊喜。佛为应时，随意说法，亦发大心，住不退者，得果生天，数甚众多。

第十四日，优填王请佛。时优填王，花散佛上。佛即应时，变其所散花，作千二百五十七宝高车，高至梵天，晃逾金山，杂宝众色，曜丽相照赫然，金光振朗殊沙难量，神珠瓔珞，杂厕其间。诸高车中，皆有佛身，放大光明，遍三千土。众会睹变，喜敬交怀。佛便说法，应病投药，皆发大心，或住不退，得道生天，数复甚多。

第十五日，泐沙王请佛，佛豫敕王：“唯须食具。”王但严办器物，极令饶多。食时已到，诸器悉满，甘膳百味，种种异美，普令众会饱足有余，食已身心自然安乐。于时世尊，以手指地，十八地狱一切都现，无量尘数，诸受罪人，各各自说：“我于本时，作如是恶，今受此苦。”一切众会，具悉闻见，甚怀悲愍，衣毛惊悚。佛便为说法，应适其意，有发大心，住不退者，得果生天，不可称数。地狱众生，缘见佛闻法，心生敬仰，皆遥自归，终皆得生天上人中。时泐沙王，长跪白佛：“世尊奇相，三十有二，身手诸相，犹曾得见，未睹如来足下轮相，愿见示众，咸共敬观。”佛即出脚，普示众会，一切见佛足底轮相，端严炳着，文理如画，分别显了，观之无厌。王益欢喜，重白佛言：“不审世尊！本作何德，而乃致此轮相之妙？”佛即告王：“由我过去自修十善，复以教人，故得斯相明显如是。”

王又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自修十善，复以教人，其事云何？愿见开示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善听着心。乃往无数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大国王，名施陀尼弥，领八万四千国，八万亿聚落，一万大臣。王有二万夫人，皆无有子。王甚忧愁，惧绝国嗣，即广祷祀祈愿诸天。王第一夫人，名须梨波罗满，经数时间，便觉有娠。自怀妊后，心性聪了，仁慈矜哀，劝人以善，日月满足，生一男儿，端政超异，恣相显美，身诸毛孔，皆有光明。王甚欣庆，睹之无厌。即召相师，占其吉不？相师披见，叹言：‘奇哉！是儿之相，挺特殊伦，德绥四域，天下敬戴。’王益欢喜，敕为立字。相师白王：‘有何异瑞？’王言：‘此儿怀妊已来，其母聪慧仁慈劝善，余瑞虽众甚怪此异。’相师惊喜，而白王言：‘母豫辩慧，自身光明，当为立字名那波罗满，晋言惠光。’太子长大，智慧殊人，父王葬薨，葬送毕讫，诸王臣集劝令嗣位，太子固辞云不能当。诸臣各曰：‘大王已崩，唯有太子，更无兄弟。今言不肯，推让与谁？’太子答言：‘世人行恶，必不执顺，若加刑罚，罪我不少；若能率民普行十善，我乃堪任领受国事。’诸臣言：‘善！唯愿升殿，十善之道，当敕令行。’太子尔时，寻登王位，告下人民，普行十善，一切敬顺，改心易操。魔王妒忌，欲败王化，密作封书，告下诸国：‘前敕行善，既无利验，唐自劳苦，修无益事；自今以往，听民恣心，作十恶事，勿更惮情。’诸王得书，怪此异诏，何缘越理，劝人从恶？各遣亲信，重问所由。王闻是语，愕然惊曰：‘我无是令，何缘乃尔？’即敕严驾，躬行诸国，亲见臣民，宣改异化。魔于道边，化作一人，身处大火，盛炎炽然，于中哭叫，声悲酸切。王即前问：‘汝何以尔？’

人白王言：‘我坐前时劝人十善，今受此苦，痛毒难忍。’王重答言：‘何有是事？劝人修善，反更受苦。’又复问言：‘劝行十善，令汝受苦；前受劝人，行十善者，得善报不？’答言：‘前人得善福耳，但教他故独受此苦。’王闻欢喜答言：‘但令前人得善福者，甘心受苦，不以为恨。’魔闻是语，即隐形去。遍行诸国，宣十善行，人民服化，慎身口意，正化弥布，一切钦崇。王德隆赫，嘉瑞而降，金轮先应，七宝具臻，游化四域，导善为务。如是大王！欲知尔时施陀尼弥王者，今现我父净饭王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诃摩耶是。彼惠光王十善化民者，今我身是。我缘彼世自行十善，又以劝民令行十善，是以今日得是足下千辐相轮。”

时泐沙王，复白佛言：“六师群迷，不自度量，贪着利养，生嫉妒心，求与世尊触试神力，言佛作一，我当作二。佛现神变，妙难思议，六师穷缩，乃无一术，惭形愧影，投水而死，徒类散解，自遗殃患。念其迷惑，何剧之甚？”

佛告大王：“不但今日，六师之徒，争名利故，求与我决，自丧失众；过去世时，亦共我争，我亦伤彼，夺其人众。”

王即长跪，寻白佛言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与六师斗夺其徒众，其事云何？愿具说示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善着心听。乃往过去无数无量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国王，名摩诃赊仇利，领五百小国王，有五百夫人，无有太子可以继嗣。王自念言：‘吾年转大，无有一子以续国位，若其一旦崩亡之后，诸王臣民，不相承受，便当兴兵枉害民命，国将乱矣，何苦之剧。’念是事已，心没忧海。时天帝释，遥知王忧，即从天下，化作一医，

来诣王所，问王忧意；王即如事，宣示语医。化医白王：‘莫复忧虑！我当为王，往入雪山，采合众药，与夫人服，服药之后，皆当有娠。’王闻是语，差用释忧，即语医言：‘能尔者善。’是时化医，即往雪山，取诸药草，担还王宫，以乳煎之，与大夫人。夫人嫌臭，情又不信，化医归天，后不肯服；余小夫人，尽共分服，服未经久，寻觉有娠。各以情事白大夫人。夫人闻已，情乃忧悔，即问：‘所服有余残不？’答言：‘已尽。’复问：‘前草今者在不？’答言：‘犹在。’寻敕取乳，更用重煎，持与夫人，夫人便服；服之数日，亦觉有娠。诸小夫人，月满各生，皆是男儿，端政殊异。王见诸子，欢喜踊跃，悒迟念想于大夫人。夫人月满，亦生一男，面貌极丑，形如株杌，父母见之，情不欢喜，因共号之为多罗睺施，晋言株杌，敕令养育。年渐长大，其余诸兄，皆已纳娶，唯有株杌，不以在意。后会边国，兴兵入界，五百王子，领兵往拒，始战军败，退来趣城。株杌王子，问诸兄言：‘何以退走如恐怖状？’兄辈语言：‘往斗不利，他军见逐，是以走退。’株杌言曰：‘如斯军贼，敢见侵凌，取我先祖天寺之中大弓具来，我欲往击。’其先祖是转轮王，即遣多人，往取舁来，而授与之。取弓舒张，弓声如雷，弹弓之音，闻四十里，持弓捉具，便独往击。到先吹贝，声如霹雳，彼军闻声，惊怖散走，敌退乃还。父王异遇，尔乃爱待，深思方便，欲为婚娶。

“时一国王，名律师跋蹉，闻其有女，端政绝世，王即遣使，往告求婚，指其一兄貌状示之，言为此儿，求索卿女。使奉教到，具腾王辞，律师跋蹉，即许为婚。使还白王，王大欢喜，寻遣车马，往迎将来，自敕株杌：‘莫昼见妇，自今以后，常以日暮，乃见交会。’时

诸子妇，后共谈话，各叹其夫种种才德。时株机妇亦叹夫言：‘我夫猛健力士之力，身又细软，甚可敬爱。’余妇语曰：‘汝不须言，汝夫状貌，正似株机，若汝昼见，足使汝惊。’株机妇闻，忆之在心，豫掩一灯，藏着屏处，伺夫卧讫，发灯来着，见其形体，甚用恐怖，即夜严驾，还至本国。天明乃觉，甚用悒戚，捉弓持贝，寻迹逐往，到其国中，依一臣住。

“后六国王，闻律师跋蹉有绝妙之女，各贪欲得，兴兵集众，竟共来索。时律师跋蹉，甚用愤恼，令诸群臣博议其事：‘正欲与一，其余则恨；作何方便，却此凶敌？’有一臣言：‘当分此女，用作六分，一军与一，其意可息。’或有臣言：‘且出重募，有能却军，以女妻之，分国共治，重加赏赐。’王即然之，便行宣募。时多罗睺施即持弓贝，出城趣贼，吹贝叩弓，六军惊骇，怖不能动，即入军中，斩六王首，夺取冠饰，摄录其众。律师跋蹉，甚用欢喜，以女贡之，奉为大王，领摄七国，一切军兵，将诸士众，与妇还国。父王闻来，往出界迎，见子所领军众极盛，以国让子，劝作大王。其子不肯，云父犹在，理不应尔。

“还到宫中，穷责其妇：‘汝前何以夜弃我亡？’其妇答言：‘君身极丑，初见惊怖，谓非是人。’多罗睺施，捉镜自照，乃见身首，熟似株机，患厌其身，自不喜见，便至林间，乃欲自杀。帝释遥知，即下到边，问所由缘。慰喻其意，与一宝珠，而告之言：‘常以此珠，着汝顶上，可得殊异如我端政。’寻喜奉受，安其顶上，觉身倍异。还至宫中，自取弓具，欲至外戏。妇见不识，寻语之曰：‘汝是何人？莫触此物，我夫若来，傥相伤损。’寻语妇言：‘我是汝夫。’妇殊不信，而

语之言：‘我夫极丑，汝形端正。汝是何人，说是我夫？’夫即却珠，还示故形。妇乃惊喜，云何乃尔？夫即具悉，说得珠意。妇自是后，敬爱其夫，株机之名，从是灭除，便更称之，名须陀罗扇。

“后自生念：‘当率兵众更起宫城。’即出观行平博之处，敕诸人众：‘是中可作。’有四龙王，人形来问：‘欲作城者，为用何物？’须陀罗扇言：‘当用土作。’龙复白言：‘何不用宝。’答言：‘城大，那得多宝？’龙复白言：‘我当相与。’寻化四边，作四大泉，而语之言：‘用东泉水，而作堑者，便成琉璃；用南泉水，而作堑者，可成为金；用西泉水，而作堑者，可成为银；用北泉水，而作堑者，可成颇梨。’寻时敕作，如语成宝，便令作城，方四百里。复敕作宫，方四十里，宫城街陌，楼观舍宅，树林浴池，悉是四宝严净显妙，略如天上。宫城既竟，七宝来应，总摄四域，化民修善。

“如是大王！欲知尔时摩诃释仇梨者，今现我父净饭王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诃摩耶是。彼多罗睺施丑王子者，今我身是。彼时妇者，今瞿夷是。彼妇翁者，今摩诃迦叶是。彼六国王欲以兵力逼求女者，今六师是。于彼世时，与我争色，我伤害彼，夺取兵众，乃至今日，嫉名利故，求与我试，无术称心，投水而死，我摄徒类九亿人众，为我弟子。”

时泐沙王，复白佛言：“多罗睺施，本作何行，福德力强，形如是丑？”

佛复告王：“皆有因缘。乃往过去无量难计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捺，国有仙山，名曰律师。时仙山中，有一辟支佛，身有风患，当须服油，至油师家，从其乞索。油师瞋恚，逆呵责之：

‘头如株机，手脚如轴，不肯生活候伺他家，不规钱买，但欲唐得。’虽瞋呵责，然与油滓。辟支佛心甚敬仰，受已适复担去。其油师妇，从外而来，见辟支佛，心甚敬仰，问言：‘快士！从何而来？持此油滓，用作何等？’时辟支佛如实语之。妇便恨恨，还唤将来，即取其钵与满钵油，怨责夫言：‘汝实不是，云何乃以油滓与之？念还忏悔，除汝口过。’油师心悔，粗还辞谢，夫妇同心，白辟支佛：‘若使须油，日日来取。’后辟支佛，数返取油，感其恩力，于油师前，现神足力，飞升虚空，身出水火，分合身体，种种现变。油师夫妇，见其神变，倍用欢喜，甚增敬仰，夫见是已，便语妇言：‘汝所施油，当共同福受果报时，共为夫妻。’妇语夫言：‘汝兴恶言，向于快士，方施由滓，无有净心，所生之处，当极丑恶，云何共汝作夫妇耶？’夫复答言：‘我常辛苦，积聚油具，云何独施，不与我共？终不听汝要作夫妇。’妻复言曰：‘若为汝妻，见汝形丑夜弃汝亡。’夫答之言：‘正使汝亡，我当逐汝，要得乃止。’夫妻语竟，向辟支佛，身心自归，款诚悔过。时辟支佛语油师夫妻：‘缘汝施油，我病得差。今汝夫妻，欲求何愿？恣汝所求，悉当令得。’夫妻欢喜，长跪立愿：‘令我夫妻所生之处，天上人中，一切从意。’如是大王！欲知尔时卖油人者，多罗睺施是。是时油师妇者，多罗睺施妇是。缘于尔时见辟支佛，言似株机手脚如轴，虽施油滓，瞋色与语，由是因缘，所生之处，初形甚丑，如前恶言；缘后忏悔喜施好油，所生之处，还得端正。缘以油施，常得多力，数千万众，无敢当者。福德报故，作转轮王，食福四域，五欲从心，善恶之业，其报不朽。是故一切，当念道要，慎身口意，遵修道行。”

佛说是时，洪沙王等，诸王臣民，四辈之众，天龙鬼神，闻佛所说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种辟支佛善根本者，有发无上大道心者，或有迁住不退地者，一切欢喜，礼敬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三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（一五）锯陀身施品第十五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阁崛山中。

尔时世尊！身有风患，祇域医王，为合药酥，用三十二种诸药杂合，令佛日服三十二两。时提婆达常怀嫉妒，心自高大望与佛齐，闻佛世尊服于药酥，情中贪慕，欲同佛服，复敕祇域：“当与我合。”尔时祇域，复与合之，因语之言：“日服四两。”提婆达问：“佛服几两？”祇域答言：“日三十二两。”提婆达言：“我亦当服三十二两。”祇域答言：“如来身者，不与汝同，汝若多服，必更为患。”提婆达言：“我若服之，自足能消，我身佛身，有何差别？但与我服。”即习效佛，日日亦服三十二两，药在体中流注诸脉，身力微弱不能消转，举身支节，极患苦痛，呻吟唤呼，烦愤宛转。世尊怜愍，即遥伸手以摩其头，药时即消痛患即除。病既得愈，看识佛手，因而言曰：“悉达余术，世不承用，复学医道，善能使知。”于时阿难，闻说此语情用怅恨，长跪白佛：“提婆达多，不识恩养，世尊慈矜，为之除患，方更吐此不善之言，有何情怀？能生此心，长夜思嫉，向佛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提婆达者，不但今日怀不善心欲中伤我，过去世时亦常恶心杀害于我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审过去伤害之事，因缘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善听！当为汝说。”“唯然世尊！当一心听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久远，不可计数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有一大城，名波罗捺。尔时国王，名梵摩达，凶暴无慈，奢淫好乐，每怀恶忌，好为伤害。尔时其王，欬于梦中，见有一兽，身毛金色，其诸毛端，出金光明，照于左右，皆亦金色。觉已自念：‘如我所梦，世必有此，当敕猎者求觅其皮。’作是念已，召诸猎师，而告之言：‘我梦有兽，身毛金色，毛头出光，殊妙晃朗。想今国界，必有此物，仰汝等辈广行求捕。若得其皮，当重赐与，令汝子孙，食用七世；若不用心，求不得者，当俱诛灭汝等族党。’时诸猎师，得王教已，忧愁愤愤，无复方计，聚会一处，共议此事：‘王所梦兽，生未曾睹，当于何所而求觅此？若今不得，王法难犯，我曹徒类，永无活路。’论此事已，益增闷恼。又复有言：‘此山泽中，毒虫恶兽，亦甚众多，远行求觅，必不能得，交当丧身，困死林野，且私募一人，令行求之。’众人言善，更相简练，晓劝一人：‘汝可尽力广行求觅，若汝吉还，我曹合物，当重赏汝；设令山泽遇害不还，亦当以物与汝妻子。’其人闻此，心自念言：‘为此众人，分弃身命，内计已定，即可当行。’办行道具，涉险而去，行已经久，身羸力弊，天时盛暑，到热沙道，唇干渴乏，郁蒸欲死，穷酸苦切，悲悴而言：‘谁有慈悲，矜愍我者？当见拯济，救我身命。’时山泽中，有一野兽，名曰锯陀，身毛金色，毛头光明，遥闻其语，甚怜愍之。身入冷泉，来至其所，以身裹抱，小还有力，将至水所，为其洗浴，行拾果蓏，来与食之。体既平复，而自念言：‘睹此奇兽，毛色光明，是我大王所须之者；然我垂死，赖其济命，感识其恩，未

能酬报，何能生心，当害于此？若复不获，彼诸猎师，宗党徒类，当被诛戮。’念此事已，悲不自胜。锯陀问言：‘何以不乐？’垂泣而说心所怀事。锯陀语言：‘此事莫忧！我皮易得，计我前世，舍身无数，未曾为福，而能舍寿。今以身皮，济彼众命，心怀欢喜，如有所获。但剥取皮，莫便绝命，我已施汝，终无悔恨。’尔时猎师，即徐剥皮，尔时锯陀，即自立愿：‘今我以皮，用施此人，救彼众人所爱之命，持此功德，施及众生，用成佛道无上正真，普度一切生死之苦，安着涅槃永乐之处。’作此愿已，三千国土，六反震动，诸天宫殿，动摇不宁，各用惊愕，推寻其相。见于菩萨剥皮布施，即从天下来到其所，散花供养，涕泪如雨。剥皮去后，身肉赤裸，血出流离，难可看睹，复有八万蝇蚁之属，集其身上，同时啖食。时欲趣穴，复恐伤害，忍痛自持，身不动摇，分以身施，死于彼中。时诸蝇蚁，缘食菩萨身者，命终之后，皆得生天。尔时猎师，担皮到国，奉上于王。王见欢喜，奇之未有，善其细软，常用敷卧，心乃安隐，情用快乐。如是阿难！欲知尔时兽锯陀者，今我身是。彼梵摩达王，今提婆达是。八万诸虫，我初成佛，始转法轮，上八万诸天得道者是。此提婆达，于彼世时伤害于我，乃至今日，犹无善心，长夜思害，欲相中伤。”

贤者阿难，及诸会者，闻佛所说，悲怅兼怀，各自感励，勤求法要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种辟支佛因缘者，有发无上佛道意者，有住不退地者，咸各欢喜，敬戴奉行。

（一六）微妙比丘尼品第十六(丹本此品在第四卷为第十九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精舍。波斯匿王崩背之后，太子流离，摄政为王，暴虐无道，驱逐醉象，蹋杀人民，不可称计。时诸贵姓妇女，见其如是，心中摧悴，不乐于俗，即共出家，为比丘尼。国中人民，见诸女人，或是释种，或是王种，尊贵端正，国中第一，悉舍诸欲，出家为道，凡五百人，莫不叹美，竞共供养。诸比丘尼，自相谓言：“吾等今者，虽名出家，未服法药，消淫怒痴，宁可共诣偷罗难陀比丘尼所，咨受经法，冀获所克。”即往其所，作礼问讯，各自陈言：“我等虽复为道，未获甘露，愿见开悟。”时偷罗难陀，心自念言：“我今当教令其反戒，吾摄衣钵，不亦快乎？”即语之曰：“汝等尊贵大姓，田业七宝，象马奴婢，所须不乏，何为舍之？持佛禁戒，作比丘尼，辛苦如是，不如还家，夫妻男女，共相娱乐，恣意布施，可荣一世。”诸比丘尼，闻说是语，心用惘然，即各涕泣，舍之而去。复至微妙比丘尼所，前为作礼，问讯如法，即各启曰：“我等在家，习俗迷久，今虽出家，心意荡逸，情欲炽燃不能自解，愿见怜愍，为我说法，开释罪盖。”尔时微妙，即告之曰：“汝于三世，欲问何等？”诸比丘尼言：“去来且置，愿说现在，解我疑结。”微妙告曰：“夫淫欲者，譬如盛火烧于山泽，蔓蕙滋甚，所伤弥广，人坐淫欲，更相贼害，日月滋长，致堕三涂，无有出期。夫乐家者，贪于合会，恩爱荣乐因缘，生老病死离别，县官之恼，转相哭恋，伤坏心肝，绝而复稣，家恋深固，心意缠缚，甚于牢狱。我本生于梵志之家，我父尊贵，国中第一。尔时有梵志子，聪明智慧，闻我端正，即遣媒礼，娉我为妇，遂成室家，后生子息。夫家父母，转复终亡。我时妊娠，而语夫言：‘今我有娠，秽污不净，日月向满，倘有危顿，当还我家见我父母。’”

夫即言善。遂便遗归，至于道半，身体转痛，止一树下，时夫别卧，我时夜产，污露大出，毒蛇闻臭，即来杀夫。我时夜唤数反无声，天转向晓，我自力起，往牵夫手，知被蛇毒，身体肿烂，支节解散。我时见此，即便闷绝。时我大儿，见父身死，失声号叫。我闻儿声，即持还稣，便取大儿，担着项上，小儿抱之，涕泣进路，道复旷险，绝无人民。至于中路，有一大河，既深且广，即留大儿，著于河边，先担小儿，度着彼岸，还迎大者。儿遥见我，即来入水水便漂去；我寻追之，力不能救，浮没而去。我时即还，欲趣小儿，狼已啖讫，但见其血，流离在地。我复断绝，良久乃稣。遂进前路，逢一梵志，是父亲友，即问我言：‘汝从何来，困悴乃尔？’我即具以所更苦毒之事告之。尔时梵志，怜我孤苦，相对涕哭。我问梵志：‘父母亲里，尽平安不？’梵志答言：‘汝家父母大小，近日失火，一时死尽。’我时闻之，即复闷绝，良久乃稣。梵志怜我，将我归家，供给无乏，看视如子。时余梵志，见我端正，求我为妇，即相许可，适共为室。我复妊娠，日月已满。时夫出外，他舍饮酒，日暮来归，我时欲产，独闭在内，时产未竟，梵志打门大唤，无人往开，梵志瞋恚，破门来入，即见挝打，我如事说，梵志遂怒，即取儿杀。以酥熬煎，逼我使食。我甚愁恼，不忍食之，复见挝打。食儿之后，心中酸结，自惟福尽，乃值斯人，便弃亡去，至波罗捺，在于城外，树下坐息。时彼国中，有长者子，适初丧妇，乃于城外园中埋之，恋慕其妇，日往出城，逢上涕哭。彼时见我，即问我言：‘汝是何人？独坐道边。’我如事说，复语我言：‘今欲与汝入彼园观，宁可尔不？’我便可之，遂为夫妻。经于数日，时长者子，得病不救，奄忽寿终。时彼国法若其生时，有所爱重，临

葬之日，并埋缝中。我虽见埋，命故未绝，时有群贼，来开其缝。尔时贼帅，见我端正，即用为妇。数旬之中，复出劫盗，为主所觉，即断其头，贼下徒众，即持死尸，而来还我，便共埋之，如国俗法，以我并埋。时在缝中，经于三日，诸狼狐狗，复来开缝，欲啖死人，我复得出，重自克责：‘宿有何殃，旬日之间，遇斯罪苦？死而复生，当何所奉得全余命？’即自念言：‘我昔常闻，释氏之子，弃家学道，道成号佛，达知去来，宁可往诣身心自归。’即便径往，驰趣祇洹，遥见如来，如树花茂星中之月。尔时世尊，以无漏三达，察我应度，而来迎我。我时形露，无用自蔽，即便坐地，以手覆乳。佛告阿难：‘汝持衣往覆彼女人。’我时得衣，即便稽首世尊足下，具陈罪厄，愿见垂愍，听我为道。佛告阿难：‘将此女人，付憍昙弥，令授戒法。’时大爱道，即便受我，作比丘尼，即为我说四谛之要苦空非常。我闻是法，克心精进，自致应真，达知去来，今我现世，所更勤苦，难可具陈，如宿所造，毫分不差。”

时诸比丘尼，重复启白：“宿有何咎，而获斯殃？唯愿说之。”

微妙答曰：“汝等静听。乃往过世，有一长者，财富无数，无有子息，更取小妇，虽小家女，端正少双，夫甚爱念，遂便有娠。十月已满，生一男儿，夫妻敬重，视之无厌。大妇自念：‘我虽贵族，现无子息可以继嗣；今此小儿，若其长大，当领门户，田财诸物，尽当摄持。我唐劳苦，积聚财产，不得自在。’妒心即生，不如早杀，内计已定即取铁针，刺儿凶上，令没不现。儿渐瘠瘦，旬日之间，遂便丧亡。小妇懊恼，气绝复稣，疑是大妇妒杀我子，即问大妇：‘汝之无状，怨杀我子。’大妇即时，自咒誓曰：‘若杀汝子，使我世世，夫为毒蛇所杀，’

有儿子者，水漂狼食，身见生理，自啖其子，父母大小，失火而死。何为谤我？何为谤我？’当于尔时，谓无罪福反报之殃，前所咒誓，今悉受之，无相代者。欲知尔时大妇者，则我身是。”

诸比丘尼，重复问曰：“复有何庆，得睹如来，就迎之耶？得在道堂免于生死？”

微妙答曰：“昔波罗捺国，有一大山，名曰仙山，其中恒有辟支佛声闻、外道神仙，无有空缺。彼时缘觉，入城分卫。有长者妇，见之欢喜，即供养之。缘觉食已，飞升虚空，身出水火，坐卧空中。妇时见之，即发誓言：‘使我后世得道如是。’尔时妇者，则我身是。缘是之故，得见如来，心意开解，成罗汉道。今日我身，虽得罗汉，恒热铁针，从顶上入，于足下出，昼夜患此，无复竟已。殃福如是，无有朽败。”

尔时五百贵姓比丘尼，闻说是法，心意悚然，观欲之本，犹如炽火，贪欲之心，永不复生，在家之苦，甚于牢狱，诸垢消尽，一时入定，或阿罗汉道。各共齐心，白微妙曰：“我等缠绵系着淫欲，不能自拔，今蒙仁恩导，得度生死。”

时佛叹曰：“快哉微妙！夫为道者，能以法教，转相教诫，可谓佛子。”

众会闻说，莫不欢喜，稽首奉行。

（一七）阿输迦施土品第十七（丹本此品在第四卷为第二十二）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晨与阿难，入城乞食。见群小儿于道中戏，各聚地土，用作宫舍，及作仓藏财宝

五谷。有一小儿，遥见佛来，见佛光相，敬心内发，欢喜踊跃，生布施心，即取仓中名为谷者，即以手掬，欲用施佛。身小不逮，语一小儿：“我登汝上，以谷布施。”小儿欢喜，报言：“可尔。”即躡肩上，以土奉佛。佛即下钵，低头受土，受之已讫授与阿难，语言：“持此涂污我房。”乞食既得，还诣祇洹，阿难以土，涂佛房地，齐污一边，其土便尽。污已，整衣服，具以白佛。佛告阿难：“向者小儿，欢喜施土，土足涂污佛房一边，缘斯功德，我般涅槃百岁之后，当作国王，字阿输迦。其次小儿，当作大臣，共领阎浮提一切国土，兴显三宝，广设供养，分布舍利，遍阎浮提，当为我起八万四千塔。”

阿难欢喜，重白佛言：“如来先昔，造何功德，而乃有此多塔之报？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！专心善听。过去久远阿僧祇劫，有大国王，名波塞奇，典阎浮提八万四千国。时世有佛，名曰弗沙。波塞奇王，与诸臣民，供养于佛及比丘僧，四事供养，敬慕无量。尔时其王，心自念言：‘今此大国，人民之类，常得见佛礼拜供养，其余小国，各处边僻人民之类，无由修福，就当图画佛之形像，布与诸国，咸令供养。’作是念已，即召画师，敕使图画。时诸画师，来至佛边，看佛相好，欲得画之，适画一处，忘失余处；重更观看，复次下手，忘一画一，不能使成。时弗沙佛，调和众彩，手自为画，以为模法，画立一像。于是画师，乃能图画，都尽八万四千之像，极令净妙，端正如佛，布与诸国，一国与一。又作告下，敕令人民办具花香以用供养。诸国王臣民，得如来像，欢喜敬奉，如视佛身。如是阿难！波塞奇王，今我身是。缘于彼世画八万四千如来之像，布与诸国令人供养，缘是功德，世世受福，天上人中，恒为帝王，所受生处，端正殊妙，三十二相、八十

种好。缘是功德，自致成佛，涅槃之后，当复得此八万四千诸塔果报。”

贤者阿难，及诸会者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八) 七瓶金施品第十八(丹本为二十三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诸比丘，各处异国，随意安居；经九十日，安居已竟，各诣佛所，咨受圣教。尔时世尊，与诸比丘，隔别经久，慈心愍伤，即举千辐相轮神手，而慰劳之，下意问讯：“汝等诸人！住在僻远，饮食供养，得无乏耶？”如来功德，世无俦类，今乃下意，瞻诸比丘，特怀谦敬。阿难见之，甚怪所以，即白佛言：“世尊出世，最为殊特，功德智慧，世之希有。今乃下意，慰谕问讯诸比丘众，何其善耶？不审，世尊！兴发如是谦卑之言，为远近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欲知不乎？明听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“奉教善听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久远，无数无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捺。时有一人，好修家业，意偏爱金，勤力积聚，作役其身，四方治生，所得钱财，尽用买金，因得一瓶，于其舍内，掘地藏之。如是种种，勤身苦体，经积年岁，终不衣食，聚之不休，乃得七瓶，悉取埋之。其人后时，遇疾命终，由其爱金，转身作一毒蛇之身，还其舍内，守此金瓶。经积年岁，其舍摩灭，无人住止，蛇守金瓶，寿命年岁，已复向尽，舍其身已，爱心不息，复受本形，自以其身，缠诸金瓶。如是展转，经数万岁，最后受身，厌心复生，自计由来，为是金故，而受恶形，无有休已。‘今当用施快福田中，使我

世世蒙其福报。’思惟计定，往至道边，窜身草中，匿身而看，设有人来，我当语之。尔时毒蛇见有一人顺道而过，蛇便呼之。人闻唤声，左右顾望，不见有人，但闻其声，复道而行。蛇复现形，唤言：‘咄人！可来近我。’人答蛇言：‘汝身毒恶，唤我用为？我若近汝，傥为伤害。’蛇答人言：‘我苟怀恶，设汝不来，亦能作害。’其人恐惧，往至其所。蛇语人言：‘吾今此处，有一瓶金，欲用相托供养作福，能为之不？若不为者，我当害汝。’其人答蛇：‘我能为之。’时蛇将人，共至金所，出金与之，又告之曰：‘卿持此金，供养众僧，设食之日，好念持一阿输提来，取我昇去。’其人担金，至僧伽蓝，付僧维那，具以上事，向僧说之，云其毒蛇，欲设供养，克作食日。僧受其金为设美膳，作食日至，其人持一小阿输提，往至蛇所，蛇见其人，心怀欢喜，慰喻问讯，即盘其身，上阿输提。于是其人，以叠覆上，担向佛图。道逢一人，问担蛇人：‘汝从何来？体履佳不？’其人默然不答彼问，再三问之，不出一言，所持毒蛇，即便瞋恚，含毒炽盛，欲杀其人，还自遏折。复自思念：‘云何此人？不知时宜，他以好意，问讯进止，郑重三问，无一言答，何可疾耶？’作是念已，毒心复兴，隆猛内发，复欲害之。临当吐毒，复自思惟：‘此人为我作福，未有恩报。’如是再三，还自奄伏。‘此人于我，已有大恩，虽复作罪，事宜忍之。’前到空处，蛇语其人：‘下我着地。’穷责极切，嘱戒以法。其人于是，便自悔责，生谦下心，垂矜一切。蛇重嘱及：‘莫更尔耶！’其人担蛇，至僧伽蓝，着众僧前。于时众僧，食时已到，作行而立。蛇令彼人次第赋香，自以信心，视受香者。如是尽底，熟看不移，众僧引行，绕塔周匝，其人捉水，洗众僧手，蛇怀敬意，观洗手人，无有厌心。众僧食讫，重

为其蛇，广为说法。蛇倍欢喜，更增施心，将僧维那，到本金所，残金六瓶，尽用施僧。作福已讫，便取命终，由其福德，生忉利天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欲知尔时担蛇人者，岂异人乎？则我身是。时毒蛇者，今舍利弗是。我乃往日担蛇之时，为蛇见责，惭愧立誓，生谦下心，等视一切，未曾中退，乃至今日。”

时诸比丘，阿难之等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九）差摩现报品第十九(丹本为二十四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罗阅祇竹林精舍，与尊弟子无央数众。尔时国中，有一婆罗门，居贫穷困，乏于钱谷，勤加不懈，衰祸遂甚，方宜理尽，衣食不供，便行问人：“今此世间，作何等行，令人现世蒙赖其福？”有人答言：“汝不知耶？今佛出世，福度众生，祐利一切，无不得度。如来复有四尊弟子，摩诃迦叶、大目犍连、舍利弗、阿那律等斯四贤士，每哀贫乏，常行福利苦厄众生。汝今若能以信敬心，设食供养此诸贤士，则可现世称汝所愿。”时婆罗门，闻诸人所说如是事已，心怀欢喜，往其国中，遍行自炫，作役其身，得少财物，担至其家，施設饮食，请诸贤圣，供养一日，克心精勤，望现世报。婆罗门妇，字曰差摩(晋言安隐)，饭僧已讫，诸尊弟子，劝请差摩，受八关斋，受斋已讫，各还精舍。时瓶沙王，值游林泽还来向城，道见一人，犯王重罪，缚着标头，竖在道边，见王悲哀，求索少食；王情愍伤，即可当与，正尔别去。时王竟日，忽忘前事，夜卒自念：“我以先许彼罪人食，云何欸忘？”即时遣人致食往与，举宫内外，无欲往者，咸作是说：“今是夜半，道路恐有猛兽恶鬼罗刹，祸难众多，宁死于此，不

能去也。”尔时国王，念彼人苦，身心烦恼，极怀怜愍，即令国中：“谁能致食至彼人所，赏金千两。”国中人民，无受募者。于时差摩，常闻人说：“若世有人，受持八关斋者，众邪恶鬼，毒兽之类，一切恶灾，无能伤害。”差摩闻之，便兴此心：“我家贫穷，加复受斋，今王所募，欲为我耳，我今当往受其募直。”思惟已定，往应王募。尔时国王，又语差摩：“为吾担食，至彼人所，若达来还，吾定当与汝金千两。”

差摩即时，如敕担往，至心持斋，无有缺失，顺道而行。出城渐远，逢一罗刹，名曰蓝婆。彼鬼是时，生五百子，初生已竟，极怀饥渴，见差摩来，望以为食。然彼差摩，持斋无缺，罗刹见之，逆怀怖畏，饥饿所逼，现身从乞所担之食，持少施我。差摩不逆，以少丐之，所施虽少，鬼神力故，而用饱满。于时罗刹，问差摩言：“汝字何等？”女人答言：“我字差摩。”罗刹欢喜，语差摩言：“今我分身，而得安隐，由卿活命，益我不少，我既蒙活，复闻好字，我所住处，有一釜金，持以报卿，来时念取。”又复问言：“汝欲何至？”差摩答言：“欲持此食往与彼人。”蓝婆又言：“我有女妹，在前住止，字阿蓝婆，卿若见之，为吾问讯，云我分身，生五百子，身体安隐，具腾我情，令知消息。”差摩如言，顺道而去。见阿蓝婆，即出问讯，说其蓝婆，情事委曲，生五百子，皆悉安隐。时阿蓝婆，闻之欢喜，问妇人曰：“今汝字何？”女人答言：“我字差摩。”罗刹闻之，亦用欢悦。“我姊分身，复得安隐，汝字复好，何其善也！今此住处，有一釜金，我用赐卿，来时念取。”又问之曰：“汝欲何至？”差摩答言：“为王担食，至彼人所。”阿蓝婆曰：“我有一弟，字分那奇，住在前路，为吾问讯，因腾姊意。”即复共辞，顺道而进。到前如意，见分那奇，为其二姊，具说意状，

云彼大姊，生五百子，身轻安隐，无有不祥。时分那奇，闻其二姊平安消息，心用欢喜、复问差摩：“汝字何等？”妇人答曰：“我字差摩。”其鬼答言：“汝字安隐，复传我姊平安消息，倍何快耶？”即语差摩言：“我此住处，有金一釜，以用遗卿，来时念取。”辞别已竟，引路而去。忆识故处，至彼人所，与食已讫，还来本处，取金三釜持至其家，复于王家，得赏金千两，其家于是，拔贫即富。

国中庶民见其家内财宝饶多各各慕及，乐为营从，来至其家，承给使令。王闻是人福德如是，即召至宫，拜为大臣。既蒙王禄，其家又富，信心诚笃广殖福业，请佛及僧，施设大檀。佛与徒众，悉受其请。饮食已讫，佛为说法，心意开解，成须陀洹。时诸会者，阿难之等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贫女难陀品第二十(丹本此品在第十一卷为五十三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国中，有一女人名曰难陀，贫穷孤独，乞丐自活。见诸国王臣民大小，各各供养佛及众僧，心自思惟：“我之宿罪，生处贫贱，虽遭福田，无有种子。”酸切感伤，深自咎悔，便行乞丐，以俟微供。竟日不休，唯得一钱，持诣油家，欲用买油。油家问曰：“一钱买油，少无所逮，用作何等？”难陀具以所怀语之。油主怜愍，增倍与油。得已欢喜，足作一灯，担向精舍，奉上世尊，置于佛前众灯之中，自立誓愿：“我今贫穷，用是小灯，供养于佛。以此功德，令我来世得智慧照，灭除一切众生垢闇。”作是誓已，礼佛而去。乃至夜竟，诸灯尽灭，唯此独燃。是时目连，次当日直，察天已晓，收灯摒挡，见此一灯，独燃明好，膏炷未损，

如新燃灯，心便生念：“白日燃灯，无益时用。欲取灭之，暮规还燃。”即时举手，扇灭此灯，灯焰如故，无有亏灭；复以衣扇，灯明不损。佛见目连欲灭此灯，语目连曰：“今此灯者，非汝声闻所能倾动，正使汝注四大海水，以用灌之，随岚风吹，亦不能灭。所以尔者？此是广济，发大心人所施之物。”佛说是已，难陀女人，复来诣佛头面作礼，于时世尊，即授其记：“汝于来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，当得作佛，名曰灯光，十号具足。”于是难陀，得记欢喜，长跪白佛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听之，作比丘尼。

慧命阿难、目连，见贫女人得免苦厄出家受记，长跪合掌，前白佛言：“难陀女人，宿有何行，经尔许时，贫乞自活？复因何行，值佛出家，四辈钦仰争求供养？”

佛言阿难：“过去有佛，名曰迦叶。尔时世中，有居士妇，躬往请佛及比丘僧，然佛先已可一贫女，受其供养，此女已得阿那含道。时长者妇，自以财富，轻忽贫者，嫌佛世尊先受其请，便复言曰：‘世尊云何不受我供，乃先应彼乞人请也？’以其恶言，轻忽贤圣，从是以来，五百世中，恒生贫贱乞丐之家。由其彼日供养如来及于众僧，敬心欢喜，今值佛世，出家受记，合国钦仰。”

尔时众会，闻佛说此已，皆大欢喜。国王臣民，闻此贫女奉上一灯受记作佛，皆发钦仰，并各施与上妙衣服，四事无乏。合国男女，尊卑大小，竟共设作诸香油灯，持诣祇洹，供养于佛。众人猥多，灯满祇洹，诸树林中，四匝弥满，犹如众星列在空中，日日如是，经于七夜。

尔时阿难，甚用欢喜，嗟叹如来若干德行，前白佛言：“不审，世

尊！过去世中，作何善根，致斯无极灯供果报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久远二阿僧祇九十一劫，此阎浮提，有大国王，名波塞奇，主此世界八万四千诸小国土。王大夫人，生一太子，身紫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当其顶上，有自然宝，众相晃朗，光曜人目。即召相师，占相吉凶，因为作字。相师披看，见其奇妙，举手唱言：‘善哉善哉！今此太子，于诸世间天人之中无与等者，若其在家，作转轮圣王，若其出家，成自然佛。’相师白王：‘太子生时，有何异事？’王答之言：‘顶上明宝，自然随出。’便为立字字勒那识祇，晋言宝髻。年渐长大，出家学道，得成为佛，教化人民，度者甚多。尔时父王，请佛及僧，三月供养。有一比丘，字阿梨蜜罗，晋言圣友，保三月中，作灯檀越，日日入城，诣诸长者居士人民，求索苏油灯炷之具。时王有女，名曰牟尼，登于高楼，见此比丘日行入城，经营所须，心生敬重，遣人往问：‘尊人恒尔劳苦，何所营理？’比丘报言：‘我今三月，与佛及僧，作灯檀越，所以入城诣诸贤者，求索苏油灯炷之具，使还报命。’王女欢喜，又语圣友：‘自今已往，莫复行乞，我当给汝作灯之具。’比丘可之。从是已后，常送苏油灯炷之具，诣于精舍。圣友比丘，日日经营，燃灯供养，发意广济诚心款着。佛授其记：‘汝于来世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名曰定光，十号具足。’王女牟尼，闻圣友比丘授记作佛，心自念言：‘佛灯之物，悉是我有，比丘经营，今已得记，我独不得。’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自陈所怀。佛复授记，告牟尼曰：‘汝于来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，当得作佛，名释迦牟尼，十号具足。’于是王女，闻佛授记，欢喜发中，化成男子，重礼佛足，求为沙门。佛便听之，精进勇猛，勤修不息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比丘

阿梨蜜者，岂异人乎？乃往过去定光佛是。王女牟尼，岂异人乎？我身是也。因由昔日灯明布施，从是已来，无数劫中，天上世间受福自然，身体殊异超绝余人，至今成佛，故受此诸灯明之报。”

时诸大会闻佛所说，有得初果乃至四果，或种缘觉善根之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。慧命阿难，及诸众会，咸共顶戴，踊跃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三

（二一）大光明王始发道心缘品第十六

有智慧巧便人，以小缘故，能发大心趣向佛道；懈怠懒惰人，虽有大缘，犹不发意趣向佛道。是故行者，应强心立志勇猛善缘，何以知然？尔时世尊，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诸四众诸王臣民，前后围绕，供养恭敬。于是众中，多有疑者：“世尊，本以何因缘故？初发无上菩提之心，自致成佛，多所利益？我等亦当发心成道利安众生。”尊者阿难，知众所念，即从坐起整衣服，前白佛言：“今此大众，咸皆有疑：‘世尊本昔从何因缘，发大道心？唯愿说之，广利一切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哉善哉！汝所问者，多所饶益。谛听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时大会，寂静无声，风河江水，百鸟走兽，皆寂无声，于是大众，天龙鬼神，悚然乐闻，一心观佛。

佛言阿难：“过去久远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王，名大光明，有大福德，聪明勇慧，王相具足。尔时边境，有一国王，与为亲厚。彼国所乏，大光明王，随时赠送；彼国所珍，亦复奉献于光明王。时彼国王，大山游猎，得二象子，端正姝妙，白如玻[王*(黍-禾+利)]山，七支柱地，甚可敬爱，心喜念言：‘我今当以与光明王。’”

念已庄校，金银杂宝，极世之珍，遣人往送。时光明王，见此象已，心大欣悦。时有象师，名曰散阁，王即告言：‘汝教此象，瞻养令调。’散阁奉教不久调顺，众宝交络，往白王言：‘我所调象，今已调良，愿王观试。’王闻心喜，迟欲见之，即击金鼓，会诸臣下，令观试象。大众既集，王乘是象，譬如日初出山光明照曜，王初乘象，亦复如是。与诸臣民，出城游戏，将至试所。时象气壮，见有群象于莲华池食莲华根，见已欲发奔逐犝象，遂至深林。时王冠服，悉皆堕落，坏衣破身，出血牵发。王时眩，自惟必死，极怀恐怖，即问象师：‘吾宁当有余命不耶？’散阁白王：‘林中诸树，有可捉者，愿王搏捉，乃可得全。’王搏树枝，象去王住，下树坐地，自视无复衣冠，身体伤破，生大苦恼，迷闷出林，不知从者所在。象师小前，捉树得住，还求见王愁恼独坐，象师叩头，白王：‘愿王莫大忧苦，此象正尔淫心当息，厌恶秽草，不甘浊水，思宫清净肥美饮食，如是自还。’王即告曰：‘吾今不复思汝及象，以此象故，几失吾命。’尔时群臣，咸各生念，谓王已为狂象所害。寻路推求处处，或得天冠衣服，或见落血，遂乃见王，驾乘余象，还来入城。城中人民，悉见大王受如是苦，莫不忧恼。尔时狂象，在野泽中，食诸恶草，饮浊秽水，淫欲意息，即思王宫清凉甘膳，行如疾风，诣本止处。象师见已，往白王言：‘大王当知！先所失象，今还来至，愿王视之。’王言：‘我不须汝，亦不须象。’散阁启王：‘王若不须我及象者，唯愿观我调象之方。’王即使于平坦地敷置坐处。

“时国中人，闻此象师欲示大王调象之法，普皆云集。时王出宫，大众导从，诣座而坐，象师散阁，将象至会，寻使工师，作七铁丸，

烧令极赤，作已念言：‘象吞此丸，决定当死；王后或悔。’白言大王：‘此白象宝，唯转轮王，乃得之耳，今有小过，不应丧失。’王告之言：‘象若不调，不应令吾乘之；若其调适，事衅如斯。今不须汝，亦不须象。’象师又言：‘虽不须我，象甚可惜！’王怒隆盛，告言远去！散阁起已，泣泪而言：‘王无亲疏，其心如毒，诈出甜言。’时会大小，闻已堕泪，谛视于象。象师即便作相告象：‘吞此铁丸，若不吞者，当以铁钩斫裂汝脑。’象知其心，即自思惟：‘我宁吞此热丸而死，实不堪忍被铁钩死，如人俱死，宁受绞死不乐烧杀。’屈膝向王，垂泪望救。王意怒盛，睹已余视。散阁告象：‘汝今何以不吞此丸？’时象四顾，念是众中，乃无有能救我命者，以手取丸，置口吞之，入腹焦烂，直过而死，如金刚杵打破[王*(黍-禾+利)]山，铁丸堕地，犹故热赤。时会见已，莫不悲泣。

“王见此事，惊怖愕然，乃生悔心，即召散阁，告言：‘汝象调顺乃尔，何故在林，不能制之？’时净居天，知光明王应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即作神力，令象师跪答王言：‘大王！我唯能调象身，不能调心。’王即问言：‘颇复有人，亦能调身，兼调心不？’白言大王：‘有佛世尊！既能调身，亦能调心。’时光明王，闻佛名已，心惊毛竖，告言散阁：‘所言佛者，何种性生？’散阁答言：‘佛世尊者，二种性生，一者智慧，二者大悲。勤行六事，所谓六波罗蜜，功德智慧，悉具足已，号之为佛，既自能调，亦调众生。’王闻是已，悚然踊跃，即起入宫，洗浴香汤，更着新衣，上高阁上，四向作礼，于一切众生起大悲心，烧香誓愿：‘愿我所有功德，回向佛道，我成佛已，自调其心，亦当调伏一切众生。若以一众生故，在于阿鼻地狱，住经一劫，有所益者，’

当入是狱，终不舍于菩提之心。’作是誓已，六种震动，诸山大海，踊没，虚空之中，自然乐声，无量诸天，作天妓乐，歌叹菩萨，而作是言：‘如汝所作，得佛不久；成佛道已，愿度我等，我等于此清淨法会，亦应有分。’”佛告诸比丘：“欲知尔时白象吞铁丸者，难陀是也。时象师者，舍利弗是也。光明王者，我身是也。我于尔时，见是象调顺故，始发道心，求于佛道。”

尔时大会，闻佛苦行如是，有得四道果者，有发大道心者，有出家修道者，莫不欢喜，顶戴奉行。以是因缘，强志勇故，由小因缘能办大事；懒惰懈怠，虽遇大缘，无所能成。是故行者，当勤精进趣向佛道。

贤愚经卷第四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(二二) 摩诃斯那优婆夷品第二十一(丹本无此品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洹精舍，与大比丘众，围绕恭敬。尔时佛赞智慧行者，欲成佛道，当乐经法赞诵演说，正使白衣说法，诸天鬼神，悉来听受，况出家人？出家之人，乃至行路，诵经说偈，常有诸天，随而听受，是故应勤诵说经法。何以故知？佛初至祇桓精舍，功德流布，莫不闻知。时诸善人，闻佛名德，欢喜无量，称扬赞叹。所以者何？世间恶人，闻善人名，心生憎嫉，闻恶欢喜；贤善之人，遏恶扬善，欲令广闻，见人作恶，而知结使，怜愍愿恕。如是善人，闻佛出世，称扬流布，令遍诸国。时波斯匿王，有边小国，名毗纽干。时此聚落中，人多邪见，无佛法僧。时此村落，有一女人，名

摩诃优波斯那，时有事缘，至舍卫国波斯匿王所。缘事毕讫，从诸笃信优婆塞边，闻佛功德，欲得见佛，即往祇洹，睹佛相好庄严殊特，头面礼足，却在一面。尔时世尊，为诸大众说五戒法，所谓不杀得长寿，不盗得大富，不邪淫得人敬爱念，不妄语得言见信用，不饮酒得聪明了达。时优波斯那，闻此法已，甚大欢喜，前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！授我五戒，我当尽寿清净奉持，宁失身命，终不毁犯。如饥人惜食、渴者爱水，如疾者护念，我护禁戒，亦复如是。”时佛即与授五戒法。得五戒已，白言：“世尊！我所住处，偏僻迥远，当还所止，愿赐少物，当敬奉之。”过去诸佛，如恒河沙，尽说《法句》，未来诸佛，如恒河沙，亦说是经。尔时世尊，以《法句经》，与优波斯那，令讽奉行。得已作礼，绕佛三匝而去，还本聚落，思惟忆念佛所与经。是时中夜，于高屋上，思佛功德，读诵《法句》。时毗沙门天王，欲至南方毗楼勒叉所，将千夜叉，从优波斯那上过，闻诵经声，寻皆住空，听其所诵，赞言：“善哉善哉！姊妹！善说法要。今我若以天宝藏遗，非尔所宜。我今以一善言相赠，谓尊者舍利弗、大目犍连，从舍卫来，当止此林，汝明往请于舍供养。彼咒愿时，并称我名。”优波斯那闻此语已，仰视空中，不见其形，如盲眼人，于夜黑闇都无所见。即问言曰：“汝为是谁？不见其形，而但有声。”空中答言：“我是鬼王毗沙门天也，为听法故，于此住耳。”优婆夷言：“天无谬语。汝天我人，绝无因由，何故称我为姊妹耶？”天王答言：“佛是法王，亦人天父，我为优婆塞，汝为优婆夷，同一法味，故言姊妹。”时优婆夷，心生欢喜，问言：“天王！我供养时，称汝名字，有何利耶？”天王答言：“我为天王，天耳远闻，称我名者，我悉闻之，以称我故，增我势力威德眷属。我亦复

以神力，及敕鬼神，护念是人，增其禄福，令离衰患。”说是语已，寻便过去。时优婆夷，欢喜踊跃，自思惟言：“佛于百劫，精勤苦行，唯为我耳，以佛恩故，乃使鬼王为我姊妹。”便不寝寐，天垂欲晓，方得少眠。

时彼家中，常令使人入林取薪，是时使人，早赴入林，上树采薪。遥见尊者舍利弗、目连等五百比丘，在此林中，其精勤者，坐禅诵经，其懒惰者，卧沙草上。时彼使人奔随大家，到舍卫国，是故遥见识二尊者，便自念言：“我等大家，所尊敬者，今在此林。大家不知，若我徐取薪已，乃还白者，或有余人，脱先请去，我则有过。于事折减，先办斯要，后乃取薪，于事无苦。”即便下树，往尊者所，头面礼足白言尊者：“我大家优波斯那，礼足问讯。”尊者答言：“令优波斯那安隐受乐解脱生死。”白言：“尊者！我大家优波斯那，请明日食，唯愿屈临。”尊者答言：“汝还归家，告优波斯那：‘善哉优婆夷！知时长宜。佛赞五施得福无量，所谓施远来者，施远去者，施病瘦者，于饥饿时施于饮食，施知法人。如是五施，现世获福。’”使者受教，辞退出林，急疾还家，到已问婢大家所在？答言：“彼高屋上，初夜中夜，不得睡眠，今方始眠。”使白唤觉，率言不敢白。“汝若不能，我自当觉。”咸言随意。使前上屋，弹指令觉，觉已问言：“欲何所白？”白言：“大家！尊者舍利弗、目犍连等，在其林中。”优波斯那甚大喜跃，即便自取耳二金钁，而以赏之。寻更白言：“尊者有好言教到大家边。”即曰：“有何好教，可时说之。”具以五施而为说之。时优婆夷，欢喜逾前，譬如莲花见日则便开敷，时彼开解，亦复如是。即自解颈众宝瓔珞，重以赐之。使者白言：“大家时起，洗手办具饮食供养，我向辄持大家

言教，请二尊者及五百弟子，今日来食，愿时供办。”闻是语已，益复踊跃，言：“我所欲作，已为我作，快不可言。我今放汝，更不属我，如汝善好，在家出家，聚落城邑，随处光好。”

时优波斯那，即起洗手，告语家属及诸邻比：“汝应作食，汝应燃火，汝应取水，汝应敷席，汝应取花。”如是种种，分部讫已，即自取药，搗末搗和。所供已办，即遣是人，还白时到，食具已办，唯愿知时。时二尊者与诸比丘，着衣持钵，往诣其家，就座而坐。时优波斯那，手自行水，下种种食，色香味具，一切诸行，随业受报，好色食施，得好颜色，食有好香，得远名称，其味具足，得随意所欲以食之报，得大筋力。众僧食已，尊者舍利弗，即与之咒愿。其咒愿时，优波斯那白言：“尊者！愿当称彼毗沙门天名。”

时舍利弗咒愿已讫，寻便问言：“汝于毗沙门天王，有何因缘，而称其名？”白言：“尊者！有希有事。以我昨夜诵《法句》故，使彼天王住于空中听我诵经，赞言：‘善哉善哉！姊妹！善说妙法。’我即仰问：‘汝为是谁？不睹身形，但有声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我是鬼王毗沙门身，闻汝诵经故住听耳。欲以天宝藏遗，而非汝所宜。今以善言赠汝。’我即问言：‘欲何所告？’即言：‘尊者舍利弗、目犍连，明日当至某林，汝可请来于舍供养，咒愿之时念称我名。’我即问之：‘称汝名字，有何利益？’彼即答我，具以上事。以是因缘，我今称之。”舍利弗言：“实为奇特！汝人彼天，而能屈意，与汝言语，云是何姊妹？”

优婆夷言：“我又更有奇特之事。此舍有神，与我亲厚，如有女人共相往来。我布施时，此神语我：‘此阿罗汉，此阿那含，此斯陀含，

此须陀洹，此凡夫，此持戒，此破戒，此智慧，此愚痴。’我虽闻此说，意等无二，于凡夫，犯戒等，如阿罗汉。”舍利弗言：“汝实奇特！能于此中，生平等心。”

摩诃斯那言：“我复有奇特好事。我女人身，加复在家，而能除灭二十身见，得须陀洹。”舍利弗言：“姊妹！汝甚奇特！能于女身，成须陀洹。”

优婆夷言：“我又更有希有奇特！我有四子，皆恶邪见。我夫恶邪，又亦尤甚，于佛法僧，不识不敬。我若供养三宝，及给贫穷，便生嫉恚，咸言：‘我等劳勤家业，而乃作此无益之用。’虽有此说，我于道心，修善布施，终无退缩，亦不恚恨。”舍利弗言：“妇人之法，一切时中，常不自在，少小则父母护，壮时则其夫护，老时则子护。而汝不为夫子所制，随意修善。姊妹！我今诲汝，可善着心。何者好事？谓佛世尊是暮当至毗纽干特林。我用是事，以相报遗。”语已辞还所止。

优婆夷言：“尊者所告，实为甚善！尊者去后，当办所供，以待世尊。”如是世尊，以至是林，摩诃斯那甚大欢喜，即集诸优婆夷，寻于其暮往至佛所。遥见世尊光相殊妙，五情悦豫，喜踊无量，到已作礼，种种香华，供养佛毕，却坐一面，佛为说法施论戒论，生天断欲，涅槃之论。闻说法已，将欲还家，合掌白佛：“我此村人普皆邪见，不识佛法，不知佛德，不好布施，故使沙门婆罗门，入此村乞常至我家。唯愿世尊！随我几时，住此村邑，佛及弟子常受我请、四事供养。”白已礼足而退，次第观诸比丘所止宿处，最后见有一病比丘卧草窟中，即问：“大德！何所苦患？”比丘答言：“道路行来，四大不调，困苦少赖。”优婆夷言：“大德所患，便宜何食？”答言：“医处当服新热肉

汁。”优婆夷言：“莫复余求，我明日当送。”答言：“可尔。”优婆夷礼足还家，自思惟言：“我得大利，见佛世尊及舍利弗等诸大尊者。”深加喜庆，然不忆念明十五日，时彼国法，其十五日一切不杀，杀者违命。明日晨朝，敕使持钱，买新热肉。使人受教，诣市遍求，不得空还，白大家言：“今十五日，市无屠杀。”时优婆夷告使人言：“汝持千钱，买百钱肉。有求利者，或能与汝。”使人持钱，又往推觅，王限重故，无敢与者。使人还白，具如事情。时优婆夷闻是事已，心忧恼言：“汝持金钱，等重买索。”尔时使人，虽持金钱如敕推求，而诸屠者，虽贪其利，王法严重，惧失命根，无敢与者。如是往返，了不能得。

时优婆夷倍增忧恼，念：“病比丘已受我请，而我设当不供所需，或能失命，便是我咎；当设何计？”念是事已，重自思惟：“往昔菩萨，以一鸽故，犹自屠割，不惜身肉；况此比丘，于鸽有降，我宁不可爱自己身肉而不济？”彼作是念已，将一可信常所使人，却入静室，净自洗身，踞坐床上，敕使人言：“汝今割我股里肉取。”尔时使人如教，即以利刀割取。当割肉时，苦痛逼切，闷绝蹙地。时婢即以白氎缠裹。既取肉已，合诸药草，煮以为羹，送疾比丘。比丘受是信心檀越所送食已，疾即除愈。

夫婆罗门，于时不在，行远问言：“摩诃斯那，为何所在？”答：“某房中。”其夫往见，颜色变异，不与常同，即便问言：“汝今何缘，憔悴乃尔？”对曰：“我今为病所侵。”其夫忧愁，寻集诸医，诊其所患。医集问言：“汝有何疾？所疾发动，其来久如？有休閒不？”答言：“我病一切时痛，如今疼痛无复休閒。”时医察脉，不知所痛，默然还出。其夫垂泣，而问妻言：“汝何所疾？以情见语。”妻答之曰：“明医

不知，我焉能知？”时婆罗门，问家内人：“汝等能知摩诃斯那所苦患不？”时诸使人白言：“大家！我等不知，当问可信所亲近者。”时婆罗门即召彼婢，于隐屏处问言：“我妇何由有疾？”婢以实答：“大家当知！为病比丘故，割肉饴之。”夫闻是已，于佛法僧，生恚害心，便于街巷，高声唱言：“沙门释子，食啖人肉，如班足王。”

尔时笃信优婆塞，闻婆罗门骂佛法僧，忧愁不乐，往世尊所，头面礼足。世尊告曰：“汝等何故，愁惨不乐？”白言：“世尊！有一婆罗门，于多人处，高声唱言，骂佛法僧，昔班足王，食啖人肉，今沙门释子，食啖人肉，亦复如是。愿佛世尊！敕诸比丘，莫食人肉。”尔时世尊以是事故，集比丘僧，呼病比丘。时病比丘，闻世尊教，心怀喜踊：“世尊大慈！乃流及我。”身虽羸瘦，自力而来，到已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佛言：“贵子！汝何所患？”比丘白言：“为病所恼，今见世尊，小得瘳降。”世尊又问：“今日汝何所食？”答言：“今日食肉汁食。”佛言：“所食是新肉？为干肉乎？”答言：“新肉，天竺国热，肉不经宿。”“所食若新若干？善男子！汝食肉时，为问净不净不？”答言：“世尊！我病困久，得便食之，实不问也。”佛言：“比丘！汝云何乃受不净食？比丘之法，檀越与食，应先问之：‘此是何肉？’檀越若言：‘此是净肉。’应重观察，可信应食；若不可信，便不可食。”尔时世尊，即制比丘：诸不净肉，皆不应食；若见闻疑，三不净肉，亦不应食，如是分别应不应食。

时优婆夷，闻佛世尊，正由我故，制诸比丘，不得食肉，生大苦恼，以缘于己，永令比丘不食肉故，即语夫言：“若能为我，请佛及僧，明日来此，设供养者，甚善！若其不能，我当舍命。我乃自以身肉施

人，汝有何悔，乃起是事？”此婆罗门，素于三宝，无信敬心，闻妻是语，以其妻故，入林趣佛，至佛所已，即言：“瞿昙沙门！及诸弟子，当受我请，明日舍食。”佛默然受。时婆罗门，知佛受请，还家语妻：“沙门瞿昙，已受汝请。”时优婆夷，即敕家内，办种种食香花坐具。明日时到，遣人林中，往白世尊：“食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”佛与比丘，着衣持钵，往至其家，就座而坐。坐已问婆罗门：“摩诃斯那，今何所在？”答言：“病在某房。”佛言：“唤来！”时婆罗门，即往告言：“汝师呼汝。”即曰：“我摩诃斯那，礼佛法僧足，我有病苦，不任起居。”其夫往白佛言：“优婆斯那，礼佛法僧足，我有病苦，不任起往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汝往告优波斯那，汝起见佛。”阿难即往，告优波斯那：“世尊呼汝，汝可往见。”时优波斯那，即于卧上，合掌白言：“我今礼佛法僧，思见世尊，如饥须食，如渴须饮，如寒思温，如热思凉，如失道得道，我思见佛，亦复如是。心虽欲往，身不肯随。”阿难还白佛，如优波斯那所说。佛敕阿难：“并床舆来。”阿难奉教，使人舆来，到于佛前。尔时如来，放大光明，诸遇佛光触其身者，狂者得正，乱者得定，病者得愈。时优波斯那，遇佛光已，苦痛即除。尔时舍神，以水洗疮，以药涂之，平复如故。时优波斯那，即起下床，手执金瓶，自行澡水，下种种食，色香味具。佛食已，澡手洗钵，为摩诃斯那，说微妙法，所谓布施持戒，人天果报，生死过患，贪欲为害，出离灭乐，十二因缘轮转不息。时优波斯那，闻佛所说，得断慳嫉，成阿那含道；家内眷属，悉受五戒；其婆罗门舍离邪见，信敬三宝，受优婆塞戒。时会四众，有得须陀洹者，有得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发大道心者，一切大小，莫不欢喜。

时有众人畏生死者，各作是念：“今此女人，乃能如是，自割身肉，以供沙门，甚为奇特！我等若舍聚落田宅，岂足为难？”便各弃舍聚落家属，出家求道，勤修精进，断诸结漏，成阿罗汉道。时此聚落，佛法信行，广阐流布。以是缘故，有强志者，乃至女人，读诵经法，不惜身肉，得诸道果，况于丈夫勤心道业，当不成者乎？是因缘故，诸善男子！当勤善法畏于生死，便得结使微薄离于生死，虽于此末法之中不能得度，缘此功德，当于人天受无穷福。弥勒世尊，不久五十六亿十千万岁，来此成佛，当为汝等广说妙法，汝于其中，随愿所求成三乘道，悉得解脱，顶戴奉行。

（二三）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第二十二(丹本此品在第七卷三十三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摩伽陀国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中。尔时世尊，赞叹出家，功德因缘其福甚多。若放男女，若放奴婢，若听人民，若自己身，出家入道者，功德无量。布施之报，十世受福，六天人中，往返十到，犹故不如放人出家及自出家功德为胜。何以故？布施之报，福有限极；出家之福，无量无边。又持戒果报，五通神仙，受天福报，极至梵世；于佛法中，出家果报，不可思议，乃至涅槃，福故不尽。假使有人，起七宝塔，高至三十三天，所得功德，不如出家。何以故？七宝塔者，贪恶愚人，能坏破故；出家之法，无有毁坏，欲求善法，除佛法已，更无胜故。如百盲人，有一明医，能治其目，一时明见。又有百人，罪应挑眼，一人有力，能救其罪令不失目。此二人福，虽复无量，犹亦不如听人出家及自出家其福弘大。何以故？虽能施于二种人目，此人唯各获一世利，又肉眼性，性有败坏；听人出家，若自

出家，展转示导众生永劫无上慧眼，慧眼之性，历劫无坏。何以故？福报人天之中，恣意受乐，无穷无尽，毕成佛道。所以者何？由出家法，灭魔眷属，增益佛种，摧灭恶法，长养善法，灭除罪垢，兴无上福业，是故佛说出家功德，高于须弥、深于大海、广于虚空。若使有人为出家者作诸留难，令不从志，其罪甚重，如夜黑闇无所睹见，是人罪报，亦复如是，入深地狱黑闇无目。譬如大海，江河百流，悉投其中，此人罪报，亦复如是，一切诸恶，皆集其身。如须弥山劫火所烧，无有遗余，此人亦尔，地狱火烧，无有穷已。譬如迦留楼醯尼药，极为毒苦，若等斤两，比于石蜜，彼善恶报，亦复如是。听人出家，若自出家，功德最大，以出家人，以修多罗为水，洗结使之垢，能灭除生死之苦，为涅槃之因；以毗尼为足，践净戒之地，阿毗昙为目，视世善恶，恣意游步八正之路，至涅槃之妙城。以是义故，放人出家，若自出家，若老若少，其福最胜。

尔时世尊，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王舍城，有一长者，名尸利苾提(秦言福增)，其年百岁，闻出家功德如是无量，便自思惟：“我今何不于佛法中出家修道？”即辞妻子奴婢大小：“我欲出家。”其人老耄，家中大小，莫不厌恠，轻贱其言，无从用者，闻欲出家，咸各喜言：“汝早应去，何以迟晚？今正是时。”尸利苾提，即出其家，往趣竹林，欲见世尊求出家法。到竹林已，问诸比丘：“佛世尊大仙，大悲广利天人者，今何所在？”比丘答言：“如来世尊，余行教化，利益不在。”尸利苾提又问：“次佛大师智慧上足，更复是谁？”比丘指示彼尊者舍利弗是。即拄杖至舍利弗所，舍杖作礼，白言：“尊者！听我出家。”时舍利弗，视是人已，念此人老，三事皆缺，不能学问、坐禅、

佐助众事，告言：“汝去，汝老年过，不得出家。”次向摩诃迦叶、优波离、阿菟楼陀等，次第五百大阿罗汉，彼皆问言：“汝先向余人未？”答言：“我先以向世尊，世尊不在，次向尊者舍利弗。”又问：“彼何所说？”答言：“彼告我言：‘汝老年过，不得出家。’”诸比丘言：“彼舍利弗智慧第一，尚不听汝，我等亦复不听汝也。譬如良医，善知瞻病，舍不疗治，余诸小医，亦悉拱手，当知是人，必有死相。”以舍利弗大智不听，其余比丘，亦尔不听。尸利苾提，求诸比丘，不得出家，还出竹园，住门阃上，悲泣懊恼，举声大哭：“我从生来，无有大过，何故特不听我出家？如优波离，剃发贱人；泥提，下秽除粪之人；鸯掘摩罗，杀无量人；及陀塞鞞，大贼恶人；如是等人，尚得出家，我有何罪，不得出家？”

作是语时，世尊即于其前踊出，放大光明，相好庄严，譬如忉利天王帝释七宝高车。佛问福增：“汝何故哭？”尔时长者，闻佛梵音，心怀喜踊，如子见父，五体投地，为佛作礼，泣白佛言：“一切众生，杀人作贼，妄语诽谤，下贱等人，皆得出家；我独何罪，特不听我佛法出家？我家大小，以我老耄，不复用我。今于佛法，不得出家；今设还家，必不前我，当何所趣？我今定当于此舍命。”尔时佛告尸利苾提：“谁能举手于虚空中，而作定说：‘是应出家。’此人不应是老。”长者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法转轮王，第一智子，次佛，第二世间导师，舍利弗者，此不听我佛法出家。”尔时世尊！以大慈悲，慰喻福增，譬如慈父慰喻孝子，而告之言：“汝莫忧恼！我今当令汝得出家。非舍利弗三阿僧祇劫精勤苦行，百劫修福；非舍利弗世世难行，破头挑眼，髓脑血肉，皮骨手足，耳鼻布施；非舍利弗投身饿虎，入于火坑，身琢

千钉，剜身千灯；非舍利弗国城妻子、奴婢象马、七宝施与；非舍利弗初阿僧祇劫，供养八万八千诸佛，中阿僧祇劫，供养九万九千诸佛，后阿僧祇劫，供养十万诸佛世尊，出家持戒，具足尸波罗蜜；非舍利弗于法自在，何得制言：‘此应出家，此人不应。’唯我一人，于法自在。唯我独乘六度宝车，被忍辱铠，于菩提树下，坐金刚座，降魔王怨，独得佛道，无与我等。汝来随我，我当与汝出家。”如是世尊种种慰喻，福增烦恼即除，心大欢喜，便随佛后，入佛精舍，告大目犍连：“令与出家。何以故？众生随缘得度，或有于佛有缘，余人则不能度；于余人有缘，佛则不能度。于舍利弗有缘，目连、迦叶、阿那律、金毗罗等一切弟子，则所不度。如是展转，随其有缘，余人不度。”

尔时目连亦思：“此人年高老耄，诵经、坐禅、佐助众事，三事悉缺。然佛法王敕使出家，理不可违。”即与出家，受具足戒。此人前世，已种得度因缘，以吞法钩，如鱼吞钩，必出不疑，已曾修集诸善功德，昼夜精勤，修习读诵修多罗、毗尼、阿毗昙，广通经藏。以年老故，不能随时恭敬迎送礼问上座，诸年少比丘，以先出家，为上座故，常苦言克切：“此老耄比丘，自恃年高，诵经学问，憍慢自大，不相敬承。”时老比丘，便自思惟：“我在家时，为家大小之所刺恼，今来出家，望得休息，而复为此诸年少辈之所激切。何罪乃尔，益增苦恼？”又作是念：“我今宁死。”时彼林边，有大河水，既深且馌，寻往岸边，脱身袈裟，置树枝上，长跪向衣，啼泣堕泪，自立誓言：“我今不舍佛法众僧，唯欲舍命，我此身上衣，布施持戒精进诵经，设有报者，愿我舍身，生富乐家，眷属调顺，于我善法，不作留难，常遇三宝，出家修道，遭值善师，示悟涅槃。”誓已，于河深驶回波覆涌之处，欲投其

中。

尔时目连，以天眼观我老弟子，为作何事？寻见弟子，放身投水，未至水顷，以神通力，接置岸上，问言：“法子！汝何所作？”尸利苾提甚大惭愧，即自思惟：“当以何答？我今不应妄语诳师，设诳师者，世世获罪；当为舌根。又我和上，神通玄鉴，我纵妄语，亦自知之。世若有人，智慧明达，性实质直，诸天应敬，若有智慧，而怀谄诳，可为人师，人应恭敬供养。若无智慧，而有质直，虽不兼物，行足自济。若人愚痴，心怀谄谄，一切众中，恶贱下劣，设有所说，人悉知之，皆言：‘此人谄欺无实。’假令实说，舍不信用。是故我若欺诳和上，此非我宜，当如实说。”即白师言：“我厌家出家，欲求休息，今复不乐，故欲舍命。”

目连闻已，即作是念：“此人设当不以生死恐畏之事而怖之者，于出家利，空无所获。”即告之言：“汝今至心，捉我衣角，莫中放舍。”即奉师教，譬如风性轻举所吹尘草，上冲虚空，神足游空，若捉一毛，随意所至。尔时目连，犹如猛鹰衔于小鸟，飞腾虚空。目连神足，亦复如是，身升虚空，屈申臂顷，至大海边。海边有一新死女人，面貌端正身容殊妙，相好具足，见有一虫，从其口出，还从鼻入，复从眼出，从耳而入，目连立观，观已舍去。尸利苾提，白言：“和上！此何女人？状相如是？”目连告言：“时到当说。”小复前行，见一女人，自负铜镬，搗镬着水，然火吹之，既沸，脱衣自入镬中，发爪先脱，肉熟离骨，沸吹骨出在外，风吹寻还成人，自取其肉而食啖之。福增见已，心惊毛竖，白言：“和上！自食肉者，为是何人？”目连告曰：“时到当说。”次小前行，见一大身，多有诸虫，围啖其身，乃至支节，

无有空处如针头许，时有大声，叫唤啼哭，震动远近，如地狱声。白言：“和上！此大恶声，为是何人？”目连告言：“时到当说。”次复见有一大男子，周匝多有兽头人身，诸恶鬼神，手执弓弩，三叉毒箭，镞皆火燃，竞共射之，身皆焦燃。白言：“和上！此是何人，受兹苦毒，逃走无所？”师言：“且住！时到当说。”次前经久，见一大山，下安刀剑，见有一人，从上投下，刀戟剑槊，坏刺其身，即自收拔，还竖本处，复还上山，如前不息。见已白师：“此复何人而受斯苦？”告言：“且止！时至当说。”次前见有一大骨山，高七百由旬，能鄣蔽日，使海荫黑。

尔时目连，于此骨山一大肋上，来往经行，弟子随行，寻自思惟：“我今和上，既已无事，我宁可问向来事不？”念已白言：“唯愿和上！为我解说向所见事。”目连告言：“今正是时。”即白和上：“先所见者，是何女人？”目连答言：“汝欲知者，是舍卫城大萨薄妇，容貌端正，夫甚爱敬。尔时萨薄，欲入大海，贪恋此妇，不能舍离，即将入海，与五百估客，上船入海。时妇常以三奇木头，擎镜照面，自睹端正，便起憍慢，深生爱着。时有一大龟，以脚踏船，船破没海，萨薄及妇、五百估客，一切皆死。大海之法，不受死尸，若水回波，夜叉罗刹，出置岸上。众生命终，随所爱念，死即生中，或有难言，随所爱着，便往生者，谁爱地狱而入地狱者，众人答曰：‘若有众生，盗三尊财及父母物，乃至杀人，如是大罪，应堕炽火地狱，是人为风寒冷病所逼，便思念火，欲得入中。’念已命终，便堕是狱。若人盗佛灯明及直，或盗僧祇灯烛薪草，若破坏拨撤僧祇房舍讲堂，若冬寒时，剥脱人衣，若以力势，以冰寒时，水灌奴婢及以余人，若抄掠时，剥人衣裳，如

是罪报，应堕寒冰地狱。是人为热病所逼，常思寒冷之处，念想之时，便堕此狱。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物头、分陀利地狱，亦复如是。寒地狱中，受罪之人，身肉冰燥，如焦豆散，脑髓白爆，头骨碎破百千万分，身骨劈裂，如[烈-列+句]箭镞。若人慳贪，断饿众生随时饮食，应堕饿鬼，得逆气病，不能下食。瞻病知识，以种种食，强劝之言：‘是甜是酢，此美易消，汝可强食。’便起恚心：‘使我何时眼不见食。’尔时命终，生饿鬼中。若人愚痴，不信三宝，诽谤毁道，应堕畜生，为病所困，唯得俯卧，不得偃侧，不喜善言，左右定知此人必死，便逼劝言：‘汝当听法受斋受戒，汝当见佛像、见比丘僧，汝当布施。’其人心意，都不喜乐，为强敦晓喻，便增恶念：‘愿我得一不闻三宝善名处者，快不可言。’尔时命终，生畜生中。若有修善种人天因，此人不为大病所困，临命终时，心不错乱，所亲左右，知其将死，各劝之言：‘乐闻法不？欲见像不？欲见比丘、听经偈不？汝喜欲得受斋戒不？欲得财物施佛像不？’悉答言：‘好。’复与说言：‘施佛形像，得成佛道；供养法者，在所生处，得深智慧，达解法相；若施众僧，所生之处，得大珍宝，随意无乏。’病人闻已，欢喜愿言：‘使我所生常遇三宝闻法开悟。’尔时命终，得生人中。若人广种生天善因，清净施戒，乐听经法，修持十善，其人将终，安隐仰卧，见佛形像、天宫嫫女及闻天乐，颜色和悦，举手上向，尔时命终，即生天中。此萨薄妇，自爱着身，命终还生故身作虫，舍此虫身，堕大地狱，受苦无量。”

尸利苾提白言：“和上！自食肉者，是何妇人？”目连告曰：“是舍卫国优婆夷婢，彼优婆夷，请一清净持戒比丘，夏九十日，奉给供养，于自陌头，起房安止，自办种种香美饮食。时到使婢送食供养。”

婢至屏处，选好美者，自取食之，余与比丘。大家觉婢颜色悦泽有饮食相，问言：‘汝得无污比丘食。’答言：‘大家！我亦有信，非邪见人，何缘先食？比丘食已，有残与我，我乃食之。若我先食，使我世世自食身肉。’以是因缘故，先受轻系花报之罪，命终当堕大地狱中，受正果报，苦毒无量。”

福增白言：“所见大身，诸虫啖食，发大恶声，复是谁乎？”告言福增：“是獭利吒营事比丘，以自在故，用僧祇物花果饮食，送与白衣，受此花报，于此命终，堕大地狱；啖食诸虫，即是尔时得物之人。”

福增白言：“和上！彼举声哭，众箭竞射，洞身火燃，复是何人？”目连告言：“此人前身，为大猎师，多害禽兽，以是罪故，受斯苦毒，于此命终，堕大地狱，经久难出。”

又问：“和上！彼大山上自投来下，刀剑矛槊，刺割其身，投已复上，此是何人？”目连告言：“是王舍城王大健斗将，以猛勇故，身处前锋，或以刀剑矛槊伤克物命，故受此报。于是死已，堕大地狱，受苦长久。”

福增又白：“今此骨山，复为是谁？”目连告言：“汝欲知者，此即是汝故身骨也。”尸利苾提闻是语已，心惊毛竖，惶怖汗水，白言：“和上！曼我今者，心未裂顷，时为我说本末因缘。”目连告言：“生死轮转，无有边际，而善恶业，终无朽败，必受其报，造若干业，随行受报。”目连又言：“过去世时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国王，名曰昙摩苾提(秦言法增)，好喜布施持戒闻法，有慈悲心，性不暴恶，不伤物命，王相具足，正法治国，满二十年。事简闲暇，共人博戏。时有一人犯法杀人，诸臣白王：‘外有一人，犯于王法，云何治罪？’王时慕戏，

脱答之言：‘随国法治。’即案限律，杀人应死，寻杀此人。王博戏已，问诸臣言：‘向者罪人，今何所在？我欲断决。’臣白王言：‘随国法治，今已杀竟。’王闻是语，闷绝蹙地，诸臣左右，冷水洒面，良久乃稣，垂泣而言：‘宫人妓女，象马七宝，悉何处存？唯我一人，独地狱中，受诸苦痛。我本未为王时，而此宫中亦有王治，我不久死，此中亦当续有王治。我名为王，而害人命，当知便是梅陀罗王，不知世世当何所趣？我今决定，不须为王。’即舍王位，入山自守。时王命终，生大海中，作摩竭鱼，其身长大，七百由旬。诸王大臣，自恃势力，枉克百姓，离别人民，剥脱众生，命终多作摩竭大鱼，多有诸虫，啖食其身，譬如拘执及毳茸，着身诸虫，亦复如是。身瘙痒故，揩颇梨山，碎杀诸虫，血流污海，百里皆赤。以此罪缘，于是命终，堕大地狱。时摩竭鱼，一眠百岁，觉已饥渴，即便张口，海水流入，如注大河。尔时适有五百估客，入海采宝，值鱼张口，船行驶疾，投趣鱼口，贾人恐怖，举声大哭，各作是言：‘我等今日，决定当死。’各随所敬，或有称佛及法众僧，或称诸天山河鬼神、父母妻子兄弟眷属，并作是言：‘我等今日，是为最后见阎浮提，更永不见。’尔时垂入摩竭鱼口，一时同声，称南无佛。时鱼闻称南无佛声，即时闭口，海水停止，诸贾客辈，从死得活。此鱼饥逼，即便命终，生王舍城中。夜叉罗刹，即出其身，置此海边，日曝雨浇，肉消骨在，此骨山是。福增当知！尔时法增王者，汝身是也。缘杀人故，堕大海中，为摩竭鱼。汝今既已还得人身，不厌生死，若于此死，当堕地狱，欲出甚难。”

时尸利苾提既见故身，闻是说已，畏于生死，于所修法，次第忆念，系心住意，观见故身，解法无常厌离生死，尽诸结漏，得罗汉道。

目连欢喜，告言：“法子！汝今所应作者，皆已作竟。汝来向此，因我力来；汝今可以自神力去。”尔时目连，飞升虚空，尸利苾提，随和上后，如鸟子从母，还至竹林。

时诸年少，未知得道，如前激刺；尸利苾提心已调顺，威仪安详，默无所陈。佛知此事欲护诸比丘不起恶业故，又欲显此老比丘德，于大众中，呼福增言：“汝来福增！汝今日往大海边耶？”福增白言：“实往世尊！”“汝所见者，今可说之。”福增比丘，具白世尊如所见事。佛言：“善哉善哉！福增比丘！如汝所见事实如是。汝今已离生死之苦，得涅槃乐，应受一切人天供养，比丘所应作事，汝已具足。”年少比丘，闻佛是语，深怀忧悔：“如是智慧贤善之人，我等无智，恶心刺弄，我等云何受此罪报？”时诸比丘，即从坐起，至福增所，五体投地，而作是言：“诸善人生，与悲俱生，大德今生，亦应当与大悲俱生。唯愿于我生怜愍心，受我悔过。”福增答言：“我于诸人，无不善心，可尔悔过。”尸利苾提，见诸年少心怀恐怖，即为说法。诸比丘闻，厌生死法，精勤修集，断结尽漏，得阿罗汉道。福增因缘善名流布遍王舍城，诸人咸言：“甚奇甚特！此长老者，于此城中，老耄无施，今于佛法，出家成道，显说如是希有妙法。”时城中人，多发净心，或有听放男女奴婢人民令出家者，或自出家者，莫不欢喜相劝出家。以是因缘，出家功德，无量无边。福增百岁，方乃出家，成就如是诸大功德，况诸盛年，欲求妙胜大果报者，应勤修法出家学道，欢喜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五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(二四) 沙弥守戒自杀品第二十三(丹本此品在第七卷为三十四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安陀国。尔时世尊，殷勤赞叹持戒之人，护持禁戒，宁舍身命，终不毁犯。何以故？戒为入道之初基，尽漏之妙趣，涅槃安乐之平途。若持净戒，计其功德，无量无边。譬如大海，无量无边；戒亦如是。犹如大海多有阿修罗、鼃龟水性、摩竭鱼等大众生居；戒海亦尔，多有三乘大众生居。譬如大海，多诸金银琉璃等宝；戒海亦尔，多出善法，有四非常、三十七品、诸禅三昧如是等宝。犹如大海，金刚为底，金刚山围，四江大河，流注其中，不增不减；戒海亦尔，毗尼为底，阿毗昙山以为围绕，四阿含河流注入中，湛然常尔，不增不减。何以故注入不增不减？下阿鼻火，上冲大海，海水消涸，以故不增；常流入故，以故不减。佛法戒海，不放逸故不增，具功德故不减。是故当知，能持戒者，其德甚多。

佛涅槃后，安陀国土，尔时有一乞食比丘乐独静处，威仪具足。乞食比丘，佛所赞叹，非住众者。何以故？乞食比丘，少欲知足，不储蓄积聚，次第乞食，随敷露坐，一食三衣，如是等事，可尊可尚。在僧比丘，多欲无厌，贮聚储蓄，贪求吝惜，嫉妒爱着，以故不能得大名闻。彼乞食比丘，德行淳备，具沙门果，六通三明，住八解脱，威仪庠序，名闻流布。尔时安陀国，有优婆塞，敬信三宝，受持五戒，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布施修德，名遍国邑，即请是乞食比丘，终身供养。供养之福，随因受报。若请众僧，就舍供养，则妨废行道，道路寒暑劳苦；后受报时，要劳思虑，出行求逐，乃能得之。若就往奉供养，后受福报时，便坐受自然。是优婆塞，信心淳厚，办具种种色香美食，遣人往送，日日如是。沙门四种，好恶难明，

如庵罗果生熟难知。或有比丘，威仪庠序，徐行谛视，而内具足贪欲恚痴破戒非法，如庵罗果外熟内生。或有比丘，外行粗疏，不顺仪式，而内具足沙门德行禅定智慧，如庵罗果内熟外生。或有比丘，威仪粗穢，破戒造恶，内亦具有贪欲恚痴慳贪嫉妒，如庵罗果内外俱生。或有比丘，威仪庠审，持戒自守，而内具足沙门德行戒定慧解，如庵罗果内外俱熟。彼乞食比丘，内外具足，亦复如是，德行满故，人所宗敬。

尔时国中，有一长者，信敬三宝，有一男儿，心自思惟：“欲令出家，当求善师而付托之。所以尔者？近善知识则增善法，近恶知识便起恶法。譬如风性虽空，由梅檀林、若瞻卜林吹香而来，风有妙香；若经粪秽臭尸而来，其风便臭。又如净衣置之香篋，出衣衣香；若置臭处，衣亦随臭。亲近善友则善日隆，亲附恶友则恶增长，是故我今，当以此儿与此尊者令其出家。”念已即往，白比丘言：“我此一子，今使出家，唯愿大德！哀纳济度；若不能受，当将还家。”尔时比丘，以道眼观，此人出家，能持净戒，增长佛法，即便受之，度为沙弥。

时优婆塞有一亲善居士，请优婆塞及其妻子合家奴婢，明日客会。时优婆塞，晨朝念言：“今当就会，谁后守舍？我若强力，课留一人，所应得分，我则负他，若有自能开意住者，我于会还，当别投报。”优婆塞女即白父言：“唯愿父母！从诸僮使但行应请，我堪后守。”其父喜曰：“甚善甚善！今汝住守，与我汝母，正等无异，于家损益，心无疑虑。”于是合家悉往受请，女便牢闭门户，独住家内。

时优婆塞，是日匆匆，忘不送食。尔时尊者心自念言：“日时向晚，俗人多事，或能忘不送食，我今宁可遣人迎不？”即告沙弥：“汝往取

食，善摄威仪，如佛所说，入村乞食，莫生贪着，如蜂采华，但取其味不损色香。汝今亦尔，至家取食，收摄根门，莫贪色声香味触也，若持禁戒，必能取道。如提婆达多，虽多诵经，以造恶毁戒，堕阿鼻狱；如瞿迦利，诽谤破戒，亦入地狱；周利槃特，虽诵一偈，以持戒故，得阿罗汉。又戒即为入涅槃门、受快乐因，譬如婆罗门法，若设长斋，三月四月，请诸高明持戒梵行诸婆罗门，以简择请，不得普故，仇留为封印请者惋。一婆罗门，虽复高经，性不清廉，贪蜜甜故，舐封都尽，明日至会所，呈封乃入。次是梵志，无印欲入。典事语言：‘汝有封不？’答言：‘我有，以甜故舐尽。’语言：‘汝今如是已足。’便不得前，复贪小甜，失四月中甘香美味，及竟达嚩种种珍宝。汝今如是，莫贪小事破净戒印，失人天中五欲美味及诸无漏三十七品涅槃安乐无量法宝。汝莫毁破三世佛戒，污染三宝父母师长。”沙弥受教，礼足而去。

往到其家，打门作声，女问：“是谁？”答言：“沙弥，为师迎食。”女心欢喜，我愿遂矣。即与开门。是女端正，容貌殊妙，年始十六，淫欲火烧，于沙弥前，作诸妖媚，摇肩顾影，深现欲相。沙弥见已念言：“此女为有风病癫狂病羊痫病耶？是女将无欲结所使，欲烧毁我清净行耶？”坚摄威仪，颜色不变。时女即便五体投地，白沙弥言：“我常愿者，今已时至，我恒于汝，欲有所陈，未得静便。想汝于我，亦常有心，当与我愿。我此舍中，多有珍宝金银仓库，如毗沙门天宫宝藏，而无有主，汝可屈意为此舍主，我为汝妇，供给使令，必莫见违，满我所愿。”沙弥心念：“我有何罪，遇此恶缘？我今宁当舍此身命，不可毁破三世诸佛所制禁戒。昔日比丘至淫女家，宁投火坑不犯于淫。

又诸比丘，贼所劫夺，以草系缚，风吹日曝，诸虫啖食，以护戒故，不绝草去。如鹅吞珠，比丘虽见，以持戒故，极苦不说。如海船坏，下座比丘，以守戒故，授板上座，没海而死。如是诸人，独佛弟子，能持禁戒，我非弟子，不能持耶？如来世尊，独为彼师，非我师耶？如瞻卜华并胡麻压，油瞻卜香；若合臭花，油亦随臭。我今已得遇善知识，云何今日当造恶法？宁舍身命，终不破戒、污佛法僧父母师长。”

又复思惟：“我若逃突，女欲心盛，舍于惭愧，走外牵捉，及诽谤我，街陌人见，不离污辱。我今定当于此舍命。”方便语言：“牢闭门户，我入一房，作所应作，尔乃相就。”女即闭门，沙弥入房，关檀门户，得一剃刀，心甚欢喜，脱身衣服，罪于架上，合掌跪向拘尸那城佛涅槃处，自立誓愿：“我今不舍佛法众僧，不舍和上阿阇梨，亦不舍戒，正为持戒，舍此身命；愿所往生，出家学道，净修梵行，尽漏成道。”即刎颈死，血流滂沛，污染身体。时女怪迟，趣门看之，见户不开，唤无应声，方便开户，见其已死，失本容色，欲心寻息，惭结懊恼，自撼头发，爪裂面目，宛转灰土之中，悲号泣泪，迷闷断绝。

其父会还，打门唤女，女默不应。父怪其静，使人逾入，开门视之，见女如是，即问女言：“汝何以尔？有人侵汝污辱汝耶？”女默不答，心自思惟：“我今若以实对，甚可惭愧；若言沙弥毁辱我者，则谤良善，当堕地狱受罪无极。不应欺诳。”即以实答：“我此独守，沙弥来至，为师索食，我欲心盛，求饶沙弥，冀从我心。而彼守戒，心不改易，方便入房，自舍身命。以我秽形，欲坏净器，罪衅若斯，故我不乐。”父闻女言，心无惊惧。何以故？知结使法尔故，即告女言：“一切诸法，皆悉无常，汝莫忧惧！”即入房内，见沙弥身，血皆污赤，如

梅檀机，即前作礼，赞言：“善哉！护持佛戒，能舍身命。”

时彼国法，若有沙门白衣舍死，当罚金钱一千入官。时优婆塞，以一千金钱置铜盘上，载至王宫，白言：“大王！我有罚谪，应入于王，愿当受之。”王答之言：“汝于我国，敬信三宝，忠正守道，言行无违，唯汝一人，当有何过而输罚耶？”时优婆塞，具陈上缘，自毁其女，赞叹沙弥持戒功德。王闻情事，心惊悚然，笃信增隆，而告之言：“沙弥护戒，自舍身命，汝无辜咎，那得有罚？但持还舍，吾今躬欲自至汝家供养沙弥。”即击金鼓，宣令国人，前后导从，往至其家。王自入内，见沙弥身，赤如梅檀，前为作礼，赞其功德，以种种宝，庄严高车，载死沙弥，至平坦地，积众香木，阇毗供养。严饰是女，极世之殊，置高显处，普使一切时会皆见，语众人言：“是女殊妙，容晖乃尔，未离欲者，谁无染心？而此沙弥，既未得道，以生死身，奉戒舍命，甚奇希有！”

王即遣人，命请其师，广为大众，说微妙法。时会一切，见闻是事，有求出家持净戒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莫不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（二五）长者无耳目舌品第二十四(丹本为三十五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精舍，与诸比丘大众说法。尔时国内，有大长者，财富无量，金银七宝，象马牛羊，奴婢人民，仓库盈溢，无有男儿，唯有五女，端正聪达。其妇怀妊，长者命终。时彼国法，若其命终，家无男儿，所有财物，悉应入官。王遣大臣，摄录其财，垂当入官。其女心念：“我母怀妊，未知男女，若续是女，财应属官；若其是男，应为财主。”念已，往白王言：“我父命终，以无男

故，财应入王；然今我母怀妊，须待分身，若苟是女，入财不迟，若或是男，应为财主。”时波斯匿王，住法平整，即可所白，听如其言。其母不久，月满生儿，其身浑沌，无复耳目，有口无舌，又无手足，然有男根，即为作字，名曼慈毗梨。尔时是女，具以是事，往问于王。王闻是已，思惟其义：“不以眼耳鼻舌手足等，而为财主；乃以男故，得为财主。儿有男根，应得父财。”即告诸女：“财属汝弟，吾不取也。”

尔时大女，往适他家，奉给夫主，谦卑恭谨，拂拭床褥，供设饮食，迎来送去，拜起问讯，譬如婢事大家。比近长者，睹其如是，怪而问言：“夫妇之道，家家皆有，汝独何为改操若兹？”女子对曰：“我父终没，家财无量，虽有五女，犹当入王；会母分身，生我一弟，无有眼耳舌及手足，但有男根，得为财主。以是义故，虽有诸女，不如一男。是故尔耳。”

长者闻已，怪其如是，即与其女，往至佛所白言：“世尊！彼长者子，以何因缘，无有眼耳舌及手足，而生富家，为此财主？”佛告长者：“善哉问也！谛听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“唯然乐闻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乃往过去，有大长者兄弟二人，兄名檀若世质，弟名尸罗世质。其兄少小，忠信成实，常好布施，赈救贫乏，以其信善，举国称美，王任此人，为国平事，诤讼典直，由之取决。是时国法，举贷取与，无有券疏，悉诣平事檀若世质，以为明人。时有估客将欲入海，从弟尸罗世质多举钱财，以供所须。时弟长者，唯有一子，其年幼小，即将其子并所出钱，到平事所，白言：‘大兄！是估客子，从我举钱，入海来还，应得尔许。兄为明人，我若终亡，证令子得。’平事长者，指言如是。其弟长者，不久命终。时估客子，乘船入海，风

起波浪，船坏丧失，时估客子，捉板得全，还其本国。时长者子，闻其船坏空归，唯见此人，便自念言：‘此虽负我，今者空穷何由可得？须有当债。’时见此估客长者，复与余贾，续复入海，获大珍宝，安隐吉还。心自念言：‘彼长者子，前虽见我，不从我债。我举钱时，此人幼稚或能不忆？或以我前穷故不债耶？今当试之。’即严好马众宝，服饰宝衣乘马入市。长者子见服乘如是，心念此人，似还有财，当试从债，即遣人语言：‘汝负我钱，今可见偿。’答言：‘可尔。当思宜了。’估客自念：‘所举顿大，重生累息，无由可毕，当作一策乃可了尔。’即持一宝珠，到平事妇所白言：‘夫人！我本从尸罗世质举少钱财，其子来从我债，今上一珠，价直十万，若从我债，可嘱平事莫为明人。’其妇答言：‘长者诚信，必不肯尔；为当试语。’即受其珠。平事暮归，即便具白。长者答言：‘何有是事？以我忠信不妄语故，故王立我为国平事，若一妄言，此事不可。’时估客来具告情状，即还其珠。时估客子，更上一珠，价直二十万，复往白言：‘愿使嘱及，此既小事，但作一言，得三十万，彼若得胜，虽复侄儿，无一钱分，此理可通。’尔时女人，贪爱宝珠，即为受之。暮更白夫：‘昨日所白，事亦可通，愿必在意。’长者答言：‘绝无此理。我以可信，得为平事，若一妄语，现世当为世所不信，后世当受无量劫苦。’

“尔时长者，有一男儿，犹未能行，其妇泣曰：‘我今与汝，共为夫妻，若有死事，犹望不违，嘱此小事，直作一言，当不相从，我用活为？若不见随，我先杀儿，然后自杀。’长者闻此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亦不得吐，自念：‘我唯有此一子，若其当死，财无所付；若从是语，今则不为人所信用，将来当受无量苦恼。’迫蹴不已，即便可之。

其妇欢喜，语估客言：‘长者已许。’估客闻之，欣悦还家，严一大象，众宝庄校，着大宝衣，乘象入市。长者子见，心喜念言：‘是人必富，服乘乃尔，我得财矣。’即往语曰：‘萨薄当知！先所负钱，今宜见偿。’估客惊言：‘我都不忆，何时负君？若相负者，明人是谁？’长者子言：‘若干日月，我父及我，手付汝钱，平事为我明人。何缘言不？’估客子言：‘我今不念，苟有事实，当还相偿。’寻共相将，至平事所。长者子言：‘此人往日，亲从我父举若干钱，伯为明人，我时亦见。事为尔不？’答言：‘不知。’其侄惊曰：‘伯父尔时，审不见闻，不作是语，此事可尔；不以手足，指是财耶？’答言：‘不尔。’侄子恚曰：‘以伯忠良，王令平事，国人信用，我亲弟子，非法犹尔，况于外人，枉者岂少？此之虚实，后世自知。’”

佛告长者：“欲知尔时平事长者，今曼慈毗梨无有耳目浑沌者是。由于尔时一妄语故，堕大地狱，多受苦毒；从地狱出，五百世中，常受浑沌之身。由于尔时好布施故，常生豪富得为财主，善恶之报，虽久不败。是故汝等！当勤精进，摄身口意，莫妄造恶。”

时诸大众，闻佛所说，有得初果至四果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莫不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（二六）贫人夫妇鬻施得现报品第二十五(丹本为三十六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祇洹精舍，与大比丘众，围绕说法。尔时国中，有一长者，其妇怀妊，月满生女，端正姝妙，容貌少双。其初生时，细软白鬘，裹身而生。父母怪之，召师占相，师曰：“甚吉！有大福德。”因为作字，名曰叔离(秦言白也)。叔离长大，

鬘随身大，此女瑰玮，国内远近，竞来娉求。父母念言：“女年已大，宜当嫁处。”即使工师为作瓔珞。叔离问父：“锻是金银，用作何等？”父告之言：“汝年已大，欲嫁处汝，故作环玠。”女白父言：“我欲出家，不乐嫁去。”父母爱念，不违其志，寻为出鬘，欲作五衣。女见复问：“欲作何等？”告言：“为汝作衣。”白父母言：“我此所著，悉已具足，更不须作，唯愿听我时往佛所。”父母即将往诣佛所，头面作礼，求索出家。佛言：“善来！”头发自堕，所著白鬘，寻成五衣，付大爱道，为比丘尼，精进不久，成阿罗汉道。

阿难白佛言：“叔离比丘尼，本种何功德，生长者家，生与鬘俱出，出家不久，得阿罗汉道？”佛告阿难：“谛听善思！吾今说之。”阿难言：“唯然。”

佛言：“过去久远，有佛出世，名毗婆尸，与诸弟子，广度一切，时王臣民，多设供养，作般遮于瑟。有一比丘，恒行劝化，令诣佛所听法布施。时有女人，名檀膩伽，极为贫穷，夫妇二人，共有一鬘，若夫出行，则被而往，妇便裸住坐于草敷；若妇被鬘出外求索，夫则裸坐草蓐。劝化比丘次至其家，见是女人，因劝之言：‘佛出难值，经法难闻，人身难得，汝当听法，汝当布施。’广说慳贪布施之报。女人白言：‘大德小住。’还入舍中，语其夫言：‘外有沙门，劝我见佛听法布施，我等先世，不布施故，致此贫穷，今当以何为后世资？’夫答之言：‘我家贫困如是，虽可有心，当以何施？’妇言：‘前世不施，今致是困；今复不种，后欲何趣？汝但听我，我决欲施。’夫心自念：‘此妇或能少有私产，我当听之。’即可之言：‘欲施便施。’寻曰：‘我意欲以此鬘布施。’夫言：‘我之与汝共此一鬘，出入求索，以自存活，

今若用施，俱当守死，欲作何计？’妇言：‘人生有死，今不施与，会当归死。宁施而死，后世有望；不施而死，后遂当剧。’夫欢喜言：‘分死用施。’妇即还出，白比丘言：‘大德！可止屋下，我当布施。’比丘答言：‘若欲施者，汝当面施，为汝咒愿。’叔离白言：‘唯此被鬻，内无异衣，女形秽恶，不宜此脱。’即还入内，遥于向下，脱身上鬻，授与比丘。比丘咒愿，持至佛所。

“佛言比丘：‘持此鬻来。’比丘授佛，佛自手受此鬻垢污。时王众会，微心嫌佛受此垢鬻。佛知众心，而告之言：‘我观此会清净大施，无过于此以鬻施者。’大众闻已，莫不悚然。夫人欢喜，即脱己身所著严饰瓔珞宝衣，送与陀膩鞞；王亦喜悦，脱身衣服，送与其夫，命令诣会。毗婆尸佛广为大众，说微妙法，时会大众，得度者众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欲知尔时贫穷女人陀膩鞞者，今叔离比丘尼是。由于尔时以清净心鬻布施故，九十一劫所生之处，常与鬻生，无所乏少，随意悉得。缘于彼佛，闻深妙法，愿解脱故，今得遇我，成阿罗汉。是故汝等！应勤精进闻法布施。”

佛说是时，得道者众，莫不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（二七）迦旃延教老母卖贫品第二十六(丹本为三十七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阿梨提国。时彼国中，有一长者，多财饶宝，慳贪暴恶，无有慈心。时有一婢，晨夜走使，不得宁处，小有违失，便受鞭捶，衣不蔽形，食不充体，年老困悴，思死不得。时适持瓶，诣河取水，思惟是苦，举声大哭。时迦旃延，来至其所，问言：“老母！何以悲泣懊恼乃尔？”白言：“尊者！我既年老，恒执苦役，加复贫穷，

衣食不充，思死不得，以故哭耳。”迦旃延言：“汝若贫者，何不卖贫？”母言：“贫那可卖？谁当买贫？”迦旃延言：“贫实可卖。”如是至三，女人白言：“苟贫可卖，我宜问方。”即言：“大德！贫云何卖？”迦旃延言：“审欲卖者，一随我语，答言唯诺。”告言：“汝先洗浴。”洗已告言：“汝当布施。”白言：“尊者！我极贫困，如今我身，无手许完纳，虽有此瓶，是大家许，当以何施？”即授钵与，“汝持此钵，取少净水。”如教取来，奉迦旃延。迦旃延受，寻为咒愿。次教受斋，后教念佛种种功德。即问：“汝有住止处不？”答言：“无也。若其磨时，即磨下卧，舂炊作使，即卧是中，或时无作，止宿粪堆。”迦旃延言：“汝好持心，恭勤走使，莫生嫌恨，自伺大家一切卧竟，密开其户，于户曲内，敷净草座，思惟观佛，莫生恶念。”尔时老母，奉教而归，如敕施行，于后夜中，即便命终，生忉利天。

大家早起，见婢命终，恚而言曰：“此婢恒常不听入舍，今暮何故，乃于此死？”即便使人，草索系脚，拽置寒林中。时彼天中，有一天子，五百有天子，以为眷属，宫殿严丽。尔时天子，福尽命终，此老母人，即代其处。生天之法，其利根者，自知来缘，钝根生者，但知受乐。尔时此女，既生天中，与五百天子，娱乐受乐，不知生缘。时舍利弗，在忉利天，知此天子生天因缘，问言：“天子！汝因何福生此天中？”答言：“不知。”时舍利弗借其道眼，观见故身生天因缘，由迦旃延；即将五百天子，来至寒林，散花烧香，供养死尸。诸天光明，照耀村林，大家见变，怪其所由，告令远近，诣林观看。见诸天子供养此尸，即问天曰：“此婢丑秽，生存之时，人犹恶见，况今已死。何故诸天，而加供养？”彼时天子，具说本末生天因缘，即皆回诣迦旃

延所。时迦旃延，为诸天入，广说诸法，所谓施论戒论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法，出离为乐。尔时彼天及五百天子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飞还天宫。时诸会众，闻此法已，各获道迹，乃至四果，莫不欢喜，顶戴奉行，敬礼而去。

(二八) 金天品第二十七(丹本此品在第五卷为第二十五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此国中，有一长者，其家大富，财宝无数，生一男儿，身体金色。长者欣庆，即设施会，请诸相师，令占吉凶。时诸相师，抱儿看省，见其奇相，喜不自胜，即为立字，字修越耶提婆(晋言金天)。此儿福德，极为纯厚，其生之日，家中自然出一井水，纵广八尺，深亦如是，其水汲用，能称人意，须衣出衣，须食出食，金银珍宝，一切所需，作愿取此，如意即得。儿年转大，才艺博通，长者爱之，未敢逆意，而作是念：“我子端正，容貌无伦，要当推求选择名女，形容色状，殊姿越群，金容妙体，类我儿者，当往求之。”即募诸贾，周遍求之。时阎波国，有大长者，而生一女，字修跋那婆苏(晋言金光明)，端正非凡，身体金色，晃昱照人，细滑光泽。初生之日，亦有自然八尺井水，其井亦能出种种珍宝，衣服饮食称适人情。然彼长者，亦自念言：“我女端正，人中英妙，要得贤士，形色光晖，如我女比，乃当嫁与共为婚姻。”尔时女名远布舍卫，金天名称复闻女家。时二长者，各怀欢喜，即各相诣，求为婚姻，娶妇已竟，还至舍卫。时金天家，便设上供，请佛及僧，供养一日。佛受其请，往至舍食，食已摄钵，具为长者金天夫妻，广演妙法，开解其心。金天夫妻，及其父母，即时破坏二十亿洞然之恶，心情开解，

获须陀洹果。尔时世尊，便还精舍。于是金天与金光明，俱白父母，求索出家。父母即听许，俱往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作礼绕竟，求索入道。佛寻听可，赞言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法衣着身，便成沙门。于是金天在比丘众，金光明比丘尼付大爱道，渐渐教化，悉成罗汉，三明六通具八解脱，一切功德，悉皆具足。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不审，世尊！金天夫妻，本造何行，自生以来，多财饶宝，身体金色，端正第一，得此一并能出一切？唯愿如来！当具宣示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时世有佛，号毗钵尸，佛既灭度，遗法在世。后有诸比丘，游行教化，到一村落。有诸人民豪贤长者，见众僧至，各竞供设衣被饮食，无有乏短。时有夫妻二人，贫饿困乏，每自思念：‘我父在时，财宝积满，富溢难量；今者我身贫困极甚，坐卧草蓐，衣不盖形，家无升斗，何其苦耶？尔时虽富，财宝无量，不遭斯等圣众之僧；今既得值，无钱供养。’思惟是已，怆然而啼，懊恼堕泪，堕妇臂上。妇见夫涕，而问之言：‘有何不适，懊恼若是？’婿答妇言：‘汝不知耶？今有众僧适过此村，豪贤居士咸兴供养。我家贫乏，独无升斗，于此众僧，不种善缘；今者贫困，来世又剧。我惟此已，是故泣耳。’妇答婿言：‘今当如何？正欲供养，无有财宝，虽有空意，不遂其愿。’妇语婿言：‘今汝可往至本舍中，于故藏内推觅财宝，若苟得之，当用供养。’时夫如言，至故藏中，遍行推觅，得一金钱，持至妇所。于时其妇，有一明镜，即共合心，当用布施，置一新瓶，盛满净水，以此金钱着瓶水中，以镜着上，持至僧所，到已至心用布施僧。于时众僧即为受之，各各取水，而用洗钵，复有取水而饮

之者。时彼夫妇，欢喜情悦，作福已竟，遇疾命终，生忉利天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贫人持一瓶水，布施僧者，今此金天夫妇是也。由其前世持此一金钱，及一瓶水并此明镜，施众僧故，世世端正，身体金色，容仪晃昱殊妙无比，九十一劫，恒常如是。由于尔时，有信敬故，得离生死，逮得应真。阿难当知！一切福德，不可不作，如彼贫人，以少施故，乃获如是无量福报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诸众会，闻佛所说，咸兴施心，勤加福业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九）重姓品第二十八(丹本为二十六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国中，有豪长者，财富无量，唯无子姓，每怀悒迟，祷祠神祇，求索一子。精诚款笃，妇便怀妊，日月满足，生一男儿，其儿端正，世所希有，父母宗亲，值时[飢-几+燕]会，共相合集，诣大江边，饮酒自娱。父母持儿，诣其会所，父爱此儿，顺坐担舞，父舞已竟，母复担之，历坐擎腾，欢娱自乐。临到河边，意卒散乱，执之不固，失儿堕水，寻时博撮，竟不能得。于时父母，怜念此儿，爱着伤怀，绝而复苏。其儿福德，竟复不死，至河水中，随水沉浮。时有一鱼，吞此小儿，虽在鱼腹，犹复不死，时有小村而在下流，有一富家亦无子姓，种种求索，困不能得。而彼富家，恒令一奴捕鱼贩卖，仆输大家。其奴日日捕鱼为业，值时捕得吞小儿鱼，剖腹看之，得一小儿，面貌端正，得已欢喜，抱与大家。大家观看，而自庆言：“我家由来祷祠神祇，求索子息，精诚报应，故天与我。”即便摩收，乳哺养之。

时彼上村父母，闻下村长者鱼腹中得儿，即往其所，追求索之，而语之言：“此是我儿，我于彼河，而失是子，今汝得之，愿以见还。”时彼长者，而答之言：“我家由来，祷祠求子，今神报应，赐我一儿。君之亡儿，竟为所在？”纷纭不了，诣王求断。于是二家，各引道理，其儿父母说：“是我儿，我于某时，失在河中。”而彼长者，复自说言：“我于河中鱼腹得之，此实我子，非君所生。”王闻其说，靡知所如，即与二家，评详此事：“卿二长者，各认此儿，今若与一，于理不可，更互共养，至儿长大，各为娶妇，安置家业，二处异居。此妇生儿，即属此家，彼妇生儿，即属彼家。”时二长者，各随王教。儿年长大，俱为娶妇，供给所须，无有乏短。于时其儿，白二父母言：“我生以来，遭罗苦难，堕水鱼吞，垂死得济，今我至意，欲得出家，唯愿父母，当见听许。”时二父母，心爱此儿，不能拒逆，即便听许。其儿即辞，往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求索入道，佛即听之，赞言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即成沙门，字曰重姓，佛为说法，得尽诸苦，即于座上，成阿罗汉。

阿难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此重姓比丘，本造何行、种何善根，而今生世，堕水鱼吞，而故不死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且听之！吾当为说。过去久远，有佛世尊，号毗婆尸，集诸大众，为说妙法。时有长者，来至会中，闻其如来广说大法，布施之福、持戒之福，闻已欢喜，信心猛烈，即从彼佛受三自归，受不杀戒，复以一钱布施彼佛。由是之故，世世受福，财宝自恣，无有乏短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欲知尔时长者子者，今重姓比丘是也。由其尔时施佛一钱，九十一劫，恒富钱财，至于今世，二家父母，供给所须；

受不杀戒故，堕大水鱼吞不死；受三自归故，今值我世沐浴清化，得罗汉道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与大众，闻佛所说，遵修善行，敬重佛教，欢喜信受，顶戴奉行。

（三）散檀宁品第二十九(丹本为二十七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与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国中，有五百乞儿，常依如来，随逐众僧，乞丐自活。经历年岁，厌心内发，而作是言：“我等诸人！虽蒙僧福得延余命，苦事犹多。”咸作是念：“我等今者，宁可从佛求索出家。”共诣佛所，于是众人，即共白佛：“如来出世，甚为难遇，我等诸人，生在下贱，蒙尊遗恩，济活身命，既受殊养，贪得出家，不审世尊！宁可得不？”尔时世尊，告诸乞儿：“我法清净，无有贵贱，譬如净水，洗诸不净，若贵若贱，若好若丑，若男若女，水之所洗，无不净者。又复如火，所至之处，山河石壁，天地所有，无大无小，一切万物，其被烧者，无不焦燃。又复我法，犹如虚空，男女大小，贫富贵贱，有入中者，随意自恣。”时诸乞儿闻佛所说，普皆欢喜，信心倍隆，归诚向佛，求索入道。世尊告曰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堕，法衣在身，沙门形相，于是具足。佛为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即尽诸漏，成阿罗汉。于时国中，诸豪长者庶民之等，闻诸乞儿佛听入道，皆兴慢心，而作是言：“云何如来听此乞丐下贱之人在众僧次？我等诸人，傥修福业，请佛众僧，供养食时，奈何令此下贱之徒，坐我床席，捉我食器。”

尔时太子，名曰祇陀，施設供具，请佛及僧，遣使白佛：“唯愿世

尊明受我请及比丘僧。因令白佛：‘所度乞儿，作比丘者，我不请之，慎勿将来。’”佛便受请。明日食时，佛及众僧，当应请时，告诸乞儿比丘：“吾等受请，汝不及例，今可往至郁多罗越，取自然成熟粳米，还至其家，随意坐次自食粳米。”时诸比丘，如命即以罗汉神足，往彼世界，各各自取，满钵还来，摄持威仪，自随次第，乘虚而来，如雁王飞，至祇陀家，随次而坐，各各自食。于时太子，睹众比丘，威仪进止，神足福德，敬心欢喜，叹未曾有，而白佛言：“不审，世尊！此诸圣贤大德之众，威神巍巍众相具足，为从何方而来至此？甚可钦敬，唯愿如来！今当为我说其徒众本末因缘。”

佛告祇陀：“汝若欲知者，善思听之！当为汝说。此诸比丘，正是昨日所不请者。吾及众僧，向者欲来应太子请，此诸比丘，以不请故，往郁多越，取自然粳米，而自食之。”尔时祇陀，闻说是语，极怀惭愧，懊恼自喷：“我何愚蔽，不别明闇？”又复言曰：“世尊功德，难可思议！此诸乞儿，于此国中，最为下贱，今日乃得禀受清化，最蒙洪润，既受现世安乐身福，复获永世无为之乐。如来今日，所以出世，但为此辈，更不存余。又复，世尊！不审此徒，往古世时，种何善行，修何功德，今值世尊特蒙殊润？复造何咎，从生已来，乞丐自活，困苦乃尔？世尊慈愍！幸见开示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若欲知者，宜善听之！吾当为汝具足解说如是本末，诺当善听！”尔时世尊！便告祇陀：“过去久远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奈。国有一山，名曰利师(晋言仙山)，古昔诸佛，多住其中；若无佛时，有辟支佛，依其住止；假使复无辟支佛时，有诸五通学仙之徒，复依止住，终无空废。尔时山中

有辟支佛二千余人，恒止其中。于时彼国，有火星现，是其恶灾。此星已现，十二年中，国当干旱无有天雨，不得种植，国必破矣。是时国内，有一长者，名散陀宁，其家巨富，财谷无量，恒设供具，给诸道士。时千快士，往至其家，求索供养，而作是言：‘我等诸人，住在彼山，值国枯旱，乞食叵得，长者若能供我食者，当住于此；若不见与，当至余方。’长者于时，即问藏监：‘今我藏中，所有谷米，足供此诸大士食不？吾欲请之。’藏监对曰：‘唯愿时请，所有谷食，饶多足供。’长者即请千辟支佛，饭食供养。彼残千人，复诣其家，亦求供养。长者复问其藏监曰：‘卿所典藏，谷食多少？更有千人，亦欲设供，足能办不？’其藏监言：‘所典谷食，想必足矣，若欲设供，宜可时请。’于时长者，即便请之。差五百使人，供设饭食。时诸使人，执作食具，经积年岁，厌心便生，并作是说：‘我等诸人，所以辛苦，皆由此诸乞儿之等。’尔时长者，恒令一人知白时到。时此使人，养一狗子，若往白时，狗子逐往，日日如是。尔时使人，卒值一日忘不往白，狗子时到，独往常处，向诸大士，高声而吠。诸辟支佛，闻其狗吠，即知来请，便至其家，如法受食。因白长者：‘天今当雨，宜可种植。’长者如言，即令诸作人赍持作器，勤力耕种，大麦小麦，一切食谷，悉皆种之。经数时间，所种之物，尽变为瓠。长者见已，怪而问之。诸大士曰：‘此事无苦，但勤加功，随时溉灌。’如言勤灌，其后成熟，诸瓠皆大，加复繁盛。即劈看之，随所种物，成治净好，麦满其中。长者欢喜，合家藏积，其家满溢，复分亲族，合国一切，咸蒙恩泽。是时五百作食之人念言：‘斯之所获果实之报，将由斯等大士之恩。我等云何恶言向彼？’即往其所，请求改悔。大士听之，悔过已竟，复立

誓言：‘愿使我等于将来世，遭值贤圣，蒙得解脱。’由此之故，五百世中，常作乞儿；因其改悔复立誓故，今遭我世，蒙得过度。太子当知！尔时大富散檀宁者，岂异人乎？我身是也。是藏臣者，今须达是也。日日往白时到人者，优填王是。时狗子者，由其吠故，世世好音，美音长者是也。尔时五百作食之人，今此五百阿罗汉是也。”

尔时祇陀，及众会者，睹其神变，感佛功德，克心精勤，有得初果及第四果者，复有专修快士行者，复有兴心求佛道者，各各精勤，求遂本心，欢喜踊跃，顶戴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六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（三一）月光王头施品第三十（丹本此品却在五卷为二十八）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毗舍离庵罗树园中。

尔时世尊，告贤者阿难：“其得四神足者，能住寿一劫，吾四神足极能善修，如来今者当寿几许？”如是至三。于时阿难为魔所迷，闻世尊教，默然不对。又告阿难：“汝可起去静处思惟。”

贤者阿难，从坐而起，往至林中。阿难去后，时魔波旬来至佛所，白佛言：“世尊处世教化已久，度人周讫，蒙脱生死，数如恒沙，时年又老，可入涅槃。”于时世尊，取地少土著于爪上，而告魔言：“地土为多，爪上多耶？”魔答佛言：“地土极多，非爪上土。”佛又告言：“所度众生，如爪上土，余残未度，如大地土。”又告魔言：“却后三月，当般涅槃。”于时波旬，闻说是已欢喜而去。

尔时阿难，于林中坐，忽然眠睡，梦见大树普覆虚空，枝叶蓊郁，

花果茂盛，一切群萌，靡不蒙赖，其树功德种种奇妙，不可称数。旋风卒起，吹激其树，枝叶坏碎犹如微尘，灭于力士所住之地，一切群生，莫不悲悼。阿难惊觉，怖不自宁，又自思惟：“所梦树者，殊妙难量，一切天下咸赖其恩，何缘遇风碎坏如是？而今世尊，覆育一切犹如大树，将无世尊欲般涅槃？”作是念已，甚用战惧，来至佛所，为佛作礼，而白佛言：“我向所梦如斯之事，将无世尊欲般涅槃？”佛告阿难：“如汝所言，吾后三月，当般涅槃。我向问汝：‘若有得四神足者能住寿一劫，吾四神足极能善修，如来今日能寿几何？’如是满三而汝不对。汝去之后，魔来劝我当取涅槃，吾已许之。”阿难闻此悲恻迷荒，闷恼惛塞不能自持，其诸弟子，展转相语，各怀悲悼来至佛所。尔时世尊，告于阿难及诸弟子：“一切无常，谁得常存？我为汝等，应作已作，应说已说，汝等但当勤精修集，何为忧戚？无补无行。”

时舍利弗闻于世尊当般涅槃，深怀叹感，因而说曰：“如来涅槃，一何疾耶？世间眼灭，永失恃怙。”又白佛言：“我今不忍见于世尊而取灭度，今欲在前而入涅槃。唯愿世尊！当见听许。”如是至三。世尊告曰：“宜知是时，一切贤圣，皆常寂灭。”时舍利弗，得佛可已，即整衣服长跪膝行，绕佛百匝，来至佛前，以若干偈，赞叹佛已，捉佛两足敬戴顶上，如是满三，合掌侍佛，困而言曰：“我今最后，见于世尊。”叉手肃敬却行而去。将沙弥均提，诣罗阅祇，至本生地。到已即敕沙弥均提：“汝往入城，及至聚落，告国王大臣旧故知识诸檀越辈，来共取别。”尔时均提礼师足已，遍行宣告：“我和上舍利弗，今来在此，欲般涅槃，诸欲见者宜可时往。”尔时阿闍世王，及国豪贤檀越四辈，闻均提语，皆怀惨悼异口同音，而说是言：“尊者舍利弗！法之大

将，众生之类之所亲仰。今般涅槃，一何疾哉？”各自驰奔，来至其所，前为作礼，问讯已竟，各共白言：“承闻尊者，欲舍身命至于涅槃，我曹等类，失于恃怙。”时舍利弗，告众人言：“一切无常，生者皆终，三界皆苦，谁得安者？汝等宿庆，生值佛世，经法难闻，人身难得，念勤福业，求度生死。”如是种种，若干方便，广为诸人，随病投药。尔时众会，闻其所说，有得初果乃至三果，或有出家成阿罗汉者，复有誓心求佛道者，闻说法已，作礼而去。

时舍利弗，于其后夜，正身正意，系心在前入于初禅，从初禅起入第二禅，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，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。从第四禅起，入空处定，从空处起，入于识处，从识处起，入不用处，从不用处起，入非有想非无想处，从非有想非无想处起，入灭尽定，从灭尽定起，而般涅槃。时天帝释，知舍利弗已取灭度，与多天众百千眷属，各赍花香供养之具来至其所，侧塞虚空，咸各悲叫，泪如盛雨，普散诸花，积至于膝，复各言曰：“尊者智慧，深若巨海，捷辩应机，音若涌泉，戒定慧具法大将军，当逐如来广转法轮，其取涅槃，何其速哉？”城聚内外，闻舍利弗已取灭度，悉赍酥油香花供具，驰走悉集，悲哀痛恋不能自胜，各持香花，而用供养。时天帝释，敕毗首羯磨，合集众宝，庄严高车，安舍利弗在高车上，诸天龙鬼、国王臣民，侍送号啕，至平博地。时天帝释，敕诸夜叉：“往大海边，取牛头栴檀。”夜叉受教，寻取来还，积为大[廿/積]，安身在上，酥油以灌，放火耶旬，作礼供养，各自还去。

火灭之后，沙弥均提，收师舍利，盛着钵中，摄其三衣，担至佛所，为佛作礼，长跪白佛：“我和上舍利弗，已般涅槃，此是舍利此是

衣钵。”时贤者阿难，闻说是语，悲悼愤闷，益增感切，而白佛言：“今此尊者，法大将军，已取涅槃，我何凭怙？”佛告之曰：“此舍利弗，虽复灭度，其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，如是法身，亦不灭也。又舍利弗！不但今日，不忍见我取般涅槃，而先灭度；过去世时，亦不堪忍见于我死，而先我前死。”贤者阿难，合掌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往昔先前取死，其事云何？愿为解说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久远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王，名旃陀婆罗脾(晋言月光)，统阎浮提八万四千国，六万山川，八十亿聚落。王有二万夫人嫔女，其第一夫人，名须摩檀(晋言花施)；一万大臣，其第一者，名摩旃陀(晋言大月)。王有五百太子，其最大者太子，名曰尸罗跋陀(晋言戒贤)。王所住城，名跋陀耆婆(晋言贤寿)，其城纵广，四百由旬，金银琉璃颇梨所成，四边凡有百二十门，街陌里巷，齐整相当。又其国中，有五行树，亦金银琉璃颇梨所成，或金枝银叶，或银枝金叶，或琉璃枝颇梨叶，或颇梨枝琉璃叶。有诸宝池，亦金银琉璃颇梨所成，其池底沙，亦是四宝。其王内宫，周四十里，纯以金银琉璃颇梨。其国丰润，人民快乐，珍奇异妙，不可称数。尔时其王，坐于正殿，忽生此念：‘夫人处世，尊荣豪贵，天下敬瞻，发言无违，珍妙五欲，应意而至，斯之果报，皆由积德修福所致。譬如农夫由春广种秋夏丰收，春时复到，若不勤种，秋夏何望？吾今如是由先修福，今获妙果，今复不种，后亦无望。’作是念已，告诸群臣：‘今我欲出珍宝妙藏置诸城门，及着市中，设大檀施，随其众生一切所须，尽给与之。’并复告下八万四千诸小国土：‘悉令开藏给施一切。’众臣曰：‘善！敬如王教。’即竖金幢，击于金鼓，广布宣令，腾

王慈诏，远近内外，咸令闻知。于时国中，沙门婆罗门、贫穷孤老，有乏短者，强弱相扶，云趋雨集，须衣与衣，须食与食，金银宝物、随病医药，一切所须，称意与之。阎浮提内一切臣民，蒙王恩泽，快乐无极，歌颂赞叹，盈于衢路，善名遐宣，流布四方，无不钦仰，慕王恩化。

“于时边表，有一小国，其王名曰毗摩斯那。闻月光王美称高大，心怀嫉妒，寝不安席，即自思惟：‘月光不除，我名不出。当设方便请诸道士，慕求诸人，用办斯事。’思惟是已，即敕请唤国内梵志，供设肴膳百味饮食，恭敬奉事，不失其意。经三月已，告诸梵志：‘我今有忧，缠绵我心，夙夜反侧，何方能释？汝曹道士，是我所奉，当思方便佐我除雪。’诸婆罗门共白王言：‘王有何忧？当见示语。’王即言曰：‘彼月光王，名德远着，四远承风，但我独卑陋，无此美称；情志所愿，欲得除之。作何方便能办此事？’诸婆罗门闻说是语，各自言曰：‘彼月光王，慈恩惠泽，润及一切，悲济穷厄，如民父母。我等何心从此恶谋？宁自杀身，不能为此。’即各罢散，不顾供养。时毗摩斯那益增愁愤，即出广募周遍宣令：‘谁能为我得月光王头，共分国半治，以女妻之。’尔时山胁有婆罗门，名曰劳度差，闻王宣令来应王募。王甚欢喜，重语之言：‘苟能成办，不违信誓。若能去者，当以何日？’婆罗门曰：‘办我行道粮食所须，却后七日便当发引。’时婆罗门作咒自护，七日已满，便来辞王，王给所须，进路而去。

“时月光王国豫有种种变怪兴现，地处处裂掣电星落、阴雾昼昏雷电霹雳，诸飞鸟辈于虚空中，悲鸣感切自拔羽翼，虎豹豺狼禽兽之属，自投自掷跳踉鸣叫。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皆梦大王金幢卒折、金

鼓卒裂。大月大臣，梦提为鬼夺王金冠，各怀愁忧，不能自宁。时城门神，知婆罗门欲乞王头，亦用愤愤遮不听入。时婆罗门，绕城门数匝不能得前，首陀会天知月光王，以此头施，于檀得满，便于梦中而语王言：‘汝誓布施，不逆众心，乞者在门，无由得前，欲为施主，事所不然。’王觉愕然，即敕大月大臣：‘汝往诸门，敕勿遮人。’大月大臣往到城门，时城门神，即自现形白大月言：‘有婆罗门从他国来，怀挟恶心欲乞王头，是以不听。’大臣答言：‘若有此事，是为大灾。然王有教，理不得违，当奈之何？’时城门神，便休不遮。大月大臣即自思惟：‘若此婆罗门，必乞王头，当作七宝头，各五百枚，用贸易之。’即敕令作。时婆罗门径至殿前，高声唱言：‘我在遐方，闻王功德，一切布施，不逆人意，故涉远来，欲有所得。’王闻欢喜，迎为作礼问讯：‘行道不疲极耶？随汝所愿，国城妻子，珍宝车乘，辇舆象马，七宝奴婢仆使，所有欲得皆当与之。’婆罗门言：‘一切外物，虽用布施，福德之报，未为弘广；身肉布施，其福乃妙。我故远来，欲得王头。若不辜逆，当见施与。’王闻是语，踊跃无量。婆罗门言：‘若施我头，何时当与？’王言却后七日当与汝头。尔时大月大臣，担七宝头，来用晓谢，腹拍其前，语婆罗门言：‘此王头者，骨肉血合，不净之物，何用索此？今持尔所七宝之头，以用贸易。汝可取之，转易足得终身之富。’婆罗门言：‘我不用此，欲得王头，合我所志。’时大月大臣，种种谏晓永不回转，即时愤感，心裂七分，死于王前。

“于时其王，敕语臣下，乘八千里象，遍告诸国言：‘月光王却后七日，当持其头施婆罗门。若欲来者，速时驰诣。’尔时八万四千诸王，络绎而至，咸见大王，腹拍王前，‘阎浮提人，赖王恩泽，各得丰乐，

欢娱无患。云何一旦为一人故，永舍众庶，更不矜怜？唯愿垂愍！莫以头施。’一万大臣，皆身投地，腹拍王前，‘唯见哀愍矜恤我等，莫以头施，永见捐弃。’二万夫人亦身投地，仰白王言：‘莫见忘舍，唯垂阴覆。若以头施，我等何怙？’五百太子，啼哭王前：‘我等孤幼，当何所归？愿见愍念，莫以头施。长养我等，得及人伦。’于是大王，告诸臣民夫人大子：‘计我从本受身已来，涉历生死由来长久，若在地狱，一日之中，生而辄死，弃身无数，经历灰河、铁床、沸屎、火车、炭坑及余地狱。如是等身，烧刺煮炙，弃而复弃，永无福报。若在畜生，更相食啖，或人所杀，身供众口，破坏消烂，亦复无数，空弃此身，亦无福报。或堕饿鬼，火从身出，或为飞轮，来截其头，断而复生，如是无数，如是杀身，亦无福报。若生人间，争于财色，瞋目怒盛，共相杀害，或兴军对阵，更相斫截，如是杀身，亦复无数。为贪恚痴，恒杀多身，未曾为福而舍此命。今我此身，种种不净，会当捐舍，不能得久。舍此危脆秽恶之头，用贸大利，何得不与？我持此头，施婆罗门，持是功德，誓求佛道。若成佛道功德满具，当以方便度汝等苦。今我施心，垂欲成满，慎莫遮我无上道意。’一切诸王臣民夫人太子，闻王语已，默然无言。

“尔时大王，语婆罗门：‘欲取头者，今正是时。’婆罗门言：‘今王臣民大众围绕，我独一身，力势单弱，不堪此中而斫王头，欲与我者，当至后园。’尔时大王，告诸小王太子臣民：‘汝等若苟爱敬我者，慎勿伤害此婆罗门。’作此语已，共婆罗门入于后园。时婆罗门又语王言：‘汝身盛壮力士之力，若遭斫痛，懊复还悔。取汝头发，坚系在树，尔乃然后，能斫取耳。’时王用语，求一壮树，枝叶郁茂，坚固欲系，

向树长跪，以发系树，语婆罗门：‘汝斫我头，堕我手中，然后于我手中取去。今我以头施汝，持是功德，不求魔梵及天帝释转轮圣王三界之乐，用求无上正真之道，誓济群生，至涅槃乐。’时婆罗门，举手欲斫，树神见此，甚大懊恼，‘如此之人，云何欲杀？’即以手搏婆罗门耳，其项反向，手脚缭戾，失刀在地，不能动摇。尔时大王即语树神：‘我过去已来，于此树下，曾以九百九十九头，以用布施。今施此头，便当满千，舍此头已，檀便满具。汝莫遮我无上道心。’尔时树神闻王是语，还使婆罗门平复如故。时婆罗门，便从地起，还更取刀，便斫王头，头堕手中。

“尔时天地，六反震动，诸天宫殿，摇动不安，各怀恐怖，怪其所以。寻见菩萨，为一切故，舍头布施，皆悉来下，感其奇特，悲泪如雨，因共赞言：‘月光大王，以头布施，于檀波罗蜜，今便得满。’是时音声，普遍天下。彼毗摩羞王闻此语已，喜踊惊愕，心瓣裂死。时婆罗门，担王头去，诸王臣民夫人太子，已见王头自投于地，同声悲叫，绝而复苏；或有悲结吐血死者，或有愣住无所识者，或自剪拔其头发者，或复攢裂其衣裳者，或有两手攢坏面者，啼哭纵横，宛转于地。时婆罗门，嫌王头臭，即便掷地，脚踏而去。或复有人，语婆罗门：‘汝之酷毒，剧甚乃尔，既不中用，何乃索之？’于时婆罗门，进道而去，人见便责，无给食者，饥饿委悴，困苦极理。道中有人，因问消息，知毗摩羞王，已复命终，失于所望，懊恼愤愤，心裂七分，吐血而死。毗摩羞王及劳度差，命终皆堕阿鼻泥犁。其余臣民，思念王恩，感结死者，皆得生天。

“如是阿难！欲知尔时月光王者，今我身是。毗摩羞王，今波旬

是。时劳度差婆罗门者，今调达是。时树神者，今目连是。时大月大臣者，今舍利弗是。当于尔时，不忍见我死，而先我前死；乃至今日，不忍见我入于涅槃，而先灭度。”

佛说是已，贤者阿难，及诸弟子，闻佛所说，悲喜交集，异口同音，咸共嗟叹，如来功德奇特之行。咸共专修，有得四道果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皆大欢喜，敬戴奉行。

（三二）快目王眼施缘品第二十七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大众围绕，而为说法，城中人民，乐听法者，往至佛所，前后相次。时城中有盲婆罗门，坐街道边，闻多人众行步驶疾，即问行人：“此多人众，欲何所至？”行人答曰：“汝不知耶？如来出世，此难值遇，今在此国，敷演道化。我等欲往听其说法。”此婆罗门，而有一术，众生之中，有八种声，悉能别识，知其相禄。何谓八种？一曰乌声，二曰三尺乌声，三曰破声，四曰雁声，五曰鼓声，六曰雷声，七曰金铃声，八曰梵声。其乌声者，其人受性，不识恩养，志不廉洁。三尺乌声者，受性凶暴，乐为伤害，少于慈顺。其破声者，男作女声，女作男声，其人薄德贫穷下贱。其雁声者，志性剿了，多于亲友，将接四远。其鼓声者，言辞辩捷，解释道理，必为国师。其雷声者，智慧深远，散析法性，任化天下。金铃声者，巨富饶财，其人必积千亿两金。其梵声者，福德弥高，若在家者，作转轮圣王，出家学道，必得成佛。时婆罗门，语行路人：“我能识别人之语声，若实是佛，当有梵音，汝可将我往至其所，当试听之，审是佛不？”时行路人，因牵将往，渐近佛所。闻佛

说法，梵音具足，深远流畅，欢喜踊跃，两目得开，便得见佛，紫磨金色，三十二相，明朗如日，即时礼佛，喜庆无量。佛为说法，志心听受，即破二十亿恶，得须陀洹，已得慧眼，便求出家。佛言：“善来！”便成沙门。佛重方便，广为说法，即复寻得阿罗汉果。一切众会，莫不奇怪。

贤者阿难，从座而起，长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出世，实多饶益，拔济盲冥，恩难称极。此婆罗门，一时之中，肉眼既开，慧眼清净。佛于此人，恩何隆厚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吾与其眼，不但今日，过去世时，亦复与眼。”

阿难重白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与眼，其事云何？唯愿垂哀，具为解说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久远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城，名富迦罗拔。时有国王，名须提罗(此言快目)，所以名之为快目者，其目明净，清妙无比，彻睹墙壁，视四十里，以是故立字号曰快目。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国，六万山川，八十亿聚落。王有二万夫人嫫女，一万大臣，五百太子，其第一太子，名尸罗拔陀提(此言戒贤)。王有慈悲，愍念一切，养育民物，犹如慈父，化导以善，民从其度，风时雨顺，四气和适，其国丰乐，群生蒙赖。尔时其王，退自思惟：‘我因宿福，今为人主，财宝五欲，富有四海，发言化下，如风靡草。今世会用，更无绍续，恐我来世，穷苦是分。譬如耕夫，春日多种，秋夏收入，所得必广，复遭春时，若当懒惰，来秋于谷何望？是以我今于诸福田，及时广种，不宜懈怠。’即告群臣：‘出我库藏金银珍宝衣被饮食所须之具，着诸城门，及积市中，遍行宣令，一切人民，有

所乏者，皆悉来取。’并复告下八万四千国，亦令开藏施给一切。时诸群臣，奉受王教，即竖金幢，击大金鼓，誉王慈教，遍阎浮提。阎浮提人，沙门婆罗门、孤贫困厄、年老疾病，有所欲得，称意而与。一切人情，赖王慈泽，安快自娱，无复忧虑，歌颂赞叹，皆称王德。

“尔时边裔，有一小国，其王名曰波罗陀跋弥，恃远傲慢，不宾王化，又其治政，五事无度，受性仓卒，少于思虑，耽荒色欲，不理国政，国有忠贤，不往咨禀，边境之士，役使烦倍，商贾到国，税夺过常。彼王有臣，名劳陀达，聪明智略，明识道理，睹其违度，前谏王曰：‘王有五事，不能安国，必招祸患，恐是不久；倘不忌讳，听臣说之。’王曰：‘便道。’寻长跪白王：‘受性仓卒，少于思虑，事大不当，必致后悔。王耽荒色欲，不理国事外有枉滞，理情无处。国有忠贤，不往咨禀，则不防虑未然之事。边土之民，役调烦剧，则思违背宾属他国。商贾税夺，违于常度，恶惮行来，宝货猛贵。有此五事亡国之兆，愿王易操，与民更始。须提罗王，恩慈广普，阎浮提人，咸蒙慧泽；我曹此国，独不恭顺，幽遐之民，不蒙其润。愿王降意，还相承奉，便可子孙食禄长久。’波罗陀跋弥，闻此臣语，心恚作色，不从其言。臣劳陀达，益生瞋愤，能自心念：‘我见王治政，匡化不周，表贡忠诚，望相扶辅，反更怒盛，不从我言。言既不用，倘复见杀，当就除之，为民去患。’谋未及就，事已发露，王合兵众，欲往诛讨。时劳陀达，知王欲收，即便乘疾马，逃走而去，兵众寻逐。彼劳陀达，素善射术，又知人身着射应死处凡有十八，兵众虽逮，不敢能近，迳得彻到富迦罗拔国。见快目王，拜问讯讫，共王谈对，事事得理，王即善之，立为大臣。渐得亲近，具以来事，以用启闻。王闻是已，问

群臣言：‘彼之国土，不属我耶？’群臣答曰：‘悉属大王，但恃遐远，不来宾附。’劳陀达言：‘彼波罗陀跋弥，顽嚙凶闇，纵逸荒迷，不识礼度，凭远守谬，不承王命；彼民恶厌，视之如怨，与臣兵马，自往降伏。’王闻其语，即然可之。告下诸国，选择兵众，克日都集，往彼波罗陀跋弥王国。

“尔时波罗陀跋弥比国之王，遣人语之：‘阎浮提内，都敕发兵，当集汝国；汝快晏然而安坐耶？’波罗陀跋弥闻是消息，愁闷迷愤，莫知所如，着垢黑衣，坐黑闇所。有辅相婆罗门，来至其所，问其意故：‘王有何忧？愿见示语。’波罗陀跋弥王曰：‘卿不闻乎？前劳陀达，逃突至彼快目王边，因相发起，令快目王悉发八万四千诸国兵众，欲来攻我。若当来者，便灭我国。’其辅相曰：‘当令群臣试共议之。’即合共议，各各异计，共辅相言：‘我闻快目王，自誓布施，唯除父母，不以施耳，其余一切，不逆来意。今此国中，有盲婆罗门，当劝勉之往乞王眼，若能得者，军兵足却。’王闻是语，即然可之，寻遣辅相，往求晓之。辅相即时，遣人往唤，寻使来而告之曰：‘今有国事，欲相劳苦，愿垂留意，共相佐办。’婆罗门言：‘我今盲冥，竟何所能而相佐办？’辅相又曰：‘须提罗王，欲合兵众来伐我国，若当来者，我等强壮，虽能逃避，犹忧残戮，况汝无目，能得脱耶？彼王有誓：“一切布施，随人所需，不逆人意。”往从乞眼，庶必得之。若得其眼，兵众可息。此事苟办，当重募汝。’婆罗门言：‘今我无见，此事云何？’王重劝勉：‘我当遣人将护汝往。’即给道粮行道所需，引路而去。

“时快目王国，种种灾怪悉皆兴现。空中崩声，曳电星落，阴雾霹雳，地处处裂，飞鸟之类，悲鸣感切，挫戾其身，自拔羽翼，虎狼

师子走兽之属，鸣吼人间，宛转于地。国王臣民，怪其所以。时婆罗门，渐到大城，径至殿前，高声唱言：‘我在他国，承王名德，一切布施，不逆人意，故涉远来，欲望乞丐。’王闻是语，即下问讯：‘步涉遐道，得无疲倦？若欲所得，一切所需，国土珍宝，车马辇舆，衣被饮食，随病医药，一切所需，皆当给与。’婆罗门言：‘外物布施，福德不妙，内身布施，果报乃大。我久失眠，长夜处冥，承闻大王，故发意来，欲乞王眼。’王闻欢喜，语婆罗门：‘若欲得眼，我当相与。’婆罗门言：‘欲与我者，何时能与？’王语之曰：‘却后七日，便当与汝。’王即宣下八万四千小国：‘须提罗王，却后七日，当剜其目施婆罗门。诸欲来者，悉皆时集。’诸王人民闻斯令已，普来奔诣于大王所。八万四千诸王臣民，以身投地，腹拍王前，啼泪交流，而白王言：‘我之等类，阎浮提人，蒙赖大王，以为荫覆。若当剜眼施婆罗门，一切人民，当何恃怙？唯愿回意，勿为一人而舍一切。’一万大臣亦皆投地，仰白王言：‘何不哀愍我曹等？为一人意，舍弃我等。唯愿回意，莫与其眼。’二万夫人，头脑打地，腹拍王前，亦皆求请：‘唯愿大王！回意易志，莫以眼施，安慰我等。’五百太子，涕哭王前：‘唯愿天父！当具矜怜莫以眼施，抚养我等。’时戒贤太子，重白王言：‘愿剜我眼，以代父王。所以然者？我虽身死，国无损益；大王无眼，海内靡恃。’时快目王，告诸王臣夫人太子：‘我受身来，生死长久，设积身骨，高于须弥；斩刺之血，倍于四海；而饮母乳，过四大江；别离悲泪，多于四海。地狱之中，破坏之身，烧煮斫刺，弃眼无数。饿鬼之中，受若干形，火从身出，还自焦然，如是破坏，眼亦无数。畜生之中，更相食啖，种种死伤，复不可计。人间受身，寿多中天，或争色欲，还

相图谋，共相伤杀，死非一彻。如是破散，无央数眼，正使生天，命亦不久。计本以来，亦受多形，于此三界，回波五道，为贪恚痴，碎身尘数，未曾给施用求佛道。如此臭眼，危脆之物，如是不久，自当烂坏；今得用施，不应不与。今持此眼，以用布施求佛无上一切智眼。若我愿成，当与汝等，清净慧眼。汝莫遮我无上道意。’其在会者，默然无言。正语左右：‘可挑我眼。’左右诸臣，咸各言曰：‘宁破我身，犹如芥子，不能举手向大王眼。’王语诸臣：‘汝等推觅其色正黑谛下视者，便召将来。’诸臣求得，将来与王。王即授刀，敕语令剜。剜得一眼，着王掌中，王便立誓：‘我以此眼，以用布施，誓求佛道。若审当得成佛道者，此婆罗门，得我此眼，即当用视。’作是誓已，王即以眼，安婆罗门眼匡之中，寻得用见，得视王身及余众会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白王言：‘得王一眼，足我用视，愿留一眼，王自用看。’王复答言：‘我已言决，许与两眼，不应违言。’便更剜一眼，复着掌中，重复立誓：‘我持眼施，用求佛道。审能成佛，至诚不虚，此婆罗门，得于我眼，便当用视。’复安一眼，寻得用视。当尔之时，天地震动，诸天宫殿，皆亦动摇，时诸天人，愕然惊惧，寻见菩萨剜目布施，咸皆飞来，侧塞虚空，散诸华香而用供养，赞言：‘善哉！大王所作，甚奇甚特！’天帝前问：‘实为奇特！能作是事，欲求何报？’王答言曰：‘不求魔梵四王帝释转轮圣王三界之乐，以此功德，誓求佛道，度脱众生，至涅槃乐。’天帝复问：‘汝今剜眼，苦痛如是，颇有悔退瞋恚不耶？’王言不悔，亦不瞋恨。天帝复言：‘我今观汝，血出流离，形体战掉，言不悔恨，此事难信。’王即自誓：‘我剜眼施，无悔恨意，用求佛道，会当得成。审不虚者，令我两眼平复如故。’王誓已讫，两

眼平完，明净彻视，倍胜于前。诸天人民，一切大会，称庆喜踊，不能自胜。王语婆罗门：‘今与汝眼，令汝得视，后成佛时，复当令汝得慧眼见。’将婆罗门，入宝藏中，恣取一担，发遣去。还到本国，波罗陀跋弥，自出迎之，已见先问：‘得眼不耶？’答言：‘得眼，我今用视。’复问言曰：‘彼王今者，为存为亡？’答言：‘诸天来下，寻即誓愿，眼还平复，眼好于前。’波罗陀跋弥，以闻此语，恼闷愤结，心裂而死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欲知尔时须提罗王，今我身是。波罗陀跋弥，今调达是。时乞我眼婆罗门者，今此会中，盲婆罗门得道者是。先世之时，我与其眼，乃至今日，由见我故，既得肉眼，复得慧眼。我为汝曹，世世苦行，积功累德，今日致佛，汝等应当勤求出要。”

佛说是语，时诸在会者，感念佛恩，内身克厉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发无上道意者。贤者阿难，及诸会者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三）五百盲儿往返逐佛缘品第二十八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毗舍离国，有五百盲人，乞丐自活，时闻人言：“如来出世，甚奇甚特，其有众生睹见之者，癯残百病，皆蒙除愈，盲视聋听，哑语痿伸，拘蹙手足，狂乱得正，贫施衣食，愁忧苦厄，悉能解免。”时诸盲人闻此语已，还共议言：“我曹罪积，苦毒特兼，若当遇佛，必见救济。”便问人言：“世尊今者，为在何国？”人报之曰：“在舍卫国。”闻此语已，共于路侧，卑言求哀：“谁有慈悲，愍我等者？愿见将导，到舍卫国，至于佛所！”

唤倩经时，无有应者。时五百人，复共议曰：“空手倩人，人无应者，今共行乞，人各令得金钱一枚，以用雇人，足得达彼。”各各行乞，经于数时，人获一钱，凡有五百，合钱已竟，左右唤人：“谁将我等，到舍卫者，金钱五百，雇其劳苦。”时有一人，来共相可，相可已定，以钱与之。敕诸盲人，展转相牵，自在前导，将至摩竭国，弃诸盲人，置于泽中。是时盲人，不知所在，为是何国？互相捉手，经行他田，伤破苗谷。时有长者，值来行田，见五百人，践踏苗稼，伤坏甚多，瞋愤怒盛，敕与痛手。乞儿求哀，具宣上事，长者愍之，令一使人将诣舍卫。适达彼国，又闻世尊，已复来向，摩竭提国。是时使人，复还将来向摩竭国。时诸盲人，钦仰于佛，系心欲见，肉眼虽闭，心眼已睹，欢喜发中，不觉疲劳。已至摩竭，复闻世尊，已还舍卫。如是追逐，凡经七返。

尔时如来观诸盲人，善根已熟，敬信纯固，于舍卫国，便住待之。使将盲人，渐到佛所。佛光触身，惊喜无量，即时两目，即得开明，乃见如来，四众围绕，身色晃昱，如紫金山，感戴殊泽，喜不自胜。前诣佛所，五体投地，为佛作礼，作礼毕讫，异口同音，共白佛言：“唯愿垂矜，听在道次。”时佛告白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堕，法衣在身，重为说法，得阿罗汉。

尔时阿难，见诸盲人，肉眼明净，又尽诸漏，成阿罗汉，长跪合掌，前白佛言：“世尊出世，实复奇特，所为善事，不可思议。又此诸盲人，特蒙殊泽，肉眼既明，复获慧眼，世尊出世，正为此等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我非但今日，除其冥闇，乃往久远，无量劫时，亦为此等除大黑闇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中，为此除闇，其事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昔久远，无量无数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五百贾客，共行旷野，经由险路，大山谷中，极为黑闇。时诸商人，迷闷愁忧，恐失财物，此处多贼，而复怖畏，咸共同心，向于天地日月山海一切神祇，啼哭求哀。时萨薄主，愍诸商客迷闷之苦，便告言曰：‘汝等莫怖！各自安意，吾当为汝作大照明。’是时萨薄，即以白氈，自缠两臂，酥油灌之，然用当炬，将诸商人，经于七日，乃越此闇。时诸贾客感戴其恩，慈敬无量，各获安隐，喜不自胜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萨薄，岂异人乎？我身是也。我从昔来，国城妻子，及以肉血，恒施众生，以是之故，今致特尊。尔时五百诸贾客者，岂异人乎？今此五百比丘是也。过去世时，以生死力，施其光明，今得成佛，亦施无漏慧眼。”

尔时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有种辟支佛善根，或发无上道意度者甚多。慧命阿难，及诸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四）富那奇缘品第二十九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放钵国，有一长者，名昙摩羨（此言法军），于彼国中，巨富第一。时长者妻，生一男儿，值出军征伐余国，因字其儿，号曰羨那（此言军也）；后复生儿，值王出军征讨得胜，复字其儿比耆陀羨那（此言胜军）。二子长大，各为娶妻。尔时长者，遇疾困笃，数召诸医，瞻养其病，看视医师，甘膳尽供。医贪利养，欲遣残病，逆怀奸诈，更与余药，使病不瘥。时有一婢，供养长者，饮食汤药，恒知时宜，白长者言：“从今以去，此诸医师，

不足更唤，恶意相误，病更不瘥。今我自当，如前法度，随病所需，更莫唤医。”婢便看养，长者得瘥。于是其婢，白长者言：“大家！我看大家，瞻视供养，病得除瘥，唯当垂愍赐我一愿。”长者告曰：“卿求何等？”时婢便言：“欲得大家与我共通，若不见违当从我志。”长者不逆，即遂其愿。交通已竟，便觉有身。时婢怀妊，十月已满，生一男儿，其愿满足，故因字其儿，名富那奇(此言满愿)。端正福德，宜于钱财，善能估贩，种种治生，倍获盈利，所至到处，无有不吉。虽复禀受长者遗体，才艺智量，出过人表，然是厮贱婢使所生，不及儿次，名在奴例。

尔时长者，复婴痼疾，困笃着床，将死不久，遗言殷勤，告其二子：“吾设没后，慎勿分居。”长者被病，虽服医药，不能救济，奄致命终。尔时二子，承用父教，共居一处，经历年戴。值时有缘，欲至他国贾作治生，各以家居妇儿，付嘱富那奇：“为我看视斯等大小，及家余事。”悉用相累，正尔别去。于时富那奇，即受其教，营理家事。时二兄子，数往其所，求索饮食及余所需，时富那奇，称给其意，随其所求，买索与之。卒值一日无钱持行，胜军小儿白富那奇：“我今饥渴，与我饮食。”手中无钱，索食叵得。小儿瞋恚，往语其母：“今富那奇，怀情不普，见伯父儿，随意给称，我从索食，独不见与。”母闻儿言恨心便生，云此婢子，敢怀偏心。胜军还家，其妇及儿忿心未息，具以上事，向胜军说。胜军闻之倍怀愤怒：“此婢子奴，敢违我教，薄贱我儿，吾当杀之。”怀情已定，求兄分居。兄敬父敕，即时不可。胜军懊恼，数求不止。兄见意盛，察其所规，知弟怀恚，意不得已，即可其言：“听各分居，弟以家财，一切所有，养生园宅，用作一分，以

富那奇，用作一分，以此二分，恣兄取之。”谓兄取财，规自取富那奇，而欲杀之。兄知胜军心害富那奇，慈心怜愍，取富那奇，空将妻子，单罄来出，依余家住。

时富那奇，问其嫂曰：“与我少钱，欲用买薪。”兄嫂答曰：“唯有五钱。”即解用与。时富那奇，持此五钱，诣市买薪，见一束薪卖索五钱，时富那奇，即买其薪，雇以五钱。寻见牛头栴檀香木在薪束中，意甚欢喜，持薪归家，取此香木，分为十段。值王夫人热病之极，当须牛头栴檀香木，摩以涂身以除其病，举国推觅求之叵得，即令国内：“谁有香木一两，当与黄金千两。”时富那奇，往应王募，持一小段，用奉王家；王如本令，偿千两金。如是展转，十段香木，悉皆售尽，得金万两。因用起居，园田舍宅，象马车乘，奴婢畜生，家业于是，丰富具足，过逾于前，合居数倍。

尔时复有五百贾客，相与结要，欲入大海，唤富那奇，共为伴侣。富那白兄：“求共采宝。”兄即听之，给其所需。及伴往至大海，如意取宝，自重而还。来至中道险难之处，众人咸见阎浮提内有三日现，怪问导师：“今三日出，是何端应？”导师答言：“汝等当知！一是正日，二是鱼眼。”其间白者，“此是鱼齿，今水所投，黑冥之处，是鱼口也，最为可畏。我等今者，无复活路，临至鱼口，定计垂死。”有一贤者，敬信佛道，告语众贾：“唯当虔心称南无佛。三界德大，无过佛者，救厄赴急，矜济一切，最能覆护苦厄众生。唯佛神圣！愿救危险，济此诸人，毫耗之命。”时摩竭鱼，闻称佛名，即还闭口，沈窜海底，众贾于是，安隐还国。时富那奇，取大金案，以诸妙宝摩尼珠等，庄累积满，奉兄羨那，长跪仰望，白大兄言：“我已为兄，积蓄财宝，舍

宅所有一切具足，子孙七世，食用不尽，唯愿大兄！听我出家。” 羨那答曰：“ 吾不相违，但卿少年，未达人伦，佛法要重，持之甚难，比更数年，乃可遂意。” 富那奇曰：“ 大兄当知！人命无常，斯须难保。前在大海，值摩竭鱼，吸船趣口，命危垂死；蒙佛神恩，得济余命。唯念垂许，听在道次。” 兄即听之。

时富那奇，与其五百采宝之众，咸以信心至舍卫国，到于佛所，礼敬问讯，因具白佛，求索出家。佛即许可，听使入道。赞言：“ 善来！” 便成沙门。佛为种种，苦切说法，五百比丘，心意开解，尽诸苦际，成阿罗汉。唯富那奇，结使深重，佛为说法，未能畅达，精诚困笃，始入初果，勤精修习，无有休懈。时诸比丘，安居日近，佛听各各随意安居。时富那奇，往白佛言：“ 弟子欲往至放钵国安居三月，唯愿见听。” 于时世尊，告富那奇：“ 彼国人恶，信邪倒见，汝今初学，于佛法中，未能具足佛法圣行，设为彼人见毁辱者，当奈之何？” 富那奇曰：“ 设令被人极理毁辱，但莫见害。” 世尊又告：“ 彼人极恶，设被害时，当复云何？” 富那奇曰：“ 世尊当知！正使彼人毁辱加害，莫断我命，犹戢其恩。” 佛又告曰：“ 汝往至彼，忽遭恶人，残害汝命，无益于汝，当如之何？” 富那奇言：“ 世尊当知！一切万物，有形归无。彼若杀我，分受其死。” 于时世尊告富那奇：“ 彼诸恶人，毁辱加害，及未断命，汝当瞋不？” 富那奇曰：“ 不也。世尊！正使彼人无根见谤，毁辱极世不轨之事，设加刀杖，打害次杀，复未残戮，临当断命，终不一念生起恚心。” 佛即赞言：“ 善哉善哉！弟子所行，唯是为快。”

时富那奇，摄持衣钵，礼佛辞退，至放钵国。明日晨旦，入城乞食，至一大富婆罗门家。时婆罗门，见是比丘，即怀恶心，而来骂逐，

比丘即往异家乞食。自其明日，续其舍乞食。时婆罗门，复挝打极手，比丘欢喜，颜色不变。时婆罗门，睹此比丘，见毁被害，苦困垂死，而无怨色，不生瞋恨，便自悔责，忏悔已过。时富那奇，于彼国中，勤修不懈，尽诸结使，心忽开解，获无漏证。安居已竟，便辞檀越，嘱及其兄：“慎勿入海，大海中难甚多无数，兄之财宝，足用七世。”嘱及已竟，还往佛所，稽首问讯，问讯讫竟，随意住止。

时兄羨那，不惟其敕，有诸众贾，来归羨那，种种晓唤，共入大海，羨那不逆，即可共去。至海渚上，随意自重，唯有羨那，多取牛头栴檀香木，满船而还。龙性悭吝，惜其香木，即于道中，捉其船舫，举帆罗风，不能得过，一切众客，定计恐死。羨那一心，称富那奇，“今遭苦厄，愿见拔济。”时富那奇，在舍卫国祇洹精舍，坐禅思惟，遥以天耳，闻兄羨那，处在危厄，至心自陈，悲酸一心，称富那奇。富那奇即以罗汉神足，犹如健夫屈伸臂顷，变身化作金翅鸟王，至于大海，恐蹙其龙。龙见鸟形，怖入海底，众贾于是安隐还家。

时富那奇，教化其兄，令为世尊立一小堂，覆堂村木纯以栴檀。其堂已成，教化其兄请佛。羨那答曰：“请佛之宜，以何等物能屈世尊？”时富那奇，俱与其兄，办足供养，各持香炉，共登高楼，遥向祇洹，烧香归命佛及圣僧：“唯愿明日，临顾鄙国，开悟愚蒙盲冥众生。”作愿已讫，香烟如意，乘虚往至世尊顶上，相结合聚作一烟盖。后遥以水，洗世尊足，水亦从虚，犹如钗股，如意径到世尊足上。

尔时阿难，睹见是事，怪而问佛：“谁放烟水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富那奇罗汉比丘，于放钵国，劝兄羨那，请佛及僧，故放烟水，以为信请。”因敕阿难：“往至僧中，行筹告语神足比丘，

明日悉来，往应羨那请，因现变化，以游彼国。”阿难奉命，合僧行筹，有神足者，明当受请。时诸比丘，各各受筹。

明日晨旦，僧作食人，名奇虔直奇(此言续生)，其人已得阿那含道，恒日供给一切众僧，结跏趺坐，身放光明，四出照曜，引作食具，瓢杓健支，百斛大釜，而随其后，乘虚飞行，趣向其国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言：“非也。是诸比丘，作食之人，故来相佐，办具饮食。”于是羨那，即以华香妓乐供养，供养毕竟，即便过去。次后复有十六沙弥均提之等，各以神足，变作树林，采华采果，种种变现，演身光明，晃曜天地，凌虚继迈，骆驿而到。羨那复问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斯诸人等，先前来者，乃是我等同师弟子，年始七岁，得罗汉道，诸漏永尽，神足纯备，今故先来采华具果。”即以华香，具足供养，供养讫已，各各过去。次复耆年大阿罗汉，化作千龙，结身为座，头皆四出，雷吼震天，其诸龙口，悉雨七宝，复于其上，施大宝座，飞升虚空，身放光明，照曜天下，而来至国。羨那复问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是师弟子，名憍陈如，佛初得道，在鹿野苑，初转法轮，广度众生，斯等五人，最先受化，于弟子中，第一上首，神通具足，无所挂碍。”羨那闻说，倍加恭敬，香华妓乐，悉以供养，供养已讫，即便过去。次后复有摩诃迦叶，化作七宝讲堂，七宝庄校，奋身光明，晃昱四布，往至其国。羨那见之，问富那奇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是师弟子，摩诃迦叶，清俭知足，常行头陀，愍诸厮贱，赈济贫乏。”羨那即以香华妓乐，供养毕讫，即时过去。时舍利弗，次后乘千师子，槃身为座，头皆四出，口雨七宝，雷吼咆哮，震动天地，复于其上，敷大宝床，庄校严饰，而处其上，身出光明，普照四域，飞腾

虚空，翱翔而至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今乘来者，是师大弟子，广博大智，名舍利弗。”羨那闻已，倍增欢喜，即以华香妓乐供养，供养讫已，即自过去。时大目连，寻后而发，化作千象，罗头四出，其诸象口，皆有六牙，其一牙头，有七浴池水，一一池中，有七莲华，其一华上，有七玉女，种种变现，其数无量，放大光明，感动四邻，复于其上，安置宝座，自坐其上，乘虚径至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言：“非也。是师弟子，名大目连，神足第一，德行纯备。”羨那闻说，欢喜戴仰，香华妓乐，而以供养，供养已，即便过去。次后复有阿那律提，而自化作七宝浴池，浴池中复生金色莲华，莲茎皆是七宝合成，处其华上，结跏趺坐，项佩日光，照曜天下，光所照处，皆是金色，乘虚至国。羨那复问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言：“非也。是师弟子，阿那律提，于是大众，天眼第一。”羨那闻之，欢喜恭敬，华香供养，即自过去。次后复有佛弟难陀，化作千马，驾七宝车，车上复有七宝大盖，放演光明，四出照曜，乘虚驰至，诣放钵国。羨那见之，问富那奇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言：“非也。是世尊弟，名曰难陀，众相具足，德行纯备。”羨那即以香华妓乐，供养毕讫，即自过去。时须菩提次后复来，作七宝山，坐琉璃窟，身放种种杂色光明，照曜天地，来至其国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言：“非也。是师弟子，名须菩提，广智多闻，解空第一。”即以华香，供养毕讫，即自过去。次有分耨文陀尼子，化作一千迦楼罗王，结身为座，四向罗头，口含众宝，发哀和音，复于其上，施大宝座，而坐其上，乘虚来至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言：“非也。是我同师，名曰分耨文陀尼子，辩才应适，最为第一。”即以华香，供养讫已，便自过去。次复弟子，

名优波离，化作千雁聚身相结，头口出声，哀鸣相和，口含众宝，飞翔虚空，于其身上，敷众宝座，放大光明，照耀四远，身坐其上，驰奔来至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是师弟子，名优波离，于众比丘，持律第一。”羨那闻已，即持华香，供养毕讫，即复过去。次后复有沙门二十亿，化作行树于虚空中，以绀琉璃，作经行道，复以七宝，夹树两边，种种妙宝，以界道侧，于中经行，渐至其国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是佛弟子，名曰沙门二十亿，于比丘中，精进第一。”华香妓乐，供养毕讫，即便过去。次后复有大劫宾宁，化作七宝树，树上复有种种华果，树下皆有七宝高座，处其座上，放大光明，乘虚来至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是佛弟子，名劫宾宁，挺特勇猛，端正第一。”羨那闻已，欢喜供养华香妓乐，供养已讫，即自过去。次有弟子名宾头卢埵阇，坐宝莲华，项佩日光，放千光明，晖赫天地，飞升虚空，来至其国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是师弟子，名宾头卢埵阇，善能入定，坐禅第一。”即以香华，供养毕讫，即自过去。次罗睺罗，寻后趣引，自化其身，作转轮王，千子七宝，皆悉具足，导从前后，来至其国。羨那问曰：“是汝师不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是佛之子，名曰罗睺罗，设在家者，领四天下，七宝自至，兵仗不用，自然降附，今舍此位，出家学道，得阿罗汉，六通清彻，无所挂碍，今故变身，作是形位。”羨那闻已，香华供养，即自过去。五百神足弟子，各各现变，不可称计。

尔时世尊，知诸弟子尽适彼国，放大光明，照耀天地，普皆金色。时富那奇，语其兄曰：“今者世尊，始欲发意而来至此，故先放光，作是瑞应。”尔时世尊，始于座上，下足蹶地，应时天地，六反震动。时

富那奇，语其兄曰：“今者世尊，始于座上，下足蹶地，以是之故，天地大动。”尔时世尊，始出精舍，住在于外，八金刚神住于八面；时四天王在前导道；时天帝释，从诸欲界天子百千万众，侍卫左面；大梵天王，与色界诸天无央数众，住在右面；弟子阿难，住在佛后；大众围绕，放演光明，照耀天地，飞升虚空，趣放钵国。于其中道，逢五百作人，以千具犁牛，垦治陇亩，诸牛见佛乘空而过，身放金色普照世界，诸牛至心，仰视世尊，心存笃敬，住陇不行。作人见牛仰向观瞻，惊怪所以，亦视见佛，即各跪白：“咸兴归诚，唯愿如来！当见哀愍暂下开度，使离生死。”佛以悲心，知其可度，即下为说种种妙法，五百作人，心意开悟，断二十亿洞然之恶，成须陀洹。时牛命终，尽生天上，普皆欢喜。

于时如来，即复发引，到前未远，有五百童女，共游旷野，见地金色，仰视其变，见乘虚而行，咸怀欢喜，叉手白言：“唯愿天尊！垂心矜愍暂见济度。”佛知其宿行应可度化，即称所愿，往至其所，随应堪能，为说诸法；信受开解，成须陀洹。变感已竟，逐步而至。复有五百仙人，处在林泽，见光普照地悉金色，仰睹如来与诸大众游行乘虚，心怀踊跃，敬心倍隆，仰请佛言：“唯愿大圣！暂劳神形，因见过度，听在道次。”佛睹其本缘，知之应度，寻下在前。求作沙门，佛即听之：“善来比丘！”便成沙门，因为说法，心净开解，诸漏永尽，成阿罗汉；随从佛后，乘空而至。

时富那奇，遥见佛来，光曜天地，大众虚转，语兄羨那：“世尊及众，今始来至。”佛到其国，羨那欢喜，即以香华及众妓乐，供养毕讫，共至会所。佛至其舍，如法就坐，羨那合家，供办甘膳，自行澡水，

敬意奉食，佛为哒嚟，食讫澡漱，为其举国合家大小，演说妙法，合家一切，得须陀洹。有具二道三四果者，复有发意趣大乘者，复有坚住不退地者。佛说法讫，举国男女，得度者众，不可称计。

阿难长跪，叉手合掌，前白佛言：“不审，世尊！此富那奇，过去世中，作何恶行，为人下贱，属他为奴？复有何福，遇佛得度？”佛告阿难：“欲知之者，明听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对曰：“唯然，愿具开示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迦叶佛时，有一长者，财富无数，为佛众僧兴僧伽蓝，衣服饮食病瘦医药四事供办，供给一切无有乏短。尔时长者遇疾命终，其后一儿出家学道，其父死后佛图供具，皆悉转少，众僧罢散，其寺荒坏，无人住止。其儿比丘，勤力招合檀越知识，积聚钱财，修补缺落，复合众僧，还继供养。于时多众，住在其寺，勤精专修，具诸道者，时彼道人，作僧自在。时有罗汉道人，次知日直，扫除草土，积在中庭，不时除弃。于时比丘，恶心呵叱：‘今此比丘，如奴无异，虽知扫地，不能除弃。’阿难当知！彼时比丘，大自在者，今富那奇比丘是也。由其恶心呵得道人比之为奴，由此一言，五百世中，恒为奴身。复由兴立劝合众人供养众僧，偿罪已毕，复遭我世，蒙得过度。今此国中，受化之人，皆是往昔劝助之众，缘是果报，皆得度脱。”

阿难之等，及与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五）尼提度缘品第三十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舍卫城中，人民众多，居止隘迫，厕溷鲜少，大小便利，多往出城。或有豪尊，不能

去者，便利在器中，雇人除之。时有一人，名曰尼提，极贫至贱，无所趣向，仰客作除粪，得价自济。尔时世尊，即知其应度，独将阿难，入于城内，欲拔济之。到一里头，正值尼提，持一瓦器，盛满不净，欲往弃之。遥见世尊，极怀鄙愧，退从异道，隐屏欲去。垂当出里，复见世尊，倍用鄙耻，回趣余道，复欲避去，心意匆忙，以瓶打壁，瓶即破坏，屎尿浇身，深生惭愧，不忍见佛。是时世尊，就到其所，语尼提言：“欲出家不？”尼提答言：“如来尊重，金轮王种，翼从弟子，悉是贵人；我下贱弊恶之极，云何同彼而得出家？”世尊告曰：“我法清妙，犹如净水，悉能洗除一切垢秽；亦如大火能烧诸物，大小好恶，皆能焚之。我法亦尔，弘广无边，贫富贵贱，男之与女，有能修者，皆尽诸欲。”是时尼提，闻佛所说，信心即生，欲得出家。佛使阿难将出城外，大河水边，洗浴其身，已得净洁，将诣祇洹，为说经法，苦切之理，生死可畏，涅槃永安；霍然意解，获初果证，合掌向佛，求作沙门。佛即告曰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法衣在身，佛重解说四谛要法，诸漏得尽，成阿罗汉，三明六通，皆悉具足。

尔时国人，闻尼提出家，咸怀怨心，而作是言：“云何世尊，听此贱人出家学道？我等如何，为其礼拜？设作供养，请佛及僧，斯人若来，污我床席。”展转相语，乃闻于王。王闻亦怨恨，情用反侧，即乘羽葆之车，与诸侍从，往诣祇洹，欲问如来所疑之事。既到门前，且小停息。祇洹门外，有一大石，尼提比丘，坐于石岩，缝补故衣，有七百天人，各持华香，而供养之，右绕敬礼。时王睹见，深用欢喜，到比丘所，而语之言：“我欲见佛，愿为通白。”比丘即时，身没石中，踊出于内，白世尊曰：“波斯匿王，今者在外，欲得来入覲省咨问。”

佛告尼提：“从汝本道，往语令前。”尼提寻时，还从石出，如似出水，无有挂碍，即语王言：“白佛已竟，王可进前。”王作此念：“向所疑事，且当置之，先当请问，此比丘者，有何福行，神力乃尔？”王入见佛，稽首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却坐一面，白世尊言：“向者比丘，神力难及，入石如水，出石无孔，姓字何等？愿见告示。”世尊告曰：“是王国中，极贱之人，我已化度，得阿罗汉，大王故来，欲问斯义。”王闻佛语，慢心即除，欣悦无量，因告王曰：“凡人处世，尊卑贵贱，贫富苦乐，皆由宿行，而致斯果仁慈谦顺，敬长爱小，则为贵人；凶恶强梁，憍恣自大，则为贱人。”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“大圣出世，多所润济，如此凡陋下贱之人，拔其苦毒，使常安乐。此尼提者，有何因缘，生于贱处？复种何德，得遇圣尊，禀受仙化，寻成应真？唯愿世尊！敷演分别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谛听善持！吾当解说令汝开悟。乃往过去，迦叶如来，出现世间，灭度之后，有比丘僧凡十万人。中有一沙门，作僧自在，身有疾患服药自下，憍傲恃势，不出便利，以金银澡槃，就中盛尿，令一弟子担往弃之。然其弟子，是须陀洹。由在彼世，不能谦顺，自恃多财，秉捉僧事，暂有微患，懒不自起，驱役圣人，令除粪秽。以是因缘，流浪生死，恒为下贱，五百世中，为人除粪，乃至于今。由其出家，持戒功德，今值我世，闻法得道。”佛告大王：“欲知尔时僧自在者，今尼提比丘是。”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“如来出世，实为奇特，利益无量苦恼众生。”佛告大王：“善哉善哉！如汝所言。”佛又告曰：“三界轮转，无有定品，积善仁和，生于豪尊；习恶放恣，便生卑贱。”

王大欢喜，无有慢心，即起长跪，执尼提足，而为作礼，忏悔自

谢，愿除罪咎。世尊尔时，因为广说法微妙之义，所谓论者，施论戒论，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乐。

尔时大会，闻佛所说，各获道证，信受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七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(三六) 大劫宾宁品第三十一(丹本此品前在第四卷为十八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国王名波斯匿，于时南方有国，名为金地，其王字劫宾宁。王有太子，名摩诃劫宾宁，其父崩背，太子嗣位，体性聪明，大力勇健，所统国土，三万六千，兵众殷炽，无能敌者，威风远振，莫不摧伏。然与中国，不相交通。后有商客，往到金地，以四端细氎，奉上彼王。王纳受已，问商客言：“此物甚好，为出何处？”商客答曰：“出于中国。”王复问言：“其中国者，名字云何？”商客启曰：“名罗悦祇，又名舍卫，其数众多，不能具说。”王复问言：“中国诸王，以何等故不来献我？”商客启曰：“各自霸土，威名相齎，以是之故，不来承奉耳。”王自思惟：“今我力势，能总威摄一切天下，何缘诸王不来承贡？今当加威令彼率伏。”复问商客：“中国诸王，何者最大？”商主白言：“舍卫国王，为第一大。”时金地王，即便遣使，诣舍卫国，持书示教，其理委备，告语其王波斯匿言：“我之威风，遍阎浮提，卿为所恃，断绝使命，今故遣使共卿相闻。卿若卧时，闻我声者，寻应起坐；若坐闻者，寻时应立；若食闻声，应即吐哺；若沐闻声，应即握发；若住时闻，应即相趣。却后七日，与我相见，设不如是，吾当兴兵破汝国界。”

波斯匿闻深用惊惶，即往诣佛，具白斯事。佛告王言：“王还语使云：‘我不大，更有大王。’”王奉佛教，告彼使言：“世有圣王，近在此间。卿可到边，传汝王命。”使即时往诣于祇桓。于时世尊自变其身，作转轮王，令目连作典兵臣，七宝侍从，皆悉备有。又化祇桓，令作宝城，绕城四边，有七重堑，其间皆有七宝行树杂色莲花，不可称计，光明晃晃，照然赫发。城中宫殿，亦是众宝，王在殿上，尊严可畏。于是彼使，前入化城，既睹大王，情甚惊悚，自念我君，无状招祸；然不得已，以书示之。化王得书，蹋着脚下，告彼使言：“吾为大王，临统四域，汝王顽迷，敢见违距。汝速还国，致宣吾教。信至之日，驰奔来覲，卧闻当起，坐闻应立，立闻吾令便当涉道。克期七日，不得稽迟，敢违斯制，罪在不请。”

使受教竟，还诣本国，具以闻见，白金地王。王承斯问，深自咎责，合率所领诸小王辈，严办车马，欲朝大王，然有所疑，未便即路。先遣一使白大王言：“臣所总乘，三万六千，王为当都去，将半去耶？”大王还报：“听半留住，但将半来。”时金地王将万八千小王，同时来到，既见化王，谒拜毕已，心作是念：“大王形貌，虽复胜我，力必不如。”化王于时，敕典兵臣，以弓与之；金地国王，手不能胜。化王还取，以指张弓，复持与之，敕令引挽；金地国王殊不能挽。化王复取，而弹扣之，三千世界，皆为振动。次复取箭，弯弓而射，离手之后，化为五发，其诸箭头，各各皆出无数光明，其光明头，皆有莲花，大如车轮，一一花上，各各皆有一转轮王，七宝具足，奋演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五道众生，莫不蒙赖，诸天境界，见其光明，及闻说法，身心清净，有得道果第二第三道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复有得

住不退地者。人道众生，见佛光明，及闻所说，心生踊跃，其中有得一道二道三道之者，出家入要得应真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得不退地，不可称计。饿鬼中者见佛光明，及闻所说，皆得饱满，身心清净，无诸热恼，皆生慈心，恭敬于佛，即得解脱，生人天中。畜生中者，见佛光明，贪欲瞋毒，皆得消除，痴心朦冥，寻得醒悟，皆悉欢喜，信敬于佛，即得解脱，生人天中。地狱中者，见佛光明，寒则熅暖，热则清凉，苦痛之处，即得休息，身心踊跃，慈敬于佛，即得解脱，生人天中。

尔时摩诃劫宾宁王、金地诸王，见斯变已，其心信伏，远尘离垢得法眼净，万八千王，一时皆然。须臾之顷，佛摄神力，还复本形，诸比丘僧，前后围绕。金地王众，求索出家，佛即听许，须发自堕，袈裟在体，思惟妙法，尽得阿罗汉果。

阿难白佛：“此金地王，宿种何德，生在豪尊，功德巍巍，遭值佛世，逮成无漏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众生由行受其果报。乃往过去，有迦叶佛，般涅槃后，有一长者，为起塔庙，造作堂阁，四供养具。岁月渐久，而塔崩落，床褥衣食，亦复断绝。其主长者，有子比丘，便行劝化人民之类，各令减割用治斯塔，又设饮食床卧之具。诸人同心，咸共供承，因发誓愿：‘当来之世，富贵长寿，值佛出世，闻法获证，行报无遗，皆令果成。’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长者子比丘者，今金地王摩诃劫宾宁是。其诸人民受道化者，今万八千诸王是也。”

佛说是法，众会闻者，逮得道证，发心不退，受持至教，欢喜奉行。

(三七) 梨耆弥七子品第三十二(丹本此品在第四卷为第二十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波斯匿王，有一大臣，名梨耆弥，家居大富，生七男儿，为其娶妻，已至于六，残第七子，当为求妇。自思惟言：“吾年衰迈，唯余一儿，为之纳妇，要令殊胜。”时此长者，有一亲厚婆罗门，来共相见，因议语曰：“今我欲为小儿求婚，未能知处。卿自昔来，游行诸国，今欲烦君，为我推觅，若见有女端政贤智，性命相宜，适我子意，乃当求之。”时婆罗门，即便然可。遍行看觅，到特叉尸利国，见有五百童女，群行游戏，采取好花，用作拂饰。此婆罗门，随逐观之。转复前行，当度少水，诸女子辈，皆脱革屣，中有一女，而独不脱，并屣入水。转复前行，续更有河，众女褰衣尔乃入水，唯此一女，独并衣入。前行林间，诸女各各上树采花，时此一女，自不上树，从他索之，得花甚多。时婆罗门，问此女言：“我有少疑，欲得相问。”其女答曰：“有疑便问。”婆罗门言：“向者诸女，当入水时，尽脱革屣，汝独不脱，有何意故？”时女答言：“汝痴何甚？所以作屣，正用护脚，陆地之事，眼有所见，荆棘瓦石，可得避之。水底隐匿，眼所不睹，倘有棘刺及诸毒虫，伤害人脚，是以不脱。”时婆罗门，复更问言：“以何事故，并衣入水？”时女答言：“女人之身，相有好恶，褰衣入水，为人所见，相好则可，不好嗤笑，以是事故，而不褰之。”时婆罗门，复更问言：“以何缘故，独不上树？”女便答言：“若当上树，树枝倘所，危害人身，以是事故，而不上耳。”此女即是波斯匿王弟昙摩诃美女也。羨昔因罪逃奔彼国，便于其土，安家纳娶，而生斯女，字毗舍利。

时婆罗门，闻女所说，知必贤能，而问女言：“汝父母在不？”女答曰：“在。”遂逐到门，求共相见。女入白父：“外有婆罗门，欲见大人。”时昙摩诃羨便出见之，问讯已竟，而语之言：“向者女子，是君女不？”答言：“是也。”“为有主未？”答言：“未也。”婆罗门言：“舍卫国中，有一大臣，字梨耆弥，君识之不？”答言：“旧识。”婆罗门言：“是梨耆弥，最下小儿端政聪明，欲求君女共为婚姻，可得尔不？”昙摩诃羨言：“彼是豪姓，本与匹偶，苟其欲得，情在无违。”已蒙许可，便共克日，尔时有伴，往舍卫国。

时婆罗门，即作书疏与梨耆弥，陈说事状。长者闻已，办具娉物车马骑乘，往特叉尸利国，渐近欲到，先遣使往。时昙摩诃羨善加敬待，即设宾会，以女娉之。诸事毕竟，当还舍卫。时此女母，于众人前，嘱其女言：“自今已后，常着好衣，恒食美食，日日照镜，莫令断绝。”女即长跪，奉受教敕。梨耆弥闻，阴用为恨。“人生一世，苦乐无定，好衣美食，如何得常？恒照明镜，斯亦非理。”虽有此念，难不问之。客主相辞，于是别去，大小徒侣，进路归国。于道中间，有一客舍，四面垂轩，极为清凉，其先到者在下休息，儿妇后至，启白妯言：“此不可住，速出向外。”妯不违之，出向露处，左右数人，不肯出去。时有象马，身体瘙痒以身揩柱，屋即崩坏，填杀下人。时梨耆弥，作是念言：“我今脱死，由是儿妇。”敬遇之心，倍益隆厚。即便驾乘，进路而归。到一大涧，草茂水美，众人息驾，涧侧而住。儿妇后到，便语之言：“住此不快，速出岸上。”即用其言，远涧休息。须臾之间，便有云起，震雷降雨，滂沛而下，溢涧流来。时梨耆弥，复重念曰：“吾等今日，再脱于死，由此儿妇，得全身命。”复敕严驾，

涉道进前。

既达本国，中表亲里，悉来庆问，长者欣悦，即设供具，共相娱乐，终竟一日，宾客既罢。是时长者，召诸儿妇，而告之曰：“吾今年高，厌众事务，家居器物，欲有付托。卿等诸人，谁能为我知藏执钥？”六大儿妇尽辞不堪，其第七者自言能任。于时长者，以诸藏钥，悉以付之。既以受命，勤谨不懈，朝朝早起，洒扫堂舍，炊蒸已竟，先饭妯娌及诸男女，后饭奴婢僮仆，使人各各分处赴趣作业，然后自食，以是为常。妯见忠恪不与凡同，怪前母嘱而不用之，便问之曰：“汝前来时，被母教敕：‘好衣美食，日照明镜。’其事云何？卿可说之。”儿妇长跪，具答事状：“我母所约，着好衣者，体上大衣，教使爱护，恒令净洁，时间客会，可得鲜妙；所敕美食，非为甘肥，教使晚饭饥虚得食，粗细尽美；其明镜者，非铜铁镜，教令早起洒扫内外，端整床席，务令净洁。我母所嘱，其事如是。”时妯闻之，知有妙才，情存待遇，甚倍于前，家中众物，悉以委之，欢喜泰然，无复忧虑。

时有群雁，飞入海渚食啖粳米，食之既饱，衔穗翔来当王宫上失堕殿前。诸人见之，取用奉王。王见奇好，必中作药，敕使留种莫得弃散，赋与诸臣各令殖之。时梨耆弥亦得少许持至于家，教令种之。儿妇奉取，驱率奴仆，调和畦田，于中下种，生长滋茂大获子实；诸人种者，消息失度悉皆不生。时王夫人，歎得笃疾，召问诸医治病所由。中有医言：“当须海渚粳米作食，食之尔乃可差。”王自忆念：“昔得其种，赋人垦殖，今当推校为有有无？”即召诸臣，而问之言：“前敕种稻，为成熟不？今日急须用治困病。”诸臣各各自说本末，或云不生，或云鼠啖。时梨耆弥归家问曰：“前种稻米，为获实不？欲得与王

治夫人病。”儿妇答言：“家内丰多，若用作药足周一国，不齐一人也。”时梨耆弥，即送与王，寻用作食，以与夫人。夫人食已，病得除愈。王甚欢喜，大与赏赐。

时特叉尸利舍卫二国，共相嫌隙，常不和顺。时特叉尸利王，欲试舍卫有圣智不？遣一使者至舍卫国，送[馬*字]马二匹，而是母子，形状毛色，一类无异，能别识者实为大善。王及群臣，不能分别。时梨耆弥，从宫归家，儿妇问言：“有何消息？”妯即答言如向所见。儿妇白言：“此事易知，何足为忧？但取好草，并头而与，其是母者，推草与之；其是子者，挫搏食之。”时梨耆弥寻往白王，王如其语，以草试之，果如其策，母子区别。即语使者：“斯是马母，彼是其驹。”时使答言：“审如来语，无有差错。”王大欢喜，倍加爵赏。

时彼来使，还归本国，具白诸理。时特叉尸利王，便更遣使，送于二蛇，粗细长短相似如一，能别雄雌者，斯亦大善。波斯匿王，及诸群臣，无能识者。时梨耆弥，归问儿妇：“此复云何？”儿妇答言：“以一端细氎，敷置于地，取此二蛇，用着氎上，若是雌者，静然不动，其是雄者，搔扰不宁。何以知之？女之为性，爱着细滑，得软生染，不欲动摇；男子性刚，转侧不安。以此推之，可足知矣。”长者闻已，即往白王。王从其计，寻时试之，果如所言，了了识别。告彼使曰：“是雄是雌。”使寻报曰：“审尔不虚。”王甚庆悦，大赐财宝。

时彼国王，复送一木，长满一丈，根杪正等，无有节目刀斧之迹，而语之曰：“若能识别此木上下，亦大快善，甚不可量。”王及诸臣，无能识者。时梨耆弥，复问儿妇，儿妇答曰：“此事易耳，但取其木，用着水中，根自沉没，头浮在上。”长者闻已，复往白王。王用其语，

而便试之，果如其计，沉浮各殊。语彼使言：“浮者是头，沈处是根。”时使答言：“信如所论。”王益欢喜，重与赏赐。

彼使还国，具白因缘。其王闻之，心用信伏，更遣使命，兼献珍宝，因复语曰：“大王国中，实有贤达，自今以后，当修义好。”波斯匿王，情倍踊跃，召梨耆弥，而问之曰：“顷来诸事，卿何由知？”梨耆弥言：“非臣所达，是臣儿妇之智辩耳。”国王闻已，深加欣敬，拜其儿妇，用为王妹。复经少时，儿妇怀妊，日月已满，生三十二卵，其一卵中，出一男儿，形体颜貌，端严挺特。年遂长大，勇健无双，一人之力，敌于千夫，父母爱念，合国敬畏；后为纳娶，各已备毕，纯是国中豪贤之女。

时毗舍离，信心开解，请佛及僧于舍供养。佛为说法，合家眷属，得须陀洹，唯末小儿，未获道迹。时乘白象，欲出游戏，门外有堑，既深且广，于其堑上，有大木桥，时此年少，适到桥宕，尔时复有辅相之子乘车外来，桥中相逢，各恃豪姓，不相开避。毗舍离儿，便怀瞋恚，就于象上，低身下向，捉辅相子并其车乘，掷置堑中，身体伤破，百节皆痛，啼哭而归，白其父言：“毗舍离儿，横见毁辱，伤我身体，苦痛若斯。”其父闻之，甚用懊恼，恤其子言：“彼人力壮，又是国亲，难与争胜，当思密计以报此怨。”即以七宝，合为马鞭三十二枚，用好纯刚，作刀内中，三十二人，各遗一枚，而语之言：“汝等年少，体性自嬉，故作此鞭，而用相赠，幸可纳之，恒捉在手。”诸人欢庆，便为受之。是时国法，见王之时，礼不带刀。于是辅相，已见纳受而常秉执，便向国王，深谮谗之，云：“毗舍离三十二子，年盛力壮，一人敌千，今怀异计，谋欲害王。”王虽闻之，情犹未信。复更白王：“事

审不虚，现有证验，各作利刀，置马鞭中，以此推之，事足明矣。”王即索看，果如所言，王意便信，谓必为然。选择力士，安在宫内，一一召唤，于里杀之。以三十二头，盛着一函，系缚封印，送与其妹。

当于是日，其毗舍离，请佛及僧就家供养，见王送函，谓为致供来相助办，便欲开看。世尊告曰：“且住勿解，须待食竟。”食饱已讫，便命令坐，为其说法。“此身无常苦空无我，生多危惧，不得久立，众恼缠缚，辛酸难计，恩爱别离互相悲恋，唐困身识，于道无益。唯有智者，能解此恶。”时毗舍离，霍然情悟，得阿那含道，欢喜合掌，白世尊言：“唯垂矜愍！见赐四愿：一者诸病比丘，给足汤药随病饮食。二者看病比丘亦给其食。三者远来比丘，先供养之。四者远行比丘，给办粮饷。所以者何？诸病比丘，由无汤药好饮食故，其病难差，或复没命。瞻病比丘，由无食故，当舍乞食，早晚无时，病人所须或能差错，违心恚怒，病则难愈，以是之故，当施其食。诸有他方远来比丘，初到异土，未有知识，若行乞食，或值恶狗，或逢弊人，傥能瞋恚，伤损毁辱，以是之故，当先与食。远去比丘，当须伴侣，由无粮饷，或不逮伴，道路遐险，多诸毒兽，设当独涉或致危难。我以是故，当供给之。”

尔时世尊闻毗舍离求此四愿，赞言：“善哉善哉！如汝所愿，其德弘大，供佛无异。”即与众僧，还到祇桓。

世尊去后，开函视之，三十二头，悉在函中，由爱断故，不生懊恼，但作是言：“痛哉悲哉！人生有死，不得长久，驱驰五道，何若乃尔？”三十二儿，妇家亲族，闻此事理，极怀瞋恚，咸共唱言：“大王无道，枉杀善人，共合兵马，欲为报仇。”军众云集，围绕王宫。时王

恐怖，退向佛所。诸人闻之，即引军马，往围祇桓。尔时阿难，闻波斯匿王，杀毗舍离三十二子，妇家宗党欲为报仇，长跪合掌，白世尊言：“有何因缘，三十二儿，为王所杀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毗舍离子三十二人，不但今日为王所杀，三十二人一时顿死。汝今善听！持之在心，当为汝说。”阿难曰：“诺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此三十二人，共为亲友，相与言议，盗他一牛。彼时国中，有一老母，无有子息，单穷困厄。时诸偷儿，往诣其舍，欲共杀牛；老母欢喜，为办薪水煮熟之具。临下刀时牛跪丐命，诸人意盛，必欲杀之，牛便结誓：‘汝今杀我，将来之世，我不置汝，正使得道，犹不相放。’立誓已竟，便为所杀。诸人烧煮，竟共啖之，老母因次，亦得饱满，欣悦而言：‘由来安客，今日最善。’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牛者，今波斯匿王是。尔时盗牛人者，今毗舍离三十二子是。尔时老母者，今毗舍离是。由此果报，五百世中，常为所杀，乃至至今。彼时老母，由助喜故，五百世中，常为作母，极怀懊恼，今值我时，始获道证。”

阿难合掌，重白佛言：“复修何福，豪富猛健？”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迦叶佛时，有一老母，信敬三宝，其家大富，合集众香，以油和之，欲往涂塔。于其中路，逢三十二人，因而劝之：‘我欲以油涂塔，可相助佐，当得福德，世世所生，端正多力。’时三十二人，欢喜共去。涂塔已竟，各作是言：‘由是老母故，令我等得种福业，愿所生处，尊荣富贵，恒为我母，我等为子，常莫相离，见佛闻法，疾得道果。’老母喜悦，便许可之。从是已来，五百世中，恒生尊贵。尔时老母，今毗舍离是。尔时三十二人，今三十二子是。”

时诸军众，闻佛所说，恚心便息，而作是言：“大王所刑，非适为之，此人自种，今受其报，由杀一牛，犹尚如是。波斯匿王，是我曹主，云何怀恶，而欲危害？”即除器仗，自投王前，求哀请过；王亦释然，不问其罪。

尔时世尊，因为四众广说诸法，善业应修，恶行应离，敷演分别四谛妙法。众会闻者皆得道证，受持佛教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八）设头罗健宁品第三十三(丹本为二十一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中。尔时贤者阿难，从座而起，整衣服长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“阿若憍陈如，伴党五人，宿有何庆，依何因缘，如来出世，法鼓初震独先得闻，甘露法味特先得尝？唯愿垂哀！具为解说。”

于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“此五人者，先世之时，先食我肉，致得安隐，是故今日，先得法食，用致解脱。”

尔时阿难重白佛言：“先世食肉，有何因缘？愿具开示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过去久远，无量无数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大国王，名曰设头罗健宁，领阎浮提，八万四千国，六万山川，八十亿聚落，二万夫人嫖女。王有慈悲，怜念一切，人民之类，靡不蒙赖。尔时国中，有火星现，相师寻见，而白王言：‘若火星现，当旱不雨经十二年。今有此变，当如之何？’王闻是语，甚大忧愁：‘若有此灾，奈何民物？民命不济，无复国土。’即合群臣，而共议之。众臣咸曰：‘当下诸国计现民口，复令算数仓箒现谷，知定斛斗，十二年中人得几许。’王从其议，即时宣令，急救算之。都计算竟，一切人民，日得一升，犹尚

不足，从是已后，人民饥饿，死亡者众。王自念曰：‘当设何计济活人民？’因与夫人嫫女，出游园观，到各休息。王伺众眠寐，即从座起，向四方礼，因立誓言：‘今此国人，饥羸无食，我舍此身，愿为大鱼，以我身肉，充济一切。’即上树端，自投于地，即时命终，于大河中，为化生鱼，其身长大，五百由旬。

“尔时国中，有木工五人，各赍斤斧，往至河边，规斫材木。彼鱼见已，即作人语而告之曰：‘汝等若饥，欲须食者，来取我肉；若复食饱，可赍持去。汝今先食我肉，而得充饱，后成佛时，当以法食济脱汝等。汝可并告国人大小，有须食者，悉各来取。’五人欢喜，寻各斫取，食饱赍归，因以其事具语国人。于是人民，展转相语，遍阎浮提，悉皆来集，啖食其肉，一胁肉尽，即自转身，复取一胁，皆复食尽，故处还生，复转身与之。如是翻覆，恒以身肉，给济一切，经十二年。其诸众生，食其肉者，皆生慈心，命终之后，得生天上。

“阿难！欲知尔时设头罗健宁王者，则我身是。时五木工，先食我肉者，今憍陈如等五比丘是。其诸人民后食肉者，今八万诸天，及诸弟子得度者是。我于尔时，先以身肉，充彼五人，令得济活，是故今日最初说法，度彼五人，以我法身少分之肉，除彼三毒饥乏之苦。”

贤者阿难及诸会者，闻佛所说，且悲且喜，顶戴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八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（三九）盖事因缘品第三十四（丹本为三十八）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竹林精舍。慧命阿难，竹林中坐，心

自思惟：“如来出世，甚奇甚特！今诸弟子，蒙佛恩泽，于四供养，无所乏少，各获安隐，得尽苦际；一切世间，诸王臣民，亦得大利，遭值三宝，人民安乐，悉思世尊威力所致。”作是念已，从坐处起，来诣佛所。尔时世尊，为四部众，广说妙法。慧命阿难，前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长跪合掌，向佛自说林中所念。

佛告阿难：“如汝所言，如来出世，实复奇特！令一切众生皆获利益。复次阿难！如来正觉，非但今日祐利众生，过去世时，亦复利益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中，饶益众生，其事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久远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有四河水、二大国王，一王名曰婆罗提婆，晋言梵天，独据三河，人民炽盛，然复懦弱；一王名曰罚阁达提，晋言金刚聚，唯得一河，人民亦少，然其国人悉皆勇健。时金刚聚，处于正殿，独坐思惟：‘如我今者，兵众勇悍，而所获水少，彼国懦弱独霸三河，今当遣使和索一河。若与我者，共为亲厚，国有好物，更相贡赠，若有艰难，共相赴救；若其不得，便当力逼而夺取之。’作是念已，召诸大臣共议此事，诸臣咸言：‘今正是时。’即遣驿使，至梵天国，具以王意，宣示梵王。梵王闻此，复自思惟：‘我国丰实，人众亦多，又此国界，父王所有，转用授我，至于力争，我不下彼。’作是念已，报彼使言：‘今此国土，非我所得，乃是父王，转用见授。如我今者，力不减汝，汝欲力决，我不相畏。’使还本国，具以闻王。王即合军，攻梵天国，共战一交，梵天军坏，乘背追蹙，经至城边，众人怖缩，更不敢出，诸臣相将，悉共集会，诣梵王所，咸皆同心，白大王言：‘他国兵强，我国懦弱，惜一河水，今致此败。如是不久，惧恐失国。唯愿开意，以一河水与之，共为亲厚，足得安

全。’王心便开，可众臣意。即时遣使，至彼军中，白其王言：‘我曹比国，用作恶为？所索河水，今以相与，我当以女为汝夫人，国有特物，更相贡赠，急难危险，共相赴救。’时金刚聚，从其来意，即迎其女，拜为夫人，各共和解，回军还国。

“经于数时，其王夫人，便觉有胎。怀妊之后，恒有自然七宝大盖，常在身上，坐卧行立终不远离。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身紫金色，头发绀青，光相晒着，世之少双，儿以出胎，盖在其上。召诸相师，令相此儿。相师披看，举手唱言：‘善哉善哉！’异口同音白大王言：‘今观太子，德力无比，人相毕足，世之希有。’王及群臣，喜不自胜，即告相师，为其立字。尔时国法，依于二事，而为作字：一者瑞应，二者星宿。相师白王：‘今此太子，入胎已来，有何等瑞？’王答之曰：‘有七宝盖，恒在其上。’便为作字刹罗伽利，晋言盖事，以众妙供，随时承奉。年至成人，父便命终。葬送毕讫，诸小王臣，共立盖事，用为大王。

“治政数年，出外游观，见诸人民耕种劳苦，问左右曰：‘我国人众，何以作此种种役使？’臣答王言：‘国以民为本，民以谷为命。若其不尔，民命不存；民命不存，国则灭矣。’王便言曰：‘若我福相应为王者，令我民众获自然谷，莫复作此。’发言已竟，一切人民，仓籩自满，种种杂谷，随意悉有。又经数时，复出外游，见其国人，采薪汲水，舂磨作役，又问臣言：‘今诸人众，故复劳苦？何以尔耶？’臣白王言：‘蒙王恩泽，获自然谷，谷叵生食，事须成熟，是以庶民，办作食调。’王复言曰：‘若我福德，应为王者，令吾国内一切人民，若欲食时，有自然食，恒在其前。’发言已讫，合境皆获自然之食。又复

经时，王更出游观，见众人匆匆各执所务，纺织裁缝，办具衣调。王问臣言：‘此诸人等！何以故尔，辛苦执作？’臣白王言：‘蒙大王恩，获自然食，今者作役，办具衣裳。’王复言曰：‘若我福德，应为王者，使吾国内一切树木出自然衣。’适发此语，国中诸树，皆出妙衣，极为细濡，青黄赤白，随人所好。又经数时，王复出游，见于人民各各竞共作诸乐器，王复问臣：‘我国人民，何以故尔，劳烦执作？’臣白王言：‘此诸人等，蒙大王恩，衣食自然，各获安隐，事须伎乐，用自娱乐，是以今者治伎乐器。’王便言曰：‘若我有福，应为王者，令我国中一切树上，皆有种种乐器，鼓具琴瑟、琵琶笙篴，一切所需，称意悉有。’

“又经数时，诸王臣民，悉来拜贺，值王食时；时王即请，留与饮食。尔时诸臣，得王饭食，百味具足，咸共白言：‘臣等家食，其味薄少，今得王食，美味非凡。’王告之曰：‘卿等臣民，若欲常得如我食者，用吾食时，食者皆得如是之食。’即敕司官：‘吾食时到，恒鸣大鼓，令诸人民悉得闻知，用我时食，当得百味上妙之供。’从是已后，食便鸣鼓，一切人民，承音念食，百味上馔，自然在前，人民优乐，不可具陈。

“时王梵天，遣使来至盖事王国，语盖事言：‘汝父在时，我以河水，用与汝父，汝父已终，宜当还我。’时盖事王，报彼使曰：‘我今境土，及以河水，亦非我力，强从汝得，然我为王，不劳民物。此盖小事，宜停在后，须我面与汝王相见，乃当宣备国土之要。’使还到国，一一白王，王然其意，克日共期。期日已满，二王俱进，军众围绕，甚多无数，各安大营，在河一边，二王乘船，河中相见。时王梵天，

初见盖事，身色晃曜，如紫金山，头发奕奕，如紺琉璃，其目广长，人中难有，敬心内发，谓是梵天。到相问讯，对坐一处，谈两国土，论索水事。盖事报曰：‘我国人民，所欲自然，亦无货输王役之劳。’所言未讫，食时已至，盖事王军，鸣鼓欲食。时梵天王，甚以惶惧，谓欲牵摄而取杀之，怖不自宁起谢已过，手足四布，腹拍前地。盖事自起，晓令还坐。复语之曰：‘大王！何以恐怖如是？我军食时，恒自鸣鼓。所以尔者？是我食时，用我时食，皆获百味上馔之供。’时王梵天复起合掌，白盖事曰：‘唯愿大王！普见临覆我及国人，悉愿降附，令诸民庶悉蒙恩泽。’于是盖事，典阎浮提，一切人民，尽获安乐。

“登位之后，处于正殿，群僚百官，宿卫侍立。日初出时，有金轮宝从东方来，王遥见之，即下御座，右膝着地，向于轮所，以手三招，轮已来至，千辐具足，光色晃着。王告之曰：‘若我应作转轮王者，如法住处，汝便住中。’于是轮宝，当在王前虚空中住，其轮去地七多罗树；象宝、神珠、玉女、典兵、典藏宝，次第来至。时盖事王七宝具足，典四天下，一切众生，蒙王恩德，所欲自恣，王悉教令修行十善，寿终之后，皆得生天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刹罗伽利王者，岂异人乎？我身是也。尔时父王罚阇达提，今现我父净饭王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诃摩耶是。我因往昔慈愍众生，恒以财法而摄取之，从是因缘，自致成佛，三界独尊，无与等者。以此义故，一切众生，皆应修习大慈润益。”

尔时阿难复白佛言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中，刹罗伽利转轮圣王，以何因缘获如是等无量功德，初入母胎宝盖随覆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复过去久远，无量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波罗捺国，

仙人山中，有辟支佛，恒于山中止住。时辟支佛，患身不调，往问药师。药师语曰：‘汝有风病，当须服乳。’时彼国中，有一萨薄，名曰阿利耶蜜罗，晋言圣友。时辟支佛，往告其家，陈病所由，从其乞乳。萨薄欢喜，便请供养，日给其乳，经于三月。三月已竟，身病得差，感其善意，欲使主人获大利益，踊在空中，坐卧行立，身出水火，或现大身满虚空中，又复现小入秋毫之里，如是种种，现十八变。于是圣友，极怀欢喜。复从空下，重受其供，经于数时，乃入涅槃。萨薄悲悼，追念无量，阁维其身，收取舍利，盛以宝瓶，用起鍱婆，香花伎乐，种种妙物，持用供养。所捉大盖，以置其上，尽其形寿，供养此塔。由其供养一辟支佛，四事供养，因此福报，无量世中，或生天上，或处人中，尊豪挺特，世之少双。”又告阿难：“一切众生，在家出家，皆应修福，生生之中，获如是利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诸会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大施抒海品第三十五(丹本为三十九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阁崛山中，与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世尊，念须侍者，诸尊弟子憍陈如等，各共观察，知佛所念。时憍陈如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长跪白佛：“贪得侍近捉衣持钵，唯愿垂愍！赐教听许。”佛告之曰：“汝年老迈，自须给侍，何忍使汝复见供事？”时憍陈如知佛不听，礼已还坐。摩诃迦叶、舍利弗、目犍连，及诸弟子五百人等，次第白佛，皆求给侍，佛皆不听。时阿那律试观佛意，见佛志趣，心在阿难，如日在东照于舍宅，光从东牖直至西壁，世尊志意亦复如是；诸大弟子，皆亦观知。时舍利弗及目犍

连，从坐处起，到阿难前，语阿难言：“世尊志意，欲得于仁以为侍者。仁有善利，独蒙称可，宜速往白求为佛侍。”时贤者阿难，见诸上座来到其前，又闻其语，寻起合掌，白上座言：“世尊德重，智慧深远，以我常近亲侍奉事，惧招罪尤，自遗殃患。”舍利弗等复语之言：“今观世尊，专注致意，欲得于仁以为侍者，如日初出照于室宅，光从东牖直照西壁，世尊注心亦复如是。又复世尊，究人情能知仁堪任，是以留意，宜时速白求为侍者。”贤者阿难重得是语，思惟是事，靡知所如，复更合掌，白诸上座：“若今世尊赐我三愿，我乃堪任为佛侍者。何谓为三？世尊故衣，勿与我着。世尊残食，莫令我啖。时节进现，随我裁量。赐此三愿，乃能侍佛。”舍利弗等闻是语已，具以其事，往白世尊。佛闻此已，告舍利弗：“诸弟子等！阿难所以求索不着我故衣者，阿难长虑恐诸弟子怀嫉妒者，而生此心：‘国王臣民，诸檀越辈，施佛贵价细濡之衣；阿难贪此，故求给事。’复索不啖我残食者，虑诸弟子复生此心：‘如来钵中，所食之余，甘美百味，世无此食；阿难嗜故，而来侧近。’阿难所以索自裁量时节进现者，虑诸弟子及外道众来求进现，有所难问，不知时节，佻相恼触，又为侍者，当候时节，饮食所宜，便身益体，一一制度，虑过见及。是以先预索此三愿。又复阿难，不但今日索自知时，过去世时，奉侍于我，善知时宜。”

时舍利弗重白佛言：“不审过去奉事于佛，善知时宜，其事云何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欲闻者，谛听着心！当为汝说。”“唯然世尊！诺当善听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乃往过去无数无量阿僧祇劫，有大国王，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小国、八十亿聚落，王所住城，名婆楼施舍。于是城中，有

一婆罗门，号尼拘楼陀，聪明博达，天才殊邈，王甚宗戴，师而事之；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悉遥敬慕，瞻仰所在，四远贡献，遣使咨承，略而言之，如奉大王。于是婆罗门，富敌王家，但无子息可以绍继，出入坐卧，每怀此愁，不知何方可以得子？即祷祀梵天、天帝四王、摩醯跋罗，及余诸天日月星宿、山河树神，种种祷祀，无所不遍。克诚积报经十二年，其大夫人便觉有娠，聪明女人，能得知此，自知所怀，必是男儿，即以情事白婆罗门。婆罗门欢喜，倍增怡跃，即敕家内夫人媵女，来共拥护夫人进止，饮食床荐，极令细濡，调适称给，莫违其意。十月已满，便生男儿，身紫金色，头发绀青，端正超异，人相难有。婆罗门见，喜不自胜，即召相师，来共相之。相师披观，叹未曾有，此儿相好，福德弘广，天下所瞻，如子赖母。其父欢喜，敕为立字。天竺作字，依于二种：或依星宿，或依变异。相师便问：‘怀妊以来，有何变异？’其父答言：‘此儿之母，素来忌恶，少于慈顺，不修慈慧；自怀妊来，心性改异，矜怜苦厄，如母爱子，志好布施，无有贪惜。’相师闻之，欢喜而言：‘是此儿志，故使然也。当为立字号摩诃阁迦樊，晋言大施。’

“其儿渐大，父甚爱念，别为作宫，立三时殿，冬温夏凉，春秋居中，安诸妓侍，以娱乐之。其儿聪明，好乐学问，诵持俗典，十八部书，文既通利，并善其义，学诸技术，靡所不通。其后大施白其父言：‘久在深宫，思欲出游。’父闻此语，即敕臣吏：‘我子大施，欲出游行，扫洒街陌，除诸不净，竖诸幢幡，散华烧香，庄严道路，极令洁净。’施設办已，大施于是乘大白象，七宝校饰，捶钟鸣鼓，作倡伎乐，千乘万骑，导从前后，行大御道，往诣城门。于时国中人民之类，

于楼阁上，挟道两边，竞共观看，无有厌足，皆各言曰：‘甚奇甚妙！睹其威相，犹如梵天。’转复前行，见诸乞儿，着弊坏衣，执持破器，卑言求哀：‘丐我少许。’大施见之，而问之曰：‘汝等何以辛苦乃尔？’或有答言：‘我无父母兄弟妻子，贫穷孤茕，无所恃怙。’或有答言：‘我有长病，不能作役，自活无路。’或有答言：‘我之不幸，数遭破亡，债负盈集，身口所切，无方自济，是以行乞，以托余命。’大施闻已，酸叹而去。次复前行，见诸屠儿，剝畜生，削割秤卖。大施见问：‘咄作何等？’各各言曰：‘祖父已来，屠杀为业，若舍此事，无以自济。’大施叹息，舍之而去。次见耕者，以犁垦地，虫从土出，虾蟆拾吞，复有蛇来，吞食虾蟆，孔雀飞来，啄食其蛇。大施问之：‘此作何等？’答言：‘垦地于中下种，后当得谷以自供养，并复当得以输王家。’大施闻已，深叹而去。次复前行，见诸猎者，张网设置，捕诸禽兽；见诸禽兽，堕置网中，自挽自顿，不能得脱，悲鸣相唤，各怀怖惧。大施见之，‘何以作此？’各共答言：‘我等唯仰猎杀为业，若不为此，存活无路。’闻其语已，酸伤而去。次复前行，见捕鱼师，张设罗网，所得甚多，积着陆地，趣能动摇。复问其故：‘咄何以尔？’各前答言：‘祖父已来，无余生业，唯仰捕鱼，卖供衣食。’大施见已，甚怀愍悼，而自思惟：‘是诸众生，皆由贫穷乏衣食故，为此恶业，杀害众生，欢喜极意；寿终之后，当归三涂，从冥入冥，何其怪哉？’作是念已，回驾还宫，思忆是事，愁忧不乐。往见其父，求索一愿。父语大施：‘随汝所求，终不相违。’即自说言：‘先日出游，睹彼人民，求衣求食，劳形役思，杀害欺诳，具诸恶业，意甚矜怜，思欲赈给。唯愿垂恩，施我大藏，听自恣施济众所乏。’父告之曰：‘我聚财宝，’

尽为汝故，汝意欲尔，奈何相违？’

“儿得父教，即敕宣下一切人民：‘摩诃阁迦樊欲设大檀，有所须者，皆悉来取。’唱令已讫，沙门婆罗门、贫穷负债、孤苦疾病，诸城道路前后而去。诸人民辈，有从百里二三百千里来者，复从三千五千万里来者，皆强弱相扶，四方云集，一切给与，满其所愿。须衣与衣，须食给食，金银七宝，车马辇舆，园田六畜，称意而与。如是布施，经数时中，诸藏之物，三分已二、时典藏吏，往白其父：‘摩诃阁迦樊，自布施来，藏物三分，已施其二。诸王信使，当有往返，愿熟思惟，后勿见责。’父闻吏语，自思惟言：‘吾爱此子，不能距逆，宁复空藏，何能中断如是布施？’复经数时，用残藏物，三分复二。吏复更白：‘前所残物，三分之中已更用二。诸王信使，事须报知，今藏垂空，愿更重思。’时婆罗门而语吏言：‘吾爱此子，爱心隆厚未曾违失、面折其意。汝可方便，假设因缘，来求物时乍称不在，且令余残延引日月。’吏得语已，即闭藏户，小复他行。乞儿来集，至大施所，大施将来诣吏求物，其吏不在，比行推觅，经历时节，困乃得之，虽复得物，不称时要。大施自念：‘今此小吏自力何敢不承受我？将是父意故使尔耳。又人子之法，不宜空竭父母之藏令其尽也。今此藏中，所残无几。’作是念已，‘我当云何多得财宝，用满我意，济给群生？’即问诸人：‘今此世间，作何事业，可得多财用之难尽？’或有人言：‘多种五谷，修治园圃，可得多财。’或有人言：‘多养六畜，随时蕃息，可得多财。’或有人言：‘不避剧难，远出行估，最得多财。’或有人言：‘唯有入海，采取珍宝，最得多财。’大施闻此，而自言曰：‘耕种养畜，远出行估，既非我宜，得利无几。唯有入海，此计可从。我

当力励，求办此事。’作是念已，往白父母：‘今欲入海，求多珍宝，还用施给，济民所乏，唯愿见听，得遂所志。’

“父母闻语，惊而问言：‘世人入海，穷贫无计，分弃身命，无所顾恋。汝有何事，复欲习此？若欲布施，我家所有，一切众物，及藏中残，尽令汝用，莫入大海。又复海中，众难甚多，水浪回波，摩竭大鱼，恶龙罗刹，水色之山，如是众险，难可经过。汝有何急，投身此难？我等命存，终不相听。宜息汝意，勿多纷纭。’大施闻此，愿不从心，甚怀悒戚，而自心念：‘我今所愿，欲办大事，设复贪身，事何由成？’以身布地，伏父母前，而自言曰：‘若必顾留，违我志愿，伏身此地，终不复起。’父母闻此，心怀灼然，与诸内官，前谏喻曰：‘海道辽远，险难事多，往者甚众，来还者鲜。我念求子，祷祀诸天，精诚恳恻，靡所不遍，经十二年，困乃从愿。适汝长大，欲得舍我？念弃此志，还起饮食。’从一日二日至于六日，如是种种，谏喻求晓；其言如初，执志不回。父母心惧，自共议言：‘此儿前后，欲有所作，要令成办，未曾中退，就令入海，犹望还期，今必拒遮，到其七日，交见其祸，为之奈何？宜当听去，转忧在后。’言议已决，俱来儿边，各捉一手，而语儿言：‘听随汝意，起还就食。’

“大施闻此，即起就饭。饭食已讫，即起出外，广行宣令，告语众人：‘我今躬欲入海采宝，谁欲往者？可共俱进。我为萨薄，自办行具。’于时国中，有五百人，闻是令已，佥然应命。即办所须，克定发日。日到装驾，辞别趣道，王与群臣并其父母、诸王太子臣民之类，数千万人，送到路次，各赠妙宝，供道所须，啼哭断绝，于是别去。转行数日，止宿旷野，值遇群贼，来欲伺盗；菩萨怜愍，即以所赍，

尽用巧与。转前到城，城名放钵，城中有婆罗门，名迦毗梨。于时大施，往到其所，欲从贷索三千两金。时婆罗门，有一妙女，身紫金色，头发紺青，端正绝世，更无侔类，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皆为太子，求悉不许。是时大施，到其门中，问迦毗梨：‘欲共相见。’其女在内，闻外语声，欢喜惊起，语父母言：‘在外之者，斯是我婿。’时迦毗梨，即出相见，睹其色状，知必非凡，闻其须金，一切许给。又复左手，捉金澡罐，右手捉女，语大施言：‘今我此女，容貌殊异，诸王遣使，各为子求；今睹萨薄，端正相似，请以此女，用相奉侍。’大施答言：‘我今方当涉难入海，焉知能得安全还不？预受君女，此非所以。’迦毗梨言：‘若令吉还，当为我受。’是时大施，即许可之。

“时迦毗梨欢喜，便与三千两金及余所需。于是共别，转前到海，敕语贾人牢治其船，令有七重，候风以至，推着海中，以七张大索，系于岸边，便摇铃唱令，告众贾人：‘汝等皆听海中之难，黑风罗刹，水浪洄馘，恶龙毒气，水色之山，摩竭大鱼，众难甚多。百伴入海，时一安还。谁欲退者，可于此住；索断之后，欲悔无及。若能坚心，不顾身命，分舍父母兄弟妻子，际遇安隐，得七宝还者，子孙七世，食用不尽。’作是令已，便断一索，日日如是；七日复唱令已断第七索，望风举帆，船疾如箭，普与众贾，到于宝所。大施多闻明识诸宝，轻重贵贱色貌好丑，示诸贾客，如是色宝，致之不重，价贵可取。如是辈宝，致重价贱，各共莫取。又复约敕，取宝多少，当令得中，多则船重，重则沉没，少虽船轻，不补劳苦。诚语已讫，各勤采拾，积着船上，宝足装严，便欲来还。于时大施，不欲上船，诸人悉集，问其意故，大施答言：‘我欲前进至龙王宫求如意珠，尽我身命，不得不还。’

众贾闻此，愁惨无憀，各共白言：‘我曹之等，凭赖萨薄，捐舍所重，冒险至此，冀望相因，全济还家。今者云何，欲见弃舍？’大施答言：‘我当为汝自誓求愿，令汝曹等安隐还国。’诸贾人闻，心怖乃安。大施导师，手执香炉，向于四方，而自立誓：‘我不惮劳，涉海求珍，用济群生饥乏之困，合集此德，用求佛道。若我至诚，所愿当就，令此众贾及船珍宝，不逢恶难，安全还国。’作誓已讫，众贾前抱导师手足，涕泣怆恨，辞别还国。断索举帆，还阎浮提，皆蒙安隐，得出大海。

“尔时大施，与众别后，前入于水，水可齐膝，行经七日；转复前行，其水渐深，可齐于岐，复经七日；如是前进七日齐腰，七日齐项，七日恒浮，到一山边，两手捉木，刺山而上，经乎七日，乃彻山顶。于彼山上，平行七日，复还下山，七日彻下，到于水边。水中皆有金色莲花，有诸毒蛇，其毒极盛，悉以其身，缠莲花根。菩萨见此，即自端坐系心摄念，入慈三昧，念诸毒蛇本生之时，皆由瞋恚嫉妒倍盛，故生此中，受斯恶形，极以慈心，矜怜悲念，慈心已满，彼诸蛇毒，皆自除歇。大施即起，蹠花而行，复经七日，乃得度蛇。转复前行，见诸罗刹，闻人香臭，皆来求觅。大施已见，摄心慈观，诸罗刹辈，敬心自生，濡语来问：‘欲何所至？’大施具答：‘欲求如意宝珠。’罗刹欢喜，而自念言：‘此福德人，去于龙宫，其道犹远，云何使此经涉辛苦？我当接过于诸险难。’即时接去，度四百由旬，乃还放地。

“于是大施，转自前行，见一银城，白净皦然，知是龙城，欢喜往趣。见其城外，有七重堑，满诸堑中，皆有毒蛇，其毒猛盛，视之可恶。大施导师，念诸毒蛇，皆由前身怒害多盛，故受如斯可恶之形，念慈哀愍如视赤子，慈心已满，蛇毒悉除。即起蹈上，行诣龙城。见

有二龙以身绕城，交头门阍，见于大施，仰头愕视。大施寻时，复入慈心，龙毒便除，低头不视。大施即前，蹶上而过。城中有龙，坐七宝殿，遥见菩萨，惊起自念：‘今我城外，七重堑中，皆有毒蛇、余龙、夜叉，无敢妄越。斯是何人，能来至此？’即前迎问，作礼恭敬，请令就座，坐七宝床，种种美膳，以用供养。食已谈话，问其来意，菩萨答言：‘阎浮提人，贫穷辛苦，求于财宝供衣食故，杀害欺诳，具造众恶，命终之后，坠三恶道。意甚怜愍，欲救济故，涉险远来，见于大王，求梅陀摩尼，往用救济，积此功德，誓求佛道。若不距逆，唯见给与。’龙王答言：‘梅陀摩尼，难得之宝，汝故遐险，正来为此。若能开意，留住一月，受少微供，因为说法；梅陀摩尼，尔乃可得。’菩萨可之。龙王日日，供设百味，作诸伎乐，供养菩萨，菩萨便为具足分别四念处慧。经一月竟，辞当还去。龙王欢喜，解髻宝珠，以用奉上，因而言曰：‘大士慈心，普济难及，此志强猛，必至佛道，我愿为作智慧弟子。’菩萨可之，而问之言：‘今汝此珠，有何力能？’即答之言：‘此珠能雨二千由旬一切所须。’菩萨自念：‘此珠虽快，故未办我旷济大事。’诸龙大小，送到门外，重相辞谢。

“于是别去，转复前行，遥见一城，纯青琉璃，其色清洁，复前往趣。其城外边，亦七重堑，诸堑之中亦满毒蛇。菩萨见已，念此诸蛇，瞋妒所致，故来此中，受此毒形，端坐入慈，极加哀念，慈心已盛，毒皆得除。经蹈其上，往趣城门。亦见二龙，以身缠城，交头门阍，已见菩萨，擎头怒视。菩萨寻时，思惟慈心，慈心已满，其毒复除，便复低头，菩萨蹈过。尔时城中，有一龙王，坐七宝殿，遥见菩萨，惊起自念：‘计我城外，七重蛇堑，诸龙夜叉，无能越者。此是何

人，能来至此？’寻下迎问，恭敬作礼，请诣殿上，坐七宝床，办诸百味，盛美饭食，食竟徐徐谈问所由。菩萨因答故来之意：‘唯欲求乞旃陀摩尼。’龙王白言：‘旃陀摩尼，甚为难得！苟欲得者，愿受我请，二月住此，并见开示菩萨之行。’龙王供设种种饮食，作诸伎乐，而以供养，菩萨具足，为其分别四神足事。经二月已，辞当还去。龙王即出髻中宝珠，以用奉上，因立要誓：‘大士勤心，悲济群生，其心广大，必至佛道，我愿为作神足弟子。’菩萨可言：‘如汝所愿。’又复问：‘此所与宝珠，力能云何？’龙即答言：‘此珠能雨四千由旬一切所需。’菩萨自念：‘此珠转胜，虽复殊妙，未称我意。’诸龙大小，送出门外，各怀恋恨。

“于是别后，转更前进，见一金城，其色晃晃，甚为妙好，菩萨往趣。见其城外，亦七重堑，诸堑之中，亦满毒蛇。菩萨自念，此诸毒蛇，亦由前身习恚憎妒怒害盛故，受此毒形，端坐入慈，极加爱念，慈心已至，蛇毒皆除，便前登蹠，蹈上而过。到于城门，亦见二龙，以身缠城，交头门阃，已见菩萨，仰头愕视，菩萨如法，入于慈定，龙毒得除，低头而视，即前蹠上，度入城中。彼时城中，亦有龙王，处于宝殿，遥见菩萨，愕然自念：‘我此城外，有七重堑，满中毒蛇，余龙夜叉，无能越者。今此何人，能来至此？’心极奇怪，寻下迎问，致敬为礼，请令上殿，施七宝床，让之令坐，坐已具食种种美味，食已徐问所以来意。菩萨答言：‘阎浮提人，薄德穷苦，劳身役思，杀害欺诳为衣食故，具十不善，命终后，复堕三剧苦中，意甚愍伤，思欲救济。承海龙王，有如意珠，故涉遐险，唯望得此。’龙王答言：‘如意宝珠，此难得物，大士故来，望当相与。若欲得者，四月留住，受

我微供，并见教诲。’菩萨寻可。龙王欢喜，日日施設百味上美，躬自斟酌，奉进甘食，亦复敕作种种伎乐，菩萨恒为分别诸法名字本末，广宣其义。龙王敬慕，专意听受，朝夕问讯不失时节，随时所须龙自裁量，诸龙夜叉来欲求现，可进可退，自立限度，奉事四月，善知时宜。四月已竟，菩萨辞去。尔时其龙即解髻中如意之珠，用奉上之，因立誓愿：‘大士弘誓，慈心旷济，悲彼群生，不惮勤劳，必能成佛，拔济荼蓼，愿作侍者总持弟子。’菩萨许之。又复问言：‘所可施珠，力能何如？’龙王答言：‘此珠能雨八千由旬七宝所须。’菩萨欢喜，而自念言：‘阎浮提地，七千由旬，此珠之德，副我所望。’前后所得，凡有三珠，系在衣角，即起出城。诸龙大小，送到城外，各怀悲恋，遂共别去。

“菩萨到前，捉珠求愿：‘若今实是旃陀摩尼，当令我身能飞虚空。’求愿已讫，即举其身，便能飞翔，出于海外。已度海难，小眠休息，是时海中，有诸龙辈，自共议言：‘我曹海中，唯此三珠，其德甚大，难有般比，此人皆能，索得持去。可惜此宝，当还摄取。’言议已竟，密解持去。菩萨眠觉，看珠不在，即自思惟：‘此中无人，必是海龙，持我宝去。我为此珠，经涉遐险，今垂还国满我所愿。虽取我珠，吾终不放，会当尽力抒此海水，誓心克志，毕命于此，若不得珠，终不空归。’思惟已定，即行海边，得一龟甲，两手捉持，方欲抒海，海神知意，来问之曰：‘海水深广，三百三十六万里，正使一切人民之类，尽来共抒，不能使减，况汝一身，而欲办此？’菩萨答言：‘若人至心，欲有所作，事无不办。我得此宝，当用饶益一切群生，以此功德，用求佛道。我心不懈，何以不能？’是时首陀会天，遥见菩萨，一身一

意，独执勤劳，欲用充济安乐一切。‘我曹云何不往佐助？’展转相语，来至其所。菩萨下器，一切诸天，尽以天衣，同舁水中，菩萨出器，诸天举衣，弃着余处，一反抒海，减四十里；二反抒之，减八十里；三反抒之，减百二十里。其龙惶怖，来到其所，语言：‘止止！更莫抒海！’菩萨寻休。龙来问言：‘汝求此宝，用作何等？’菩萨答言：‘欲用给济一切众生。’龙复问言：‘如汝言者，我曹海中众生甚多，何以不与，必欲得去？’菩萨答言：‘海中之类亦是众生，然无剧苦。如阎浮提人民之类，为钱财故，杀害欺诳，作十不善，死堕三途。我以人类，解于法化，故来索宝，先充所乏，后以十善，而劝诲之。’龙闻其语，出珠还之。尔时海神，见其精进强力所作，即作誓言：‘汝今如是，精进不休，必成佛道，我愿为作精进弟子。’

“菩萨得珠，复更飞去。到便先问入海同伴贾客，即下在地。同伴见之，惊喜无量，皆共叹言：‘甚奇甚特！’转复前行，到放钵城，迦毗梨婆罗门，闻于菩萨海中吉还，欢喜踊跃，出迎问讯，并请同伴，为设客会，办具种种肴膳饮食，食讫谈叙行路恤耗。是时菩萨持其宝珠，指历其家，婆罗门家内，诸藏悉满，会者睹此，叹未曾有。时迦毗梨，庄严其女，若干种宝，按饰其身，躬手自捉金宝澡罐，先自洗手，后牵女臂，授与菩萨。菩萨为受。迦毗梨欢喜，严五百伎女，择取才能工为伎者，具五百白象，众宝庄按，极令奇异，用送其女。菩萨敕伴，驾乘即路，城中大小，送到道次，作众伎乐，导从还国。

“大施父母，自与儿别，忧结迷愤，啼哭过哀，其目俱冥，盲无所见。儿还到国，礼拜问讯，父母闻声，以手摩扞，尔时审知大施还国，悲喜交代，穷责其子：‘汝实无状，舍我入海，困苦我曹，微命趣

存。汝大海中，得何等物？’菩萨出珠，以授父母，父母手捉，而自言曰：‘今我藏中，如斯石比，亦不少也。何用辛苦，方乃得此？’菩萨取珠，指父母眼，目欬明净，如风除云，既还得视，心遂欣豫，感此珠德，叹言：‘甚奇！汝虽辛苦，功不唐捐。’菩萨复捉其珠，而从求愿：‘若是旃陀摩尼者，使我父母，身下自然，当有七宝奇妙珍异床座，上有严净七宝大盖。’言讫寻成，一切皆喜。菩萨复更捉珠求愿：‘令我父母及王臣民，一切诸藏皆悉盈满。’即以其珠，四向历讫，如语悉满，莫不惊喜。即时遣人，乘八千里象，告阎浮提一切人民：‘摩诃阁迦樊，海中吉还，得如意珠，其德殊异，却后七日，当令其珠雨于一切珍宝衣食，随人所需，自恣而取，皆各斋戒，储[仁 - 二+(亡/大)]以待。’

“告下遍已，七日到，大施菩萨，沐浴其身，着新净衣，至平坦地，即持其珠，着高幢头，手执香炉，四方求愿：‘阎浮提人，贫穷辛苦，欲得济给令无有乏，若当实是旃陀摩尼者，便当次第雨众所需。’求愿已讫，四方阴云，即时风起，吹诸不净，瑕秽粪扫，皆悉除去。次雨微水，以掩尘土，次雨饮食，百味上美，次雨五谷，次雨衣服，次雨七宝种种奇珍，阎浮提内，众宝积满。人民之类，自恣而取，上妙衣食，盈溢有余，视诸珍宝，犹如瓦石。尔时菩萨，观民充足，即遣臣吏四远，告下阎浮提内，咸使闻知：‘汝等群民！先由穷乏，求于衣食及诸财宝，更相欺诳，杀害极意自利忘义，不惟罪福，命终皆堕三涂之中，从冥入冥，受罪多劫。常相悲怜，无由相济，故忘形苦，涉险入海，得此宝珠，来用相救。汝等既已更无乏短，念自克励勤修十善，摄身口意，慈仁孝顺，精进御意，勿怀放逸。’种种方便，广敕

奉善，因作文书，告诸王臣，腾其法诲，咸令闻知，更相劝督，勿妄为非。尔时一切阎浮提内，既蒙大恩慈泽沾润，各思何方，仰酬至德？又蒙优教，敕使修善，咸皆慕义，专习慈敬，制身口意，不妄犯非，命终之后，皆得生天。

“如是，舍利弗！欲知尔时父婆罗门尼拘楼陀者，今现我父净饭王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诃摩耶是。时大施者，今我身是。银城中龙者，今舍利弗是。琉璃城中龙者，今目犍连是。金城中龙者，今阿难是。时海神者，今离越是。阿难为龙王时，奉事于我，善知时宜，乃至今日，素自知时。阿难欲得此三愿者，随从其意。”

阿难闻此，欢喜踊跃，从座处起，长跪白佛：“当尽形寿为佛侍者。”

时诸会者，闻佛所说，感念大恩，专心克励，思惟四谛诸法出要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种辟支佛善根因缘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有得住不退地者，咸共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九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（四一）净居天请佛洗品第三十六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首陀会天，下阎浮提，至世尊所，请佛及僧，洗浴供养。世尊默然，已为许可。即设饮食，并办洗具，温室暖水，调和适体，苏油浣草，皆悉备有。施設已办，白世尊曰：“食具已讫，唯圣知时。”于是世尊及诸比丘，纳受其供，尽其洗浴，并享饮食，其食甘美，世所希有。食竟澡漱，各还本坐。是时阿难，长跪合掌，白世尊曰：“此天往昔作何功德，形体妙

好，威相奇特，光明显赫，如大宝山？唯愿世尊！敷演其事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谛听善持！吾当解说。乃往过去，毗婆尸佛时，此天彼世，为贫家子，恒行佣作，以供身口。闻毗婆尸佛说浴僧之德，情中欣然，思设供养，便勤作务，得少钱谷，用施洗具，并及饮食，请佛众僧，而已尽奉。由此福行，寿终之后，生首陀会天，有此光相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而此天者，非但今日请佛及僧，尸弃佛时亦来世间，供养世尊及于众僧，乃至迦叶佛时，亦复如是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天非但承供七佛，于当来世贤劫之中，兴千佛出，亦当一一洗佛及僧，犹如今日无有差别。”尔时世尊，因受天记：“于未来世，满阿僧祇百劫之中，当得作佛，号曰净身，十号具足，所化众生，不可限量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诸四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无量，咸作是言：“如来出世，所利益大，如是少施，获报弥多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哉善哉！如汝所言。”因为众会，广说妙法。其闻法者，有得道迹、往来、不还、速应真者，发大道意，各各欢喜，顶受奉行。

（四二）善事太子入海品第三十七(丹本此品却在九卷为四十二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僧，围绕说法。尔时贤者阿难，见提婆达多，于如来所，常怀嫉妒，驱饮醉象，推山镇佛，种种方便，欲得危害。然佛慈心，常有矜愍，于罗睺罗及提婆达多，视之一等无有差别。贤者阿难，睹其如是，常怀怨恨，思惟在意，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长跪合掌，叹说是事。佛告阿难：“提婆达

多不但今日兴恶于我，宿世之时亦伤害我，然我于彼常慈念之。”

贤者阿难即白佛言：“不审宿世，提婆达多，亦为伤害，尔时慈愍，其事云何？愿具说示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久远，无数无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国王，名曰勒那跋弥，晋言宝铠，领五百小国王，有五百夫人嫫女，皆无有子。王便祷祠诸天日月山海树神，经年历纪，不获子息。王大愁忧，而自念言：‘我今无子，旦夕崩亡，国无绍继，天下必乱。所以者何？五百诸臣，不相宾伏，便当力争，强弱相，枉杀无辜，亡国丧民，莫不由此。’念是事已，益增愤恼。时有天神，知王至意，于王梦中，而语王言：‘城外林中，有二仙士，其第一仙，身有金色，福德聪辩，不可逮及，汝苟须子，可往求请，必当回意来生王家。’王寻惊悟，差有喜色，即敕驾乘，单将数人，遍至推觅，便得见之，即向求哀，种种自说，国无继嗣，忧深虑重。‘贪屈大仙，来生我家，绍继国嗣，去我忧患。若不见耻，唯垂见顾。’尔时仙人，见王殷勤，不忍拒逆，即便可之。第二仙人，复语王言：‘我亦当往生于王家。’王大欢喜，便辞还宫。

“经历数时，金色仙人，即取命终。王大夫人，名曰苏摩，即觉有娠。聪明女人，能得此智知所怀妊，分别男女，便自说言：‘我所怀妊，必当是男。’王及宫内，闻此语已，欣悦无量。王敕宫内夫人嫫女，尽共承给，称悦其意，床褥饮食，极令细软，将护进止，不临危险。十月已满，其大夫人，便生男儿，端正绝异，身紫金色，其发绀青，人相具足，王及内外，观之无厌。因召相师，令占相之。相师寻诣，上下观相，欢喜踊跃，而白王言：‘此儿相好，人中难有，聪明福德，

不可逮及。’王闻遂喜，复告相师，可为立字。相师问王：‘今此太子，受胎已来，有何变异？’王即答言：‘此太子母，素来妒恶，乐人之过，妄举奸非，见他人善，心不为喜；怀妊已来，志性改异，为人慈仁，矜愚爱智，好修施惠，等意护养。’相师闻此，赞言：‘善哉！此是儿志，寄情于母。’便为立字，字迦良那伽梨，晋言善事。其第二夫人，名曰弗巴，第二仙人，亦复命终，生于第二夫人腹中，日月足满，便生男儿，形体状貌，无他殊异。复召相师，而瞻相之。相师披观，而语之言：‘此太子者，是常人耳，福德智能，为足自任。’王复敕之，为其立字。相师复言：‘有何异事？’王语相师：‘此太子母，索性忠良，为人慈顺，乐宣人善；怀妊已来，返更乐恶，嫉妒贤能，见善不喜。’相师复言：‘此亦儿志，寄之于母，故使然耳。’因即立字，为波婆伽梨，晋言恶事。

“其王尔时，注心爱念迦良那伽梨，不失其意，即敕为起三时之殿，冬时居温殿，春秋居中殿，夏时居凉殿，安置伎乐，而娱乐之。太子渐大，聪辩殊异，学诸世典，十八部经，诵持通利，善其义理。后辞出游，王即听之，敕治道陌，除去不净，乘大白象，金银校饰，千乘万骑，导从前后，街道陌中，一切人民，挟道两边，诸楼阁上，观者无数，皆言太子：‘熟似梵天，威相姿貌，人中希有。’尔时太子，见诸乞儿，身体羸瘦，衣被弊坏，左捉破器，右持折杖，卑言求哀，从人乞匈。太子问曰：‘何以乃尔？’群臣答言：‘如此人辈，或无父母，孤穷单独，无所依仰，癯疾狂病，不能作役，无一钱储，身口所切，是使尔耳。’太子慈愍，心深增悼。转复前行，见诸屠儿，杀害畜生，稍割称卖。太子问言：‘何以作此？’寻各答言：‘我不必乐，祖

父已来，以此为业，若舍此事，无以自济。’太子闻此，长叹而去。转前到田，见诸耕者，垦地虫出，虾蟆拾吞，复见有蛇，吞食虾蟆，孔雀飞来，啄食其蛇。太子问人：‘此作何等？’耕者答言：‘此是我业，于中下种，后当得谷，以自供食，并输王家。’太子叹曰：‘人由饮食，杀害众生，役身役力，辛苦乃尔。’转复前行，见诸猎师，趣向群鸟，挽弓欲射，复见安网，张施在地，见诸禽兽，堕在其中，惊张鸣吼，不能得脱。太子问言：‘皆作何等？’咸皆答言：‘捕诸禽兽，以自供济。’太子闻此，深叹舍去。到河池边，见捕鱼师，张网捕鱼，狼藉在地，跳踉申缩，死者无数。太子复问，皆各答言：‘我仰此鱼，用供衣食。’太子长叹，愍哀群生。‘为衣食故，乃当如是，杀害众生，供俟身口；殃罪日滋，后报如何？’便回还宫，忧念不乐，往白父王：‘愿赐一愿。’王答之曰：‘恣汝所欲，不相违逆。’太子白王：‘出行游观，睹彼群品，为衣食故，欺诳杀害，积罪日增，意甚悼愍，欲得供济。愿王听我，用于王藏，自恣布施，充民所乏。’王于太子，倍加爱念，闻其所语，不能违意，即便可之。

“于是太子，即时宣下，告诸人民：‘迦良那伽梨太子，布施穷困乏短之者，一切施给，皆悉来取，若有欲须金银宝物衣服饮食及诸所须，当施与之。’即开王藏，出诸宝物，着诸城门，及置市中，随人所须，一切悉给。尔时诸国，沙门婆罗门、贫穷孤老、癯残疾病，强弱相扶，次第而至，须衣与衣，须食与食，金银宝物，恣意而与。尔时人民，展转相语，遍阎浮提，皆悉来集，用王宝藏，三分向二。时典藏臣，入白王言：‘大王典领五百小国，诸国使命，当有往返，事须宝物，还相报遗。太子布施，用王内藏，三分之物，向用其二。王可思

之，勿令后悔。’王闻是语，而告臣言：‘我此太子，意好布施，其心猛盛，不可回转，若当禁遮，悞违其意，令其烦恼，当云何耶？分恣其意，莫得违失。’如是数时，太子布施，所残藏物，三分用二。臣复白王：‘前所残物，日日布施，三分之中，已更用二，余残少许，当俟信遗，不可尽用。愿王熟思，后莫见咎。’王便思惟，而告臣曰：‘吾爱此子，特复倍余，不忍显露，违逆其意，若来索宝，小避行来，若其急索，且复与之。乍得乍不得，可延日月。’尔时藏臣，得王教已，太子后日，来索宝时，其臣托缘，余处行来，或时索得，或时不得，不能一一称其所需。太子觉之，而自念言：‘今此藏臣，有何力能，敢违失我，不相承用？将是王意，故使尔耳。又人子礼，不应竭用父母库藏，令其尽也。今此藏中，所残无几，我当云何，得于财宝，给施一切，令无有乏？’作是念已，即问诸人：‘今此世间，作何事业，可得多财，称意用之？’有一人言：‘不避剧难，远出贩卖，可得多财。’有一人言：‘垦治田亩，不避寒暑，广种五谷，可得多财。’有一人言：‘多养六畜，随时将护，时节蓄息，可得多财。’有一人言：‘唯不顾命，能入大海，至龙王宫，求如意珠，斯事成办，最得多财。’

“于时太子闻众人语，而自念言：‘行估种田，畜养六畜，且非我宜，得利无几。唯入大海，诣龙王宫，此入我意，当勤求是事。’作是念已，往白父王：‘我欲入海，求索珍宝，给施众生，用之无尽。唯愿父母，当见听许。’王及夫人，闻太子言，甚怀忧灼，问太子曰：‘汝有何意，而欲入海？苟欲布施，成汝本志，我家所有藏内余残，尽当与汝，以用布施。何为自弃，云欲入海？又闻海中，多诸剧难，黑风罗刹，水浪回波，摩竭大鱼，水色之山，如斯众难，安全者少，百伴

共往，时有一还。汝今何急，没身危险？我及汝母，无不极忧，诸王臣民，皆怀灼惕之惧。念舍此意，勿更纷纭。’于是太子，闻王此语，心在大计，志存拔济，王虽留遮，意不倾动，规尽身命，成办其事，布身于地，腹拍王前，因白王言：‘唯愿垂哀！遂子本心。若必拒逆，不见听许，伏身此地，终不起也。’王及夫人，内外一切，见太子意，不可回转，自誓毕死，伏身于地，皆共解喻，晓谢令起。其言如初，执志不变，从一日至二日，乃至六日。王及夫人，自共议言：‘太子不食，已经六日，到明七日，命必不全。此儿前后，意欲所作，要必成办，不可回转。若令入海，犹有还理；今违其意，交断人望。就当听之，放忧在后。’王与夫人，相可已讫，俱共来前，各捉一手，涕泪交流，因语之言：‘听汝入海，可起还食。’

“于时太子，闻王语已，欢喜而起，晓喻父母：‘我虽入海，不久当还，唯愿莫大忧念于我。’为办种种肴膳饮食，已讫出外，广行宣令：‘迦良那伽梨，今欲入海，谁欲往者？当共俱进。’尔时国中，有五百贾客，咸皆来集，悉言欲去。是时国中有盲导师，自前已曾数返入海，太子闻之，即往到边，向其殷勤，嘉言求晓：‘汝当与我共入大海，示我行来利害去就。’导师答言：‘我既年老，又盲无见，虽欲自去，私情甚难。王爱太子，隆倍异常，须臾离目，有怀悒迟。今闻与我，共入大海，恍复见拒，咎我不少。’于时太子，闻是语已，即便还宫，自白父王：‘今此国中，有盲导师，前已数返，曾到大海，愿王敕晓，令共我去。’王闻是语，自往其所，语导师言：‘我此太子，志存入海，种种谏语，意坚不回，事不得已，今听就去。念其年少，未厌辛苦，闻汝前行，知海去就，望汝回意，忍劳共往。’尔时导师，闻王是语，

即白王言：‘恨我年耆，盲无所见，大王所敕，岂敢有违？’王得是语，即自还宫。于时太子，即共导师，论定发日。还到王所，王问左右：‘谁敬爱我，可与太子共往采宝。’波婆伽梨，即白王言：‘愿与兄俱，共涉大海。’王闻此语，而自念言：‘今弟共往险厄之中，倘能济要，胜于他人。’作是念已，即可听去。

“尔时太子，出三千两金，以千两办粮，千两办船，复以千两辨诸所须。严办已讫，于是欲发。王及夫人，诸王臣民，啼哭送之，别于路次。于是太子，与诸同伴，进道而去。到于海边，牢治其船，令有七重，候风时节，推着水中，以七大索，系于海边，摇铃唱令，语众人言：‘汝等皆听！海中众难，水浪回波，恶龙罗刹，黑风回覆，海色之山，摩竭大鱼，如是余难，其数犹多。前后入海，吉还者少。若狐疑者，于此可还。谁能坚意，分舍身命，不顾父母，不恋妻子，当共入海，至于宝所，若得珍宝，安隐还归，子孙七世，用不可尽。’作是令已，便断一索，日日如是，至于七日，唱令已讫，断第七索，望风举帆，船疾如箭，径与诸人，到彼宝渚。太子聪明，通达世典，识宝色相，悉知其价，示诸众人诸宝好丑，敕语众贾令随意取。重告众贾，令多少得中，多取船重，有沉没之忧，少取行劳，不补其苦。敕诫已讫，独与导师，别乘小船，与众贾别，转复前进。

“导师问言：‘此前应有白色之山，汝为见不？’太子言：‘见。’导师语曰：‘此是银山。’转复前行，导师复问：‘当有绀色之山，汝见未耶？’太子答言：‘我已见之。’导师语言：‘是绀琉璃山。’转更前进，复问太子：‘此中应有黄色之山，汝为见未？’太子言：‘见。’导师语之：‘此是金山。’到金山下，坐金沙上，导师言曰：‘我今羸劣，’

命必不济，示方面已，进止道路，汝从是去，前当有城，其城极妙，七宝杂厕。汝到城门，城门若闭，其城门边，有金刚杵，汝便取杵，以撞其门。城中当有五百天女，各赍宝珠，来用奉汝，更有一女，最特尊胜，所持宝珠，而有绀色，名旃陀摩尼。此如意珠，得便坚持，勿令失脱，其余与者，亦可取之。摄录诸根，勿复与语。我今转极，余命少少，若命终后，念识我恩，对我发哀，埋此沙中。’导师语竟，气绝命终。对之悲恸，为之葬埋，随其所教，前进而去。到七宝城，城门坚闭，见金刚杵在其门边，如语取杵以撞其门，城门便开。五百天女，各持宝珠，来奉太子。最前一女，手所持珠，如语绀色，随次第摄取，裹在衣角，便旋还来。

“前太子别后，波婆伽梨复语众人：‘行来不易，但当多取。’众人贪宝，取之过度。太子还到，其船已满，放船还来，船便沉没，诸贾人辈，乍沈乍浮，太子已有如意珠，故身不没溺。波婆伽梨遥唤太子：‘当见救济，勿便捐弃。’太子闻语，即牵共浮，力励相挽，便得出海。出海之后，弟语兄言：‘我曹兄弟，辞父母来，入于大海，望不空归。际遇不谐，丧失财宝，单身空到，甚可耻也。’迦良那伽梨天性忠直，即语弟言：‘我故得宝。’弟语兄言：‘当用见示。’即解衣里以珠示之。弟得见珠，因而怀情，‘念我父王恩慈不普，偏爱我兄，我不在意；今我二人，俱来入海，兄得异宝，我独空归。从是已后，当贱遇我，我当云何？因其卧寐，阴杀其兄，取其珠宝，归语父王言，其兄没海，于是乃当异爱念我。’作是念已，密自怀计，语其兄言：‘人村渐近，我曹兄弟，不应俱眠，宜更坐守护持宝珠。’兄即然之，常共更守。波婆伽梨，次应休眠，卧地经时，极过常度，然后乃起。兄复

次卧，由坐久故，睡寐极着。波婆伽梨，起入林中，林中有树，其刺极利，即取两枚，各长尺五，持来兄边，兄眠甚重，一手捉刺，当其眼宥，刺令没刺，收宝而去。太子苦痛，高声急唤：‘波婆伽梨！波婆伽梨！此中有贼。’唤经数返无有应者。

“尔时树神语太子言：‘波婆伽梨，是汝之贼，刺汝眼竟，持汝珠去。’于是太子宛转辛苦，匍匐而行，渐小前进，到梨师跋陀国。至于泽宕，值五百头牛来到其边，有一牛王，见于太子，怜敬兼怀，出舌舐之，余牛悉集，愕住共视。时牧牛人，来前试看，乃睹太子卧在于地，见其眼中，有是长刺，观其形相，又知非凡，即为拔刺，将至住处，常以酥乳，着其疮中，饮食供给，随其瞻养。复经数时，眼疮渐差，主人承事，未曾懈废。尔时太子，问牧牛人：‘汝居此中，有何基业？’牧牛人答：‘我在此中，无有基业，唯仰乳酪，卖用自济。’太子自念：‘我遭困厄，劳烦主人，恒供养我。今者疮差，小能行来，当更方宜求易处所。’念是事已，因语主人：‘尔所时节，共相劳烦，感念主人，恩难酬报。我欲前行，到于城中，展转行乞，以自供活。’时牧牛舍主，闻太子言，惧其舍内妻子奴婢有余厌辞闻太子耳，‘若其不尔，何缘乃辞？’作是念已，先问舍内：‘汝曹有何不称之事，而令贵客辞欲索去？’舍内皆言：‘我曹于此如兄如弟，不知何缘欲相舍去？’于时舍主，语太子言：‘我相承侍，未有不称，不可舍我转行余乞。’于时太子，闻舍主语，见其殷勤，恒护其意，且小停住。复经数时，便语主人：‘汝供待我，随时无乏，家内一切，接我隆厚。但我意中，自欲转行到前城中，望遣一人，将我共往。’时牧牛人，见其殷勤，恐违其意令其心愁，躬自将护，共至城中。已到彼城，共别当还，太子

语言：‘汝哀我者，买索一琴，与我自娱。’时牧牛人，寻买索与，共相辞谢，于时别去。

“尔时太子，素多伎能，歌颂文辞，极善巧妙，即于陌宕，激声歌颂，弹琴以和，音甚清雅，城中人民，闻其音者皆乐听观，无有厌足，各持饮食，竞来与之。时城中有五百乞儿，皆来依附，赖其饱食。梨师跋王，有一园监，为王监守果棕之园。棕有熟者，鹦鹉来食，手力不周，不能惊遮。于时园监，檐棕与王，其中好棕，鹦鹉啄坏，王见瞋恚，欲加刑罚。园监惶怖，向王自陈：‘家乏人力故使尔耳，唯见宽恕，原凶刑罚，当索守人，更不令尔。’王便恕置，不问其罪。园监得脱，行求索人，见迦良那伽梨，匈于道边，观其形相，似是忠人，即语之曰：‘汝能为我看守园不？汝若能者，当供所乏。’太子答言：‘我眼无见，云何看守？’园监语言：‘汝苟欲看，虽复无眼，当作方便，多作细绳，系诸树端，以诸铃物，连系相着，展转相牵汝捉一头；若闻有声，汝便顿绳，鹦鹉惊怖无缘得住。’太子闻语，而答之言：‘若有此事，我能为之。’共相可竟，即往为守。

“时波婆伽梨，到父王国，王怪独来，即问消息。波婆伽梨，而语王言：‘我曹不遇，船重沉没，迦良那伽梨并诸贾人，合诸珍宝，尽没大海。我力励浮，趣得全济。’王及夫人，闻是语已，闷绝良久，无所觉识，以水洒面，困乃还稣。宫舍内外诸王臣民，闻此事者，莫不悲悼。王及夫人，语波婆伽梨：‘迦梨太子没海，汝何以来？何不并就死大海中？’合土人民，无不痛惜，朝夕哭恋，如丧父母。太子在宫，常爱一雁，王告其雁：‘太子养汝，今入大海，奄没不还，何不往看，知其所在？’因作书音，以系雁项。雁即高翔，广行求觅，游彼园上，

识其歌声，即下试看，得见太子，鸣声悲喜，不能自胜。太子闻识，即解取书，眼无所见不能看读，因求纸笔作书与王，说波婆伽梨刺眼委曲，所更历处，辛酸诸事。系于雁项，雁便飞去。

“梨师跋王，时有一女，端政殊妙，世间希有，王甚爱重，不违其意。时女辞王，出游园观，王便听去。女至园中，见于太子迦良那伽梨，头乱面垢，目无所见，着弊坏衣，坐林树间。其女观察，睹其色状，心情属向，不离其侧，便坐其边，与共谈话。食时已到，王遣人唤，女还遣人白于王曰：‘愿送食来，欲就此食。’即送食来，女语太子：‘我欲共汝一处坐食。’太子答言：‘我是乞匈之人，汝是王女，云何共食？王若闻者，罪我不少。’其女殷勤，语太子言：‘若汝不肯，我便不食。’如是数返，逼迫不已，而便共食。言遂款笃，意渐附近，目无去离。日转欲暮，王遣人唤女，女还遣人往白王曰：‘我愿为此守园人妇，不用其余国王太子，今我专心，殷勤如是。唯愿父王！勿违我意。’使到王所，具道其事。王闻是已，不能违情，因自言曰：‘此事灾异，是女不肖。乃至若是，宝铠大王，为第一太子迦良那伽梨，来求索之。今此太子，入海未还，乃欲为是乞儿作妇，辱人名字，甚为不少。我当覆头藏着何处？’作是语已，复遣人唤；女言如初，执志不移。时王爱念，不能违意，就并将来，著于宫中，便令交会成为夫妇。复经数日，妇恒昼去，冥乃来还，夫怪问之：‘汝言与我共为夫妇，晨去暮还，心不在此，将为他志故使尔耶？’妇因自誓：‘我今一心，共相尊奉，无有他意大如毛发。若当实尔，至诚不虚，令汝一目平完如故。’言誓已讫，一目寻复如故。复问太子：‘汝之父母，为在何国？’太子语妇：‘汝闻大王勒那跋弥名字不耶？’答言：‘闻之。’

‘是我父也。彼王太子迦良那伽梨，汝复闻不？’ 答言：‘闻之。’ ‘我身是也。’ 妇即惊问：‘汝复何为辛苦如是？’ 太子因为说其本末。妇闻是语，深怀叹息，语太子言：‘波婆伽梨，怀害于汝，自古至今，未有此处。汝若得彼，当云何治？’ 答言：‘波婆伽梨虽害于我，我于其边，永无瞋恨。’ 妇复语言：‘此事难信，相困如是，奈何不瞋？’ 迦良那伽梨因自誓言：‘若我于彼波婆伽梨，无有微恨大如毛发，我言至诚，不虚欺者，当令一目复得平复。’ 自誓已讫，眼悉明净。

“ 妇见其夫，两目完净，端正威相，未曾所睹，喜不自胜，往白其父：‘宝铠太子迦良那伽梨，父王识不？’ 王答言：‘识。’ 女即言曰：‘今欲见不？’ 王言：‘今在何处？’ 女言：‘我夫，则是其人。’ 王笑之曰：‘此女痴狂，志乱失性，迦良那伽梨入海未还，见盲乞儿，名之为是。’ 女复白言：‘愿王往看。’ 王寻往视，审是太子，衣毛悚然，愧惧交怀，腹拍其前，向忏悔言：‘实不相知，愿恕其过。’ 密将太子，还着界上，便唱露言：‘大王！太子迦良那伽梨，从大海还。’ 施設办具，严驾象马，躬与群臣，自往迎之，还来到国，广作宾众，庄校其女，方云始欲以女用配。

“尔时雁还，担书到国，大王见雁，披解看读，始得消息，知太子存在，具知其所更辛酸诸事。王及夫人，乍悲乍喜，宫舍内外，靡不悲悼懊恼瞋愤，取波婆伽梨，枷锁其身，幽闭在狱。敕令告下梨师跋王：‘太子辛苦，在于尔国，云何默住不来表示？书到其时，象马侍送，事若有违，吾当自往。’ 使便赍书，径到其国。梨师跋王，奉受披读，于是太子，语梨师跋王：‘牧牛之人，于我有恩，我今思念，欲得见之，可遣使往为我唤之。’ 王寻召来。太子语王：‘我眼被刺，正仰

此人，供给将养如我父母，王若见念，当为我报。’王大欢喜，即时赐遗名衣上服，象马车乘，园田舍宅，金银宝物，奴婢仆使，并所典牛，尽持与之。其人欢喜，非其所望，便得安乐终身富贵。即还报使，因表事情：‘太子在此，实所不知，辛酸诸事，伏想委曲。太子今者，已还得眼，即娉鄙女，为太子妻，庄严办具，臣自卫送。’寻敕严具五百白象，金银校饰，极令殊妙，选五百人，奉侍太子，复令择取五百侍女，极取端正才能巧妙，种种宝物，而庄饰之。五百乘车，宝物庄校，亦令极妙，以送其女。梨师跋王，自与群臣数百千乘，亦共侍送，伎乐歌颂，围绕前后，称庆无量，进道还国。

“尔时其使，到大王所，披读书表，甚增喜踊，告下诸王：‘悉皆来集。’即严象马，群臣百官，夫人嫫女，导从前后，躬迎太子，到于界宕。尔时太子，遥见父王，下车步进，头面礼拜，问讯父母；父母亦下，便共抱持，别久念想与子相见，一悲一喜。诸王臣民，见其如是，欣感之情，不可具说。谈论粗讫，即还驾乘，捶钟鸣鼓，作众伎乐，欢喜称善，导从趣城。到城门外，太子白王：‘波婆伽梨，今何所在？’王答之言：‘如斯恶人，天下不覆，吾不忍见，先来幽闭，在于狱中。’太子白王：‘今当还放。’王答之言：‘其罪深重，未及捡按，云何当出？’太子复言：‘若不放出波婆伽梨，终不入城。’王即敕放，语令来出。既得脱出，来见太子。太子抱持，慰抚其意，然后尔乃入城至宫。

“尔时父母，诸王臣民，男女大小，见于太子，视于怨家，如视赤子，波婆伽梨虽刺其眼，无有微恨大如毛发，敬爱慈恻，倍加于前。一切大众，皆共叹美，甚为奇特！天上人中，实无有比。太子到宫，

与波婆伽梨，亲款之情，慈爱如旧，徐问其珠，今在何处？波婆伽梨，答太子言：‘来时藏着道边土中。’敕还往取，求觅不得。太子共往，到便见之，收取珠宝，还共归宫。以五百宝珠，遗与诸王，各令取一，残如意珠，而自留之。手捉其珠，便从求愿：‘若实当是如意珠者，令我父母所坐之处，有七宝座，顶上当有七宝大盖。’其言已讫，如语而成。复捉其珠，而从求愿：‘令我父母宫内诸藏，及诸王臣所有诸藏，前所用施，悉令还满。’即时捉珠，四向历讫，一切诸藏，而皆还满。复敕诸臣，告下诸国：‘迦良那伽梨太子，却后七日，当雨七宝。’即时告下，悉皆闻知。于时太子，香汤洗浴，竖立大幢，以珠着头，着新净衣，手执香炉，向四方礼，口自说言：‘若其实是如意珠者，便当普雨一切所须。’求愿已讫，四方云雾，即有风来，吹除粪秽，及余不净，悉自除去。次复雨水，用掩尘土。次复雨于百味饮食种种美味，次雨五谷，次雨衣服，次雨七宝，积满天下。尔时人民，称庆无量，视诸珍宝，犹如瓦石。于时太子，广布宣令：‘汝等已得一切所须供身之事，无所乏少，若能感识如是之恩，当摄身口意修十善道。’尔时一切，阎浮提内，感念太子无极之施，人闻其令，克励其心，奉行十善，不犯众恶，命终之后，皆得生天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欲知尔时迦良那伽梨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尔时我父勒那跋弥，今现我父净饭王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诃摩耶是。时梨师跋王，摩诃迦叶是。尔时妻者，今瞿夷是。尔时波婆伽梨者，今提婆达多是。阎浮提人蒙我恩者，我初得道，八万诸天，及我弟子，得授记者，如此等是。阿难！我于尔时，为彼所害，辛苦极理，犹以慈心，而矜爱之。况我今日，得成佛道，烦恼都除，慈悲广布，被彼少

害，岂不慈愍？”

佛说是已，时诸会者，闻佛所说，感念世尊，为于群生，经涉剧苦，而不退废，叹未曾有，悲喜交怀，克心励志，思惟妙法。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种辟支佛善根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咸共敬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三） 摩诃令奴缘品第四十八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迦维罗卫国尼拘卢陀僧伽蓝。佛初还国，于时诸释，观佛威仪，相好殊异，身体金色，三十二相，视之无厌，各共群聚街陌市里，异口同音，叹说如来，于此众中，无有俦类，实可敬哉！时诸比丘，闻是论已，并共白佛，说其诸人叹咏之词。于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知，吾乃往昔，于此众中，最尊最妙，不但今日。”

时诸比丘，各共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于此众中，最尊最妙，其事云何？”

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“谛听谛听！善着心中，吾当为汝，具足解释，过去世事。”

对曰：“唯然，愿乐欲闻。”

佛便为说：“过去无量，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大国王，名曰令奴，其王统领，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一万大臣，五百太子，夫人嫫女，合有二万。最大夫人，字提婆跋提，最后怀妊，生一太子，其儿端正，身紫金色，其发紺青，两手掌中，千辐轮相，其左足底，有马形相，其右足底，有白象相。其儿福德，人中奇尊，即依父母，

而为立字提婆令奴。乳哺长大，令奴大王，卒遇时病，其命将终，诸小国王，群臣太子，咸来问病。因问大王：‘假其终没，诸王太子，谁应绍嗣？’时王报曰：‘若我诸子，有能具足十功德者，乃立为王。何等十德？一者身紫金色，其发绀青。二者两手掌中，有金轮相，具足不缺。三者其右足底，有白象相。四者其左足下，有马形相。五者着王衣服，与身相可，不大不小。六者坐王御座，威德巍巍，其坐安隐。七者诸王群臣，欢喜敬礼，称善无量，入于后宫，夫人嫫女，踊跃欢喜，作礼恭敬。八者若将至于天祠，泥天木像，悉为作礼。九者福德威力，能雨七宝，称给一切。十者其母是谁，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若有具足是十功德，斯乃立之，用作大王。’教敕已竟，无常对至，遂便命终。

“诸王臣民，五百子中，从其大者，次以十事，观相其身。此诸太子，身无金色，发无绀青，手掌无轮，足底无有象马之相；着王者服不相应当；坐于御座，其木师子，惊张起立，欲搏啮之；诸王臣民，悉不敬礼；将至宫内，夫人嫫女，悉不欢喜，无礼敬者；设入天祠，自礼天像，诸余泥木天像，悉不作礼；语使雨宝，亦复不能；又复不是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乃至五百诸大太子，于十事中，乃无一事。最下小子，身紫金色，其发绀青，看其两手，轮相具足，睹其脚底，象形马相，眇然如画；着王法服，与身相可；坐于御座，福德巍巍；诸王臣民，无不敬礼；入于后宫，夫人嫫女，敬奉作礼；将至天祠，泥木天像，悉皆为礼；教使雨宝，始语即雨；问是谁生？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十事具足，诸王臣民，即拜为王。至十五日，日初出时，有金轮宝，从东方来，轮有千辐，纵广一由旬。王即下座，右膝着地，跪

而言曰：‘若我福德，应为王者，轮当称我。’即如其言，来在殿前，住虚空中。白象宝者，从香山来，毛尾贯珠，若王乘上，象皆能飞，从朝至午，遍四天下，若以足行，足所触地，即成金沙。紺马宝者，身紺青色，其马毛尾，皆悉珠色，皆雨七宝；若王乘上，一食之顷，游四天下，不疲不劳。神珠宝者，自然而至，其珠光明，昼夜恒照百二十里，内复能雨于七宝，称给一切。玉女宝者，自然而至，端正殊妙，称适王意。典藏臣者，王须七宝，随意给足，终无乏尽。其典兵臣，王若欲须四种兵时，顾视之顷，诸兵悉集，行阵严整，威力非凡。七宝既具，坐自思惟：‘吾享斯位，皆由前身宿种福业，乃致之耳，今当绍继使不断绝。’即以香汤，洗浴其身，着新净衣，手执香炉，向于东方，跪而言曰：‘东方快士，来受我请。’即时便有二万辟支佛，来至王宫；南西北方，悉皆请之，时有六万辟支佛，来受王请。王与诸臣，四事供养，其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离家来久，即启大王，欲辞还国，王即听之。因启王曰：‘此中快士，其数甚众，愿王垂愍，减省少许，与臣供养，愿使将来共享斯福。’于时大王，即以四方辟支佛，与诸小王，随时供养，经八万四千岁。诸王臣民，命终之后，皆得生天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欲知尔时令奴王者，今现我父白净王是。尔时提婆跋提夫人者，今现我母摩诃摩耶是。尔时提婆令奴王者，今我身是。尔时五百太子者，今此五百释是。我乃尔时，于诸人中，最为尊妙；吾今成佛，众相具足，于此众中，最为奇妙。”

时诸大会，闻佛所说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种辟支佛因缘者，有发菩萨心成不退者，众坐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(四四) 善求恶求缘品第四十九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提婆达多，虽复出家，利养蔽心，作三逆罪，推山压佛，伤佛脚指，复纵放黑象，欲令害佛，别僧两部，杀漏尽比丘尼。以故杀生，疑畏受后报。时有六师，即往问之，六师便为说诸邪见，言：“为恶无罪，为善无福，信敬心生，丧断善根。”

是时阿难，析体爱重，惋恨情深，悲哽懊恼，白世尊言：“调达愚痴！造不善业，坏破善根，辱释种子。”

尔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“提婆达多，非但今世为利养故断破善根，过去世时亦贪利养丧身失命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提婆达多，过去世时，贪利丧身，其事云何？愿乐欲闻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听当说！往昔无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国名波罗奈。时有萨薄名摩诃夜移，其妇怀妊，自然仁善，意性柔和。月满生男，形体端正，父母爱念，施设美膳，延请亲戚并诸相师，共相娱乐，抱儿示众，为其立字。相师问言：‘此儿受胎已来，有何瑞应？’其父答言：‘受胎已来，其妇自然，慈心和善。’相师即为立字，名为善求。乳哺长大，好积诸德，慈愍众生。次后怀妊，自然弊恶，期满生男，形体丑陋。即请相师，为其立字。相师问言：‘此儿怀妊，有何感应？’答言：‘怀儿已来，受性弊恶。’于时相师，即为立字，名曰恶求。乳哺长大，好为恶事，恒生贪心，怀嫉妒意。

“年各长大，欲行共贾入海求索宝物，各有五百侍从，前后而发。途路悬远，中道乏粮，经于七日，去死不远。是时善求，及诸贾人，

咸共诚心，禱诸神祇，欲济饥俭，于空泽中，遥见一树枝叶郁茂，便即趣之。有一泉水，善求及众，悉共诚心，求哀救护。诚感神应，现身语之：‘斫去一枝，所须当出。’诸人欢喜，便斫一枝，美饮流出。斫第二枝，种种食出，百味具足，咸共承接，各得饱满。斫第三枝，出诸妙衣，种种备具。斫第四枝，种种宝物，悉皆具足，庄严悉备，所须尽办。恶求后到，众人如前，尽得充足，便自念言：‘今此树枝，能出如是种种好物，况复其根？今当伐之，足得极妙佳好之物。’思惟心定，令人伐之。是时善求，闻如是语，怀愤懊恼，语恶求言：‘我等饥乏，命在旦夕，蒙此树恩，得济余命。云何怀此弊恶之心，而欲伐之？’尔时恶求，不用其言，即掘其根。善求感佩，不忍见之，领众归家。伐树已竟，有五百罗刹，取此恶求及众贾人，悉皆啖之，财物伴侣，一切丧失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善求者，今我身是。尔时父者，今现我父净饭王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诃摩耶是也。时恶求者，今提婆达多是。阿难！提婆达多，非但今日作不善事，贪利养故，世世常造。我于往昔，常与相值，恒教善法，而不用之，反更以我为怨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四部众，闻佛所说，悲喜交集，咸自劝励，顶戴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十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（四五）阿难总持品第三十八（丹本为四十三）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诸比丘，咸皆生

疑：“贤者阿难，本造何行，获此总持，闻佛所说，一言不失？”俱往佛所，而白佛言：“贤者阿难，本兴何福，而得如是无量总持？唯愿世尊！当见开示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谛听着心！斯之总持，皆由福德。乃往过去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一比丘，畜一沙弥，恒以严敕，教令诵经，日日课程，其经足者，便以欢喜，若其不足，苦切责之。于是沙弥，常怀懊恼，诵经虽得，复无食具，若行乞食，疾得食时，诵经便足，乞食若迟，诵则不充，若经不足，当被切责，心怀愁闷，啼哭而行。时有长者，见其啼哭，前呼问言：‘何以懊恼？’沙弥答曰：‘长者当知！我师严难，敕我诵经，日日课限，若其足者，即以欢喜，若其不充，苦切见责。我行乞食，若疾得者，诵经即足，若乞迟得，诵便不充，若不得经，便被切责。以是事故，我用愁耳。’于时长者，即语沙弥：‘从今以往，常诣我家，当供饮食，令汝不忧，食已专心勤加诵经。’于时沙弥，闻是语已，即得专心勤加诵学，课限不减，日日常度，师徒于是，俱同欢喜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尔时师者，定光佛是。时沙弥者，今我身是。时大长者，供养食者，今阿难是。乃由过去造是行故，今得总持，无有忘失。”

尔时诸比丘，闻是说已，欢喜信受，顶戴奉行。

（四六） 优婆斯兄所杀品第三十九(丹本为四十四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罗阅祇国，有估客兄弟二人，共住一处。兄求长者女，欲以为妇，其女年小，未任出适。于时其兄，即与众贾，远至他国，经历年岁，滞不时还。女年向

大，任可嫁处，而语其弟：“卿兄远行，投彼不还，汝今宜可纳取我女。”其弟答言：“何有是事？我兄存在，不敢有违。”尔时长者，数数陈说，其弟意坚，未曾回转。长者不已，诈作远书，托诸贾客，说兄死亡，弟闻兄死心乃愕然。长者复往，而告之曰：“卿兄已死，女当云何？卿若不取，当思余计。”弟被急逼，即妻其女，经历数时，女便怀妊。兄后便乃从他国还。于时其弟，闻兄还国，心怀惭惧，逃至舍卫。发迹之后，诸亲友辈，按其妇腹，堕其胎儿。如是展转，到于佛前，惭愧所逼，求索出家。佛知可度，即时听许。蒙佛听已，便成沙门，名优婆斯，奉持律行，精勤不懈，应时便得阿罗汉道，六通清彻，众智具足。

时兄到家，见弟已娶其妇，嫉心内忿，往追欲杀，求索推问，云至舍卫。毒恚烦心，即出重募：“谁能取得我弟头者，当与重赏金五百两。”时有一人，来应其募：“我能往取其头。”兄即出金，用募其人，相将俱进，至舍卫国。到彼见弟，坐禅思惟，于时彼人，欬生慈心，而作是念：“我当云何杀此比丘？吾设不杀，当夺我金。”引弓欲射，当挽弓时，向彼比丘，至于放矢，乃中其兄。其兄怀恚，愤恼而死，后更受身，作毒蛇形，生彼道人户枢之中，毒心未歇，规当害之。户数开闭，撒身而死。既死之后，未能改操，遂愿更作小形毒虫，依彼道人屋间而住，伺其道人端坐之时，从屋间下，堕其顶上，恶毒猛炽，即杀比丘。

时舍利弗，见斯事已，往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“彼死比丘，本作何缘，今现得道，被毒而死？唯愿世尊！当见开示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善听善念！吾当为汝具分别说。乃往过去无数世中，

有辟支佛，出现于世，处在山林，修遂其志。时有猎师，恒捕禽兽，施设方计，望伺苟得。时辟支佛，惊其禽兽，令其猎师伺捕不得，便怀瞋恚，懊恼愤结，即以毒箭，射辟支佛。时辟支佛，心愍此人，欲令改悔，为现神足，所谓飞行履虚，屈伸舒戟，出没自在，神足变现。于时猎师，见是事已，心怀敬仰，恐怖自责，归诚谢过，求哀忏悔。时辟支佛，受其忏悔，忏悔已竟，被毒而死。其人命终，便堕地狱，既出地狱，五百世中，常被毒死，至于今日，得阿罗汉道，犹为毒虫，见螫断命。由兴恶意，即还忏悔，而发誓愿：‘使我来世遭值圣师，所得神足，如今者。’故今得值我，蒙获道法。”

尔时舍利弗，及与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七）儿误杀父品第四十(丹本为四十五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有一老翁，早失其妇，独与儿居，困无财宝，觉世非常，念欲出家，即往佛所，求索入道。时佛怜愍，即听出家。于时其父，便作比丘，时儿年小，即为沙弥，恒共其父，入村乞食，暮还所止。时有一村，最为边远，至彼乞食，逼暮当还。其父年老，行步迟缓，其儿恐惧，畏诸毒兽，急扶其父，推之进路，执之不固，推父倒地，应时其父，当手而死。父死之后，独至佛所。时诸比丘，问沙弥言：“汝朝与师，至村乞食，今为所在？”沙弥答言：“我向与师，至彼乞食，日暮还时，师行小迟，我时恐怖，故急推之，推之手急，扑师着地，我师于时，即死道中。”时诸比丘，呵责沙弥：“汝大恶人！杀父杀师。”即以白佛。佛告之曰：“此师虽死，不以恶意。”即问沙弥：“汝杀师不？”沙弥答言：“我实

排之，不以恶意而杀父也。”佛可其语。“如是沙弥！我知汝心无有恶意。过去世时，亦复如是，无有恶意，而相杀害。”

时诸比丘，闻佛语已，即共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斯人父子，有何因缘而便相杀？”

佛言：“谛听！吾当说之。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，父子二人，共住一处。时父病极，于时睡卧，多有虻蝇，数来恼触，父即令儿遮逐其蝇，望得安眠以解疲劳。时儿急遮，蝇遂数来，数来不止，儿便瞋恚，即持大杖，伺蝇当杀。时诸虻蝇，竟来父额，以杖打之，即杀其父。当于尔时，亦非恶意。比丘当知！尔时父者，此沙弥是。时儿以杖打父额者，今彼死比丘是。由于尔时无有恶心，以杖打父杀之，不以恶意，今还相报，亦非故杀。”于时沙弥，渐渐修学，勤加不懈，遂得罗汉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心悉信解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八）须达起精舍品第四十一（丹本为四十六）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竹园中止。尔时舍卫国王波斯匿，有一大臣，名曰须达，居家巨富，财宝无限，好喜布施，赈济贫乏及诸孤老，时人因行，为其立号，名给孤独。尔时长者，生七男儿，年各长大，为其纳娶，次第至六。其第七儿，端政殊异，偏心爱念，当为娶妻，欲得极妙容姿端政有相之女，为儿求之。即语诸婆罗门言：“谁有好女相貌备足，当为我儿往求索之。”诸婆罗门，便为推觅，展转行乞，到王舍城。王舍城中，有一大臣，名曰护弥，财富无量，信敬三宝。时婆罗门，到家从乞。国法施人，要令童女，持物布施。护弥长

者，时有一女，威容端正，颜色殊妙，即持食出，施婆罗门。婆罗门见，心大欢喜：“我所觅者，今日见之。”即问女言：“颇有人来求索汝未？”答言：“未也。”问言：“女子！汝父在不？”其女言：“在。”婆罗门言：“语令出外，我欲见之与共谈语。”时女入内，白其父言：“外有乞人，欲得相见。”父便出外。时婆罗门，问讯起居安和善吉：“舍卫国王，有一大臣，字曰须达，辅相识不？”答言：“未见，但闻其名。”报言：“知不？是人于彼舍卫國中，第一富贵，汝于此间，富贵第一。须达有儿，端正殊妙，卓略多奇，欲求君女，为可尔不？”答言：“可尔。”值有估客欲至舍卫，时婆罗门，作书因之，送与须达，具陈其事。须达欢喜，诣王求假，为儿娶妇。王即听之。大载珍宝，趣王舍城，于其道次，赈济贫乏，到王舍城，至护弥家，为儿求妻。

护弥长者，欢喜迎逆，安置敷具，暮宿其舍，家内搔搔，办具饮食。须达念言：“今此长者，大设供具，欲作何等？将请国王太子大臣、长者居士、婚姻亲戚，设大会耶？”思惟所以，不能了知，而问之言：“长者今暮，躬自执劳，经理事务，施設供具，为欲请王太子大臣？”答言：“不也。”“欲营婚姻亲戚会耶？”答言：“不也。”“将何所作？”答言：“请佛及比丘僧。”于时须达，闻佛僧名，忽然毛竖如有所得，心情悦豫，重问之言：“云何名佛？愿解其义。”长者答言：“汝不闻乎？净饭王子，厥名悉达，其生之日，天降瑞应三十有二，万神侍卫，即行七步，举手而言：‘天上天下，唯我为尊。’身黄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应王金轮典四天下。见老病死苦，不乐在家，出家修道，六年苦行，得一切智，尽结成佛。降诸魔众十八亿万，号曰能仁，十力无畏，十八不共，光明照耀，三达遐鉴，故号佛也。”须达问言：“云

何名僧？”护弥答言：“佛成道已，梵天劝请转妙法轮，至波罗捺鹿野苑中，为拘邻五人，转四真谛，漏尽结解，便成沙门，六通具足，四意、七觉、八道悉练，上虚空中，八万诸天得须陀洹，无量天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次度郁卑迦叶兄弟千人，漏尽意解，如其五人。次第度舍利弗、目连徒众五百，亦得应真。如是之等，神足自在，能为众生，作良祐福田，故名僧也。”

须达闻说如此妙事，欢喜踊跃，感念信敬，企望至晓，当往见佛。诚报神应，见地明晓，寻明即往罗阅城门，夜三时开，初夜中夜后夜，是谓三时。中夜出门，见有天祠，即为礼拜，忽忘念佛，心自还闇，便自念言：“今夜故闇，若我往者，傥为恶鬼猛兽见害，且还入城。”待晓当往。时有亲友，命终生四天，见其欲悔，便下语之：“居士！莫悔也！汝往见佛，得利无量，正使今得百车珍宝，不如转足一步往趣世尊，所得利深，过逾于彼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白象珍宝，不如举足一步往趣世尊，利过于彼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一阎浮提满中珍宝，不如转足一步至世尊所，得利弘多。居士！汝去莫悔！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满中珍宝，不如举足一步至世尊所，所得盈利，逾过于彼，百千万倍。”须达闻天说如此语，益增欢喜，敬念世尊，闇即还晓，寻路往至，到世尊所。

尔时世尊，知须达来，出外经行。是时须达，遥见世尊，犹如金山，相好威容，俨然炳着，过逾护弥所说万倍，睹之心悦，不知礼法，直问世尊：“不审瞿昙！起居何如？”世尊即时，命令就坐。时首陀会天，遥见须达，虽睹世尊，不知礼拜供养之法，化为四人，行列而来。到世尊所，接足作礼，长跪问讯，起居轻利，右绕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是时须达，见其如是，乃为愕然，而自念言：“恭敬之法，事应如是。”即起离坐，如彼礼敬，问讯起居，右绕三匝，却住一面。尔时世尊，即为说法，四谛微妙，苦空无常。闻法欢喜，便染圣法，成须陀洹，譬如净洁白叠易染为色。长跪合掌，问世尊言：“舍卫城中，如我伴辈，闻法易染，更有如我比不？”

佛告须达：“更无有二如卿之者。舍卫城中，人多信邪，难染圣教。”

须达白佛：“唯愿如来！垂神降屈，临履舍卫，使中众生除邪就正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出家之法，与俗有别，住止处所，应当有异，彼无精舍，云何得去？”

须达白佛言：“弟子能起，愿见听许。”世尊默然。须达辞往，为儿娶妇。竟辞佛还家，因白佛言：“还到本国，当立精舍，不知摸法？唯愿世尊！使一弟子共往敕示。”

世尊思惟：“舍卫城内，婆罗门众，信邪倒见，余人往者，必不能办；唯舍利弗，是婆罗门种，少小聪明，神足兼备，去必有益。”即便命之，共须达往。须达问言：“世尊足行，日能几里？”舍利弗言：“日半由旬，如转轮王足行之法，世尊亦尔。”是时须达，即于道次，二十里，作一客舍，计校功作，出钱雇之，安止使人，饮食敷具，悉皆令足。从王舍城，至舍卫国，还来到舍，共舍利弗，按行诸地，何处平博，中起精舍，按行周遍，无可意处。唯王太子祇陀有园，其地平正，其树郁茂，不远不近，正得处所。时舍利弗，告须达言：“今此园中，宜起精舍，若远作之，乞食则难，近处愤闹，妨废行道。”

须达欢喜，到太子所，白太子言：“我今欲为如来起立精舍，太子园好，今欲买之。”太子笑言：“我无所乏，此园茂盛，当用游戏逍遥

散志。”须达殷勤乃至再三，太子贪惜。“增倍求价，谓呼价贵，当不能贾。”语须达言：“汝若能以黄金布地，令间无空者，便当相与。”须达曰：“诺，听随其价。”太子祇陀言：“我戏语耳。”须达白言：“为太子法，不应妄语，妄语欺诈，云何绍继，抚恤人民？”即共太子，欲往讼了。

时首陀会天，以当为佛起精舍故，恐诸大臣偏为太子，即化作一人，下为评详。语太子言：“夫太子法，不应妄语，已许价决，不宜中悔。”遂断与之。须达欢喜，便敕使人：“象负金出。”八十顷中，须臾欲满，残有少地。须达思惟：“何藏金足？不多不少，当取满足。”祇陀问言：“嫌贵置之。”答言：“不也。自念金藏，何者可足？当补满耳。”祇陀念言：“佛必大德，乃使斯人轻宝乃尔？”教齐是止！“勿更出金，园地属卿，树木属我，我自上佛，共立精舍。”须达欢喜，即然可之，即便归家，当施功作。

六师闻之，往白国王：“长者须达，买祇陀园，欲为瞿昙沙门兴立精舍。听我徒众与共掬术，沙门得胜，便听起立，若其不如，不得起也。瞿昙徒众，住王舍城，我等徒众，当住于此。”王召须达，而问之言：“今此六师云，卿买祇陀园，欲为瞿昙沙门起立精舍，求共沙门弟子掬其伎术，若得胜者，得立精舍，苟其不如，便不得起。”须达归家，着垢腻衣，愁恼不乐。时舍利弗，明日到时，着衣持钵，至须达家。见其不乐，即问之曰：“何故不乐？”须达答言：“所立精舍，但恐不成，是故愁耳。”舍利弗言：“有何事故，畏不成就？”答言：“今诸六师，诣王求技，尊人得胜，听立精舍，若其不如，遮不听起。此六师辈，出家来久，精诚有素，所学技术，无能及者；我今不知，尊人伎

艺，能与掬不？”舍利弗言：“正使此辈六师之众，满阎浮提，数如竹林，不能动吾足上一毛。欲掬何等，自恣听之。”

须达欢喜，更着新衣，沐浴香汤，即往白王：“我已问之，六师欲掬，恣随其意。”国王是时，告诸六师：“今听汝等共沙门掬。”是时六师，宣语国人：“却后七日，当于城外宽博之处，与沙门掬。”舍卫国中，十八亿人，时彼国法，击鼓会众，若击铜鼓，八亿人集，若打银鼓，十四亿集，若打金鼓，一切皆集，七日期满，至平博处，打击金鼓，一切都集，六师徒众，有三亿人。是时人民，悉为国王及其六师，敷施高座。尔时须达，为舍利弗而施高座。时舍利弗，在一树下，寂然入定，诸根寂默，游诸禅定，通达无碍，而作是念：“此会大众，习邪来久，憍慢自高，草芥群生，当以何德而降伏之？”思惟是已，当以二德，即立誓言：“若我无数劫中，慈孝父母、敬尚沙门婆罗门者，我初入会，一切大众，当为我礼。”

尔时六师，见众已集，而舍利弗独未来到，便白王言：“瞿昙弟子，自知无术，伪求技能，众会既集，怖畏不来。”王告须达：“汝师弟子，掬时已至，宜来谈论。”是时须达，至舍利弗所，长跪白言：“大德！大众已集，愿来诣会。”时舍利弗，从禅定起，更整衣服，以尼师坛，着左肩上，徐庠而步，如狮子王，往诣大众。是时众人，见其形容法服有异，及诸六师，忽然起立，如风靡草，不觉为礼。时舍利弗便升须达所敷之座。六师众中，有一弟子，名劳度差，善知幻术，于大众前，咒作一树，自然长大，荫覆众会，枝叶郁茂，花果各异。众人咸言：“此变乃是劳度差作。”时舍利弗，便以神力，作旋岚风，吹拔树根，倒著于地，碎为微尘。众人皆言：“舍利弗胜！今劳度差，便为不

如。”又复咒作一池，其池四面，皆以七宝，池水之中，生种种华。众人咸言：“是劳度差之所作也。”时舍利弗，化作一大六牙白象，其一牙上，有七莲花，一一花上，有七玉女，其象徐庠，往诣池边，并含其水，池即时灭。众人悉言：“舍利弗胜！劳度差不如。”复作一山，七宝庄严，泉池树木，花果茂盛。众人咸言：“此是劳度差作。”时舍利弗，即便化作金刚力士，以金刚杵，遥用指之，山即破坏，无有遗余。众会皆言：“舍利弗胜！劳度差不如。”复作一龙，身有十头，于虚空中，雨种种宝，雷电振地，惊动大众。众人咸言：“此亦劳度差作。”时舍利弗，便化作一金翅鸟王，擘裂啖之。众人皆言：“舍利弗胜！劳度差不如。”复作一牛，身体高大，肥壮多力，粗脚利角，爬地大吼，奔突来前。时舍利弗，化作师子王，分裂食之。众人言曰：“舍利弗胜！劳度差不如。”复变其身，作夜叉鬼，形体长大，头上火燃，目赤如血，四牙长利，口自出火，腾跃奔赴。时舍利弗，自化其身，作毗沙门王，夜叉恐怖，即欲退走，四面火起，无有去处。唯舍利弗边，凉冷无火，即时屈伏，五体投地，求哀脱命。辱心已生，火即还灭。众咸唱言：“舍利弗胜！劳度差不如。”

时舍利弗，身升虚空，现四威仪，行住坐卧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东没西踊，西没东踊，北没南踊，南没北踊，或现大身，满虚空中，而复现小，或分一身，作百千万亿身，还合为一身，于虚空中，忽然在地，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。作是变已，还摄神足，坐其本座。时会大众，见其神力，咸怀欢喜。时舍利弗，即为说法，随其本行宿福因缘，各得道迹，或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六师徒众，三亿弟子，于舍利弗所，出家学道。技技讫已，四众便罢，各

还所止。

长者须达，共舍利弗，往图精舍，须达手自捉绳一头，时舍利弗自捉一头，共经精舍。时舍利弗，欣然含笑。须达问言：“尊人何笑？”答言：“汝始于此经地，六欲天中，宫殿已成。”即借道眼，须达悉见六欲天中严净宫殿，问舍利弗：“是六欲天，何处最乐？”舍利弗言：“下三天中，色欲深厚，上二天中，僇逸自恣，第四天中，少欲知足，恒有一生补处菩萨，来生其中，法训不绝。”须达言曰：“我正当生第四天上。”出言已竟，余宫悉灭，唯第四天宫殿湛然。复更从绳，时舍利弗，惨然忧色。即问尊者：“何故忧色？”答言：“汝今见此地中蚊子不耶？”对曰：“已见。”时舍利弗，语须达言：“汝于过去毗婆尸佛，亦于此地，为彼世尊起立精舍，而此蚊子在此中生。尸弃佛时，汝为彼佛，亦于是中造立精舍，而此蚊子亦在中生。毗舍浮佛时，汝为世尊，于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蚊子亦在中生。拘留秦佛时，亦为世尊，在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是蚊子亦于此中生。拘那含牟尼佛时，汝为世尊，于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蚊子亦在中生。迦叶佛时，汝亦为佛，于此地中起立精舍，而此蚊子亦在中生。乃至今日，九十一劫，受一种身，不得解脱。生死长远，唯福为要，不可不种。”是时须达，悲怜愍伤。

经地已竟，起立精舍，为佛作窟，以妙栴檀，用为香泥，别房住止，千二百处，凡百二十处，别打犍椎。施設已竟，欲往请佛，复自思惟：“上有国王，应当令知，若不启白，傥有瞋恨。”即往白王：“我为世尊，已起精舍，唯愿大王！遣使请佛。”时王闻已，即遣使者，诣王舍城，请佛及僧：“唯愿世尊！临覆舍卫。”

尔时世尊，与诸四众，前后围绕，放大光明震动大地，至舍卫国，所经客舍，悉于中止，道次度人，无有限量，渐渐来近舍卫城边，一切大众，持诸供具，迎待世尊。世尊到国，至广博处，放大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足指按地，地皆震动，城中伎乐，不鼓自鸣，盲视聋听，哑语倮申，癩[病-丙+淺]拘癖，皆得具足。一切人民男女大小，睹斯瑞应，欢喜踊跃，来诣佛所，十八亿人，都悉集聚。尔时世尊，随病投药，为说妙法，宿缘所应，各得道迹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种辟支佛因缘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各各欢喜，奉行佛语。

佛告阿难：“今此园地，须达所买，林树华果，祇陀所有，二人同心，共立精舍，应当与号太子祇树给孤独园，名字流布，传示后世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四部众，闻佛所说，顶戴奉行。

（四九）大光明始发无上心品第四十二(丹本为四十七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迦兰陀竹园。尔时阿难，在林树间，静坐思惟，欵生此念：“如来正觉，诸根具足，功德慧明，殊妙难量。世尊先昔，本何因缘，发此大乘无上之心？修习何事，而得如是胜妙之利？”作是念已，即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头面作礼，前白佛言：“如诸世尊，于诸世间人天之中，最尊最妙，功德慧明，巍巍无量。不审，世尊！先昔以何因缘，发此大乘无上之心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欲知者，善思念之。吾当为汝，具分别说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诺当善听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久远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

有大国王，名摩诃波罗婆修，晋言大光明，主五百小国。尔时大王，与诸群臣俱出游猎，王所乘象，欲心炽盛，担王驰走，奔逐犍象，渐逼大林，突入树间。象师白王：‘捉树自立，足得全济。’王用其言，俱共持树。象去之后，王心大怒，苦责象师，欲即杀之。‘由卿调象不合制度，致使今者几危吾身。’象师白王：‘调之如法，但今此象，为欲所惑，欲心难调，非臣咎也，愿见宽恕。却后三日，象必自还，观臣试之，万死不恨。’即便停置。如期三日，象还诣宫。尔时象师，烧七铁丸，令色正赤，逼象吞之，象不敢违，吞尽即死。王意开解，及诸群臣，叹未曾有。复问之曰：‘如此欲心，谁能调者？’时有天神感悟象师，令答王曰：‘佛能调之。’王闻是语，便发心言：‘如此胶固，难调伏法，唯佛能除。’即自誓愿：‘愿求作佛。’精勤历劫，未曾休替，至于今日，果获其报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欲知尔时大国王者，今我身是。”

尔时众会，闻佛所说，咸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顶受奉行。

（五）勒那阁耶品第四十三(丹本为四十八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迦毗罗卫国尼拘卢陀僧伽蓝。尔时诸释，睹见世尊光明神变，阐扬妙化，甚奇甚特，巍巍堂堂，无能及者。又复叹美憍陈如等：“宿有何庆？如来出世，法鼓初震，最先得闻，甘露始降，而便蒙泽，永离垢秽，心体玄要；城营村邑，群党相随，异口同音，称赞无量？”时诸比丘，闻是语已，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前白佛言：“今此国界人民之类，咸共集聚，异口同音，赞咏世尊，若干德行，及与五人，宿有何庆，独先蒙度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非独今日先度五人，我于久远，亦济此等，以身为船，救彼没溺，全其生命，各得安隐，得至彼岸。吾今成佛，先拔济之。”

时诸比丘，即白佛言：“不审，世尊！先昔之时，云何拔济，令各安隐？唯愿世尊！当为说之。”佛告比丘：“若乐闻者，当为汝说。”皆曰：“唯然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过去久远，此阎浮提波罗捺国，时彼国王，名梵摩达。尔时国中，有大萨薄，名勒那阁耶，游出于外，到林树间，见有一人，涕泣悲切，以索系树，入头在中，欲自绞死，便前问之：‘汝何以尔？人身难得，命复危脆，衰变无数，恒恐自至。’种种晓喻，教令舍索。人报之曰：‘我之薄福，贫穷理极，债负盈集，甚多难计。诸债主辈，竞见剥脱，日夜催切，忧心不释。天地虽宽，无容身处，今欲自没避离此苦。仁虽谏及，存不如死。’尔时萨薄，即许之曰：‘卿但释索，所负多少，悉代汝偿。’作是语已，彼人便休，欢喜踊跃，感戴无量，随从萨薄，俱至市中，宣令一切云欲偿债。时诸债主，竞共云集，迎取所负，来者无限，空竭其财。财货已尽，犹不毕债，妻子穷冻，乞匈自活。宗亲国邑，悉共呵嫌：‘此是狂夫，自破家业。’

“当于是时，有众贾客，劝进萨薄，欲共入海，即答之曰：‘为萨薄法，当办船具；我今穷困，无所复有，何缘得从？’众人报言：‘我等众人凡有五百，开意出钱，用办船具。’闻是语已，即便许可。众人许合，大获金宝。尔时萨薄，以三千两金，千两办船，千两办粮，千两用俟船上所须，余故大有给活妻子。便于海边，施作大船，船有七重，严办已讫，推着水中，以七大索，击着岸边，击大金铃，宣令一切：‘谁欲入海得大妙宝奇珍异物用无尽者，今可云集共诣宝所。’复

告之曰：‘其谁不爱父母妻子阎浮提乐及身命者，乃可往耳。所以然者，大海之中，艰险众多，回波暴风，大鱼恶鬼，如是种种，不可具陈。’作是语已，即断一索；日日如是，至第七日，断索都尽，船即驰去。便于道中，卒遇暴风，破碎其船，众人唤救，无所归依，或有能得板橈浮囊以自度者，或有堕水溺死之者。中有五人，共白萨薄：‘依汝来此，今当没死，危险垂至，愿见救度。’萨薄答曰：‘吾闻大海，不宿死尸。汝等今者，悉各捉我，我为汝故，当自杀身，以济尔厄，誓求作佛。后成佛时，当以无上正法之船，度汝生死大海之苦。’作是语已，以刀自割。命断之后，海神起风，吹至彼岸，得度大海，皆获安隐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欲知尔时勒那阁耶者，今我身是。时五人者，拘邻等是。我于先世，济彼人等生死之命；今得成佛，令其五人皆最初得无漏正法，远离长流结使大海。”

尔时诸比丘，皆共赞叹，如来大悲，深妙难量，咸勤克励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一）迦毗梨百头品第四十四(丹本为四十九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摩竭国竹园之中。尔时世尊与诸比丘，向毗舍离，到梨越河所。是时河边，有五百牧牛人，五百捕鱼人。其捕鱼者，作三种网，大小不同，小者二百人挽，中者三百人挽，大者五百人挽。于时如来，去河不远而坐止息，及诸比丘亦皆共坐。时捕鱼人，网得一大鱼，五百人挽，不能使出；复唤牧牛之众，合有千人，并力挽出，得一大鱼，身有百头，若干种类，驴马骆驼、虎狼猪狗、猿猴狐狸，如斯之属。众人甚怪，竞集看之。是时世尊，告阿难曰：“彼有

何事，大众皆集？汝往试看。”阿难受教，即往看视。见一大鱼，身有百头，还白世尊，如所见事。

世尊寻时，共诸比丘，往至鱼所，而问鱼言：“汝是迦毗梨不？”答言：“实是。”郑重三问：“汝是迦毗梨不？”答言：“实是。”复问：“教匠汝者，今在何处？”答言：“堕阿鼻地狱中。”尔时阿难，及于大众，不知其缘，白世尊曰：“今者何故，唤百头鱼，为迦毗梨？唯愿垂愍！而见告示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谛听谛听！当为汝说！昔迦叶佛时，有婆罗门，生一男儿，字迦毗梨(晋言黄头)，聪明博达，于种类中，多闻第一，唯复不如诸沙门辈。其父临终，殷勤约敕：‘汝当慎莫与迦叶佛沙门讲论道理。所以者何？沙门智深，汝必不如。’父没之后，其母问曰：‘汝本高朗，今颇更有胜汝者不？’答言：‘沙门殊胜于我。’母复问言：‘云何为胜？’答言：‘我有所疑，往问沙门，其所演说，令人开解。彼若问我，我不能答。以是之故，自知不如。’母复告言：‘汝何以不往学习其法？’答言：‘欲学其法当作沙门，我是白衣，何缘得学？’母复告曰：‘伪作沙门，学习已达，还来在家。’奉其母教，而作沙门。经少时间，读诵三藏，综练义理，母问之曰：‘今得胜未？’答言：‘学问中胜不如坐禅。何以知之？我问彼人，悉能分别；彼人问我，我不能知。因是事故，未与他等。’母复告曰：‘自今已往，若共谈论，倘不如时，便可骂辱。’迦毗梨言：‘出家沙门，无复过罪。云何骂之？’答言：‘但骂，卿当得胜。’时迦毗梨不忍违母，后日更论，理若短屈，即便骂言：‘汝等愚騃！无所识别，剧于畜生，知晓何法？’诸百兽头，皆用比之，如是数数，非一非二。缘是果报，今受鱼身，而有百头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何时当得脱此鱼身？”佛告阿难：“此贤劫中，千佛过去，犹故不脱。”尔时阿难，及于众人，闻佛所说，怅然不乐，悲伤交怀，咸共同声，而作是言：“身口意行，不可不慎。”

时捕鱼人及牧牛人，一时俱共合掌向佛，求索出家，净修梵行。佛即言可。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法衣在体，便成沙门。是时世尊！为说妙法，种种苦切，漏尽结解，成阿罗汉，复为众会广说诸法，分别四谛苦集灭道。有得初果乃至第四果，有发大道意者，其数甚多。尔时四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十一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（五二）无恼指鬘品第四十五（丹本为五十一）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于时国王名波斯匿。王有辅相，聪明巨富，其妇怀妊，生一男儿，形貌端正，容体殊绝。于时辅相，见儿欢喜，即召相师，令占相之。相师看见，怀喜而言：“是儿福相，人中挺特，聪明智辩，有逾人之德。”父闻遂喜，敕为作字。相师问言：“儿受胎来，有何异事？”辅相答言：“其母素性，不能良善，怀妊已来，倍更异常，心性恭顺，乐宣人德，慈矜苦厄，不喜说过。”相师言曰：“此是儿志，当为立字，号阿衅贼奇，晋言无恼。”儿渐长大，雄壮绝伦，有力士之力，一人敌千，腾接飞鸟，走疾奔马，其父辅相，甚爱念之。于是国中，有一婆罗门，聪明博达，多闻广识，有五百弟子，追逐随学。尔时辅相，即将其子，往嘱及之，令其学问。婆罗门可之，受持教授。阿衅贼奇，夙夜勤业，一日咨受，胜余终年，

学未经久，普悉通达。婆罗门师，异常待遇，行来进止，每与是俱，及诸同学，倾意瞻敬。

尔时婆罗门师妇，见其端正才姿挺邈过逾人表，怀情色着，爱不去意。然诸弟子，与共周回，行止不独，无缘与语，有心不遂，常以叹悒。会有檀越，来请其师及诸弟子，三月一时。婆罗门师内与妇议：“我今当行受请三月，当留一人经纪于后。”时妇内喜，密自怀计，白婆罗门：“是事应尔，后家理重，宜须才能，可留无恼嘱以后事。”时婆罗门，即敕无恼：“我今赴彼檀越之请，后事总多，须人料理。卿着才能，为吾营后。”无恼受教，即住不行，师及徒众，引导而去。其妇怡悦欣喜无量，极自庄饰，多作姿媚，与共谈语，娆动其意。无恼志固，无心相从。欲心转盛，实意语之：“我相钦爱，由来有素，但逼众人，有怀未发。汝师临去，吾故相留，今既独静，当从我意。”无恼晓谢，语言：“我梵志法，不淫师妇，若当违犯非婆罗门。宁交取死，终不为此。”于时师妇，望重违心，惭愧瞋愤，复作密计。候师垂至，挽裂衣裳，攫破其面，尘土盆身，憔悴卧地，无所言语。时婆罗门师徒俱到，师即入内，见妇色状，即问其故：“何缘乃尔？”妇垂泣言：“不足问也。”时婆罗门重更问之：“汝有何事？当相告语，云何不说？”妇啼而言：“汝所钦美，阿衅贼奇，自汝去后，常见欺凌，我适不从，拽裂我衣，坏我身首。汝畜弟子，云何乃尔？”婆罗门闻，甚怀恚忿，语其妇言：“此无恼者，力敌千人，辅相之子，种族强盛，虽欲治之，宜当以渐。”谗谋是已，往见无恼，随宜方便，而慰喻言：“我去之后，苦汝营劳。又汝前后，奉事尽忠，常感汝意，思欲相酬。有一秘法，由来未说，若能成办，直生梵天。”无恼长跪，问是何事？答言：“若

持七日之中，斩千人首，而取一指，凡得千指，以为鬘饰。尔时梵天，便自来下，命终之后，定生梵天。”无恼闻此情怀犹豫，复白师言：“此事不应，杀害众生，便生梵天。”师又告言：“汝我弟子，岂不信我至要之言？若汝不信则为义绝，随尔道径莫复此住。”又更作咒，竖刀在地。说咒已讫恶心转生。师知其意，即授与刀。受刀走外，得人便杀，取指为鬘，人见便号鸯仇魔罗，晋言指鬘。

周行斩害到七日头，方得九百九十九指，唯少一指，残杀一人，指数便满。人皆藏窜，无敢行者，遍行求觅，更不能得。七日之中，不得饮食，其母怜愍，遣人为致，悉各怀惧，无敢往者。其母持食，躬自致往，儿遥见母，走趣欲杀。母时语言：“咄不孝物！云何怀逆欲危害我？”儿便语言：“我受师教，要七日中，满得千指，便当得愿生于梵天。日数已满，更不能得，事不获已，当杀于母。”母又语言：“事苟当尔，但取我指，莫见伤杀。”

于时世尊具遥睹见，知其可度，化作比丘，行于彼边。鸯仇摩罗已见比丘，舍母腾跃，走趣规杀。佛见其来，徐行舍去。指鬘极力走不能及，便遥唤言：“比丘小住。”佛遥答言：“我常自住，但汝不住。”指鬘复问：“云何汝住我不住耶？”佛即答言：“我诸根寂定，而得自在；汝从恶师，稟受邪倒，变易汝心，不得定住，昼夜杀害，造无边罪。”指鬘闻此意欬开悟，投刀远弃，遥礼自归。于时如来尔乃待之，还现佛身，光明朗日，三十二相，晃着奇妙。指鬘见佛光相威仪，以身投地，悔过自责。佛粗说法，得法眼净，心遂纯信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可之。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法衣着身，随彼所应，重为说法，心垢都尽，得罗汉道。佛即将其，还祇陀林。

尔时国中，人民之类，闻指鬣声，皆各惊怖，人畜怀妊，怖不能生。时有一象，不能出子，佛敕指鬣，往说诚言：“我生已来，不杀一人。”指鬣白佛：“我由来杀多，云何不杀？”佛告之曰：“于圣法中，是为始生。”尔时指鬣便整衣服，奉教往说，如语寻生皆得安隐。还诣精舍，坐一房中。

时波斯匿王，大合兵众，躬欲往讨鸯仇摩罗，路由祇洹，当往攻击。时祇洹中，有一比丘，形极丑陋，音声异妙，振声高呗，音极和畅，军众倾耳，无有厌足，象马竖耳，住不肯行。王怪，顾问御者：“何以乃尔？”御者答言：“由闻呗声，是使象马停足立听。”王言：“畜生尚乐闻法，我曹人类，何不往听？”即与群众，暂还祇洹。到下象乘，解剑却盖，直进佛所，敬礼问讯，彼呗比丘，呗声已绝。王先问言：“向闻呗音，清妙和畅，情豫钦慕，愿得见识，施十万钱。”佛告之曰：“先与其钱，然后可见。若已见者，更不欲与一钱之心。”即将示之。见其形状，倍复丑陋，不忍见之，意无欲与一钱之想。王从座起，长跪白佛言：“今此比丘，形极短丑，其音深远声彻乃尔。宿作何行，致得斯报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善听着心！过去有佛，名曰迦叶，度人周讫，便般涅槃。时彼国王，名机里毗，收取舍利，欲用起塔。时四龙王，化为人形，来见其王，问起塔事：‘为用宝作？为用土耶？’王即答言：‘欲令塔大，无多宝物，那得使成？今欲土作，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，极使高显可观。’龙王白言：‘我非是人，皆是龙王，闻王作塔，故来相问，苟欲用宝，当相佐助。’王欢喜言：‘能尔者快。’龙复语言：‘四城门外，有四大泉，城东泉水，取用作鑿，成绀琉璃。城南泉水，取

用作鑿，其鑿成已，皆成黄金。城西泉水，取用作鑿，鑿成就已，变成银。城北泉水，取用作鑿，其鑿成已，变为白玉。’王闻是语，倍增踊跃，即立四监，各典一边。其三监所作工向欲成，一监慢怠，工独不就。王行看见，便以理责：‘卿不用心，当加罚谪。’其人怀怨，便白王言：‘此塔太大，当何时成？’王去之后，敕诸作人，昼夜勤作，一时都讫。塔极高峻，众宝晃昱庄校雕饰，极有异观。见已欢喜，忏悔前过，持一金铃，着塔杳头，即自求愿：‘令我所生音声极好，一切众生莫不乐闻，将来有佛，号释迦牟尼，使我得见度脱生死。’如是大王！欲知尔时一监作迟怨塔大者，此比丘是。缘彼恨言嫌其塔大，五百世中，常极瘞陋；由后欢喜施铃塔头，求索好声及愿见我，五百世中，极好音声，今复见我，致得解脱。”

王闻是已，便辞欲退。佛问大王：“欲何所至？”王白佛言：“国有恶贼鸯仇摩罗，伤杀人民，纵横暴害，今欲率众往攻伐之。”佛告王曰：“鸯仇摩罗，当如今者不能杀蚁，况复余耶？”王心念言：“世尊已往已降伏之？”佛告王言：“指鬘今已出家入道得阿罗汉，诸恶永尽，今在其房，欲见之不？”王言：“思见。”即起到其房外，闻指鬘比丘警欬之声，忆其暴恶所伤弥广，怖蹙断绝良久乃稣，还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

佛告王言：“不但今日闻彼之声堕地断绝，过去世时闻其音声亦尔断绝。善听大王！过去久远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捺。尔时国中，有一毒鸟，捕诸毒虫，恒以为食。其形极毒，不可触近，所经历下，众生皆死，树木悉枯。尔时此鸟，遇到一林，住一树上，警欬欲鸣。时彼林中，有白象王，在傍树下，闻毒鸟声，蹙地断绝不能动

摇。如是大王！尔时毒鸟，今指鬣是。时白象王，今王身是。”

王复白佛：“鸯仇摩罗，暴害滋甚，杀尔所人，赖蒙世尊降化修善。”佛告王曰：“鸯仇摩罗，不但今日杀此多人，蒙我降化；过去世时，亦杀此等，我亦降化，乃复思善。”王重白佛言：“不审此等先世被害，世尊降化，其事云何？愿为解说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善听着心！过去久远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捺，于时国王，名波罗摩达。尔时国王，将四种兵，入山林中，游行猎戏。王到泽上，驰逐禽兽，单只一乘，独到深林，王时疲极，下马小休。尔时林中，有[馬*字]师子，怀欲心盛，行求其偶，困不能得，值于林间，见王独坐，淫意转隆，思欲从王，近到其边，举尾背住。王知其意，而自思惟：‘此是猛兽，力能杀我，若不从意，傥见危害。’王以怖故，即从师子，成欲事已，师子还去。诸兵群从，已复来到，王与人众，即还宫城。尔时师子，从是怀胎，日月满足，便生一子，形尽似人，唯足斑驳。师子忆识，知是王有，便衔担来，著于王前。王亦思惟，自忆前事，知是己儿，即收取养，以足斑驳，字为迦摩沙波陀，晋言驳足。养之渐大，雄才志猛，父王崩亡，班足继治。

“时驳足王，有二夫人，一王者种，二婆罗门种。时驳足王，一日出城，游于园观，敕二夫人：‘随我后往，谁先到者，当与一日，极相娱乐，其随后者，吾不见之。’王去之后，其二夫人，极自庄饰，严驾车乘，一时俱往。到于道中，见于天祠，梵志种者，下车作礼，礼已急进，犹随后到；王从本言，而不前之。于是夫人，瞋恚烦愤，怨责天神：‘我由礼汝，使王见薄，若有天力，何不护我？’恚恨愤恼，密自怀计。王后还宫，加意奉事，复还待遇，从王求愿：‘听我国中一

日自在。’值王偏心，即听可之。出外令人打坏天祠，令平如地，乃还宫中。守天祠神，悲苦懊恼，往至宫中，欲思伤害；王宫天神，遮不听入。

“有一仙人，住仙山中，时驳足王，恒常供养，日日食时，飞来入宫，不食肴膳，粗食粗供。偶值一日仙人不来，天神知之，化作其形，欲来入宫。宫神犹识，不听前入。遥在门外，白王求通，王闻仙人 在外索现，怪其所以，急救听入。是时宫神，闻王有教即休不遮。径前得入，坐于仙人常坐之处，办如常食，以用供养。时化仙人，不肯就食，即语王言：‘此食粗恶，又无肉鱼，云何可啖？’王即白言：‘大仙自来，恒食清素，故令不办肉鱼肴膳。’化仙又告：‘自今已后，莫设粗供，但肉为食。’即如语办，食已还去。后到明日，旧仙飞来，为设肴膳种种诸肉，仙人瞋恚，怨愤于王。王言：‘大仙昨日敕如是作。’仙人语言：‘昨日有患，断食一日，不来是间，谁语汝曹？但相轻试，故复尔耳。令王是后十二年中，恒食人肉。’作是语竟，飞还山中。

“是后厨监，忘不办肉，临时无计，出外求肉，见死小儿肥白在地，念且称急，即却头足，担至厨中，加诸美药，作食与王。王得食之，觉美倍常，即问厨监：‘由来食肉，未有斯美，此是何肉？’厨监惶怖，腹拍王前：‘若王原罪，乃敢实说。’王答之言：‘但实说之，不问汝罪。’厨监白王：‘先日有缘，不及觅肉，得死小儿，以称时要。不意大王，乃当觉之。’王言：‘此肉甚美异常，自今已往，如是求索。’厨监白王：‘前者偶值自死小儿，更求叵得。其作食者，畏惧国法。’王又语言：‘汝但密取，设有觉者，断处由我。’厨监受教，密捕得之，日日供王。于时城中人民之类，各各行哭云亡小儿，展转相问：‘何由

乃尔？’诸臣聚议，当试微伺，即于街里，处处安人。见王厨监拙他小儿，伺捕得之，缚将诣王，具以前后所亡事白。王闻是语，默然不答。三重白王：‘今捕得贼，罪衅彰露，事当断决，云何默然？’王乃答言：‘是我所教。’诸臣怀恨，各自罢去，于外共议：‘王便是贼，食我等子，啖人之王云何共治？当共除之去此祸害。’一切同心咸共齐谋：‘城外园中，有好池水，其王日日，至彼洗浴。诸臣储兵，安伏园中。’王出洗浴已到池中，伏兵一时周匝四合，即围其王，当取杀之。王见兵集，惊怖问言：‘汝等何故而围逼我？’诸臣答言：‘夫为王者，养民为事。方临厨子，杀人为食。众民呼嗟，告情无处，不任苦酷，故欲杀王。’王语诸臣：‘我实无状，自今已后，更不复为，唯见恕放，当自改厉。’诸臣语曰：‘终不相放，正使今日天雨黑雪，令汝头上生黑毒蛇，犹不相听，不须多云。’时王驳足闻臣语已，自知必死，得脱无路，即语诸臣：‘虽当杀我，小缓须臾，听我小住。’诸臣缓置，王即自誓：‘我身由来，所修善行，为王正治，供养仙人，合集众德，回令今日我得变成飞行罗刹。’其语已讫，寻语而成，即飞虚空，告诸臣曰：‘汝等合力，欲强杀我，赖我大幸，复能自拔。自今已后，汝等好忍，所爱妻儿，我次当食。’语讫飞去，止山林间，飞行转人，担以为食，人民之类，恐怖藏避。如是之后，杀啖多人。诸罗刹辈，附为翼从，徒众渐多，所害转广。后诸罗刹，白驳足王：‘我等奉事，为王翼从，愿为我曹，作一宴会。’时驳足王，即许之言：‘当取诸王令满一千，与汝曹辈，以为宴会。’许之已讫，一一往取，闭着深山，已得九百九十九王，残少一人，其数未足。诸王念言：‘我曹穷急，当何所趣？若其捕得须陀素弥，须陀素弥有大方便，能济我等。’作是计已，白罗

刹王：‘王欲作会，极令有异，纯取诸王，不用凡细；须陀素弥，甚有高德，若能得来，王会乃好。’罗刹王言：‘有何高德？’即时飞腾，往欲取之。

“值须陀素弥，将诸嫫女，晨欲出城至园洗浴，道见婆罗门，从其乞匈。王语婆罗门：‘待我洗还，当相布施。’王既到园，入池中洗。时罗刹王，飞空来取，担到山中。须陀素弥，愁忧悲泣！时驳足王，而问之曰：‘闻汝名德殊胜第一，大丈夫志，当任穷达，云何特愁，啼如小儿？’须陀素弥白罗刹王：‘我不爱身贪惜寿命，但念生来未曾妄语，朝出宫行，见一道士，当车驾前，从我乞匈。我许洗还，当相施与。出值大王担我至此，念今妄语违失诚信，是以故愁，非惜身也。愿见哀愍，假我七日，施彼道士，当归就死。’驳足闻是，而语之言：‘汝今得去，宁当自还来就死耶？’即复问言：‘正使不还，我自能得。’寻放令去。王还到国，道士犹在，欢喜供养，施婆罗门。时婆罗门，见王不久欲还就死，惧其恋国而有愁忧，即为其王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劫数终极， 乾坤洞然， 须弥巨海， 都为灰炆。
天龙人鬼， 于中雕丧， 二仪尚殒， 国有何常？
生老病死， 轮转无际， 事与愿违， 忧悲为害。
欲深祸重， 疮痍无外， 三界都苦， 国有何赖？
有本自无， 因缘成诸， 盛者必衰， 实者必虚。
众生蠢蠢， 都如幻居， 三界皆空， 国土亦如。
识神无形， 假乘四蛇， 无眼宝养， 以为乐车。
形无常主， 神无常家， 形神尚离， 岂有国耶？’

“时须陀素弥，闻说此偈，思惟义理，欢喜无量，即立太子，自

代为王，与诸臣别，当还赴信。诸臣同声，白于王言：‘愿王但住，勿忧驳足，臣等思计，设备防虑，锻铁为舍，王且在中，驳足虽猛，何所能耶？’王告诸臣并诸人民：‘夫人生世，诚信为本，虚妄苟存，情所未许，宁就信死，不妄语生。’复为种种说诚信之利，广为分别虚妄之罪。诸臣悲咽，一更无言。王起出城，一切皆送，嚱慕道次，断绝复稣；王晓喻讫，涉道而去。时驳足王，自思惟言：‘须陀素弥，今日应来。’坐于山顶，遥候望之，见其顺道径来越已。既到见之，颜色怡悦，欢喜解释，逾过于旧。罗刹王问：‘快能来到，人生于世，靡不惜寿，汝今当死，欢喜倍常，还到本国，获何善利？’须陀素弥答言：‘大王宽恩假我七日布施，得遂诚言，又闻妙法，心用闻解，当如今日，志愿毕足，虽当就死，情欣犹生。’驳足王言：‘汝闻何法？试为吾说。’须陀素弥，为说本偈，复更方便广为说法，分别杀罪及其恶报，复说慈心不杀之福。驳足欢喜敬戴为礼，承用其教，无复害心，即放诸王，各还本国。须陀素弥，即收兵众，还将驳足安置本国，前仙人誓，十二年满，自是已后，更不啖人，遂还霸王，治民如旧。

“如是大王！欲知尔时须陀素弥王者，今我身是。驳足王者，今鸯仇摩罗是。尔时诸人十二年中，为驳足王所食啖者，今此诸人，为鸯仇摩罗所杀者是。此诸人等，世世常为鸯仇摩罗之所杀害，我亦世世，降之以善。我念过去，为凡夫时，化令不杀；况我今日成为如来，众德普备，诸恶永息，岂复不能降化之耶？”

王复白佛：“今此诸人！宿有何缘，乃常世世，为其所杀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善谛听之！乃往过去久远劫中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捺，于时国王，名波罗摩达。王有二子，各有雄才，端正殊妙，

王甚爱念。于时小者，心自念言：‘设我父崩，兄当继治，我既年小，无望国位，生于一世，已不作王，处世何为？不如幽静以求仙道。’作是念已，往白父王：‘贪慕深山，求于仙道，愿见听放，得遂所志。’如是殷勤，志不可夺，父便听之，即放入山。去经数年，父王崩亡，其兄继位，统领人民。兄治不久，遇疾命终，未有子嗣，更无继绍，诸臣集议，靡知所归？有一臣言：‘王有小子，前启大王，入山学仙，当还往迎以续王位。’诸臣喜曰：‘定有此事。’即相率合入山请唤，到以情状具白其意：‘唯愿垂怜！抚接我国。’仙人答言：‘此事可畏，我此静乐，永无忧患。世人凶恶，好相斩戮，若我为王，傥见图害。今甚乐此，不能为也。’诸臣重白：‘王崩绝嗣，更无绍继，唯有大仙是王之种。国土人民，不得无主。唯愿垂愍！顾意临覆。’如是致诚，殷勤求请，其意不忍，遂与还国。仙人少小，不习欲事，既来治国，渐近女色，淫事已深，奔逸放荡，晨夜耽荒不能自制。遂敕国中，一切诸女，欲出行时，要先从我，尔乃然后，听往从夫。及诸国中，端正妇女，入其意者，皆悉凌辱。

“时一女人，于道陌上多人众中，裸形立溺，人悉惊笑，来共呵之：‘汝何无羞乃至若是？’女即答言：‘女于女中，有何羞耻？汝等立溺，既亦不羞，我汝不异，有何羞耻？’诸人答言：‘是语何谓？’女复言曰：‘唯王一人，是男子耳，一国妇女，皆被其辱。汝等若男，当令尔耶？’于是诸人，更相惭愧，便共谈论：‘如此女言，实是其理。’阴持女言，转密相语，同心合谋，欲共图王。城外园中，有清凉池，王恒前后，至池洗浴，诸臣民辈，安伏园中，值王出洗，伏兵悉出，周匝围绕，逼取欲杀。

王乃惊曰：‘欲作何等？’诸臣白言：‘王为正治，淫荒过度，坏乱常俗，污辱诸家。臣等睹见，不能堪忍，故欲除王，更求贤能。’王闻遂惊，语诸臣言：‘我实不是负累汝等，请自改厉，更不敢尔。愿见宽放，与民更始。’诸臣复语：‘正使今日，天雨黑雪，顶生毒蛇，终不相放，奚须多云。’王闻是已，自知必死，瞋恚感愤，语诸臣言：‘我本在山，无豫世事，强来见逼，以我为王。未有大失，同心图我。我今单弱，无力自拔，誓当来世当常杀汝，垂当得道，犹不相置。’虽作是誓，犹故杀之。如是大王！欲知尔时仙人王者，今鸯仇摩罗是。尔时臣民同心杀王者，今此诸人，为鸯仇摩罗所杀者是。从彼已来，常为所杀，乃至今日，犹害此等。”

时王长跪，复白佛言：“指鬘比丘，杀此多人，今已得道，当受报不？”

佛告大王：“行必有报，今此比丘，在于房中，地狱之火，从毛孔出，极患苦痛，酸切叵言。”于时如来，欲令众会知作恶行必有罪报，敕一比丘：“汝持户排，往指鬘房，刺户孔中。”比丘即往，奉教为之，排入户内，寻时融消。比丘惊愕，还来白佛，佛告比丘：“行报如是。”王及众会，莫不信解。

尔时阿难长跪白佛：“鸯仇摩罗，宿有何庆，身力雄壮，力士之力，健捷轻疾，走及飞鸟？复得值佛，越度生死？唯愿垂哀！为众会说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等善听！乃往过去迦叶佛时，有一比丘，为僧执事，将僧人畜，载致谷米，道中逢雨，隐避无处，谷米囊物，悉被浇浸。时彼比丘，思欲疾过，力少行迟，无方从意，心怀悒迟，即立誓言：‘愿我后生，力敌千人，身轻行速，走疾飞鸟，将来有佛释迦牟尼，

使我得见永脱生死。’如是阿难！尔时执事比丘者，今鸯仇摩罗是。由彼世时，出家持戒，因营僧事，立愿之故，自从是来，世世端正猛力轻疾，悉如其愿，复遇见我，得度生死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诸比丘，王及臣民，一切会者，闻佛所说因缘行报，皆悉感厉，思惟四谛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种辟支佛善根本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或有得住不退转者，皆护身口克心从善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三）檀膩鞞品第四十六(丹本为五十二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国内，有婆罗门宾头卢埵阁，其妇丑恶，两眼复青，纯有七女，无有男儿，家自贫困，诸女亦穷。妇性弊恶，恒骂其夫，女等更互来求所须，比未称给，瞋目啼哭。其七女夫臻集其舍，承待供给，恐失其意，田有熟谷，未见践治，从他借牛，将往践之，守牛不谨，于泽亡失。时婆罗门，坐自思惟：“我种何罪，酸毒兼至？内为恶妇所骂，七女所切，女夫来集，无以承当，复失他牛，不知所在。”广行推觅，形疲心劳，愁闷恼悸，偶到林中，值见如来坐于树下，诸根寂定，静然安乐。时婆罗门，以杖拄颊，久住观之，便生此念：“瞿昙沙门，今最安乐，无有恶妇骂詈斗争，诸女熬恼，贫女夫等，烦损愁苦，又复无有田中熟谷，不借他牛，无有失忧。”佛知其心，便语之曰：“如汝所念，如我今者，静无众患，实无恶妇咒诅骂詈，无有七女熬恼于我，亦无女夫竞集我家，亦复不忧田中熟谷，不借他牛，无有亡忧。”佛告之曰：“欲出家不？”即白佛言：“如我今者观家如冢，妇女众缘如处怨贼，世尊慈愍，听出

家者，甚适鄙愿。”佛即告曰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身所著衣，变成袈裟。佛为说法，即于坐处诸垢永尽，成阿罗汉。

阿难闻之，叹言：“善哉！如来权导实难思议。此婆罗门，宿种何庆，得离众患，获兹善利？犹如净氎易染为色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婆罗门，非但今日蒙我恩泽离苦获安；过去世时，亦赖我恩，免众厄难，复获安快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云何免救令其脱苦？”佛告阿难：“谛听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”阿难白佛：“诺当善听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阿僧祇劫，有大国王，名阿波罗提目佉，晋言端正，治以道化，不枉民物。时王国中，有婆罗门，名檀膩鞞，家理空贫，食不充口，少有熟谷，不能治之，从他借牛，将往践治。践谷已竟，驱牛还主。驱到他门，忘不嘱付，于是还归。牛主虽见，谓用未竟，复不收摄。二家相弃，遂失其牛。后往从索，言已还汝，共相诋谩。尔时牛主，将檀膩鞞，诣王债牛。适出到外，值见王家牧马之人，时马逸走，唤檀膩鞞为我遮马。时檀膩鞞，下手得石，持用掷之，值脚即折；马吏复捉，亦共诣王。次行到水，不知渡处，值一木工，口衔斫斤，褰衣垂越。时檀膩鞞，问彼人曰：‘何处可渡？’应声答处，其口开已，斫斤堕水，求觅不得；复来捉之，共将诣王。时檀膩鞞，为诸债主，所见催逼，加复饥渴，便于道次，从沽酒家，乞少白酒，上床饮之，不意被下有小儿卧，压儿腹溃。尔时儿母，复捉不放：‘汝之无道，枉杀我儿。’并共持着，将诣王宫。到一墙边，内自思惟：‘我之不幸，众过横集，若至王所，傥能杀我；我今逃走，或可

得脱。’作是念已，自跳踰墙，下有织公，堕上即死。时织公儿，复捉得之，便与众人，共将诣王。

“次复前行，见有一雉住在树上，遥问之曰：‘汝檀膩鞞！今欲那去？’即以上缘向雉说之，雉复报言：‘汝到彼所，为我白王，我在余树，鸣声不快，若在此树，鸣声哀好。何缘乃尔？汝若见王，为我问之。’次见毒蛇，蛇复问之：‘汝檀膩鞞！今欲何至？’即以上事，具向蛇说。蛇复报言：‘汝到王所，为我白王，我常晨朝，初出穴时，身体柔软，无有众痛，暮还入时，身粗强痛，碍孔难前。’时檀膩鞞，亦受其嘱。复见母人，而问之言：‘汝欲何趣？’复以上事，尽向说之。母人告曰：‘汝到王所，为我白王，不知何故，我向夫家，思父母舍，父母舍住，思念夫家。’亦受其嘱。

“时诸债主，咸共围守，将至王前。尔时牛主，前白王言：‘此人借我牛去，我从索牛，不肯偿我。’王问之曰：‘何不还牛？’檀膩鞞曰：‘我实贫困，熟谷在田，彼有恩意，以牛借我，我用践讫，驱还归主，主亦见之，虽不口付，牛在其门，我空归家，不知彼牛竟云何失？’王语彼人：‘卿等二人，俱为不是，由檀膩鞞口不付，汝当截其舌，由卿见牛不自收摄，当挑汝眼。’彼人白王：‘请弃此牛，不乐剜眼、截他舌也。’即听和解。马吏复言：‘彼之无道，折我马脚。’王便为问檀膩鞞言：‘此王家马，汝何以辄打折其脚？’跪白王言：‘债主将我，从道而来，彼人唤我，令遮王马，高奔叵御，下手得石捉而掷之，误折马脚，非故尔也。’王语马吏：‘由汝唤他，当截汝舌；由彼打马，当截其手。’马吏白王：‘自当备马，勿得行刑。’各共和解。木工复前云：‘檀膩鞞失我斫斤。’王即问言：‘汝复何以失他斫斤？’跪白王言：

‘我问渡处，彼便答我，口中斫斤失堕渠水，求觅不得，实不故尔。’王语木工：‘由唤汝故，当截其舌，担物之法，礼当用手，由卿口衔致使堕水，今当打汝前两齿折。’木工闻是，前白王言：‘宁弃斫斤，莫行此罚。’各共和解。时酒家母，复牵白王。王问檀膩鞞：‘何以乃尔枉杀他儿？’跪白王言：‘债主逼我，加复饥渴，彼乞少酒，上床饮之，不意被下有卧小儿。饮酒已讫，儿已命终，非臣所乐。唯愿大王！当见恕察。’王告母人：‘汝舍沽酒，众客猥多，何以卧儿置于坐处，覆令不现？汝今二人，俱有过罪。汝儿已死，以檀膩鞞，与汝作婿，令还有儿，乃放使去。’尔时母人，便叩头曰：‘我儿已死，听各和解，我不用此饿婆罗门用作夫也。’于是各了自得和解。时织工儿，复前白王：‘此人狂暴，蹶杀我公。’王问言曰：‘汝以何故，枉杀他父？’檀膩鞞曰：‘众债逼我，我甚惶怖，越墙逃走，偶堕其上，实非所乐。’王语彼人：‘二俱不是，卿父已死，以檀膩鞞，与汝作公。’其人白王：‘父已死了，我终不用此婆罗门以为父也。’听各共解，王便听之。

“时檀膩鞞，身事都了，欣踊无量，故在王前。见二母人，共诤一儿，诣王相言。时王明黠，以智权计，语二母言：‘今唯一儿，二母召之，听汝二人，各挽一手，谁能得者，即是其儿。’其非母者，于儿无慈，尽力顿牵，不恐伤损；所生母者，于儿慈深，随从爱护，不忍挫挽。王鉴真伪，语出力者：‘实非汝子，强挽他儿，今于王前，道汝事实。’即向王首：‘我审虚妄，枉名他儿。大王聪圣！幸恕虚过。’儿还其母，各尔放去。复有二人，共诤白鬘，诣王纷纭，王复以智，如上断之。时檀膩鞞，便白王言：‘此诸债主，将我来时，于彼道边，有一毒蛇，殷勤倩我，寄意白王：“不知何故，从穴出时，柔软便易，还

入穴时，妨碍苦痛，我不自知何缘有是？”王答之言：“所以然者，从穴出时，无有众恼，心情和柔，身亦如是。蛇由在外，鸟兽诸事，触娆其身，瞋恚隆盛，身便粗大，是以入时，碍穴难前。卿可语之：“若汝在外，持心不瞋，如初出时则无此患。””复白王言：“道见女人，倩我白王：“我在夫家，念父母舍，若在父舍，复念夫家，不知所以何缘乃尔？””王复答言：“卿可语之：“由汝邪心，于父母舍更畜傍媿，汝在夫家念彼傍人；至彼小厌，还念正媿，是以尔耳。”卿可语之：“汝若持心，舍邪就正，则无此患。””又白王言：“道边树上，见有一雉，倩我白王：“我在余树，鸣声不好，若在此树，鸣声哀和，不知其故何缘如是？””王告彼人：“所以尔者，由彼树下有大釜金，是以于上，鸣声哀好；余处无金，是以住上，音声不好。”王告檀膩鞞：“卿之多过，吾已释汝，汝家贫穷困苦理极，树下釜金，应是我有，就用与汝，卿可掘取。”奉受王教，一一答报。掘取彼金，贸易田业，一切所须，皆无乏少，便为富人，尽世快乐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大王，阿婆罗提目佉者，岂异人乎？我身是也。尔时婆罗门檀膩鞞者，今婆罗门宾头卢埵阁是。我往昔时，免其众厄，施以珍宝，令其快乐；吾今成佛，复拔彼苦，施以无尽法藏宝财。”

尊者阿难，及诸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十二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(五四) 师质子摩头罗世质品第四十七(丹本为五十四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国中，有一婆罗

门，字曰师质，居家大富，无有子息，诣六师所，问其因缘。六师答言：“汝相无儿。”尔时师质便还归家，着垢腻衣，愁思不乐，而自念言：“我无子息，一旦命终，居家财物，当入国王。”思惟是已，益增愁恼。婆罗门妇，与一比丘尼共为知识。时比丘尼，值到其舍，见其夫主，忧愁憔悴，便问之言：“汝夫何故，愁悴如是？”婆罗门妇，即答之曰：“家无子姓，往问六师，六师占相云当无儿。以是之故，愁忧不乐。”时比丘尼，复语之言：“六师之徒，非一切智，何能知人业行因缘？如来在世，明达诸法，过去未来，无所障碍，可往问之，必足了知。”比丘尼去后，妇便白夫如向所闻。时夫闻已，心便开悟，更着新衣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我之相命，当有儿不？”世尊告曰：“汝当有儿，福德具足，生长已大当乐出家。”婆罗门闻欢喜无量，而作是言：“但使有儿，学道何苦？”时因请佛及比丘僧，明日舍食，是时世尊默然许之。

明日时到，佛与众僧，往诣其家，众坐已定，婆罗门夫妇齐心同志，敬奉饮食。众会食竟，佛及众僧，还归所止，路由一泽，中有泉水，甚为清美，佛与比丘僧，便住休息。诸比丘众，各各洗钵，有一猕猴，来从阿难，求索其钵，阿难恐破，不欲与之。佛告阿难：“速与勿忧。”奉教便与。猕猴得钵，持至蜜树，盛满钵来，奉上世尊。世尊告曰：“去中不净。”猕猴即时，拾去蜂虫，极令洁净。佛便告言：“以水和之。”如语着水，和调已竟，奉授世尊。世尊受已，分布与僧，咸共饮之，皆悉周遍。猕猴欢喜，腾跃起舞，堕大坑中，即便命终，魂识受胎于师质家。时师质妇，便觉有娠，日月已足，生一男儿，面首端正，世之少双。当生之时，家内器物，自然满蜜，师质夫妇，喜不

自胜。请诸相师，占其吉凶。相师占讫，而告之言：“此儿有德，甚善无比。”因为作字，字摩头罗瑟质，晋言蜜胜，以其初生之日蜜为瑞应，故因名焉。儿年已大，求索出家，父母恋惜不肯放之，儿复殷勤白其父母：“若必违遮不从我愿，当取命终，不能处俗。”父母议言：“昔日世尊，已豫记之，云当出家。今若固留，或能取死，就当听之。”共议已决，而告儿言：“随汝所志。”儿大欣踊往到佛所，稽首作礼求索出家，世尊告言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堕，法衣在身，便成沙门，因为广说四谛妙法种种诸理，心开结尽，得阿罗汉。每与诸比丘，人间游化，若渴乏时，掷钵空中，自然满蜜，众人共饮，咸蒙充足。

是时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摩头罗瑟质，积何功德，出家未久，获得应真，意有所须，随意而得？”佛告阿难：“汝忆往日受师质请不？”答言：“忆之。”佛言：“阿难！于彼食还，至空泽中，时有猕猴从汝索钵，盛蜜施佛，佛为受之，欣悦起舞，堕坑即死，汝复忆不？”答言：“忆之。”佛语阿难：“彼猕猴者，今摩头罗瑟质是，由其见佛欢喜施蜜，得生彼家，姿貌端正，出家学道，速成无漏。”

阿难长跪，重白佛言：“复有何缘，生猕猴中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，迦叶佛时，有年少比丘，见他沙门跳渡渠水而作是言：‘彼人飘疾熟似猕猴。’彼时沙门闻是语已，便问之曰：‘汝识我不？’答言：‘识汝。汝是迦叶佛时沙门，何以不识也？’时彼沙门，复语之言：‘汝莫呼我假名沙门，沙门诸果，我悉备办。’年少闻已，毛衣皆竖，五体投地，求哀忏悔，由悔过故，不堕地狱；形皆罗汉，故致五百世中恒作猕猴。由前出家持禁戒故，今得见我，沐浴清化，得尽诸苦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年少比丘，今摩头罗瑟质是。”

尔时阿难及诸大众，闻佛所说，悲喜交怀，咸作是语：“身口意业，不可不护，缘是比丘不能护口，获报如是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汝所言。”因为四众，广说诸法，净身口意，心垢除净，各得道迹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或有住于不退地者。众会闻法，咸共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（五五）檀弥离品第四十八(丹本为五十五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竹园之中。时拘萨罗国中，有一长者，字昙摩贯质，豪贵大富，无有子息。祷祀国中一切神祇，求索有子，精诚感神，妇即怀妊。日月期满，生一男儿，躯体端严，世所希有，召诸相师，占相吉凶。相师占之，知其有德，因为立字，名檀弥离。年既长大，其父命终，时波斯匿王，即以父爵封之。受王封已，父时舍宅，变成七宝，诸库藏中，悉皆盈满，种种具有。时王子流离，被纯热病，至为困悴，诸医处药，须牛头栴檀用涂其身，当得除愈。王即出令，唱语国中：“谁有牛头栴檀？持诣王家，市当雇直与千两金。”令语尽遍，无持来者。时有一人，启白王曰：“拘萨罗国檀弥离长者，家内大有。”

时王闻之，乘车马舆，躬自往求，到檀弥离长者门前。时守门人，即入白之：“波斯匿王来在门外。”长者欢喜，即出奉迎，请王入宫。前见外门，纯以白银，门内有女，面首端正，世无有双，踞银床，纺银缕，小女十人，侍从左右。时王便问：“是汝妇耶？”答曰：“非也，是守门婢。”王续问之：“是小女辈，复用何为？”弥离答言：“通白消息。”次入中门，纯绀琉璃，门内有女，面貌端严，复胜于上，左右侍

从，转倍前数。进入内门，纯以黄金，门内有女，颜貌端正，转胜上者。坐金床，纺金缕左右侍人，复倍上数。王亦问之：“此女人者，是卿妇耶？”答言：“非也。”入到舍内，见琉璃地，清彻如水，屋间刻镂种种兽形及水虫像，风吹动之，影现地中，弈弈动摇，王见疑怖，谓是实水，而问之言：“余更无地，殿前作池？”弥离答言：“此非水也，是绀琉璃。”即脱手指七宝环钏，掷置于地，径到彼际，碍壁乃住。王见欢喜，即共入内，升七宝殿。弥离夫人，在其殿上，所坐之床，用绀琉璃，更有妙床，请王令坐。弥离夫人，眼即泪出。王问之言：“何以泪出？不相喜耶？”夫人答言：“王来大善！但王衣服，有微烟气，令我泪出，非是相憎。”王便问言：“今汝家内，不然火耶？”答言：“不也。”王问曰：“以何煮食？”答曰：“欲食之时，百味饭食，自然在前。”王复问言：“冥暮之时以何为明？”答言：“用摩尼珠。”即便闭户及诸窗牖，出摩尼珠，明逾昼日。时檀弥离跪白王言：“大王！何故劳屈尊神？”王告之曰：“我子流离，被病困笃须牛头栴檀，故来索之。”弥离欢喜，将入诸藏，指示其物，七宝珍琦，明净曜日，栴檀积聚，不可称计，而语王言：“须者取之。”时王答言：“我须二两。”便折与之，多少正足。即使侍从先送归国。

时王敬念，而语之言：“汝当见佛。”弥离答言：“云何为佛？”王曰：“汝不闻乎？迦维罗卫，净饭王子厌老病死，出家学道，道成号佛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神足智慧，殊挺无比，人天中尊故号为佛。”弥离闻已，深生敬心，而问王言：“今在何许？”王答之曰：“在王舍城竹园中止。”

王去之后，即往见佛，睹佛威颜，过逾国王所叹万倍，心怀欢喜，

头面作礼，问讯起居。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道，长跪合掌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听许。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便堕，法衣着身，重为说法四谛真法，苦习尽道，心垢都尽，成阿罗汉。

尔时阿难，及诸比丘，合掌白佛，问世尊言：“檀弥离比丘，有何功德，生于人中，受天福祿，不乐世乐；出家未久即获道果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善听当说！乃往过去，九十一劫时，世有佛名毗婆尸，灭度之后，于像法中，有五比丘，共计盟要，求觅静处，当共行道。见一林泽，泉水清美，净洁可乐，时诸比丘，俱共同声，劝语一人：‘此去城远，乞食劳苦，汝当为福，供养我等。’尔时一人，即便许可。往至人间，劝诸檀越，日为送食。四人身安，专精行道，九十日中，便获道果。即共同心，语此比丘：‘缘汝之故，我等安隐，本心所规，今已得之。欲求何愿？恣汝求之。’时彼比丘心情欢喜，而作是言：‘使我将来天上人中富贵自然，所愿之物，不加功力，皆悉而生，遭值圣师过逾仁等百千万倍，闻法心净疾获道果。’”佛告阿难：“尔时比丘，今檀弥离是。缘其供给四比丘故，九十一劫，生天人中，豪贵尊严，不处贫穷卑贱之家，今得见我获道度世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各自劝励，精进修道，有得初果乃至四果，有发旷济之心住不退者，各各喜悦，顶戴奉行。

（五六）象护品第四十九(丹本为五十六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摩竭国中，有一长者，生一男儿，相貌具足，甚可爱敬。其生之日，藏中自然出一金象，父母欢喜，便请相师，为其立字。时诸相师，见儿福德，问其父

母：“此儿生日，有何瑞应？”即答之言：“有一金象，与儿俱生。”因瑞立字名曰象护。儿渐长大，象亦随大，既能行步，象亦行步，出入进止，常不相离；若意不用，便住在内。象大小便，唯出好金。其象护者，常与五百诸长者子，共行游戏，各各自说家内奇事。或有说言：“我家舍宅床榻坐席，悉是七宝。”或有自说：“我家屋舍及与园林，亦是众宝。”复有说言：“吾家库藏妙宝恒满。”如是之比，种种众多。是时象护，复自说言：“我初生日，家内自然，生一金象。我年长大，堪任行来，象亦如是，于我无违。我恒骑之，东西游观，迟疾随意，甚适人情。其大小便，纯是好金。”时王子阿闍贲，亦在其中，闻象护所说，便作是念：“若我为王，当夺取之。”既得作王，便召象护，教使将象共诣王所。时象护父，语其子曰：“阿闍贲王，凶暴无道，贪求慳吝，自父尚虐，何况余人？今者唤卿，将贪卿象，傥能被夺。”其子答曰：“我此象者，无能劫得。”父子即时，共乘见王。时守门人，即入白王：“象护父子，乘象在门。”王告之曰：“听乘象入。”时守门者，还出具告，象护父子，乘象径前，既达宫内，尔乃下象，为王跪拜，问讯安否。王大欢喜，命令就座，赐与饮食，粗略谈语，须臾之顷，辞王欲去，王告象护：“留象在此，莫将出也。”象护欣然，奉教留之，空步出宫。未久之间，象没于地，踊出门外，象护还得乘之归家。经由少时，便自念曰：“国王无道，刑罚非理，因此象故，或能见害。今佛在世，泽润群生，不如离家遵修梵行。”即白父母，求索入道，二亲听许，便辞而去，乘其金象，往至祇洹。既见世尊，稽首作礼，陈说本志，佛寻许言：“善来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法服在身，便成沙门，佛便为说四谛要法，神心超悟，便逮罗汉。每与诸比丘，林间树下，思

惟修道，其金象者，恒在目前。舍卫国人，闻有金象，竞集观之，匆闹不静，妨废行道。时诸比丘，以意白佛，佛告象护：“因此象故，致有烦愤，卿今可疾遣象令去。”象护白佛：“久欲遣之，然不肯去。”佛复告曰：“汝可语之：‘我今生分已尽，更不用汝。’如是至三，象当灭矣。”尔时象护，奉世尊教，向象三说：“吾不须汝。”是时金象，即入地中。

时诸比丘，咸共奇怪，白世尊言：“象护比丘，本修何德，于何福田种此善根，乃获斯报巍巍如是？”

佛告阿难及诸比丘：“若有众生，于三宝福田之中，种少少之善，得无极果。乃往过去，迦叶佛时，时彼世人，寿二万岁。彼佛教化周讫，迁神泥洹，分布灵骨，多起塔庙。时有一塔，中有菩萨本从兜率天所乘象来下，入母胎时像。彼时象身，有少剥破。时有一人，值行绕塔，见象身破，便自念言：‘此是菩萨所乘之象，今者损坏，我当治之。’取泥用补，雌黄污涂，因立誓愿：‘使我将来恒处尊贵，财用无乏。’彼人寿终，生于天上，尽天之命，下生人间，常生尊豪富乐之家，颜貌端正，与世有异，恒有金象，随时侍卫。”佛告阿难：“欲知尔时治象人者，今象护是。由于彼世治象之故，从是以来，天上人中，封受自然；缘其敬心，奉三尊故，今遭值我，禀受妙化，心垢都尽，逮阿罗汉。”

慧命阿难及诸众会，闻佛所说，莫不开解，各得其所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有证不退位者，莫不欢喜，敬戴奉行。

(五七) 波婆离品第五十(丹本为五十七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鹞头山中，与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波罗捺王，名波罗摩达，王有辅相，生一男儿，三十二相，众好备满，身色紫金，姿容挺特。辅相见子，倍增怡悦，即召相师，令占相之。相师披看，叹言：“奇哉！相好毕满，功德殊备，智辩通达，出逾人表。”辅相益喜，因为立字，相师复问：“自从生来，有何异事？”辅相答言：“甚怪异常，其母素性，不能良善，怀妊已来，悲矜苦厄，慈润黎元，等心护养。”相师喜言：“此是儿志。”因为立字，号曰弥勒。父母喜庆，心无有量。其儿殊称，合土宣闻，国王闻之，怀惧言曰：“念此小儿，名相显美，倘有高德，必夺我位。曼其未长，当豫除灭，久必为患。”作是计已，即敕辅相：“闻汝有子，容相有异，汝可将来，吾欲得见。”时宫内人，闻儿晖问，知王欲图，甚怀汤火。其儿有舅，名波婆梨，在波梨弗多罗国，为彼国师；聪明高博，智达殊才，五百弟子，恒逐咨禀。于时辅相，怜爱其子，惧被其害，复作密计，遣人乘象送之与舅。舅见弥勒，睹其色好，加意爱养，敬视在怀。其年渐大，教使学问，一日咨受，胜余终年，学未经岁普通经书。时波婆梨，见其甥儿，学既不久，通达诸书，欲为作会显扬其美，遣一弟子，至波罗捺，语于辅相，说儿所学，索于珍宝，欲为设会。其弟子往至于中道，闻人说佛无量德行，思慕欲见，即往趣佛，未到中间，为虎所啖。乘其善心，生第一四天。

波婆梨自竭所有，合集财贿，为设大会，请婆罗门，一切都集，供办肴膳种种甘美。设会已讫，大施啖馐，一人各得五百金钱。布施讫竟，财物罄尽。有一婆罗门，名劳度差，最于后至，见波婆梨：“我

从后来，虽不得食，当如比例与我五百金钱。”波婆梨答言：“我物已尽，实不从汝有所爱也。”劳度差言：“闻汝设施，有望相投，云何空见不垂施惠？若必拒逆不见给者，汝更七日，头破七段。”时波婆梨，闻是语已，自思惟言：“世有恶咒及余蛊道，事不可轻，倘能有是。”财物悉尽，卒无方计，念是愁忧，深以为惧。前使弟子终生天者，遥见其师愁悴无赖，即从天下，来到其前，问其师言：“何故愁忧？”师具以事广说因缘。天闻其语，寻白师言：“劳度差者，未识顶法，愚痴迷网恶邪之人，竟何所能？而乃忧此。今唯有佛，最解顶法，无极法王，特可归依。”时波婆梨，闻天说佛，即重问之：“佛是何人？”天即说：“佛生迦毗罗卫净饭王家，右胁而生，寻行七步，称天人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妙好，光照天地，梵释侍御，三十二瑞，振动显发。相师观见，记其两处，在家当作转轮圣王，出家成佛。睹老病死，不乐国位，逾宫出国，六年苦行，菩提树下，破十八亿魔，于后夜中，普具佛法，三明六通、十力无畏、十八不共，悉皆满备。至波罗捺，初转法轮，阿若憍陈如五人漏尽，八万诸天，得法眼净，无数天人，发大道意。复到摩竭，度郁毗罗并舍利弗、目健连等，出千二百五十比丘以为徒类，号曰众僧，功德智能，不可称计。总而言之，名为佛也，今在王舍鹞头山中。”

时波婆梨，闻叹佛德，自思惟言：“必当有佛。我书所记，佛星下现，天地大动，当生圣人。今悉有此，似当是也。”即敕弥勒等十六人：“往见瞿昙，看其相好。众相若备，心念难之：‘我师波婆梨，为有几相？’如我今者，身有两相：一发绀青，二广长舌。若其识之，复更心难：‘我师波婆梨，年今几许？’如我年者，今百二十。若其知之，

复更心念：‘我师波婆梨，是何种姓？’欲知我种，是婆罗门。若其答识，复更心难：‘我师波婆梨，有几弟子？’如我今者，有五百弟子。若答知数，斯必是佛，汝等必当为其弟子，令遣一人语我消息。”

时弥勒等，进趣王舍，近到鹞头山，见佛足迹，千辐轮相炳然如画，即问人言：“此是谁迹？”有人答言：“斯是佛迹。”时弥勒等，遂怀慕仰，徘徊迹侧，豫钦渴仰。时有比丘尼刹罗，持一死虫着佛迹处，示弥勒等，各共看此：“汝等钦羨叹慕斯迹，躅杀众生有何奇哉？”弥勒之等，各共前看，谛观形相是自死虫，即问比丘尼：“汝谁弟子？”比丘尼答言：“是佛弟子。”时弥勒等，各自说言：“佛弟子中，乃有是人。”渐进佛所，遥见世尊，光明显照，众相赫然，即数其相，不见其二。佛即为其出舌覆面，复以神力令见阴藏。见相数满，益以欢喜，即奉师敕，遥以心难：“我师波婆梨，为有几相？”佛即遥答：“汝师波婆梨，唯有二相：一发紺青，二广长舌。”闻是语已，复更心难：“我师波婆梨，年今几许？”佛遥答言：“汝师波婆梨，年百二十。”既闻是已，复心念难：“我师波婆梨，是何种姓？”佛即遥答：“汝师波婆梨，是婆罗门种。”得闻是已，复更心难：“我师波婆梨，有几弟子？”佛即遥答：“汝师波婆梨，有五百弟子。”

于时会者，闻佛所说，甚怪如来独说此语。时诸弟子，长跪问佛：“世尊！何故而说是言？”佛告比丘：“有波婆梨，在波婆梨弗多罗国，遗十六弟子，来至我所，试观我相，因心念难，是以一一还以答之。”

时弥勒等，闻佛答难，事事如实，一无差违，深生敬仰，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讫，却坐一面。佛为说法，其十六人，得法眼净，各从座起，求索出家。佛言：“善来！”须发自堕，法衣在身，寻成沙门，重

以方便，为其说法，其十五人，成阿罗汉。时弥勒等，自共议言：“波婆梨师，在远悒迟，宜时遣人还白消息。”十六人中，时有一人，字宾祈奇，是波婆梨姊子，众人即遣往白消息。还到本国波婆梨所，具以闻见，广为说之。波婆梨闻已，喜发于心，即从坐起，长跪合掌，向王舍城，自说诚言：“生遭圣世，甚难值遇，思睹尊容，稟受清化，年已老迈，足力不强，虽有诚款，靡由自达。世尊大慈！豫知人心，唯愿屈神，来见接济。”于时如来，遥知其意，屈伸臂顷，来到其前，礼已举头，寻见世尊，惊喜踊跃，礼拜问讯，请令就坐，恭肃侍佛。佛为说法，逮阿那含。于时世尊，寻还鹞头山。

时净饭王，闻佛道成，游行教化多有所度，情怀渴仰，思得睹覲，告优陀耶：“汝往佛所，腾我志意，白于悉达，汝本有要得道当还。愿遵往言，时来相见。”优陀耶到，具宣王意，佛寻可之，七日当往。优陀耶喜，还白消息。净饭王闻，告语诸臣：“优陀耶来，云佛当还。庄严城内，极令清洁，涂污街陌，遍竖幢幡，饶储华香，当俟供养。”严办已讫，与诸群臣，四十里外，奉迎世尊。

于时如来，与大众俱，八金刚力士，住在八面；时四天王，各在前导；时天帝释，与欲界诸天，侍卫其左；时梵天王，与色界天，侍卫其右；诸比丘僧，列在其后。佛在众中，放大光明，晖曜天地，威逾日月，普与大众，乘虚而往，渐欲近王，下齐人头，王与臣民夫人嫫女，观见大众晃朗俱显，佛在中央如星中月。王大欢喜，不觉下礼，礼毕问讯，与共还国，住尼拘卢陀僧伽蓝。是时国法，男女有别，王与臣民，日日听法，闻法开悟，得度者众；诸女人辈，各怀怨恨：“佛与大众，虽复还国，男子有幸，独得见闻，我曹女人，不蒙恩祐。”佛

知其意，即语王言：“自今已后，令国男女，番休听法一日一更。”从是已后，蒙度甚多。

时佛姨母摩诃波阇波提，佛已出家，手自纺织，预作一端金色之氎，积心系想，唯俟于佛。既得见佛，喜发心髓，即持此氎，奉上如来。佛告憍昙弥：“汝持此氎，往奉众僧。”时波阇波提，重白佛言：“自佛出家，心每思念，故手纺织，规心俟佛。唯愿垂愍！为我受之。”佛告之曰：“知母专心欲用施我。然恩爱之心，福不弘广，若施众僧获报弥多。我知此事，是以相劝。”佛又言曰：“若有檀越，于十六种具足别请，虽获福报，亦未为多。何谓十六？比丘、比丘尼，各有八辈，不如僧中，漫请四人，所得功德，福多于彼，十六分中，未及其一。将来末世，法垂欲尽，正使比丘，畜妻侠子，四人以上，名字众僧，应当敬视如舍利弗、目犍连等。”时波阇波提，心乃开解，即以其衣，奉施众僧，僧中次行，无欲取者，到弥勒前，寻为受之。

于后世尊，与比丘僧，游波罗捺，转行化导。尔时弥勒，着金色氎衣，身既端正，色紫金容，表里相称，威仪详序，入波罗捺城，欲行乞食。到大陌上，擎钵住立，人民之类，睹其色相，围绕观看，无有厌足，虽皆钦敬，无能让食。有一穿珠师，偶到道宕，见于弥勒，甚怀敬慕，即问大德：“为得食未？”答言：“未得。”寻请将归，办设饮食，食已澡漱，为说妙法，言辞高美，听之无厌。时有大长者，值欲嫁女，先与一珠，雇令穿之，若其穿讫，当与钱十万。于时长者，遣人来索，珠师闻法，五情甘乐，语言：“且去！比后当穿。”其人复语：“今急须之，念时着手。”嘱已还去，具语长者。斯须之顷，重遣往索，犹故听法，未为穿之。还语长者，长者恨言：“既重相雇，不唐

倩托，今乃前却，不称我要。”更重遣人，因赍钱往，“若其未穿，还担珠来。”使人到问，犹故听法，知未穿珠，急从还索。事不得已，即取还他。穿珠之师，在弥勒前，次第听法，心无厌退。其妻瞋恚，嫌责夫言：“须臾之劳，当得钱十万，以供家中衣食乏短；但听沙门浮美之谈，亡失尔许钱财之利。”夫闻其言，情怀悔恨。

弥勒知意，而语之言：“汝今能共至精舍不？”答言：“可尔。”即时共到精舍，将到僧中，问众僧言：“若有檀越，请一持戒清净沙门，就舍供养，所得盈利，何如有人得十万钱？”时憍陈如，寻即说言：“假使有人，得百车珍宝，计其福利，不如请一净戒沙门就舍供养得利弘多。”舍利弗言：“设令有人，得一阎浮提满中珍宝，犹不如请一净戒者就舍供养获利弥多。”目犍连言：“正使有人，得二天下满中七宝，实不如请一清净沙门，于舍供养得利极多。”其余比丘，如是各各，引于方喻，比校其利，皆悉多彼。

时阿那律复自说言：“正令得满四天下宝，其利犹复不如请一清净沙门诣舍供养得利殊倍。所以然者，我是其证。自念过去九十一劫时，世有佛号毗婆尸，般涅槃后，经法灭尽。时阎浮提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奈。尔时国中，有一萨薄，家居巨富，无所乏少。有二男儿，各皆端正，长名泪吒，小字阿泪吒。父垂命终，告敕二子：‘我必不免，当即后世。汝等兄弟，念相承奉，合心并力，慎勿分居。所以然者，譬如一丝，不任系象，合集多丝，乃能制象。譬如一苇，不能独燃，合捉一把，燃不可灭。今汝兄弟，亦复如是，共相依恃，外人不坏，内穆勤家，则财业日增。’嘱诫之后，气绝命终。兄弟奉教，合居数时，后阿泪吒妇，自心念言：‘今共居止，逼难兄家，人客知识不得瞻待；

若当分异，各自努力，情既无难可自成家。’念是事已，具向夫说。阿泪吒闻妇所言，以为不可，妇复殷勤，广引道理。阿泪吒情回，以事白兄，兄复引父垂命之言，广示方比不可之理。时阿泪吒妇，数数劝夫，其夫意决急求分居；兄见意盛，与分家居。分异之后，阿泪吒夫妻，恣情放志，招合伴党，饮啖奢侈，不顺礼度，未经几年，家物耗尽，穷罄无计。诣兄丐之。兄复矜之，与钱十万。用尽更索，如是六返，前后凡与六十万钱。后复来求。兄复呵责：‘亡父敕诫，汝不承用，未经几时，求共分异。丧用无度，不可供给，前后与汝六十万钱，汝不知足，复更来求。今复更与汝十万钱，能有能无更勿来索。’其弟得责，惭愧取钱，夫妇改操，谨身节用，勤心家业，财产日广，其后渐富，更无乏短。

“其兄泪吒，连遭衰艰，所在破亡，财物迸散，家理顿穷无有方计，往到弟边，说所契阔，求索少钱，供足不逮。其弟瞋嫌，而语兄言：‘谓望兄家，不识有贫，云何复来从我所索？’作是语已，乃不让食。兄便还去，而自愕然：‘生死之中，何可畏耶？析体兄弟，不识恩养，岂况他人？’当推义理，心即厌世，舍家入山，静坐思惟诸法生灭，心即开悟，成辟支佛，威仪可观，入城乞食。后值岁俭，人民饥乏，时辟支佛，乞食难得。

“时弟阿泪吒，后转贫穷，复值岁荒，食谷不继，日往取薪，卖余稗子，共家妇儿，以自供活。一日晨朝，早往入泽，于城门中，见辟支佛，威仪可观，入城乞食，即往取薪。还来到门，见辟支佛空钵而出，心自生念：‘此是快士，晨见入城，今乃空来，若今与我共归至舍，当共分食以奉施之。’作是念已，舍之而去。时辟支佛，寻知其意，

即随其后，往到门中。阿泪吒见之，心用欢喜，即为敷床，请令入坐，索其自分稗子之糜，躬手自持，施辟支佛。时辟支佛，语阿泪吒言：‘汝亦饥渴，当共分啖。’阿泪吒白言：‘我曹世俗，食无时节，尊日一食，但愿为受。’即受食讫，感其至心，遭斯岁俭，父子不救，能割身分，以用见施，当为现变令其欢喜。即飞虚空，身出水火，广现神足，还住其前，语阿泪吒言：‘欲求何愿？恣随汝意。’见变欢喜踊跃即前至心，自立誓言：‘一切众生，多种求财，我愿世世，莫有所乏，情有所欲，应意而至。又愿将来，得遇上士，功德胜汝百千万倍，令我于彼得漏尽证，神足变化与汝不异。’求愿已讫，倍复欢喜。时辟支佛，还归所止。时阿泪吒，即还入泽取薪。到见一兔，意欲捕取，走逐转近，以镰遥掷，即时堕地，适欲前取，化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头，尽力推却，不能令却。心怀恐怖，惶惶苦恼，意欲入城，共妇解却，复恐人见令不听入。留待日暮，以衣用覆，担负入城往趣其舍。已到舍内，自然堕地，变成一聚阎浮檀金，光明晃昱，并照比舍。展转谈之，上彻于王。

“王即遣人，往看审实。使人到观，见是死人，寻还白王：‘是死人耳。’王问余人，犹言是金。甚怪所以，重遣人看。如是七返，来言不定。王即自往，亲往看之，见是死人，形渐欲臭。即问阿泪吒：‘汝见是何？’答言：‘看实是金。’即取少许，用奉于王。王见金色，敬之未有，问其所由：‘何缘得此？’于时阿泪吒，具以本末向王而说，‘必当由施辟支佛故。’王闻其语，叹言：‘善哉！汝得快利，值此上人。’即更赐与，拜为大臣。如是诸尊！彼阿泪吒者，即我身是。我于彼世，以少稗糜施辟支佛，因自求愿，缘是以来，九十一劫，生天人

中，无所乏少，三事挺特，端正受称，情有所欲，应意而至。

“乃至今身，在家之时，我常优游，不喜世务；兄摩诃男，常有怨辞。我母语言：‘我儿福德。’摩诃男言：‘我独劳虑，家理田业；优闲卧食，云何福德？’其母欲试，遣我至田，监临种作，令不送食。我怪食迟，遣人往索，母遣人语我云：‘无所有。’我还白母：‘唯愿与我，送无所有。’于时其母，闻儿是语，即取宝案，严具器物，以幘覆上，送以与我，令摩诃男逐而看之。已到我前，发去其幘，百味饮食，案器悉满。如是余时，在所应意，若令满得四天下宝，劫尽之时，理当消灭，复不得久。如是我以少糜施辟支佛，九十一劫，福利未减，复缘斯德，见佛度苦。以是之故，故知请一净戒比丘，于舍供养得多彼四天下宝。”

时阿那律，说是语已，于时世尊，从外来入，闻阿那律说过去事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比丘！说过去事，我复次说当来之世，此阎浮提，土地方正，平坦广博，无有山川，地生濡草，犹如天衣。尔时人民寿八万四千岁，身长八丈，端正殊妙，人性仁和，具修十善。彼时当有转轮圣王，名曰胜伽(晋言具也)，彼时当有婆罗门家生一男儿，字曰弥勒，身色紫金，三十二相，众好毕满，光明殊赫。出家学道，成最正觉，广为众生，转尊法轮。其第一大会，度九十三亿众生之类；第二大会，度九十六亿；第三大会，度九十九亿。如是比丘！三会说法，得蒙度者，悉我遗法种福众生，或三宝中兴供养者，出家在家持齐戒者，烧香燃灯礼拜之者，皆得在彼三会之中。三会度我遗残众生，然后乃化同缘之徒。”

于时弥勒，闻佛此语，从座而起，长跪白佛言：“愿作彼弥勒世尊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如汝所言，汝当生彼为弥勒如来，如上教化，悉是汝也。”

于时会中，有一比丘，名阿侍多，长跪白佛：“我愿作彼转轮之王。”佛告之曰：“汝但长夜，贪乐生死，不规出耶？”

于时在会一切大众，见佛世尊授弥勒决当来成佛，犹字弥勒，各皆有疑，欲知本末。尊者阿难，即起白佛：“弥勒成佛，复字弥勒，不审从何造起名字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谛听着意！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国王名昙摩留支，领阎浮提，八万四千国，六万山川，八十亿聚落，二万夫人嫔女，一万大臣。有一小国丰乐，是中国王，名波塞奇。时弗沙佛，初出于世，在此国中，化导众生。时波塞奇王与诸群臣，专供养佛及于众僧，不暇得往朝覲大王，贡献音信，亦悉断替。于时大王，怪其间绝，即遣使者，往责所以。使者到已，宣王言令：‘比年已来，人信俱断，汝为人臣，何以违常？将有异心，欲怀逆耶？’时波塞奇，得大王教，自知违替，靡知所如，即往见佛，白如是事。佛告王言：‘汝勿忧虑，但还遣使以诚告言：“佛在我国，朝夕承事，是以不暇往覲大王；国内财物，供佛及僧，无有遗余可以献贡。”’波塞奇王，得佛教已，即还报使，如佛所语。使到见王，具道其意。大王闻之，甚怀盛怒，即合诸臣，共详此事。诸臣皆言：‘彼王傲慢，横引道理，宜合兵众往攻伐之。’王即然之，合兵躬往。前军近到，彼王乃知，心怀怖惧，急往白佛。佛告王言：‘莫用忧虑，但自往见，宣说前语。’波塞奇王，即与群臣，往到界上，见于大王，礼问毕讫，住在一面。大王责问：‘汝何所恃，违慢失常，不来朝覲？’波塞奇言：‘佛世难值，甚难得睹，顷来在国，化导民物，朝夕侍奉故使违替。’于时大王，复

更重责：‘正使令尔，何以断献？’波塞奇言：‘佛有徒众，名曰众僧，戒德清净，世良福田。合国所有，常用供养，无有盈长可以为贡。’昙摩留支闻此语已，告言：‘且住！须我见佛，见佛来还，乃问汝罪。’即与群臣，往至佛所。是时如来，大众围绕，各悉静然端坐入定。有一比丘，入慈三昧，放金光明，如大火聚。昙摩留支，遥见世尊，光明显赫明曜逾日，大众围绕，如星中月，为佛作礼，问讯如法。见此比丘，光明特显，即白世尊：‘此一比丘，入何等定，光曜乃尔？’佛告大王：‘此比丘者，入慈等定。’王闻是语，倍增钦仰，言：‘此慈定巍巍乃尔，我会当习此慈三昧。’作是愿已，志慕慈定，意甚柔濡，更无害心，即时请佛及比丘僧：‘唯愿回神，往至大国。’佛即许可克日当往。

“波塞奇王，闻佛欲往至大王国，甚怀恋恨，愁悸无繆，心自念言：‘若当令我是大王者，如来则当常住我国，由我小故不得自在。’念是事已，即问佛言：‘诸王之中，何者最大？’佛告之曰：‘转轮王大。’波塞奇王，因自作愿：‘愿我由来，供养佛及众僧，持此功德，誓愿将来世世常作转轮之王。’如是阿难！尔时大王昙摩留支者，今弥勒是。始于彼世，发此慈心，自此以来，常字弥勒。彼波塞奇王，今祇陀是，乃于彼中，常作转轮王，自是以来，世世恒作，乃至今日，功德不尽，是以今日，复求索作。”

时穿珠，师闻说是已，寻发无上正真道意。其余会者，闻佛所说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，有得迁住不退地者，各皆敬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八) 二鸚鵡聞四諦品第五十一(丹本为五十八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长者须达，敬信佛法，为僧檀越，一切所须，悉皆供给。时诸比丘，随其所须，日日往来，说法教诲。须达家内，有二鸚鵡：一名律提，二名賒律提；禀性黠慧，能知人语。诸比丘往来，每先告语家内闻知，拂整敷具，欢喜迎逆。是时阿难，往到其家，见鸟聪黠，爱之在心，而语之言：“欲教汝法。”二鸟欢喜，授四諦法，教令诵习，而说偈言：

“豆佉 三牟提耶 尼楼陀 末加” (晋言苦习灭道)

门前有树，二鸟闻法，喜悦诵习，飞向树上，次第上下，经由七返，诵读所受四諦妙法。其暮宿树，野狸所食，缘此善心，即生四天。尊者阿难，明日时到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闻二鸚鵡为狸所杀，生矜愍心，还白佛言：“须达家内，有二鸚鵡，弟子昨日，教诵四諦，其夜命终。不审识神，生处何所？唯愿如来！垂愍见示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諦听諦听！善着心中，当为汝说，令汝欢喜。缘汝授法，喜心受持，命终之后，生四王天。此阎浮提五十岁，为四王天上一日一夜，彼亦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彼四王天寿五百岁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于彼命终，当生何处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当生第二忉利天上。此阎浮提百岁，为忉利天上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彼忉利天寿千岁。”

阿难复问：“于彼命终，当生何处？”佛告阿难：“当生第三焰摩天上。此阎浮提二百岁，为焰摩天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彼焰摩天上寿二千岁。”

阿难又问：“于彼命终，当生何处？”佛告阿难：“当生第四兜率

天上。此阎浮提四百岁，为彼天上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彼兜率天寿四万岁。”

阿难又问：“于彼命终，当生何处？”佛告阿难：“当生第五不憍乐天。此阎浮提八百岁，为第五天上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彼第五天寿八万岁。”

阿难又问：“于彼命终，当生何处？”佛告阿难：“当生第六化应声天。此阎浮提千六百岁，为第六天上一日一夜，亦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彼第六天寿万六万岁。”

阿难又问：“于彼命终，复生何处？”佛告阿难：“还生第五天上。如是次第，至四天王天。上下七返，生六欲天中，自恣受福，极天之寿，无有中天。”

阿难又问：“六天寿尽，当生何处？”佛告阿难：“当下阎浮提，生于人中，出家学道。缘前鸟时诵持四谛，心自开解，成辟支佛，一名曇摩，二名修曇摩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一切诸佛，及众贤圣，天人品类，受福多少，皆由于法种其善因，致使其后各获妙果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诸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九）鸟闻比丘法生天品第五十二(丹校为五十九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于林树间，有一比丘，坐禅行道，食后经行，因尔诵经，音声清雅妙好无比。时有一鸟，敬爱其声，飞在树上，听其音响。时有猎师，以箭射杀，缘兹善心，即生第二忉利天中，父母膝上，忽然长大，如八岁儿，面貌端正，

殊异光相，眇然无有伦匹。即自念言：“我以何福？得生此中？”天福果报，便识宿命，观见故身，本是禽鸟，蒙彼比丘诵经福报，得生此中。即持天华，诣阎浮提，到比丘所，礼敬问讯，以天华香，供散其上。比丘问言：“汝是何神？”答言：“我本是鸟，爱尊音声，来此听经。承为猎师所杀，因此善心，生忉利天。”比丘欢喜，即命令坐，为其说法种种妙善，天人开解，得须陀洹果，欢喜踊跃，即还天上。

佛告阿难：“如来出世，饶益甚多，所说诸法，实为深妙。乃至飞鸟，缘爱法声，获福无量，岂况于人信心坚固受持之者，所获果报，难以为比。”

尔时阿难及诸大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贤愚经卷第十三

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

（六）五百雁闻佛法生天品第五十三(丹本为六十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波罗捺国。尔时世尊，于林泽中，为天人四辈之类，演说妙法。时虚空中，有五百群雁，闻佛音声，深心爱乐，盘桓回翔，寻欲来下至世尊所。时有猎师，张施罗网，五百群雁，堕彼网中，为猎师所杀；生忉利天，父母膝上，忽然生长，如八岁儿，身体端严，颜貌无比，光相明净，喻若金山。便自念言：“我以何因，生此天中？”天人心聪神解，即识宿命，缘爱法声，果报生天，当报其恩。即共同时，持天花香，下阎浮提波罗捺国，至世尊所，天光明曜，犹宝树林，一时曲身，体世尊足，合掌白言：“我蒙世尊说法音声，生在妙处，愿重矜愍，开示道要。”尔时世尊，便为演说四谛妙法，天

人开悟，得须陀洹果，即还天上，不堕三涂，随缘七生，得尽诸漏。

尔时阿难，白世尊言：“昨夜有天光明照曜，礼敬世尊。不知其缘？愿见告示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善思念之！当为汝说。世尊昨日在林泽中，为天世人四辈之众，敷演妙法。有五百群雁，爱敬法声，心悦欣庆，即共飞来，欲至我所，堕猎师网中。于时猎师，即取杀之。因此善心，生忉利天，自识宿命，故来报恩。”

尔时阿难，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叹未曾有，而作是言：“如来出世，实为奇妙！陶演法雨，莫不蒙润，乃至禽鸟，犹闻法声，获福乃尔，岂况于人信心受持，计其果报，过逾于彼，百千万倍，不可为比。”佛告阿难：“善哉善哉！如汝所说。如来出世，多所润益，普雨甘露，浸润群生，以是之故，当共一心信敬佛法。”

尔时阿难，及诸众会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一）坚誓师子品第五十四(丹本为六十一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尔时提婆达多，恒怀恶心，向于世尊，欲害如来，自称为佛；教阿闍世，害父为王。“新佛新王，治理天下，不亦快乎？”王子信用，便杀其父，自立为王。是时世人，咸怀恶心，于诸比丘，恶不欲见。时诸比丘，入城乞食，人民忿恚，咸不与语，空钵而出，还到山中，白世尊言：“提婆达多，作不善事，使诸四辈，各兴恶心，向于沙门。”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“若有众生，起于恶心，向诸沙门着染衣人，当知是人，则便恶心，向于过去诸佛、辟支佛、阿罗汉，向于未来诸佛、辟支佛、阿罗汉，现在诸佛、辟支佛、阿罗汉。以发恶心向于三世诸贤圣故，便获无量罪业果

报。所以者何？染色之服，皆是三世贤圣标式，其有众生，剃除须发，着染衣者，当知是人，不久当得解脱一切诸苦，获无漏智，为诸众生，作大救护。若有众生，能发信心，向于出家着染衣人，获福难量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我由往昔，于诸出家着染衣人，深生信心，敬戴之故，致得成佛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！往昔深心，敬染衣人，其事云何？愿乐欲闻。”
佛告阿难：“善听当说。”“唯然世尊！愿乐欲闻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古昔无量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大国王，名曰提毗，总领八万四千诸小国王，世无佛法，有辟支佛，在于山间林中，坐禅行道飞腾变化，福度众生。时诸野兽，咸来亲附。有一师子，名号迦罗毗(晋言坚誓)，躯体金色，光相明显焕然明裂，食果啖草，不害群生。是时猎师，剃头着袈裟，内佩弓箭，行于泽中，见有师子，甚怀欢喜，而心念言：‘我今大利，得见此兽，可杀取皮，以用上王，足得脱贫。’是时师子，适值睡眠，猎师便以毒箭射之。师子惊觉，即欲驰害，见着袈裟，便自念言：‘如此之人，在世不久，必得解脱，离诸苦厄。所以者何？此染衣者，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圣人标相，我若害之，则为恶心趣向三世诸贤圣人。’如是思惟，害意还息。毒箭两行，令在不久，便说偈言：

“‘耶罗罗 婆奢沙 娑呵’

“说此语时，天地大动，无云而雨，诸天惋惜，即以天眼下观世间，见于猎师杀菩萨师子，于虚空中，雨诸天花，供养其尸。是时猎师，剥师子皮，持至于家，以奉国王提毗，求索赏募。时王念言：‘经

书有云：“若有畜兽身金色相，必是菩萨大士之人。”我今云何资赏此人？若与赏者，便为共此杀害无异。’是时猎师，素穷求哀，国王矜愍，与少财物，问猎师言：‘师子死时，有何瑞应？’答言：‘口说八字，天地普动，无云而雨，天降诸花。’尔时国王，闻是语已，悲喜交集，信心益猛，即召诸臣耆旧智人，令解是义。时诸人众，都不能解。空林泽中，有一仙人，字奢摩，字义俱闲，仙人聪明，哲达贯练。使还白王，王即请来。仙人于时，具为大王解说其义：‘耶罗罗，其义唯剃头着染衣，当于生死疾得解脱。婆奢沙，云剃头着染衣者，皆是贤圣之相，近于涅槃。娑呵，云剃头着染衣者，当为一切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’于时仙人，解是语已，提毗欢喜，即召八万四千小王，悉集一处，作七宝高车，张师子皮，表示一切，悉共敬戴，烧香散花，而以供养，极尽忠心；后复打金作棺，盛师子皮，以用起塔。尔时人民，缘是善心，寿终之后，皆得生天。”

佛告阿难及四部众：“尔时师子，由发善心向染衣人，十亿万劫，作转轮圣王，给足众生，广殖福业，致得成佛。尔时号 迦毗罗者，岂异人乎？今我身是也。时国王提毗，缘供养师子皮故，十万亿劫，天上人中，尊贵第一，修诸善本，今弥勒菩萨是。时仙人者，今舍利弗是。时猎师者，今提婆达多是。”

尔时四众，从佛闻说过去因缘，心怀欢喜，深自惋悼悲叹而言：“我等愚痴！不识明哲，生起恶心。唯愿如来！怜愍愚痴，听悔前罪。”世尊弘慈，因为说法四谛微妙，随其宿缘，皆获诸果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果者，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。是时阿难、四部之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二) 梵志施佛纳衣得受记品第五十五(丹本为六十二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将侍者阿难，入城分卫。世尊身上所著之衣，有少穿坏，将欲以化应度众生，乞食周讫，欲还所止。有一婆罗门，来至佛所，为佛作礼，睹佛容颜光相殊特，见佛身衣有少破坏，心存惠施，割省家中，得少白氎，持用施佛：“唯愿如来！当持此氎以用补衣。”佛即受之。时婆罗门，见佛受已，心情欢喜，倍加踊跃。佛哀此人，即与授决：“于当来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，当得作佛，神通相好，十号具足。”佛授记已欢喜而去。

国中豪贤长者居士，咸兴此心：“云何世尊！受彼少施，酬以大报？”作是念已，各为如来，破损好氎，作种种衣，持用奉佛。

阿难问佛：“世尊先昔造何善行，能令一切奉施衣服？愿佛为说，令得开解。”世尊告曰：“谛听着心，当为汝说过去因缘。”阿难曰：“诺，我当善听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，无量无数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，名毗钵尸，出现于世，与其徒众九万人俱。彼时有王，名曰槃头，有一大臣，请佛及僧，三月供养，佛即许可。既蒙可已，还至其家，办具所需。时槃头王，亦欲供养佛及众僧，往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‘贪得如来及比丘僧三月供养。’佛告槃头：‘吾先已受彼大臣请，大人之法，不宜中违。’王即还宫，告其臣曰：‘佛处我国，吾欲供养，云卿已请；今可避我，我供养讫，卿乃请之。’臣答王言：‘若使大王保我身命，复保如来常住于此，复令国土常安无灾；若使能保此诸事者，我乃息意，放王先请。’王自念言：‘斯事叵办。’复更晓曰：‘卿请一日，我复一日。’臣

便可之。更互设会，各满所愿。尔时大臣，为彼如来，办具三衣，皆悉丰足，复为九万诸比丘众，作七条衣，人与一领。阿难当知！尔时大臣，以上衣服，施佛及僧供养之者，岂异人乎？则我身是。我乃世世，殖福无厌，今悉自得，终不唐捐。”

时阿难等，闻说是已，欢喜勤修，造诸福业，心怀踊跃，顶戴奉行。

（六三）佛始起慈心缘品第五十六(丹本为六十三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诸比丘，夏安居竟，往至佛所，礼敬问讯。佛以慈心，慰喻抚恤：“汝等住彼，得无苦耶？”慈心矜笃，极怀怜愍。阿难见之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慈愍垂矜特隆。不审，世尊！发如是心，为远近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欲知之，当为汝说。过去久远，不可称计阿僧祇劫，有二罪人，共在地狱，卒驱之使挽铁车，剥取其皮，用作车鞅，复以铁棒，打令奔走，东西驰骋，无有休息。时彼一人，筋力鲜薄，狱卒逼之，蹙地便起，疲极困乏，绝死复苏。彼共对者，见其困苦，兴发慈心，怜愍此人，顾白狱卒：‘唯愿听我躬代是人，独挽此车。’狱卒瞋恚，以棒打之，应时即死，生忉利天。阿难当知！尔时狱中慈心人者，我身是也。我乃尔时，于彼地狱受罪之时，初发如是慈矜之心，于一切人，未曾退舍，至于今日，故乐修行慈愍一切。”

尔时阿难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四）顶生王品第五十七(丹本为六十四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世尊，见诸比丘，贪于饰好，著于名利，多畜盈长，积聚无厌。佛见此已，为诸比丘说贪利害：“夫贪欲者，现损身命，终归三涂，受苦无量。所以然者？吾自忆念过去世时，由于贪故，而便堕落，受诸苦恼。”

尔时阿难，长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“世尊！过去由于贪故，而便堕落。其事云何？”世尊告曰：“乃往过去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此阎浮提，有一大王，名瞿萨离，典斯天下八万四千小国，有二万夫人嫫女，一万大臣。时王顶上欵生一疱，其形如茧，净洁清彻，亦不疼痛。后转转大，乃至如瓠，便劈看之，得一童子，甚为端正，头发紺青，身紫金色。即召相师，占相吉凶，相师占已，便答王言：‘此儿有德，雄姿奇特，必为圣王，统临四域。’因为立字，名文陀竭(晋言顶生)。年已长大，英德遂着，王以一国，用封给之。大王后时，被病困笃，诸小王辈，皆来瞻省，不能自免，遂便薨背。诸附庸王共诣顶生，而咸启曰：‘大王已崩，愿嗣国位。’顶生答言：‘若吾有福应为王者，要令四天及尊帝释，来相迎授，尔乃登祚。’立誓已竟，四天即下，各捉宝瓶，盛满香汤，以灌其顶。时天帝释，复持宝冠，来为着之，然后称扬。诸王复劝当诣大国王所治处。顶生复言：‘若我有福应为王者，国当就我，我不就国。’立誓适竟，大国之中所有宫殿，园林浴池，悉来就王。金轮、象马、玉女、神珠、典藏、典兵，悉亦应集，君四天下，为转轮王。巡行国界，见诸人民，垦地耕种。王问臣吏：‘此诸群生，欲作何等？’便答王言：‘有形之类，由食得存，是以种谷，欲以济命。’王立誓言：‘若我有福应为王者，当有自然百味饮食，充饱

一切，使无饥渴。’作愿已竟，寻有饮食。王更出游，见诸人民，纺绩经织。王复问言：‘作此用为？’诸人对曰：‘食已自然，无以严身，是故纺织用作服饰。’王复立誓：‘若我有福应为王者，当有妙衣自然而出，赈给万民，使无穷乏。’作愿已竟，应时诸树悉生种种异色妙服，一切人民，求得无尽。王更出游，见诸群黎，修治乐器。王因问之：‘作此何为？’诸人报言：‘衣食既充，乏于音乐，所以治此，欲用自娱。’王复立誓：‘若我有福应为王者，众妙乐器，当自然至。’作愿适竟，应时诸树，若干种种伎乐，悬在其枝，若有须者，取而鼓之，音声和畅，其有闻者，无不欢预。王德至重，万善臻集，天雨七宝，遍诸国界。王问诸臣：‘此谁之德？’诸臣对曰：‘此是王德，亦国民福。’王复立誓：‘若是民福，宝当普雨；若独我德，齐雨宫内。’作愿适竟，余处悉断，唯雨宫里，七日七夜。

“其顶生王，于阎浮提，五欲自娱，经八万四千岁。时有夜叉，踊出殿前，高声唱言：‘东方有国，名弗婆提，其中丰乐，快善无比，大王可往游观彼界。’王则允可。意欲巡行，金轮复转，蹑虚而进，群臣七宝，皆悉随从。既至彼土，诸小王等，尽来朝贺。王于彼国，五欲自恣，经八亿岁。夜叉复唱：‘西方有国，名瞿耶尼，亦复快乐，王可至彼。’王即允然，往游其土，食福受乐经十四亿岁。夜叉复唱：‘北方有国，名郁单曰，其土安丰，人民炽盛，王可到彼。’王即往诣，留止其中，上妙五欲，极情恣意，经十八亿岁。夜叉复唱：‘有四天王处，其乐难量，王可游之。’王与群臣及四种兵，乘虚而上。四天遥见，甚怀恐怖，即合兵众，出外拒之，竟不奈何，还归所止。顶生于中，优游受乐，经数十亿岁。意中复念：‘欲升忉利。’即与群众，蹈虚登上。

“时有五百仙人，住在须弥山腹，王之象马屎尿下落，污仙人身。诸仙相问：‘何缘有此？’中有智者，告众人言：‘吾闻顶生王，欲上三十三天，必是象马失此不净。’仙人忿恨，便结神咒，令顶生王及其人众，悉住不转。王复知之，即立誓愿：‘若我有福，斯诸仙人，悉皆当来承供所为。’王德弘博，能有感致，五百仙人尽到王边，扶轮御马，共至天上。未至之顷，遥睹天城，名曰快见，其色皤白，高显殊特。此快见城，有千二百门，诸天怖畏，悉闭诸门，着三重铁关。顶生兵众，直趣不疑。王即取贝吹之，张弓扣弹，千二百门一时皆开。帝释寻出，与共相见，因请入宫，与共分坐。天帝人王，貌类一种，其初见者，不能分别，唯以视眴迟疾，知其异耳。

“王于天上，受五欲乐，尽三十六帝，末后帝释，是大迦叶。时阿修罗王兴军上天，与帝释斗，帝释不如，退军入城。顶生复出，吹贝扣弓，阿修罗王即时崩坠。顶生自念：‘我力如是，无有等者，今与帝释，共坐何为？不如害之，独霸为快。’

“恶心已生，寻即堕落，当本殿前，委顿欲死。诸人来问：‘若后世人，问顶生王云何命终？何以报之？’王对之曰：‘若有此问，便可答之：‘顶生王者，由贪而死。统领四域，四十亿岁，七日雨宝，及在二天，而无厌足，故致坠落。’’是故比丘！夫利养者，实为大患，当思远离深求道真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此顶生王，宿殖何福，而获如此无量大报？”

佛告之曰：“乃往过去，不可计劫，时世有佛，号曰弗沙，与其徒众，游化世间。时婆罗门子，适欲娶妇，手把大豆，当用散妇，是其曩世，俗家之礼。于道值佛，心意欢喜，即持此豆，奉散于佛，四粒

入钵，一粒住顶。由此因缘，受无极福，四粒入钵，王四天下；一粒在顶，受乐二天。”

尔时诸弟子，闻佛所说，有得初果二果三果及阿罗汉者，不可称数，受持佛语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五）苏曼女十子品第五十八(丹本为六十五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须达长者，末下小女，字曰苏曼，面首端正，容貌最妙，其父怜爱，特于诸子，若游行时，每将共去。于是长者，将至佛所，其女见佛，情倍欣踊，愿得好香，涂佛住室。斯女手中，有宾婆果。佛从索之，奉教便与。佛寻于上，书香种稷，还以与之。女共其父，还归城里，便行推买种种妙香，如佛所须，持诣祇洹，躬自捣磨，日日如是。于时持叉尸利国王，遣其一儿，使到舍卫，初适他土广行观看，渐渐展转，复至精舍，见苏曼女在中磨香，爱其姿容，欲得为妻，即往入城，启波斯匿王：“云有此女，可适我意，愿王见赐，勿违我志。”王问之曰：“是谁家女？”答言：“是须达许。”王言：“卿自从索，吾不能知。”复重启王：“王若相听，当自求之。”王言：“可尔。”彼国王儿，发遣子弟、车乘众物，先归本国，唯留一象及己在后，往至祇洹，搏苏曼女，累骑而去。须达闻之，遣人追逐，象走驶速，不能及逮。即达本土，便用为妇，后遂怀妊，生卵十枚。卵后开敷，有十男儿，形貌殊好，与人有异。年遂长大，勇健非凡，然喜畋猎，伤害物命。其母矜愍，教使莫尔。诸子白母：“射猎之事，最为快乐，母今相遮，将为见憎。”母复告言：“吾爱汝等！是以因制；若当憎汝，终无此言。所以者何？夫杀生之

罪，当入地狱，受诸苦恼，数千万岁，常为鹿头羊头兔头诸禽兽头阿傍狱卒之所猎射，无央数岁，虽思解脱。其何由乎？”诸子白母：“如母所说，为自出心？从他边闻？”母复告言：“吾昔从佛，闻如此事。”儿复问母：“佛者何人？幸愿具宣。”母告诸子：“卿不闻乎？迦维罗卫净饭王子，形相炳着，应为圣王，厌老病死，出家学道，愿行成就，得无上果。巨身丈六，相好无比，三明六通，遐鉴无外，前知无穷，却知无极，观知三世，如掌中珠。”诸子闻之，心内欣然，因更问母：“佛今近远，为可见不？”母便答言：“今在舍卫。”诸子启母，求往覲佛，母即听之，诸子同时，共诣舍卫。

其祖须达，见之情悦，倍加爱念，将至祇洹，奉覲如来。诸子见佛，姿好形貌，逾前所闻，数千万倍，五情欣喜，不能自胜，佛因随宜，为说妙法，十人俱时，得法眼净，便复白佛，求索出家。佛问之曰：“汝父母听不？”答言：“未咨。”佛言：“父母未听，不得染化。”须达复言：“斯是我孙，我得自在，我今放之，于理亦可。”佛便允然，听使为道。须发自落，法衣在身，便成沙门，精勤大业，尽得罗汉。斯十比丘，甚相钦敬，行则俱进，住在同处，国中人民，莫不宗戴。

阿难白佛：“此十比丘，有何福庆，生在贵家，容貌奇特，遭值世尊，尽于苦际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有毗婆尸佛，出现于世，教化毕讫，而般涅槃，分布舍利，起无量塔。时有一塔，朽故崩坏，有一老母，而修治之。有年少十人，偶行睹见，问老母曰：‘何所施为？’老母语言：‘斯是尊塔，功德弥弘，是以修补，欲望善果。’年少欢喜，助共兴功，所作已竟，誓为母子，其十年少，愿共同生。从是已来，

九十一劫，天上人中，恒为俱生，受福快乐，常有三事，胜于余人：一者形体端正，二者众所敬爱，三者恒得长寿。经尔许时，不堕三涂，今遇我世，沐浴清化，诸尘垢尽，咸速应真。欲知尔时老母者，今苏曼女是。尔时十年少者，今十罗汉是。”

佛说此时，其在大会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发大乘意速不退者，信受佛语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六）婆世蹠品第五十九(丹本为六十六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闍崛山中。于时此国有豪富长者，名尸利蹠，其家大富，七宝盈溢。其妇怀妊，月满生男，形容严妙，世之少双。父母喜庆，深用自幸，便请相师，令占吉凶。相师占已，语其二亲：“斯子福德，荣焕宗族。”长者益欢，情在无量，因复劝请，便为立字。相师问曰：“从有此儿，有何瑞应？”长者报曰：“其母本来，讷口钝辞，既怀此儿，谈语巧妙，逾倍于常。”便为作字，号婆世蹠。年岁已大，聪才邈群，与其等辈，游行观看，见那罗伎家，有一女子，面貌清洁，晖容希偶，心便染着，欲得娉娶。归启父母：“愿为求索。”父母告言：“吾是贵姓，彼是凡贱，高卑非匹，如何为婚？”子情深爱，不能自释，重更启言：“莫问门户，但论其身，幸垂顾愍，哀为我求。若不如志，便自殒命。”父母从之，遣人往求。彼家报言：“君是大姓，我是小人，素非畴偶，何缘得尔？”其儿殷勤，情犹不息，复更遣信，重从索之。彼家答言：“若能如我，习种种术，歌舞戏笑，悉令备知，及于王前，试使得中，然后乃当共作婚姻。”儿惑其色，不耻鄙事，即诣彼家，学习戏艺；数时之间，皆已成就。是时国王，

集诸那罗，上幢投窗，空中索走，如是种种众多戏事。时长者子，亦往王边，次应现伎，上索而走，索走既竟，王脱不见，复敕更上，奉命为之，气力渐劣，中道欲堕，心中惶遽，无所归依。

尊者目连，陵虚至边，而告之曰：“如卿今日，宁全身命，出家学道？为宁堕地，娶彼女耶？”寻报之言：“愿自存济，不用女也。”目连即时，于虚空中，化作平地，其人见已，情怖便止，因地而下，得全身首。既蒙安隐，喜不自胜，随逐目连，往诣世尊，礼拜供养。佛于是时，广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，出要最快，心意畅解，便得初果。因复白佛：“愿得出家，奉修正法。”世尊听之，须发自落，法衣在身，便成沙门。比丘专精禅思，遵修正业，诸漏得尽，成阿罗汉。

慧命阿难，前白佛言：“婆世蹠沙门，往昔之时，与彼女子，有何因缘，心染惑着，几致危没？复共目连，造何善因，今蒙其恩，而获宁济？复何因缘，自致应真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无量之劫，波罗捺国，有大长者，初生一子，端正无比。当于是时，其家有人，从海中来，赍一鸟卵，用奉长者。长者纳受，经少时间，其卵便剖，出一鸟鷄，毛羽光润。长者爱之，与子使弄，渐渐长大，互相怀念。时长者子，骑鸟背上，鸟便担飞，处处游观，情既满厌，还归其舍，日日如是。经历多时，其长者子，闻他国王作那罗戏，便乘斯鸟，往至彼间，来下观看，鸟住树上。偶见王女，情便染爱。其时遣信，腾说情状，王女然可，便与共交。作事不密，为王所知，遣人推捕，寻时获得，缚束其身，而当斩戮。长者子言：‘诸君何为，劳力杀我？听我上树自投而死。’诸人听许，便

起攀枝而上，乘骑其鸟，翔虚而去。因此鸟故，得延寿命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彼时长者子，今婆世蹠是。尔时王女者，今伎家女是。尔时鸟者，则目连是。过去世时，惑色致困，由鸟得济；今复贪色，垂当死亡，由目连故，致得安隐。其婆世蹠，所说聪辩，成无漏者，乃往过去，波罗捺国，有一居士，见辟支佛，来从乞饭。居士即时，以食施与，因复劝请，令说经法。其辟支佛，辞云不能，掷钵虚空，腾踊而逝。居士念曰：‘斯人神力，变化无方，然其不能敷宣道化；愿我后生，遭值圣尊，胜于此士，巨亿万倍，演散法义，无穷无尽，令我身者，亦获果证。’由此因缘，今世聪明，逮罗汉果。”

佛说是时，莫不欢喜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有种缘觉善根者，发菩萨心者，皆信佛语，顶戴奉行。

(六七) 优波鞠提品第六十(丹本为六十七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此国有一梵志，字阿巴鞠提，聪明广学，采古达今，往至佛所，求作沙门，因复启曰：“若我出家，智慧辩才，与舍利弗等者，情则甘乐；若当不如，便自归家。”佛寻答曰：“卿不如也。”时彼梵志，止不作道，还归其舍。世尊于后，告众会言：“我灭度已，一百岁中，此婆罗门，而当深化，逮成六通，智慧高远，教化众生，其数如尘。”佛涅槃时，告阿难言：“我灭度后，一切经藏，悉付嘱汝，汝当受持广使流布。”

世尊既灭，阿难持法。阿难后时，复欲舍身，告弟子耶贯鞞言：“我去世后，所有典要，汝当护持。”因复告曰：“波罗捺国，当有居士字为鞠提，此人有子，名优波鞠提。卿好求索，度用为道；卿若寿

终，以法付之。”

阿难灭已，此耶赏鞞，奉持佛法，游化世间，所度甚多。复至波罗捺，往造居士，与共相识，数数往来。其彼居士，生一男儿，字阿巴鞠提，年在幼稚。于时耶赏鞞，往从索之，欲使为道。其父答曰：“始有一子，当绍门户，不可尔也，若后更生，便用相给。”后复生男，字难陀鞠提。时耶赏鞞，复往从索，其父报言：“太子营外，次子营内，于其家居，乃可兴隆。情中恋惜，未能相许，若后更有，信当奉惠。”此耶赏鞞，是阿罗汉，三明具足，能知人根，观此二儿，与道无缘，亦自息意，不殷勤求。时彼居士复更生男，颜貌端妙，形相殊特。时耶赏鞞，复往从索。其父报曰：“儿今犹小，未能奉事，又复家贫，无以饷送。且欲停之，须大当与。”年渐长大，才器益盛，父付财物，居肆贩卖。时耶赏鞞，往到其边，而为说法，教使系念，以白黑石子用当筹算，善念下白，恶念下黑。优婆鞠提奉受其教，善恶之念，辄投石子，初黑偏多，白者甚少，渐渐修习，白黑正等，系念不止，更无黑石，纯有白者。善念已盛，逮得初果。

时彼城中，有淫女人，遣婢持钱，往从买花。优波鞠提，心性质直，饶与其花，不令有恨。婢赍花归，淫女甚怪，问其婢言：“前日买花，用钱一种，往何以少？今何以多？将无前时相欺减乎？”婢答之言：“今日花主，慈仁守礼，平等相与，所以饶获。又复其人，形体殊妙，大家若见，复不有恨。”淫女闻之，遣言请唤。优波鞠提，自抑不往，又复延召，终不从命。于时淫女，与王家儿，而共交通，贪其衣服众宝所成，利兴义衰，杀而藏之。王家搜觅，于其舍得，寻取淫女，斩截手足，剽其耳鼻，悬于高标，竖置缝间，虽荷此苦，然未命终。

优波鞠提，往到其所，淫女谓言：“往者端正，不肯相见，今日形残，何所看乎？”寻即对曰：“吾不爱色，而来至此，用相怜故，来到此耳。”因为宣说四非常法。“是身不净苦空无我，一一谛察，有何可恃？愚惑之徒，妄生染想。”淫女闻法，逮法眼净，优波鞠提，成阿那含。

时耶世鞞，复从居士，索此少年，用作沙弥；奉教持与。将至精舍，授其十戒，年满二十，便授具足，白四羯磨竟，得阿罗汉道，三明六通，皆悉满具，言辞巧妙，所演无穷，便集众人，欲为说法。时魔波旬，于会处所，而雨金钱。众人竞拾，竟不闻法。于第二日，复集大众，魔雨花鬘，以乱众心。于第三日，复更集大众，魔王便化作一大象，紺琉璃色，口有六牙，其一牙上，有七浴池，其浴池中，有七莲花，一一莲花上，有七玉女，斯诸玉女，皆作伎乐，其象优游徐步会侧，众人顾目，情不在法。于第四日，复集大众，魔王复化作一女人，端正美妙，侍立尊后，众人注目，忽忘法事。于时尊者，寻化其女，令作白骨；众人见已乃专听法，得道者众。

尊者本来，有一狗子，日日于耳，窃为说法。其狗命终，生第六天与魔波旬，共坐一床。魔王思惟：“此天大德，乃与我等，为从何没而来生此？”寻观察之，知从狗身。“彼沙门者，相辱乃尔。”遥伺尊者入禅定时，持一宝冠，着其头上。既从定起，觉顶有冠，寻便思察，知魔所为，即以神力，感魔使来，化其狗尸，令似佛饰，而告魔言：“汝遗我冠，深谢来意；今以佛饰，用相酬赠。”魔王受已，便还天上，而见所著乃是死狗，心中厌恶而欲去之，尽其神力不能令却。复诣帝释，求除不净。帝释报言：“其作此者，斯人能舍，非是吾力之所任却。”魔王复去，广问诸天乃至梵天，向之喜言：“愿除兹秽。”各答如初，

非力所办。事不获已，来诣尊者，而谓言曰：“佛实大德，慈心无边；诸声闻辈，诚为凶忌。何以验之？我乃昔日，将诸魔兵凡十八亿，攻围菩萨，欲败其道，犹怀慈悲，不以为怨；我今小触，相困乃尔。”尊者答言：“理实如是。佛之于我，百千万倍，不可为喻，如须弥山比彼芥子，如大海水方于牛迹，如狮子王喻于野干，大小之形，实不相及。”

尊者语魔：“吾生末世，不见如来。闻汝神力能化作佛，试为一现，我欲观之。”魔王答言：“我今化现，慎莫为礼。”对曰：“不礼。”是时魔王化身作佛，躯体丈六，紫磨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赫奕，逾倍日月。尊者欣悦，便前稽首。魔还复形，语尊者言：“向云不礼，今作礼何？”尊者答言：“我自礼佛，不礼于汝。”魔复谢曰：“唯愿矜愍，却此死狗。”尊者告曰：“汝起慈心，拥护群生，则此死狗，变成宝饰；若怀恶意，则作狗尸。”魔以畏故，恒发善想。

是时尊者成道已后，所化众生，得四果者，一人一筹，筹长四寸，如此之筹，满于一房，房高六丈，纵广亦尔。于是众人白尊者言：“尊者福德，实为弘博，化度群萌，不可称数。”尊者告曰：“吾为畜生时，亦化众生，使得圣果，何况今日？”

众会白言：“不审先世，所度云何？”

尊者告曰：“乃往过去，波罗捺国，有一仙山，五百辟支佛，止住其中。时有猕猴，日来供养，奉觐仪容。诸辟支佛，后尽涅槃，复有五百梵志，续在中止。诸梵志等，或事日月，或复事火，事日月者，翘脚向之，其事火者，朝夕燃之。时彼猕猴，见其翘脚，便取挽下，见其燃火，便取灭之。猕猴于时，端坐思惟。诸梵志见，自相谓言：‘此猕猴者，将为我曹示兹威仪。’寻各整身，谛察真理，心意开解，

尽得辟支佛道。彼猕猴者，我身是也。”

众会复白：“以何因缘，受猕猴身？”

尊者告曰：“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有毗婆尸佛，出现于世，有诸比丘，在波罗捺仙山中住。时有应真，登上山巅，放脚轻疾。有一年少道人，而作是言：‘彼行飘速，正似猕猴。’由此因缘，五百世中，常作猕猴。以是之故，凡在四辈，应自护口，勿妄出言。”

尊者优波鞠提，说此法时，一切大会，有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者，种缘觉善根者，发大乘心逮不退者，不可称计，信受其教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八）汪水中虫品第六十一(丹本为六十八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阁崛山中。

尔时城边，有一汪水，污泥不净，多诸粪秽，屎尿臭处。国中人民，凡鄙之类，恒以瑕秽，投归其中。有一大虫，其形像蛇，加有四足，于其汪水，东西驰走，或没或出，经历年载，常处其中，受苦无量。尔时世尊，将诸比丘，前后围绕，至彼坑所，问诸比丘：“汝等颇识此虫宿缘所造行不？”时诸比丘，咸皆思量，无有能知斯所造行。俱共白佛，皆云：“不知。”时佛告曰：“汝等当听！吾当为汝说斯所造行。过去有佛，名毗婆尸，出现于世，教化已周，迁神涅槃。彼佛法中，有十万比丘，净修梵行，闲居乐静，依于一山。其山左右，有好林树，华果茂盛蓊郁无比，其诸树间，流泉浴池，清凉可乐。时诸比丘，依慕住止，遵善行道，勤修不懈，悉具初果，乃至四果，无有凡夫。时有五百估客，共相合集，欲入大海，发引径路，经由此山，见

诸比丘克心精勤，内怀欣敬，思欲设供。时诸贾客，共相合率，往请众僧，求索供养；值诸檀越，各各已请，日日相次，竟不从意。即诣众僧，辞入大海。‘设我等众，安隐来还，当设供养，愿哀见许。’时僧默然，允可受请。众贾入海，大获珍宝，平安还至，到众僧所，选众妙宝最上价者，用施众僧，规俟饮食，若食多者，随意用之。于时众僧受其宝物，持用付授僧摩摩帝。于后众僧，食具向尽，从其求索尔时珍宝，当用续食。时摩摩帝，答众僧言：‘贾客前时，自与我宝，何缘乃索？’上座维那，语摩摩帝：‘檀越前时，以宝施僧，令汝举之。今僧食尽，当用裨佐。’时摩摩帝，瞋恚而言：‘汝曹啖屎！此宝是我所有，何缘乃索？’时彼众僧，见摩摩帝已起恶意，即便散去。由其欺僧恶口骂故，身坏命终，堕阿鼻狱，身常宛转沸屎之中，历九十二劫，乃从狱出。今复堕此屎尿池中，经历年岁，未得解脱。所以者何？过去有佛，名曰尸弃，将诸比丘，临过此坑，示诸弟子，为说本末。复次有佛，名曰随叶，亦复将从诸比丘众，往到其所，说其因缘，从此命终，还入地狱，经历数万亿岁，其后命终复生是中。次复有佛，名曰拘留秦，亦共徒众，围绕至此坑，垂示诸比丘，说其本末。次名拘那含牟尼佛，亦共弟子，来至此坑。次迦叶佛，亦来至此，咸为弟子，说其因缘。次第七佛，我释迦牟尼，今示汝等因缘本末，观视其虫。如是一切贤劫当来诸佛，各各皆尔，将诸弟子，到其坑所，指示其虫，说其曩昔所造因缘。”

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心惊毛竖，共相敕厉，慎护身口意业，信受佛语，欢喜奉行。

(六九) 沙弥均提品第六十二(丹本为六十九)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尊者舍利弗，昼夜三时，恒以天眼，观视世间，谁应度者，辄往度之。尔时有诸估客，欲诣他国，其诸商人，共将一狗，至于中路。众贾顿息，伺人不看闲静之时，狗便盗取众贾人肉。于时众人即怀瞋恚，便共打狗，而折其脚，弃置空野，舍之而去。时舍利弗，遥以天眼，见此狗身，挛躄在地，饥饿困笃，悬命垂死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得已持出飞至狗所，慈心怜愍，以食施与。狗得其食，济活余命，心甚欢喜，倍加踊跃。时舍利弗，即为其狗，具足解说微妙之法，狗便命终，生舍卫国婆罗门家。时舍利弗，独行乞食，婆罗门见，而问之言：“尊者独行，无沙弥耶？”舍利弗言：“我无沙弥，闻卿有子，当用见与。”婆罗门言：“我有一子字曰均提，年既孩幼，不任使令。比前长大，当用相与。”时舍利弗，闻彼语已，即戢在心，还至祇洹。至年七岁，复来求之。时婆罗门，即以其儿，付舍利弗，令使出家。时舍利弗，便受其儿，将至祇洹，听为沙弥，渐为具说种种妙法，心意开解，得阿罗汉，六通清彻，功德悉备。

时均提沙弥，始得道已，自以智力，观过去世，本造何行，来受此形，得遭圣师，而获果证？观见前身，作一饿狗，蒙我和上舍利弗恩，今得人身，并获道果。欣心内发，而自念言：“我蒙师恩，得脱诸苦，今当尽身供给所须，永作沙弥，不受大戒。”

尔时阿难，而白佛言：“不审此人，曩昔之时，兴何恶行，受此狗身？造何善根，而得解脱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迦叶佛时，有诸比丘，集在一处。时年少比

丘，音声清雅，善巧赞呗，人所乐听。有一比丘，年高耆老，音声浊钝，不能经呗，每自出声，而自娱乐。其老比丘，已得罗汉，沙门功德，皆悉具足。于时年少妙音比丘，见老沙门音声钝浊，自恃好声，而呵之言：‘今汝长老，声如狗吠。’轻呵已竟，时老比丘，便呼年少：‘汝识我不？’年少答言：‘我大识汝，是迦叶佛时比丘。’上座答曰：‘我今已得阿罗汉道，沙门仪式，悉具足矣。’时年少比丘，闻其所说，心惊毛竖，惶怖自责，即于其前，忏悔过咎。时老比丘，即听忏悔。由其恶言，五百世中，常受狗身；由其出家持净戒故，今得见我，蒙得解脱”。

尔时阿难，闻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顶戴奉行。

贤愚经终